

小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刊行

編輯。其目的在使讀者得見其真。故新書說部。在今日文學界中。實為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謬誤倍隨。且將內容刪割。藉此減縮篇幅。貶價出售。漁利無算。詎屬讀者。真以為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為。願以國粹文化。誤信者及教育。為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為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以為助導文化。推廣流傳。其區之忱。惟希公鑒。

小引

爲俠義者所懷者大熱烈之心。抱負尤深若夫小五義中。徐良。艾虎。芸生。盧珍。以及韓天錦等。刀槍劍戟。各盡所能。少年英俊。仗義勇爲。身入於魚鹽之中。好俠行義。雜居於屠沽之內。拯救民冤。是故扶弱濟傾。抑強鋤霸。秉其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英雄之心。熱烈之膽。使海內豪傑。從風向化。宵小之流。誨過爲善。誠天地間之豪俠者也。讀者觀其情節。不獨可感忠心義膽。化莠爲良。而使吾輩青年。裨益大矣。

民國二十三年鎮江劉魄生識于大上海書局

繪圖小五義目次

卷上

第一回	顏接院奉旨上任	王堂涉險盜盟單	三
第二回	智化夜探銅網陣	白玉堂失印追賊	五
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過害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	六
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白義士墜網亡身	九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白護衛死屍斬張華	一二
第六回	襄陽王率眾觀義士	上院衙貓鼠見欽差	一四
第七回	臥虎溝蔣平定醜女	蔣澤長撈印奔寒泉	一六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揮酒盞	山神廟內巧遇惡嘍兵	一八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路彬指告鵝頭峯	二〇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大人見印哭賓朋	二二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蔣平定計哄賊人	二五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沈仲元棄暗投明	二八
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當堂哭死忠義人	三一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	三三
第十五回	挖雙睛鄧卓呼吸死	寨中徐慶酒後反桌	三三
第十六回	山內鍾雄謙恭和藹		三六

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	三八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麟鼇在水寨追人	四〇
第十九回	入水寨呼吸廢命	到大關受險担驚	四三
第二十回	蔣爺一人鏊船底	北俠大眾盜骨罈	四五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四八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羣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	五一
第二十三回	讀招賢榜有人偷看	改豹魏庭自顯奇能	五六
第二十四回	飛雲關念榜談古典	徹水寨吊起獨木橋	五八
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着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憑口巧舌能	六一
第二十六回	削鋼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	六三
第二十七回	論木領刀削硬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	六六
第二十八回	在後寨見姪誇相貌	獅子林老僕暗偷聽	六八
第二十九回	眾人議論捨命勸寨主	彼此商量備帖請沙龍	七一
第三十回	一個英雄中計遭兇險	二位姑娘奮勇開公堂	七四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妝行路	智化討書信求情	七六
第三十二回	王爺府苦求釋老將	山谷中二女墜牢籠	七八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眞蔣平遊戲死中活	八二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潛	八四
第三十五回	盜髮簪蔣員外受哄	舞寶劍鍾太保添歡	八八

繪圖小五義 目次

第三十六回	為誑寶劍丁展雙舞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投降	九一
第三十七回	承運殿大醉因貪酒	五雲軒夢裏受毒香	九二
第三十八回	慶生辰鍾雄被獲	闖大寨智化遭擒	九三
第三十九回	逃難過難親姊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	九四
第四十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鍾雄	九五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	九六
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洩機	九七
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銃車套實話	展昭過黑影暗追賊	九八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啓	九九
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魂飛魄散	看油鍋看刀山膽戰心驚	一〇〇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聽審鬼可怕	閻王殿招清供畫圖	一〇一
第四十七回	陣圖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梁	一〇二
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犬人	一〇三
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接院	勇金剛遭打找門人	一〇四
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	一〇五
第五十一回	復盛店店東暗用計	綺春園園內看遊人	一〇六
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風流閣張豹助拳	一〇七
第五十三回	到花園為朋友捨命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	一〇八
第五十四回	衆好漢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東	一〇九

-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鐵
- 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喬放病
-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 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 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卷下

- 第六十五回 楞漢子吃茶誇好
- 第六十六回 盧珍假充小義士
- 第六十七回 結金蘭五人同心合意
- 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 第六十九回 因朋友捨命盜朋友
- 第七十回 艾虎求獄神實有靈應
- 第七十一回 丟馬龍艾虎尋蹤跡

- 尋找拜弟救殘生……………一四四
- 艾虎奔賊店救人……………一四五
-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一四九
- 烏龍崗徐艾追賊……………一五一
-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一五四
-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一五六
- 為吃肉染病猛烈人……………一五九
- 盧公子無意聯姻……………一六一
-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一六四
- 全珍館眾英雄相逢……………一六七

- 莽男兒喝湯噴人……………一
- 張英被哄錯磕頭……………三
- 在破廟艾虎搭救賓朋……………五
- 二人連夜奔家鄉……………八
- 為金蘭奮勇救金蘭……………一
- 徐良顯手段弄假成真……………一三
- 失張豹義士又為難……………一五

繪圖小五義 目次

第七十二回	大家分手官兵到	弟兄走路遇兇僧	一八
第七十三回	朱仙鎮鄧九如審鬼	在公堂二禿子受刑	二〇
第七十四回	白晝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闖入飛賊	二三
第七十五回	丟差使太爺心急躁	比衙役解開就裏情	二五
第七十六回	知縣臨險地遇救	江樊到絕處逢生	二八
第七十七回	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	三二
第七十八回	小爺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賣酒人	三五
第七十九回	為飲酒衆人受害	論寶刀毛二被殺	三七
第八十回	殺故友良心喪盡	遇英雄嚇落真魂	四〇
第八十一回	徐良用暗器驚走羣寇	寨主受重傷不肯回頭	四三
第八十二回	追周瑞葦塘用計	殺小寇放火燒房	四六
第八十三回	二強寇定計傷好漢	四豪傑設法戰羣賊	四八
第八十四回	崔龍崔豹雙雙逃命	義兄義弟個個施威	五一
第八十五回	貪功入廟身遭險	巧言難哄有心人	五二
第八十六回	魚鱗鎮家人說凶信	三義居醉鬼報佳音	五八
第八十七回	白公子酒樓逢難女	小尼僧廟外會英才	六一
第八十八回	芸生為救人受困	高保定奸計捐生	六四
第八十九回	文俊歸家救胞妹	徐艾庵內見盟兄	六六
第九十回	三俠客同走勸架	二親家相打成詞	七二

第九十一回	在廟中初會兇和尚
第九十二回	丁二爺獨受蒙汗藥
第九十三回	夾峯山施俊被掠
第九十四回	夾峯山錦箋求俠客
第九十五回	出廟外四人平試藝
第九十六回	熊威受恩不忘舊
第九十七回	鑽天鼠恰逢開山豹
第九十八回	二賊見面嘴甜心苦
第九十九回	豹花橫胡列救主
第一百回	智化放火燒大寨
第一百零一回	龍姚追朋玉貪功受險
第一百零二回	北俠請老道破網
第一百零三回	力舉雙獸世間少有
第一百零四回	翻江鼠奮勇拿喜鸞
第一百零五回	魯員外被傷嘔血
第一百零六回	娃娃谷柳青尋師母
第一百零七回	蔣澤長誤入黑水湖
第一百零八回	蟠蛇嶺要煎柳員外
第一百零九回	地方尋找莊致和

清淨林巧遇惡姚三	七五
鄧飛熊逃命奔他方	七九
小酒館錦箋求情	八二
三清觀魏真惱山王	八五
到山上北俠顯奇才	八九
施俊絕處又逢生	九二
黑妖狐巧遇花面狼	九四
大眾受騙信假爲真	九八
分賊廳二寇被擒	一〇一
嘯兵得命上君山	一〇五
智化遇魏真奮勇傷刀	一〇七
韓良渙大人機關	一一一
爲搶一驢遭打人多	一一三
白面判努力追喜鳳	一一七
范天保棄家逃生	一二〇
婆婆店蔣平遇胡七	一二二
白面判被捉蟠蛇嶺	一二五
柴貨廠捉拿李有能	一二八
店中初會胡從善	一三一

繪圖小五義 目次

第一百十回	定計妝扮米麵客	故意假作大山王	一三四
第一百十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嶺	蔣平大戰黑水湖	一三七
第一百十二回	鬧湖蛟報兄仇廢命	小諸葛為己事伸冤	一三九
第一百十三回	衆嘍兵撥雲見日	分水獸棄暗投明	一四三
第一百十四回	蔣澤長水灌沈仲元	衆鄉紳奉請顏接院	一四九
第一百十五回	雙錘將欺壓良善	溫員外懼怕兇徒	一五三
第一百十六回	朱文朱德逢惡霸	有俠有義救姑娘	一五六
第一百十七回	甘蘭娘改扮溫小姐	衆英雄假作送親人	一六〇
第一百十八回	合歡樓叔嫂被殺	郭家營宗德廢命	一六三
第一百十九回	臥牛山小英雄聚會	上院衙沙員外獻圖	一六八
第一百二十回	看圖樣羣雄明地勢	曉機關衆位抖威風	一七〇
第一百廿一回	臥牛山下巧逢故友	藥王廟前忽遇狂徒	一七二
第一百廿二回	小義士起身離固始	舊賓朋聚首上襄陽	一七四
第一百廿三回	小義士偷聽破銅網	黑妖狐暗算盜盟單	一七四
第一百廿四回	衆豪傑墜落銅網陣	黑妖狐涉險冲霄樓	一七七

白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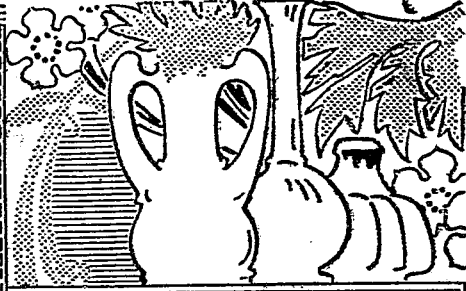
⊖



徐良

韓天錦

〇





盧珍

艾虎

三

公孫策

四

顏
春
敏





展
昭
歐陽春
⑤



盧

化智

方

因

蔣
蘭光丁
平 ④





彭

英 雷

啓 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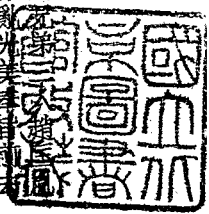
繪圖小五義卷上

第一回 顏按院奉旨上任 襄陽王與心害人

詩曰 清晨早起一爐香 謝天謝地謝三光 國有賢臣扶社稷 家無逆子惱爺娘 惟求處處田禾熟 但願人人壽命長 八方雷靜干戈息 我遇貧時亦不妨

話說襄陽王趙珪趙千歲乃天子之皇叔因何謀反皆因上輩有白之冤由宋太祖乾德皇帝乃趙光美之孫趙光美惟宋室乃弟受兄業燭影搖紅太宗即位久後光美應即太宗之位不想甯夏國作亂光美奉旨討伐得勝回朝太宗與羣臣曰朕三弟日後即位比孤威強百倍可稱馬上皇帝內有老臣趙普諫曰自夏傳子家天下子襲父業焉有弟受兄業之理一誤不可再誤人人皆有私心願傳於子不願傳於弟得勝之人並不犒賞加級紀錄光美見駕請旨犒賞天子震怒道待爾登基後由爾傳旨今且得由朕光美含羞回府懸標自盡趙珪乃光美之子抱恨前仇在京招軍買馬有九卿共議王苞老大人奏請萬歲降旨將趙珪封為外藩留守襄陽作鎮以免反意不想更得其手招聚四方勇士龍幸鎮八方王官雷英設擺銅網陣招聚山林盜寇海島水賊暗約君山飛又大保鍾雄擋住洞庭湖水路八百里黑狼山金面神藥肖黑煞帥葛明花面太歲葛亮等擋住旱路水路有洪澤湖高家堰鎮湖蛟吳澤水旱路塞斷太宗的氣脈南北不能通商東西不能暢行並有王府招來羣寇金鞭將威子川三手將曹得玉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張保李虎夏侯雄金槍將王善銀槍將王保並有鄧家堡羣寇青臉虎李吉雙槍將祖茂銅背猿猴姚鎖鑿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溫插翅彪王錄一枝花苗天祿柳葉楊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皇甫軒出洞虎王宴桂小魔王郭進鑽雲燕申虎過度流星靈光小瘟皇徐揚賽方朔方雕聖手秀士馮淵小諸葛沈仲元神手大聖鄧車輔佐王爺共成大事焉能知曉京都拏了金面神藥肖破了賀蘭山滅了高家堰拏了吳澤解往京都供招王爺謀反之事天子詔九卿共議開封府尹龍圖閣大學士包公跪奏徹水拿魚之法天子旨准派了代天巡狩天使欽差顏按院大人察辦荆襄九郡在金殿討下開封府一文一武文臣主簿先生公孫策武將御前帶刀四品右護衛錦毛鼠白玉堂御賜上方寶劍先斬後奏一路上代理民詞是日請訓出都浩浩蕩蕩撲奔襄陽而來一路無話至襄陽文武官員俱各免見上院衙投遞手本單叫襄陽太守入衙回話大人見金輝單問襄陽王之事金太守一一回明方才告辭當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一回



實。若問銅網如何擺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智化夜探銅網陣 玉堂涉險盜盟單

且說智化行至王府後身，將百寶囊中飛抓百練索取出，如意鉤搭住牆頭，揪繩而上，至牆頭起飛抓，繞絨繩收入囊內，取石問路，打於地上一無人聲，二無犬吠，飄身腳站實地，看了看黑夜之間，星斗之下，空落落杳無人聲，雙入字步弓躬膝蓋，驚伏鶴行，瞻前顧後，睇左看右，不住頻頻回頭，忽然間擡頭一看，黑威威高聳聳，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智爺一瞻，西北方向，木板牆極其高大，聽張華所言，不能依牆頭而入，上有沖天弩，若依牆頭而入，被毒弩射着，潰爛身死，下有大門兩扇，按八方八門，大門內各套七個小門，按的是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內分八卦，卦六合六沖，歸魂游魂，走吉卦則吉，無阻無礙，走凶卦則有翻板，自家人從地道中出入，使進陣人，首尾不能相顧，足下斜萬字勢，總要踏在當中，如若一歪，蹬在滾板之下，墜落下去，坑內有犂刀，窩刀，毒弩，藥箭，立刻傾生，故此智爺到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外，睇了又瞻，看了又看，心中轉側，回手拉刀，點於大門之上，裏面並無橫門立鎖，一點即開，果然內有連環十個小門，斜稜弔角，自己尋思，大門乃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智爺看的明白，未敢進去，撲奔正北，也是兩扇大門，用刀點開，也是小門，智爺一瞻大門，乃是北方坎為水，七個小門，是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智爺乃不精細之人，仍然撲奔東北，刀點雙門，乃艮為山，小門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智爺仍不肯進去，行至正東，刀點雙門，大門乃震為雷，小門雷地豫，雲水解，雷風恆，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隨，智爺行至東南，不用開門，知是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頤，山風蠱，正南離為火，火山旅，火風鼎，火水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同人，西南坤為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夬，水天需，水地比，智爺行至正西，刀點雙門，用意細看，乃兌為澤，澤水困，澤地萃，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心中忖度，由地山謙而入，按卦爻說，逢謙而吉，遇泰而昌，入地山謙，數了又數，算了又算，可見智爺是膽愈大而心愈小，智愈圓而行愈方，智爺來到此處，皆是生發着自己，又入由西方而入，西方庚辛金，金能生水，智爺穿一身夜行衣，靠盡是黑色，屬水，北方壬癸水，金能生水，水生發着自己，又入的是地山謙，吉卦，又自生發着自己，故此吉祥，脚着萬字勢，當中心神念看，也不偏也不歪，行至當中，見正北高聳聳，沖霄樓三層，下有五行欄杆，左有石象，上駝聚寶盆，寶瓶，聚寶盆，兩物當中有兩條毛連鐵煉，當

又搭十兩字架邊掛於層樓三瓦檐之上。此樓三層，按三才。下面欄杆，按五行。外有八卦連環堡，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有兩個圓亭，左爲日，右爲月。恆銅網陣在於樓下。智爺看明，意欲撲奔樓去。儘三層的上，面現有王爺大衆的盟單。吾今既然到此，何不將盟單盜將下來。明日見了五弟之時，說王府的利害。他倘不信，現有盟單爲證。智爺意欲向前，忽然聽東南颼的一聲，由風火家人進來一條黑影。智爺吃驚，伏身細看。原來一人也奔中央而來，一身夜行衣，鼻白臉面，背插單刀，行似猿猴，脚着萬字勢當中，輕而且快，疑是五弟到了。智爺拔刀，擊掣兩下，對面言二哥因何到此。智爺方知果是白五弟。智爺知曉陷空島弟兄五人的暗令，每遇黑夜見面，大擊掣一下，二爺擊兩下，按次序擊掌。故此假充二義士韓彰，不表此事。且說白玉堂因何到此，只因五爺跟隨大人入院衙，大人升堂，五爺與公孫先往點班。所有襄陽的文武魚貫而入。細細盤察爲官的來歷，再題襄陽王的好歹。若王爺的保舉，不是削去前程，就是明陞暗降。故此就延時刻，賣夜方散。五爺抽身告便，換便服出上院衙，至王府前，道以備晚間至王府窺探虛實。回至上院衙，與大人同桌而食。顏大人再三囑咐，不許隻身夜晚入襄陽王府。五爺遂滿口應承。心中早有準備，勸大人安歇後，自己換好夜行衣，靠囑咐手下從人張祥兒，大人若問，不許說出。自己趁夜行術出上院衙，至王府飛抓百練索搭牆，掏問路石問路，並無人聲。犬吠下牆，至木板連環八卦連環堡一看。高坎良震，四大門皆開，各套七個小門。自己早已明白，就知道乾爲天，天風姤，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天大有，坎爲水，水澤節，水雷屯，火既濟，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夷，地水師，艮爲山，山火賁，山天大畜，山澤損，火澤渙，天澤履，風澤中孚，風山漸，震爲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恆，地風升，水風井，水風大過，澤雷隨，行至東南巽爲風，五爺一笑，刀點雙門，心中忖度，可惜襄陽王不知聽了人甚麼的，臺感作此無用之物。難道說還是個陣勢不成麼。據我一察，除非是三歲的頑童不曉，但稍要知生剋治化之理，如踏平地一般。此乃巽爲風，吉卦走風，火家人，脚踏萬字勢當中，忽然聽前邊擊掌兩下，知是二爺在此。倒覺吃驚，二哥不懂消息的身臨切近，原來智兄在此。智爺攬住五爺言道：你好大膽量。五爺勃然大怒，智兄怎麼說小弟好大膽量。你莫非比小弟膽量還大不成。智爺深知五爺的性情，好高務遠，妄自尊大，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猶視天下的能人，智爺滿臉陪笑，說五弟莫怒，劣兄非是胆大到此。因有王府人洩機方敢前來。五弟聽何人所說，此陣五爺大笑小小的八卦，何足道哉。不是小弟說句大話，我們陷空島七窟四島三峯六橫三竅二十五孔，各處全都是西洋八寶螺絲轉紋的法子。全是小弟所造。這個小小的連環堡，玩藝一般。智

爺吃驚不小。五弟既然你明白，我問問你。這個樓叫甚麼樓，這個欄杆，怎麼講。這兩個亭子，何用。外頭的木板，咱們走的道路，是什麼消息。五爺大笑說：「智兄，你好愚。這個樓，他喜叫什麼樓，就是什麼樓。橫是我知道他的用意。三層必是三才，欄杆必是五行，好合。外面的木板，是八卦，兩個圓亭，必是陣眼。脚下所走之地，明顯萬字勢。走當中兩邊，必是滾木板，落下去，輕者帶傷，重者廢命。八卦者，走吉卦則吉，走凶卦則凶。不是有人，就是弩箭齊發。話言未了，智爺連連點頭，甘心佩服。名不虛傳，也就不必往下再問。焉知曉淨說了上頭，沒說底下。銅網陣之事，智爺言道：「你我二人，既入寶山，焉肯空返。何不將冲霄樓上王爺的盟單盜來，拿獲王爺時，以作干證。」五爺點頭待小弟上樓，兄與小弟巡風，將至樓下。二人說話聲音太高，早被看陣人聽見。在石象石吼兩旁，邊地板一起上來，二人形如怪鬼，手持利刀，殺奔前來。要問二位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青臉虎看陣遇害 白玉堂失印追賊

且說二人正奔冲霄樓，石象石吼兩邊地板一起上來，二人左邊寶藍緞子六瓣壯帽，絹帕擰頭，寶藍緞子綁身小襖，寶藍緞褲，薄底靴子，藍生生的臉面，紅眉金眼，一口鋼刀。此人乃青臉虎李吉右邊一人，穿黑褂皂短衣襟，黑挖挖臉面，一口鋼刀。此人乃雙槍將祖茂，以吼聲音好生大胆，敢前來探陣，衝着五爺擺刀就刺。智爺在後着急，兩個人首尾不能相顧。五爺在前，智爺在後，智爺耳中聽見磕以旬，原來是青臉虎李吉早被五老爺一刀殺死，雙槍將祖茂頭巾被五爺一刀砍掉，祖茂奔命翻身，逃入地板中去了。迨智爺趕到，死的死，逃的逃。五爺一陣哈哈狂笑，智兄想襄陽王府有幾個鼠寇毛賊，又有多大本領，半合未走，結果了一個怪命，砍去了一個頭巾，哈哈哈哈哈，豈不教人可發一笑。智兄與小弟巡風待小弟上樓去盜盟單，智爺說且慢。五弟請想，兩個逃走一人，豈不前去送信。襄陽王府手下餘黨，豈在少處。倘若前來，你我若在平坦之地，還不足為慮。你我若在高樓之上，那還了得。以劣兄愚見，暫且出府，再作計較。五爺明知智化的胆小，又不肯違背智兄的言語，只得轉身向前，智爺仍然在後，出正西地山，謙小門，仍由兒爲灑大門而出，扑奔王府北牆，躡出牆之外，尋樹林而入。暫歇片刻，智爺言道：「得意不可再往，等歐陽兄丁二弟大家奮勇捉拿王爺。」五爺聞說，笑而回答：「小弟在德安府與歐陽兄丁二爺言道：你們三位各有專責，他們二位押解金靈神藥，俺入都，兄臺護金大人上任，各無所失，定準俱在臥虎溝相會。兄臺明日起身，上臥虎溝會同歐陽兄丁二爺一同奔襄陽，在上院衙相會。智爺道：我走金大人有事，如何對得起歐陽兄丁二弟。五爺言道：無妨，全在小弟身上。晚間保護大

金大人衙內走走料也無妨。智爺說我囑咐你的言語也要牢牢謹記。說罷分手。智爺不住回頭。心中發酸。總要
與他知曉。這一分手。想要相會。勢比登天還難。五爺回到上院衙。躡牆進去。回到自己屋內。問張祥兒。大人可會呼
喚。祥兒回道。大人已睡熟了。五爺更換衣巾。換了白晝的服色。去到公孫先生的屋內。先生尚未安歇。讓五爺坐。五
爺上王府。與智化進木板。連環欲要盜盟單。殺了一人。細說了一遍。先生一聞此言。嚇了一跳。顏色更變。說大人
再三攔阻於你。怎們還是走了。五爺大笑。先生不知。王府縱有幾個毛賊。俱是無能之輩。何足掛齒。先生此話。明日千
言萬語。對大人言。諱。先生略略的點頭。待承五爺吃酒。五爺言道。夜已深了。請先生安歇。五爺告辭。回到自己屋內。盤
膝而坐。閉目合睛。吸氣養神。不時的還要到外頭。前後巡邏。以防刺客。不料天交五鼓。正遇打更之人。五爺微喝。從此
上院衙內不許打更。更夫跪道。奉頭目所差。五爺道。有你們壞事。若有刺客。要將你門捆起。用刀威喝。你們怕死。就說
是人的下落。若無你們。更夫他到找尋不着。大人的所在。更夫連連叩頭。而出回稟他們。上司去了一夜。晚景不題。
平間。大人辦畢公事。仍與五老爺公孫先生同桌而食。酒過三巡。先生就將昨晚間。五老爺上王府的事。說了一
遍。大人一聞此言。吃驚非小。五老爺在旁。很很瞪了先生兩眼。哼了一聲。大人叫道。五弟。劣兄再三不教你上王府。
仍是這般的任性。五爺道。從今小弟再不上王府去了。大人言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倘若再上王府。愚兄立刻尋
一自盡。吾弟歸時。悔之晚矣。遂將印信。交與五老爺。派他護印的專責。五老爺當恭謝過差。使大人雖是一番美意。縛
住五老爺的身子。不要了。五老爺的性命。早飯吃畢。大人仍然着五老爺在此談話。直到晚餐。仍不放走。天交三鼓。
五爺告便。回自己屋中稍歇。外面一陣大亂。五爺叫張祥兒。外面看來。祥兒回頭言道。馬棚失火。五爺一聽。就知道是
調虎離山計。總怕大人有失。解廝脫馬褂。衣襖。挽袖。快勒刀。並不往外看。失火之事。竟往大人屋中。觀看行至穿堂。
遇公孫先生。言道。五老爺大勢不好。印所失火。五老爺點頭。躡房過去。見大人在院內抖衣而戰。雨墨攙架。五爺在房
上言道。大人請放寬心。小弟來也。大人戰戰兢兢。言道。吾吾吾弟。大大大勢不好了。印所失火。五爺說。大人放心。飛身
上房。縱身躡於屋內。至印所。荷葉板門。由門縫內。早見火光滿地。就知道是夜行人。生法子。其名就叫碗火移光法。一
擡腿。鏗啷一聲。雙門粉碎。騰身躡入屋中。伸手桌案一摸。印信蹤跡不見。若問印被何人盜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顏大人哭勸錦毛鼠 公孫策智騙盜印賊

且說五爺見印信丟失。暗暗的叫苦。回頭見一賊人。由後窗櫺進來。撒下碗光火。雖是偏地的火光。有煙有火。絕不能

燒甚麼物件，也不燙手，乃夜行人的鬼計。五爺返身而出，言道：大人印信丟失，諒他去之不遠，待小弟追趕下去，將印信奪回。大人道：五弟印信拋失，不要了，只要有五弟在，印信丟失不妨。五爺那裏肯聽，早就踊身躡上房去。一看東廂房北山牆有一黑影，一幌，五爺用飛蝗子石打去，響一聲響亮，雖然打在此人身上，未能墜落下去。五爺縱在東房之上，趕上前去，就是一刀，只聽見唻的一聲，原來不是個真人，也是夜行人用計，乃是江魚皮作成的，有四肢一個頭，無用時，將他折疊起來，竇一個包袱，若要用時，腿上有個窟窿，用氣將他吹開，用法螺絲將他捻住，不能走氣，腦後有皮套一個，掛於牆壁之上，被風一擺，來回的亂幌，其名叫做映身。五爺上當，刀剝皮人轉回撲奔正西，大人連叫不可，追趕五爺，那裏肯聽，出上院衙往西追趕，見一人在前施展夜行術，細看肩頭上高聳聳背，定印匣五爺趕上前來，一刀正中腿上，噯的一聲，紅光崩現，滿地亂滾。五爺靛膝蓋點住後腰，先拔賊人背後之刀，拋棄遠方，解賊人的絲線，四馬倒攢蹄，寒鴨浮水勢，將賊捆好，解胸前麻花扣，將印匣拿將下來，雙手捧定，在耳邊先一搖，只聽見梳櫛的亂響，就知道印信在於裏面。五爺暗暗歡喜，猛然擡頭一看，前邊還有一個夜行人，五爺意欲追趕，那人自思：印已到手，便宜那廝去罷。後邊廂燈火齊明，原是上院衙官人趕到，本是公孫先生至馬棚救火，一漫而滅，先生進裏邊見大人，訴言其事。大人命先生派官人追趕白護衛，故此前來，遠遠問道：前邊什麼人？五老爺答道：是吾追賊人，不上半里之遙，將賊拿獲，爾等們來的甚巧，將他擡至上院衙，以備大人審訊。眾人答言：五老爺先請，我等隨後就到。五爺提印匣，道：原路而歸，仍是躡房越脊，不由大門而入，至大人屋中，見公孫先生在旁解勸，大人呆磕磕發怔。五爺捧定印匣，道：說大人印信丟失，小弟追出上院衙，不上半里之遙，將賊捉獲，將印信得回，請大人過目，將印信放於桌案之上，大人歡喜非常，言道：到底虧我五弟呀，到底五弟本領高強，倘若印所門戶已壞，將印匣暫放先生屋內，先生點頭不肯去收，自忖道：印已到賊人之手，不知印信可在裏面，無有倘若不在，糊裏糊塗將印收訖，倘若用印之時，裏面若無印信，豈不是交接不清，一人之罪，廢故此問五爺說：只是印信怎樣得回？五爺道：行不到半里之遙，一刀將賊砍倒，將印信得回。先生說：就是這樣得回？五爺說：正是。先生道：印信已到賊人之手，恐有甚麼舛錯。五爺道：先生若怕有甚麼舛錯，當着大人面前，大家一觀，也省了日後的交接不清之患。大人道：先生收去，雖然印信丟失片刻的光景，依然追回，還有甚麼舛錯？大人論的這是個人，五爺不能辦錯事。先生論的是公事，五爺得了印匣之時，濕了兩濕，知道印依然，在內，本就是狂傲的性，分那時也沒讓過人。先生一問，就覺得氣呼呼的，冷笑，暗道：先生咱在一處當差，念書的

人實屬利害。既然這樣，更得當著大人面前，看明方好。先生不可收印。小弟雖把印信得回，不知裏面印信在與不在。大人面前務必看明方好。先生無奈，將包袱打開偷看，就知道事頭不好。印盒上鎖頭不在了，說不必打開看了。五爺接住印盒，一定要看。大人言道：「就打開看看，看何妨？」將印匣蓋打開一看，那一顆黃澄澄的角端印，蹤跡不見，有一塊臟臟的鉛餅子在內。大人看見，一急，將包袱望上一搭，吩咐收去。料着五爺未看見，豈不想夜行人的眼快，早已見言道：「他們盜印的原是二人，小弟捉着一人，走脫一人。印匣既是空的，印信必在那人身上帶走。諒那廝去之不得。待小弟將他捉獲回來，自然有了大人的印信。」大人用手一揪，死也不放。這五弟呀，五弟想我當初在鎮江相識，你身無官，我也無官。事到如今，你身居護衛，我奉旨出都，丟了國家印信，不至於死，多罷職丟官。我回到原籍，鶴閉雲浪跡萍蹤，遊山玩水，樂伴漁樵，清閑自在，無憂無慮，勝似在朝內為官。朝臣待漏，伴君如伴虎，一點不到身性命難保。五弟不至於不明此理，印信丟失，不要了。大人揪住五老爺，死也不放，並有那邊主管兩墨擋住，也是苦命的。將五爺解勸五爺乾着急，不能出去，又不敢與大人動粗，魯只可坐在那裏低着頭，啞啞的生氣。大人合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講論當初三吃魚的故事。公孫先生一聽，大人與五老爺說起私話來了，轉身出得房外，看見外頭有許多人對面站定。公孫先生至前一問，原來是看定盜印之賊。看此人夜行衣，靠腰上血痕，黃澄澄的臉面，倒摺四肢，是個渾人。吩咐官人搭在我屋裏去。先生跟定至屋中，取止痛散與他敷上，便問朋友：「我看你堂堂一表人才，為何作出這樣事來？豈不把自己的性命鏡上，若肯改邪歸正，我保你在大宋為官。賊道：「我今前來盜印，萬死猶輕，焉有做官之理。休來哄我。先生道：「我們開封府衆校尉與護衛等，那一個不是夜行人，何況你有說詞。賊道：「我說甚麼？先生道：「你們來幾個回答兩個先生說。少時見大人，你說他盜印，你巡風，本要將他拿住，以作進見之功。不料他已跑遠。賊人說此言錯矣。我現背定印匣，怎麼說是他盜印哩。先生笑道：「你好糊塗。印是他早已拿着報功去了。你的印匣是空的。此人陷害於你，你還不省悟。賊道：「此話當真。先生道：「焉能與你撒謊。賊道：「哈哈，好鄧車。原來是興心害我。先生若肯引薦於我，願與大人牽馬墜蹬。漢王府之機說印信的來歷。先生道：「兄弟，你先把話說明。我好在大人面前，與你稟報。賊道：「我乃襄陽王府，與王爺換帖兄弟。姓申名虎，匪號人稱鑽雲雁，皆因是昨天大人手下，不知是誰前去至王爺府探陣殺府內一人。我們那裏有一個鎮八方王官雷英，出主意，令王爺差派人來盜印，就是神手大聖鄧車。教我與他巡風，命我馬棚放火，他去盜印。事畢，樹林相會，將印匣教我背定。見王爺報功，我只當是一番美意，不想插刀死狗娘。

養的，害的我好苦。先生問得印回去，放在甚麼地方。申虎言：雷英的主意，放在冲霄樓三天，以作打魚的香餌。第四天拋棄，若山後身，進水寒潭，此處凶猛，鵝毛沈底，就是神仙，也不能撈上來。先生隨問：早記在心中說，大人已然睡覺，明天再見。叫官人與申虎解開繯子，上了鎖子，交府衙門收監。申虎次日方知是誑他的清供，也就無法了。先生交申虎去後，細寫清供，入內見大人，大人勸五老爺將今比古，好容易有點回嗔作喜模樣，不想先生把口供一遞，大人一瞧，惡得很，瞪了先生一眼。先生也覺著無趣，啞啞而退。大人頗知五爺的性情，他若不知印的下落，還好。他若一知下落，拚着性命，也要去找尋回來。此時五爺倒不是滿臉愁容了，反倒笑嘻嘻的，言道：夜已深了，請大人安歇。睡覺罷。大人淚汪汪的，言道：我安歇倒是一件小事，只怕吾弟要追印去。五爺道：小弟謹遵大人的言語，焉敢前往。大人道：去也。在你不去也。在你你若要走，隨後我就尋了自盡。縱然將印信得回，若想見吾一面，勢比登天還難。那時節，只怕悔之晚矣。天已不早，你也往外面歇息去罷。五爺告辭，這才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任憑大人說破舌尖，自己的主意已定，回到自己屋中，更換衣服，上王府找印。若問白玉堂此去成功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爺府二賊廢命 白義士墜網亡身

且說五爺與大人分手，回歸自己屋內，五鼓意欲上王府。天已要亮，只好明日再去。叫張祥兒備酒，再也吞吃不下，如坐針氈。如芒刺背，喚張祥兒取筆來書寫字柬，折疊停妥，交與祥兒，言道：今夜晚間不歸，明日早晨交與先生，叫他一看，便知分曉。少刻天亮，我就出去。大人先生若問你就說，你老爺出去時，未曾留話，不知去向。儻若一時之間說將出來，大人將我追回，你也知道。你老爺的性情，一刀將你殺死，然後再走。張祥一聞此言，腦袋直出了一股涼氣。焉敢回答甚麼，只是嚇的渾身亂抖。淚汪汪道：大人不是不教你去麼？五爺說：你休管閒事。天已大亮，五爺怕大人起來，換了一身湛湛新的衣服，武生相公的打扮。張祥說：老爺你可早點回來。五爺哼了一聲，揚長而去。衙門口許多官人問道：老爺為何出門甚早，並不理論大衆自己出上院衙，不敢走大街淨走小巷。總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以至吃飯吃茶。盡找小鋪面的茶館飯店，也是怕大人將他追趕回去。整遊了一天，晚飯吃畢，天已初鼓之後，人家要上門，咧將自己跨馬服寄在飯店，如數給了飯錢酒錢。天到二鼓，出飯店直奔王府後而來，未帶夜行衣，靠也沒有飛抓百練索，揸衣襟袖挽袂，倒退數十步，往前一跑，躡上牆去，並不打問路石，飛身而下，看了黑夜之間，並無無人聲犬吠，奔木板連環行，至西方並不周圍細看，就從西方而入。自己說過拿此處看作玩藝一樣，又來過一次，公然就是輕車熟路一般亮刀。

開雙門，用眼一看，乃西方兌為澤，澤水困，澤地萃，水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歸妹。自己想必須入地山，乃好裏邊，本是七個小門，逞聰明並不細數，總是藝高人膽大，五爺一生的性情，憑你是誰也難相勸，這就是俗言：『美淹死會水的，替爺來的時節，俱是生發自己。』五爺這次來，是尅着自己西方本是一層白虎，本人又穿白緞衣襟，是白虎，又叫白玉堂，又一個白豈不是？一層白虎犯三層白虎，抖身躡入小門，本欲進地山謙，不想錯入七門中，雷澤歸妹，五爺一暗說不好，按說雷澤歸妹，可也是吉卦，可看甚麼事情？若要兒女定婚，乃大吉之卦，有批語就是：『利於出征，雖不是出征，也要出個優劣，強存弱死，真在假亡。』五爺一暗，卦爻不吉，抽身欲回，焉得能數？早有兩邊底，一塔一響，上來了兩個，全都是短衣襟，六瓣帽，薄底靴，手持利刀，怒目橫眉，聲音吶吼，怎生大膽，前來探陣？五爺未去，兩個人已到，立刻交手，未走半合，就把過度流星靈光，小瘟瘟徐昌兩個人殺了。五爺一笑，哈哈，王府的毛，就是這樣無能之輩，就不必反身回去，咧凶卦中的賊人已死，又何必多慮？不如早早上冲霄樓，大人印信得回，省得六人在衙中提心吊膽，脚着萬字勢當中，盡是如走平地一樣，並不格外仔細留神，過日升亭，走月恆亭，奔石象石，見黑巍巍，高聳聳，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好一座冲霄樓，五爺暗歡喜，想大人印信必在頭層樓上，細想上樓之法，見石象石，泓寶瓶與聚寶盆，內當中出兩條毛連鐵練，當中交搭十字架，上邊掛於頭層瓦檐之上，五爺想招而上，行至中間，將刀反倒插入鞘內，將身一縱，伸雙手揪鐵練，隨摺隨上，搯至中間，耳輪中忽聽見嘩喇嘩喇，下邊說聲不好，三環套索，五爺深知那個利害，上身躲過腰腿難難，腰腿躲過，上身難難，若要稍慢，上中下三路，鐵練繞住，五爺在陷空島拾奪過此物，焉有不識認的道理？有個躲法，除非是撒手拋身說的可遲，那時可快，聲一響，早就撒手拋身，不致脚站於地，怕落於萬字勢，傍滾板之上，那還了得？故此擡身，踮腿脚站於石象的後跨，誰知象全都是假作，乃用籐木鐵絲箍縛架子上，用布紙糊成，談談的藍色，夜間看與漢白玉一般，腹中却是空的，乃三環套索的消息，底下是木板托定，有鐵橫條鐵軸子，也是翻板，前後一站，就翻五爺不知，登上此物一翻，這才知道中計說不好，已然落下去，仗自己身體靈變，半空中翻身，冲下脚站實地，還要縱身上來，焉知曉不行，登在了天宮網上，此石象石，乃是兩個障眼，上是三環索，下面是天宮網，同地宮網，若有人登上，就是往下一拍一扇，一動十八扇，全動，五爺同智爺雙探銅網時，不容智爺說，自逞奇能，故此前文表過，淨說了上頭，沒說下頭，智爺以為五爺全知，就不必往下再說了，看此也是個定數，非人力所為，五爺一登翻身墜落盆底坑中，挺身拉刀，見四面八方，嘩喇喇

喇喇的類若鐘表開闢的聲音五爺早被十八扇銅網罩在當中若問十八扇銅網的形勢二指寬銅匾條打成高銅一丈二尺外頭是尖的兩傍是平的下有一根橫鐵條兩邊有兩個大石輪子按的是陰陽八卦共十六扇連天宮網地宮網共十八扇銅條造就有胡椒眼的窟窿上帶倒鬚鉤十八扇網俱在盆底坑上倒放着單有十八把大轆轤黃絨繩繞定掛住鉤環下邊並有總絃副絃十八條小絃繞於消息之上何為盆底上寬下窄消息一動網起一立往下拍石輪走動由高往下比箭還疾頃刻間就把五爺單在當中四面八方緣絲合縫銅網單緊就類似回回的帽子一樣網一單齊下面金鍾響亮咚咚咚咚五爺一睜把自己單在銅網的當中再看銅網的形勢嚇了一跳你道這銅網陣在冲霄樓的底下怎麼會看的這嗎真切皆因是冲霄樓頭層攔的是盟單兵符印信旗幟認標等物二層是王爺的議事庭議論軍國大事的所在末層下面有鐵方籠子四角有四個大燈晝夜不滅故此五爺在下面看得明白用手中刀一支銅網絞封不動用力一砍單臂發痛盆底坑上四面八方一亂東西南北四面有四個更道地溝小門有一面弓弩手一面二十五人每人一個匣弩一匣十支竹箭俱有毒藥噴成着身一支毒氣歸心準死內中有一個頭目如今就是神手大聖鄧軍因盜印有功王爺嘗給弓弩手的頭目聽金鐘一響由更道而入手拿梆子一陣梆響衆人齊出二回梆響衆人將坑圍滿三陣梆子響亂弩齊發五爺在內刀砍不動銅網就知不好橫刀自歎想起大人衙中無人保護自己之死如蒿草一般大人有失自己死後陰魂也對不起大人再包相爺待我恩重如山想不到一旦之間性命休矣不能報答恩相提拔之恩是吾開東京開封府寄柬留刀御花園題詩殺命奏摺攙夾帶萬歲爺不加罪於我反倒褻封萬歲爺龍天重地之恩粉身難報再有陷空島弟兄五人惟我年幼大哥二爺三爺四爺縱有得罪他們的地方並不嗔怪於我可見得哥哥們俱有容人的志量五爺想從此再要弟兄們重逢除非是鼓打三更魂夢之中相會五爺只顧想起了滿腹的牢騷不提防渾身上下弩箭釘了不少那見得有讚爲證讚曰

白五爺瞪雙睛落坑中挺身行單臂起動刀支銅網毫無撓縫直覺得膀背疼疼直聲得咯嗒嗒在耳邊不好聽似鐘表開闢的聲嘩呀呀喇喇隱隱的鳴金鐘響嗡嗡嗡嗡錦毛鼠吃一驚這其間有牢籠無片刻忽寂靜味呀味嗒嗒嗒嗒飛蝗走往上釘似這般百步的威嚴好像那無把的流星縱有刀怎避鋒着身上冒鮮紅五義士瞪雙睛可憐他中雕翎這一種的暗器另一番的情形立彪軀難轉動不怕死豈畏疼依恁你穿皮透肉赴幽冥還有這一腔熱血若盡愚忠白護衛二目紅思想起不加罪反褻封身臨絕地難把禮行報君恩是這條命看不得而今雖死以後留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六回

一二

名難割捨，義弟兄如手足，骨肉同，永別了。衆賓朋恨塞滿，實字中透雲霄。豪氣衝羣賊子，等一等。若要是等他惡貫滿盈時，將衆等殺個淨。五爺縱死在黃泉也閉晴。

若問五老爺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襄陽王帥衆觀義士 白護衛死屍斬張華

且說五爺在銅網之內，被亂弩攢身，橫冲豎撞，難以出網。磕味咬碎鋼牙，渾身是箭，恨不得把雙睛瞪破，橫着刀，弩箭毒氣心中一攻，就覺着迷迷離離的，咧後脊背，早被銅網鉤掛住。霎時間萬事攻心，甚麼萬歲包公朋友拜兄弟，也就顧不得遮當毒箭了。霎時間射成大刺蝟，相仿衆弓弩手想怎們還不死哩。神手大聖鄧車將弓弩手的弓弩接在手中，對着銅網胡椒眼的窟窿，一搬箭弓，一雙弩箭對着窟窿射將進去。正中五老爺的面門，五爺就覺着眼前一黑，渺渺茫茫，神歸那世去了。只聽更道地溝小門中一陣大亂，燈火齊明。原來是王爺帶領着鎮八方王官雷英、通臂猿、姚鎖、賽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祿、一枝花苗天祿、柳葉楊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皇甫軒、出洞虎王彥桂、小魔王郭進、小諸葛沈仲元、金鞭將威子川、三手將曹德裕、賽玄壇崔平、小靈官周通、張寶、李虎、夏侯雄、金槍將王善、銀槍將王保，還有許多的文官圍護着王爺，由西邊地溝門而入。王爺言道：銀安殿聽金鐘響，曉必是網內拿住人了。鄧車見王爺言道：網內拿住一人，已被亂弩射死，死尸不倒。王爺請看王爺言道：甚麼人敢入孤家的銅網，衆位卿家可有識認此人的無有。病大歲張華言道：上回小臣約智化死後，追封命一百弓弩手放下弓弩，奔大轎轎將十八扇銅網絞起，惟五爺掛在銅網之上。絞上盆底坑弓弩手將轎轎搬住，張華在對面細聽，皆因渾身是箭，拿着刀，容着牙，瞪着眼，令人可畏。張華細看不是智爺，到要細細暗聽，往前一趨，只見五爺的五官亂動，耳輪中只聽見磕叭一聲，綁繩崩斷，銅網往下一落。五爺的這口刀，正中張華胸間，只聽見撲咚一聲，張華仰面朝天，紅光崩現。連五爺帶銅網全壓在張華身上。那兩名弓弩手也教轎轎把打了個跟頭，羣賊一亂，連王爺都吃一大驚，令人將銅網揚起，將五爺摘攏下來。王爺歎息了一回，可惜孤家的活人，教死人扎死，到底看看果是何人。衆人多不識認，惟有小諸葛沈仲元微微一笑，王爺千歲，也不用小臣過去細看，大略必是此人。王爺問道：你既知曉，到是何人。小諸葛言道：乃是御前帶刀四品右護衛白玉堂。王爺一聽，連連讚歎，耳聞他鬧過東京，盜過三寶，在龍圖閣和過詩喪，在孤家銅網，可惜呀，可惜也。

罷孤家將他屍首埋在盆底坑封他個鎖樓大將軍與他燒錢掛紙旁邊有一人言道千歲使不得千歲使不得王爺回頭一看是相面的先生此人姓魏名昌人稱他賽管輅魏昌請他與王爺相面王爺問他看孤有九五之尊有沒有魏昌道王駕千歲不可胡思亂想若要胡思亂想怕不能落於正寢王爺大怒說將魏昌推出砍了魏昌連連喊冤說人有內五行取貴有外五行取貴王爺說何以看來魏昌言我看王爺三天吃哈拉撒睡可有取貴之處果然看了三天辨別言道王爺有九五之尊王爺道分明你怕殺奉承於我魏昌道不然相書上有云口能容拳目能顧耳定是君王之像王爺本不懂的相書反倒歡喜說孤家坐殿之後封你個護國大軍師魏昌言謝主龍恩由此不讓魏昌出府此時魏昌一想我是大宋的子民今現有白護衛死在此處若要埋在盆底坑永世不能翻身也不能合五太太並背後輩兒孫也不能燒錢掛紙我既在王府我明裏向着王爺暗裏向着白五爺言道王駕千歲萬不可將此人埋在盆底坑中又有兩國的仇敵他又非命而死若將他埋在此處豈不要終朝作祟使我君臣終朝不安王爺道依你之見如何魏昌道依臣之見將他用鐵箱子用火焚化屍身裝在罈子裏送往君山交與飛又太保鍾雄平地起墳立個石碣鏤上他的名姓碣前挖下戰壕必有依義前來祭奠來一個拿一個來兩個拿一雙王爺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妙命人將張華靈光徐昌尸首搭將出去次日用棺木成殮與他們燒錢掛紙五老爺的尸身用火焚化裝在古磁罈內送往君山君臣等出地道暫且不表且說自從五爺去後日色將紅大人起來梳洗整衣請五爺講話公孫先生道五老爺出衙去了大人一聽如高樓失脚大海覆舟噯喲一聲半晌無言不覺得泫然淚下言道吾弟此去凶多吉少先生生在傍勸解不時的着先生出去打聽總無音信大人立志滴水不下茶飯不餐要活活餓死日已垂西大人要叫張祥兒細問先生出來威嚇張祥兒你家人出去你不至於不知必然有話你不肯說大人要把你叫將進去責罰了祥兒又不敢見大人又不敢獻出字柬直是要哭的樣子先生苦苦的追問這纔說道我要說出先生救我之命先生說全有我一面承當怎麼個緣故呢祥兒道我家老爺臨行留下一個字柬我家老爺今天不回叫我明天獻於先生今日若獻大人將我家老爺追回先殺了我日後還走先生道你把字柬拿來你家老爺殺你有我哩這隨把字柬拿出交與先生先生入後房見大人就將前事說了一遍把字柬呈上大人打開一看上寫着字奉大人得知小弟玉堂今晚到襄陽王府冲霄樓探探印信虛實有印則回無印也回大人一看噯喲摔倒輪於地上四肢直挺渾身冰冷不知大人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臥虎溝蔣平定醜女 上院衙貓鼠見欽差

且說大人一見字柬，捧倒在地，眾人忙亂，將大人雙腿盤上，耳邊喊叫。大人醒來，大人醒來，大人悠悠氣轉，哭道：「五弟，五弟，你心狠的五弟，不管愚兄了。」先生在旁勸解，五老爺既然往王府去過，輕車熟路，此去到王府也無甚妨礙。大人皆提名道姓，哭哭涕涕。五老爺反覺肉身不安，大人那裏肯聽衆人攙大人，至裏間屋內，仍是哭泣。先生出來，至自己房內，着急，今上院衙五爺一走，倘若王府差人前來行刺，我乃是文人，如何敵擋？大人有失，我萬死猶輕。上院衙中，六又被五爺趕出，只是爲難，也是無法。一連兩日，無信，大人類若瘋迷一般。先生提心吊膽，外面官人報道，蔣護衛到先生一聞喜信，連忙迎出，蔣爺從臥虎溝來，皆因水面救了雷振，丟了艾虎，不知下落。上院衙打聽到臥虎溝，見黃背熊沙龍見禮，讓至家中，問艾虎可到。沙員外將艾虎之事如此恁般，恁般如此，蔣爺這才放心。知艾虎沒死，又提爲陽爺的事，也就將大破黑狼山事細說了一番。蔣爺一聽，原來將沙老爺家大姑娘給了艾虎，問到二姑娘可給擇了。沙員外道：「不成，不成，醜陋不堪，沒人要。」蔣爺說：「我給說個人家。」沙爺道：「督濁粗魯，膂力似勝，男子。」蔣爺說：「何不請來？」沙員外吩咐婆子請二位小姐，不多時聽外面喊一聲，如巨雷一般，起簾櫳進來，二位姑娘，蔣爺一睜先走的，如天雷一樣，後走的，如夜叉一般，怎見的有讚爲證，讚曰：

沙員外叫女兒，快過來，行個禮兒。蔣爺一咧嘴兒，大姑娘，叫鳳仙姐兒，似天仙，生的美兒。二姑娘，叫秋葵兒，蔣爺一睜，差點沒嚇吊了魂兒。雖是個女子，氣似個男人兒，高九尺，有神威兒，頭上髮像金絲兒，單着塊青絹子兒，並未甚麼花朵兒，漆黑的臉，賽過烏金紙兒，掃帚眉，入鬢根兒，大環眼，更有神兒，高鼻梁，大鼻翅兒，生一張火盆嘴兒，板牙烏牙根兒，耳朵上虎頭墜兒，頂寬的肩膀，頂裝的胳膊，根兒穿一件男子的衣兒，叫箭袖，青緞地兒，不長不短，剛正可身，軀不瘦又不肥兒，皮挺帶，擊腰內兒，寬了，下夠四指兒，夾襖，襖黑色，灰兒，綠綢褲，花褲腿兒，藍帶子，箍了個緊兒，小金蓮，真有趣兒，橫了，下夠三寸兒，大紅鞋，沒花朵兒，扁哈哈，像黏魚兒，撲又撲，又抓山，越嶺如平地兒，帶入山，去打圍兒，拳猛獸，如玩藝兒，走向前，施了個禮兒，一個揖作半截，往旁邊，一閃身兒，蔣爺一見，把舌頭一伸，縮不回兒。

二位姑娘見禮已畢，員外說：「迴避了。」蔣爺說：「我給二姪女說門親事。」老員外說：「四弟，何必取笑，甚麼人要我那醜丫頭。」蔣爺說：「是我二弟之子，準是門當戶對，品貌也相當，膂力也合式，哥哥也不用見人，我告訴你，這個外號就知道了。」外

號人他稱霹靂鬼，老員外一聽，反覺大笑。蔣爺取一塊玉佩，以作定禮，住了兩日。四爺自覺心神不安，惦念五弟告辭上襄陽，一路無話。至上院衙，叫官人回稟，不多時見先生出來。四爺就知五弟不好，他若在不能叫先生迎我，連忙問先生我五弟怎樣。先生道：「裏面再說。」四爺知道不好了，至裏面先生屋中落坐。先生就將大人到任丟印，五爺上王府取印，二日未回的話，細說一遍。四爺嘆喲五弟休矣。四爺落淚言道：「大人哩，先生說大人滴水不下，非見五老爺不吃飯，要活活餓死。」蔣爺說我去，大人就吃飯了。先生帶領蔣四爺見大人，叫雨墨回明蔣護衛到，大人正在哭涕之時，一聞護衛二字，只說五爺到來，叫快請蔣爺見大人。道：「大人在上，卑職蔣平禮。」大人只想着五爺，忽道：「呀，我細看却是蔣護衛，不覺淚下，叫蔣護衛你我的五弟死了。」蔣爺說大人何出此言，方纔卑職遇見五弟，他道大人丟印他上王府找印，他瞧冲霄樓實係利害，他不敢上去，他想今日乃是第四天了，他們必定將印拋棄，逆水寒潭，他在逆水潭臥牛青石之上，等候他們擲印，擎手奪來，豈不勝似在冲霄樓上涉險，他是個精細人，爲甚麼辦那樣險事？大人疑他死，咧，豈不是多慮，並且卑職還勸他上院衙，沒人你這一走，豈不教大人提心吊膽，他說你見了大人，替我說明，教大人放心，我在此等印，我說我在此替你等印，你先見見大人，爲是他說大人派我護印，將印信丟去，無臉面見大人，非得印不能見大人，故此卑職準知他的下落，大人說既然知道他的下落，煩勞蔣護衛辛苦一遭，將他找來，一見蔣爺連連點頭說：「這有何難，卑職替他等印，將他換回來。」蔣爺意欲要走，故裝腹中餓飢，言道：「卑職由五鼓起身，至此時茶飯未進，在大人跟前討頓飯吃，然後再去。」大人說：「使得使得，吩咐擺飯。」叫先生作陪，飯已擺好，蔣爺叫大人預備坐位，大人道：「不見我那五弟，立志滴水不進，四老爺不必讓了。」四爺道：「大人賞飯，大人不用，卑職也就不敢吃了。」我是立刻就去與大人辦事，不怕就是餓死，也不要緊，大人立志不吃，是不知道五弟的生，死，如今五弟有了下落，大人何必一定不吃，就是這時不吃，片刻間五弟來了，難道大人不吃嗎？大人被蔣爺一套言語，說的倒覺難過，大人說：「我陪着他，是了四爺叫給大人斟酒。」大人說：「我幾日未餐酒，可吞吃不下。」蔣爺說：「預備羹湯，饅首。」蔣爺坐下，自己端起酒杯，大吃大喝，連說帶笑。大人見這個景況，是見着五弟了，如其不然，他不能這樣的歡喜，招惹的自己，也就吃了點東西。蔣爺暗喜吃畢，道：「謝謝大人賞飯。」大人說：「務必將我五弟，早早找來。」蔣爺回答：「今天不到，明天也就來了。」大人知道蔣爺說話無準，受了他的騙了。蔣爺告辭，同先生出來，先生也信以爲實，說你遇見五老爺了。蔣爺說：「誰遇見他，不是這樣。」大人焉肯吃飯，先生說：「你吃的痛快，好像真遇見了。」蔣爺說：「我吃的都打脊梁骨下去。」撈，今已四天，我去撈印要緊，先

生說：「莫走，你若一走，有刺客前來，甚麼人保護大人？蔣爺、慶爺、保大人也要緊，信印也要緊，除非我會分身法，纔成哩。」也罷，先生快寫告病的稟帖，開封府求救，正要寫信，官人報道：現有開封府展護衛老爺、盧老爺、韓老爺、徐老爺在外邊求見，若問幾位來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穿山鼠小店揮酒盞 蔣澤長榜印奔寒泉

且說展、盧、韓、徐，由開封府自從拿獲了旱路的欒肖、水路的吳澤，兩個人口供一樣，共招作反之事，將他們收監，待拿了王爺對詞，就將他們的口供奏聞萬歲。天子降旨，着開封府派校尉護衛上襄陽替大人辦事。幾位爺各帶從人，乘誇坐騎，趕奔襄陽，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那日離襄陽不遠，忽然天氣不好，前邊又不是個鎮店緊緊催馬，到了一個所在，沒有大店，就是一個小店，囑咐下馬進店。徐三爺嚷道：「店小子，打臉水、煮茶。」店小二說：「不成，我們是小店，那些事不管。」徐慶罵道：「小子不要腦袋了。」展爺一攔，三哥使不得，此處比不得大店，影計莫聽你的。店夥說：「你們衆位老爺要吃甚麼，須先拿出錢來，是你們自己作，是我們作。」都行。展爺隨即拿銀子，連喂馬帶酒肉，一齊預備，飯熟，放桌子，端酒菜。徐慶喝道：「小子，沒長着眼睛麼？」小二說：「怎麼了？」三爺說：「四位老爺爲何三個酒盞？」小二說：「還是現借來的，再多了沒有。」三爺說：「沒有將腦袋摔下來，一伸手要打小二跑了，不多時，雙手捧定一個大酒杯，言道：『錯過你們老爺們，我們掌櫃的也不給使，這是我們掌櫃的。』至愛的物件，我借來，要是摔了我這命，就得跟了他去。」盧爺說：「怎麼這麼好？」小二說：「我們這裏的誰都知道，這玩藝小名叫白玉堂。盧爺罵道：『小輩還要說些甚麼？』」小二說：「我說白玉堂，展爺攔道：『莫說了，重了老爺的名字了。』」小二道：「這個酒盞子，是粉錠的地兒，一點別的花樣，沒有底兒，上有五個藍字，就玉堂金富貴。故此人稱叫白白白三爺，一瞪，他就不敢往下說了。」三爺接來一看，果有幾個字，請展爺念念。展爺說：「不錯，不錯，是玉堂金富貴。」三爺說：「人物同名，實在少有，我與五爺對近，就使他哈酒。」小二說：「黑爺爺，你可莫給摔了。」大家飲酒，三爺隨喝隨瞧，忽然一滑，摔了個粉碎。店小二哭嚷道：「毀了白玉堂了。」三爺抓住要打展爺，解勸方才罷手。小二哭泣，展爺說：「我陪你們就是。」小二說：「一者買不出來，二則掌櫃的定要我的命。」展爺說：「我見你們掌櫃的沒有你的事，就截了回頭一看，盧爺一旁落淚，飯也就吃不下了。」展爺親身見店東說明，人家也不教賠錢，言道：「人有生死物，有毀壞，盧爺更哭起來了。」店錢連摔酒盞，共給了二十兩銀子。天已二鼓，大家睡覺，惟有大爺淨是想念老五，直到三鼓，忽覺燈光一暗，五弟從外進來，叫道：「大哥，你們到襄陽多多拜上大人，小弟回去了。」單等拿了王爺回都之時，少多

照應你，那弟婦姪男，你我弟兄，不能一處長聚了。盧爺一驚，你死了不成，你是怎樣死的，快些說來。五爺說：小弟仇人就是他從外進來了，一個大馬猴，前爪往五爺身上一抓，再看五爺，渾身血人一樣。盧爺意欲向前，馬猴早被徐三爺揪住，一探雙手，把馬猴的雙眼睛挖將出來，鮮血淋漓。大爺把五爺一抱，哭叫道：五弟呀，五弟呀，馬知曉把展護衛抱住。展爺說：大哥是我，盧爺這才睜眼一看，却是南柯一夢，放聲大哭，把二爺驚醒，言講夢裏之事，大家懷慘，展爺勸說：大丈夫夢寐之事，何可為憑，無非大哥想念五弟而已。次日起身，出店上馬，奔襄陽，而來到襄陽入城上院衙外，下馬，叫官人進去回稟。盧大爺目不轉睛，淨看着五弟出來，四爺說出來行禮，並未看見五爺。四爺叫大哥，盧爺低頭看見，言道：五弟死了罷。四爺道：要不爽好好的，人因何說他死了。大爺說：何以不出來見我。四爺說：出差去了，有話裏面說去。大家入衙，至先生屋內，大爺要見大人，蔣爺使眼色，先生說：大人已經歇了。展爺就知不好，四爺叫看酒說：三哥喜大盃飲酒，拿大盃三爺與大家吃酒。四爺問大眾的來歷，展爺將奉旨的事細說一遍。三爺大醉說：我醉了，如何見大人。四爺說：你先睡覺，回頭再見。三爺點頭真就睡了。不多時呼聲振耳，大爺便問五弟到底如何。四爺道：先把三爺灌醉，就好說了。大爺道：快說。四爺就提大人丟印事。五弟追印未回，大爺哭道：五弟死了。四爺問：何出此言。大爺將摔盞夢中事細言。四爺心慘，又把哄大人的話，哄了大爺。大爺半信。四爺說：好了，你們來得巧，我要上寒潭，無人保大人，衆位一來，有看家的了。二哥同我去，與我巡風。大爺也要去。四爺道：逆水潭在君山之後，你老人家愛哭，倘若被君山嘍兵看見，豈不是禍患不小。大爺說：我不哭，我可得去。四爺道：你看家罷。家裏頭也要緊。大爺說：不教我去，就尋死。四爺說：他說話就不吉利。二爺說：去就教大爺去。三爺怪叫了一聲，由夢中起來說：我也去。蔣爺說：又醒了一回。三哥要那裏去。三爺說：那裏去，我就上那裏去。可是你們上那裏去呢。蔣爺說：三哥我告訴你，你可莫着急。大人到任，把印丟了，教襄陽王府的人盜去。三哥說：我走。蔣爺說：三哥說那裏去。三哥說：我找襄陽王要印去。蔣爺說：咳，沒在王府，他們還在逆水寒潭了。又不是在山上，水裏頭是我去，山上才該你去呢。徐慶說：對你是翻江鼠，我是穿山鼠，我給你巡風去。還不行麼。四爺說：大哥二爺都給我巡風，何用全去看家要緊。三爺說：看家有展護衛，蔣爺說：不行。展爺的本領，不如你。三爺說：怎們我比展護衛的本領還大，是我比你的本領還大麼。展爺說：大多咧。蔣爺說：你那個本領，有考校呀，就是刺客前來，慢說動手拿賊，就是大喊一聲，穿山鼠徐三老爺在此，就能夠諸神退位。三爺大笑：那不成，姜太公了。嗎，既然如此，我就看家，我睡覺可死睡，要是刺客前來，你可叫醒了，我，我好囑諸神退位，可見得蔣平一輩子不能長。

他自己哥們他還陰他呢。四爺帶上水溼衣靠，大爺二爺各帶夜行衣服包袱。四爺囑咐展爺保大人全在你一人。別管我們三哥說罷，三人起身出上院衙，走襄陽西門，一路無話。日已垂西，過一樵夫打聽寒潭所在，樵夫道：「過北旁一山梁，過山梁平坦之地，有一村名叫晨起望，東西穿村而過，出東村口有個澗叫鷹愁澗，有個崖叫錦繡崖。往東北有個小山口，千萬可別進去，小山口通君山後身，如若進山口，殺壞兵看見，立刻就綁押解見大寨主，問你的來歷，不至於死，可不嚇一大跳過了小山口，往北路東有個嶺叫蟠龍嶺，上有五棵大松樹，密密雜雜枝葉接連，年深日遠，其名叫五接松。樹下有新墳地，由蟠龍嶺前，往北有個大三神山，再往北有小三神山，大三神山有山，小三神山無山，廟由廟東山牆往北地名叫上天梯，先前下不去，如今有鍾寨主找石匠鑄出一蹬一蹬的臺階來，其名就叫上天梯。站在上天梯的上頭往下一看，在東北有一個大水池子，方圓約三里地，此水寒冷透骨，鵝毛沈底，一味的亂轉，名就叫逆水寒潭。聽見說是當初禹王治水的一個海眼，公然就是一個大水池子，有甚麼看頭。遇見壞兵就要涉我，可是多說。蔣爺陪笑說：「借光借光，樵夫担柴揚長而去。三位穿過山梁，穿晨起望，走鷹愁澗，過錦繡崖，遠遠看見山口，往裏一瞻，山連山，山套山，也不知道套出多遠去，往北奔大三神山，正東蟠龍嶺，上有五顆大松樹，樹下新起一個大墳，頭兒前面有石頭祭桌，上有石頭五供，旁邊有石碣，一個上頭刻着大字，是皇宋京都御前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白玉堂公之墓。盧爺看見哭道：「原來五弟死去，坟墓却在此處，待我向前哭奠他一番便了。」二爺哭道：「正是。」爺一見說不好，坟前一哭，被壞兵看見，即是殺身之禍，不知三位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逆水潭中不見大人印 山神廟內巧遇惡壞兵

且說盧爺韓二爺要奔坟前痛哭，就被蔣四爺揪住道：「二位哥哥，你們是看見坟，以為是五弟的坟，要過去哭去，豈不是大爺哭哭涕涕的言道，見着五弟的坟墓，焉有不慟之理。蔣爺說：「要真是五弟的坟，哭死也應當無奈。五弟死，我實對二位哥哥說罷，五弟追印，教王爺拿住了，王爺愛他，勸他降王爺，他焉肯降。因君山鍾雄是王爺的一黨，他又中過進士，武中過探花，有些個韜略，他出的主意，把老五幽囚起來，假作坟墓，立上石碣，以作打魚的香餌。他知道五弟交的那是俠義的朋友，知曉坟墓在此，必要前來祭奠，豈不是來一個拿一個。盧爺問：「怎見得四爺說你看前頭明顯，那裏明顯着埋伏，不是戰壘，就是陷坑，大爺問：「怎麼看出四爺說你贈祭桌前，亮亮的一塊黃土地，山上那裏有平坦的黃土地，下面必有埋伏，過去被捉死，到不怕幽囚起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那還了得。盧爺一看果然山上各處

皆是石頭，惟有坟前一塊土地，可見得是有假，只可半信半疑。被蔣爺拉住，往北走小三神山，山神廟東山牆至上天梯，就聽見水聲大作，類如牛吼，再瞧上天梯，一蹬一蹬的石階，直上直下，如梯子一樣，果然東北有一個大水潭，水勢亂轉，嘩喇嘩喇的聲如鼎沸。盧爺說：「此潭利害，四爺道：固然是利害，我看過天下的水圖，真是個水眼，寒冷透骨，大爺道：不好，就別下去。」四爺說：「誰教印信在潭中，就是開水鍋，我也得下去。」盧爺大哭，下去就斃活的，四爺說：「多們喪氣，你別下去了。」在此巡風，遇嘍兵，辨別辨別，你可也別哭，教人看見全走不了。盧爺二爺無奈點頭，只瞧着四爺下去，至寒潭，四爺換了水溼衣，靠下潭工夫甚大，不見上來，又知道四爺身體軟弱，水又涼，工夫又大，準死。大爺叫四爺陰魂在前，少等片刻，愚兄在五爺坟上，哭他一場，就也不管巡風了，轉頭至山神廟前，在一旁有塊臥牛青石，上一坐，把夜行衣包袱一丟，就聽見廟內呼救，說：「救人，哪，救人，大爺生來是俠肝義胆，專愛管人間不平之事，聽婦女呼救，站起來到廟內，榻扇半掩，由縫內一看，有一男子，嘍兵的打扮，面向西北，有一婦女，年近三旬，面向東南，雖是鄉間婦女，到也素淨，眼含痛淚，口中喊道：「救人，哪，殺了人了。」正被盧爺看見，那嘍兵笑嘻嘻的言道：「嫂嫂不用喊，左右無人，天氣已晚，你要喊了，我們夥計來更不好了，不如就是你我二人，在此到也無人知曉。」盧爺連聽帶聽，嘍兵說了好些，不是人行的話，把肺都氣炸了。一擡腿，嗑的一聲，那榻扇上纂，踹折恰巧的往下一拍，正把嘍兵壓在底下，開了個嘴，扎地。盧爺躡進來，用足一踢，將榻扇踢開，解嘍兵的腰帶，將二臂捆起，再看婦人，由那邊半開榻扇斜身跑出去了，並未給盧爺道勞。大爺也不嗔怪，嘍兵被榻扇壓了一下，又將二臂捆起，只當是一處的夥伴，說別玩笑，有這們着玩的。廬爺道：「大爺嚇了一跳，只見他頭上戴紫緞子六瓣壯帽，絹帕擰頭，斜拉茨菇葉紫緞子箭袖袍，鵝黃絲鸞帶，墨灰色的襯衫，青緞壓雲根，薄底鷹腦窄腰快靴，脅下佩帶一口吼把峭尖雁翎勢鋼刀，綠沙魚皮鞘子，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絨繩，飄泊懸于左脅之下，混蕩蕩，身長九尺，紫巍巍一張臉，面顏如紫玉一般，兩道箭眉斜入天倉，一雙虎目圓翻，皂白分明，面形豐滿，大耳垂輪，五絳長髯，根根見肉，那時未做官人，稱為美髯員外。這位爺秉性剛直，誠篤仁人君子之風，排難解紛，濟困扶危，有求必應，喜忠正，憎奸佞，愛的孝子賢孫，義夫節婦，恨的貪官污吏，土豪惡棍，到處專管不平之事，可巧遇見他老人家。嘍兵嚇的真魂出殼，連連往上叩頭，說道：「爺爺你打那裏來？」盧爺瞧了一瞧，把刀拉出，約有三寸有餘，言道：「你與那婦女纔講些甚麼，作此傷天害理之事，當在刀下作鬼。」嘍兵說：「爺爺慢着，方才那是我盟兄，小子小叔偶然遊戲，我合他鬧着玩，他就急了，可巧教爺爺瞧見，你別生氣，叔嫂玩笑，古之常理，盧爺唾了他一口，啞。」

甚嗎東西，問你叫甚麼名字，那嘍兵道：爺爺要問，我是君山旱八寨，頭一寨是巡捕寨的嘍兵，姓毛叫毛憂憂。大爺說：你這名就不是好人，我且問你，前邊五接松，這地是甚麼人的，毛憂憂道：這個人提起來，英名貫宇宙，你橫也聽見，說過是金華府人氏，後在陷空島五人結拜，人稱五義，號曰五鼠，有個錦毛鼠白玉堂，身居護衛之職，鬧過東京，龍圖閣和詩萬歲一喜封官，如今跟隨顏接院大人，至襄陽查辦事件，不料王爺派人去將接院大人的印盜去，此人一怒，追至王府，進入卦連環堡上，冲霄樓擊印，一旦失脚，由天宮網墜落下去，教十八扇網單住，更道地溝內有一百已，手圍住銅網亂弩齊發，盧大爺說：可射在致命處沒有，你你你你快些說來，毛憂憂說：豈止射在致命處，射成大刺，一般，弩箭上全有毒藥，毒氣歸心，可憐老爺子一命嗚呼，稱的起是為國盡忠，死後還拉了個墊背的，把個張華，擗刀扎死，依王爺埋在盆底坑，封他個鎮樓將軍，與王爺鎮樓，有這魏先生出的主意，送往君山，交給我們寨主爺，平地起墳，前頭挖下戰壘，招俠義前來祭墓，好拳人，我們寨主接着這個古磁罈，念起他是個英雄，常言說的是：好漢愛好漢，惺惺惜惺惺，找了一塊風水所在，可着我們君山的人，一晚間的工夫，修得了一塊墳地，每天派我們祭奠一次，燒香掛紙，還得真哭不哭，回去還是挨打，皆因我帶着小童一個，叫三多，一個叫九如，擔着食盒，可巧我遇見路大嫂子，在廟中，二人說笑兩句，被爺爺看見，這就是已往從前，毛憂憂跪在那裏，低着頭說了半天，一擡臉，着盧爺靠着那扇榻扇，按刀瞪着兩眼，一語不發，呀，爺爺睡着了，那知道盧爺聽到射成大刺，那句話時，心裏一疼，就死過去了，耳邊聽見啾啾啾啾的，就不知道些什麼，你道：為何不倒，有那扇榻扇，靠住身子，毛憂憂看大爺不言語，就起身跑出去了，爺爺被一陣風一颳，醒過來了，叫毛憂憂再找不見，出廟隨叫隨找，那邊有人在五接松松樹之下，兩個小童兒，將盒打開，擺上祭禮，燒錢紙，叩頭大哭，五爺呀，大爺一見，心中一疼，咕咚一聲，輪於地上死過去了，若問盧大爺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盧方自縊蟠龍嶺 路彬指告鵝頭峯

且說兩個小童兒，奉寨主令，跟毛憂憂前來上祭，半路一晃，不知毛憂憂那裏去了，天氣不早，只好兩人去祭奠，擺祭禮，奠茶酒，燒錢紙，叩頭，諸事完畢，將傢伙撤下來，擡在食盒之內，擡將起來，由坡後頭土山子過去，不等毛憂憂回寨，交令去了，却說盧爺瞧着小童兒，哭得甚慟，自己就把這口氣挽住了，冷風一颳，悠悠氣轉，擡頭一看，童兒等蹤跡不見，自思：五弟，準是死咧，四弟也活不成了，我們當初有言在先，不能同生，情願同死，到如今我就等不得二弟三弟了，一瞧對

面有顆大樹正對着五爺之坟自己奔到樹下將刀解將下來放在地上將絲帶解將下來可巧此樹正有一個斜曲股又一縱身將帶子搭好挽了一個死扣跪禱神祇向着都京地面拜謝萬歲爺祿之恩謝過包相提拔之恩向着逆水潭叫了兩聲四弟向着坟前叫了兩聲五弟向着陷空島又叫了兩聲夫人又叫道嬌兒啊盧方今生今世不能相見了用手將帶子一分兩淚汪汪說蒼天哪蒼天哪我命休矣大義士把項頸一套身子往下一沈耳內生風心似油烹眼一發黑手足亂動亂端渺渺茫茫忽然耳內有人呼喚微睜二眼看見兩個人在面前躡着一個是藍布褲襖腰繫藍布鈔包鞞鞋一個是青布褲襖青布鈔包鞞鞋又一個是白臉細條身材一個是黑臉面粗眉大眼全都未戴頭巾高挽髮纂黑臉面的手中一條木棍眼前又放着一個包袱盧爺自思方才上吊怎麼這時節我坐在這裏必是兩個人將我救之連忙問道二位方才我在此樹上自縊可是二位將我救下二人說你偌大年紀又不是窮苦之狀因何行此拙志大爺說噯喲二位若要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奈因陽世間沒有我腳踏之地是生不如死黑臉的說你看這個不是他嗎白臉面的說準是罷老人家方才山神廟可救了婦人嗎盧爺道不錯也是出其不意聽見廟裏有人呼救是吾將毛嬰嬰捆上那位嫂跑了是二位的甚麼人兩個人說這個包袱可是你的嗎盧爺說是我的盧爺在石頭上坐着進廟救人追出毛嬰嬰見小童兒上祭然後上吊那裏還顧包袱你道二位是誰居住晨起望打柴爲生一位姓路叫路彬一位姓魯叫魯英是姊夫郎舅皆因路魯氏險些被毛嬰嬰污染遇盧爺解圍逃回家去正遇路魯買柴回家一聞路魯氏之言路彬是個聰明人伶牙俐齒魯英是粗莽庸愚魯英提了一條木棍同路彬至山神廟找尋了一回並沒遇見毛嬰嬰大石頭旁邊擡着個包袱拾將起來正要回家遇盧爺上吊魯爺過去將盧爺解將下來盤腿耳邊呼喚盧爺悠悠氣轉魯爺聽姊姊所言救他之人與盧爺面貌無差連包袱俱都不錯兩人與盧爺行禮稱盧爺爲恩公盧爺問二位貴姓一人說我叫路彬一人說我叫魯英盧爺問那位大嫂是你們什麼人路彬說是我賤內魯英說是我的姊姊二人問盧爺說恩公貴姓大爺不肯說路彬明白言道恩公有說請說我們雖與君山甚近可是大宋的子民有什麼難說絕無妨礙到底恩公貴姓大爺說我姓盧單名一個方字路彬說莫非是陷空島的盧大老爺麼大爺說正是路彬說到此何事盧爺說方才你們說是大宋的子民我方敢告訴你們皆因接院大人丟失印信教賊人拋棄逆水潭中我特前來撈印魯英說什麼是你撈盧爺說不是我們來了三個人呢有我二弟四弟撈印是我四弟下去魯英說下去了沒有大爺說下去了魯爺說淹死了盧爺說噯喲只聽磅以一聲路彬打了魯英

一掌說你胡說魯英說下去就死。上回六月間我們十幾個人就是我水性好拿繩子把我腰繫上他們幾個人揪着繩子我往水裏一扎教浪頭一打我就喝了兩口水幸虧你們拉的快不然我就淹死了。路爺說四老爺那個水怪像你嗎。御河裏頭掄過壩高家堰治過水拿過吳潭。江海湖河溝壑池沼溪坑澗無論多大水不足爲慮何況此潭。問盧爺從那方下去的。盧爺說從正西路彬說不行活該湊巧。今天早晨他們將印拋將下去正是我們在上天梯打下柴。瞧他們在鵝頭峯拋下一樣東西恰是日色將出的時候黃澄澄繫着一塊紅綢子拋將下去我們只是納悶你老人家說出我才省悟是印你老人家收拾一路前往我指告四老爺的方位。盧爺點頭由樹上將帶子解下來繫在腰中將刀跨將起來包袱拿起來奔小神山一邊走着路彬魯英問盧爺因爲何故在此自盡。盧爺又問路彬魯英說方才這個墳可是我五弟墳嗎。魯英剛要答言路彬怕他說出來言道這個墳不是五老爺的墳我聽說五老爺被捉勸降君山五爺不降假作一墳暗地裏有人看着若有人前去祭奠那是準被他們捉住五老爺不降被捉的人若降了那就像五老爺降的一樣這是鍾雄用意你老可莫認真會撒謊人真說的圓全。蔣爺說的盧爺還不深信。路彬的謊盧爺信以爲真。你道路彬何故撒謊是聰明人一見而明他想盧爺上吊必是爲他五弟之事。魯爺在旁發怔他也不知他姊丈是什麼意見又不教他說話走到上天梯上魯英說小猴小猴盧爺說不是小猴是我們老四路彬又打了魯英一下。路彬叫盧爺嚥莫下去。焉知曉四爺頭次下水自己穿上魚皮鞞摘去頭巾拿尿胞皮兒罩住腦袋籬子箍兒上有活螺絲擰上兩把牛耳尖刀把自己的衣服包袱蓋好叫二爺給巡風四爺扎入水中被浪頭一打自覺着頭暈轉向不能隨亂着轉逆着水力往下坐水寒冷透骨霎時間力盡筋疲前文說逆水潭鵝毛沈底難道說蔣平比這鵝毛還輕麼不然有個情理這水是亂轉不是鵝毛到水就沈下去是轉來轉去轉在當中往下一旋卽旋入海眼去了。故此鵝毛沈底蔣爺下水是活人講究下水就得知道水性憑他怎麼的轉也不順着他去若要順他到當中也就旋入海眼去了。只是一件寒冷透骨蔣爺禁受不得坐了五六氣水在水中看大人印信影色皆無大略着再坐兩氣水冷就冷死了。往上一翻上岸來渾身亂抖叫二哥拉出刀來砍些柴薪拿自來火筒捏火點起柴薪四爺前後的亂烘方覺着身體發煖說道利害呀利害。二爺問可見着印沒有。四爺說沒有。再看這回二爺說不好莫下去了。四爺說不下去焉能行的了。聽大爺喊道莫下去。四爺說大哥一來又該絮絮叨叨的呀。一躍身扎入水中去了。大爺又喊不行了。四爺又入水中去了。三人下上天梯至逆水潭涯叫道二弟我與你薦兩個朋友。二爺猛回頭倒嚇了一跳。問

此二位是誰。盧爺將自己事說了一遍，也把路魯二位的事學說了一回。二爺反倒說路魯二位道：「魯某問二爺四弟撈印之事，二爺也把四弟撈印毫無影色說了一回，等夠多時，四爺上來，仍去烤火，爇了半天，盧爺與路魯見四弟說鵝頭峯拋印之事，說了一回，蔣爺一聽說，這可是天假其便，要知鵝頭峯撈印撈得上來，撈不上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見印哭賓朋

且說蔣爺一聽路魯之言，今日早晨，看見把印繫着一塊紅綢，由鵝頭峯拋下，四爺聽說，就要前去下水。路爺一把拉住說：「且慢，我有個主意，水性太涼，如何禁得住，叫我們算爺取些酒來，我再打下點柴薪，四老爺外面烤透了，腹中有酒，準保在水中，半個時辰不冷，就叫魯某去家中取酒，路彬自己借韓二爺的刀，砍了些柴薪，放在火上，叫蔣爺過來烘烤，不多時，魯某到來，拿着個大皮酒葫蘆，拔去了塞兒，蔣爺都都的喝了一氣，又喝又烤，頓時間渾身發熱，內裏發燒，酒也不喝了，火也不烤了，直奔東南，到鵝頭峯下，盧爺喊到了蔣爺，高聲喊到說：「大哥二哥聽着，多蒙路魯二位，指告我的所在，託賴天子之福，大人的造化，才能撈將上來，再若見不着印信，我可就上不來了，大家一聞此言，驚魂失色，盧爺就要大哭，被大家勸住，單說蔣四爺扎入水中，坐了兩三氣水，覺着不似先前那般冷法，總是腹中有酒的好處，又坐了幾氣水，睜眼一看，前邊紅赤赤的一溜紅綢子，喇喇喇的，被浪頭打的亂擺，蔣爺就知道是印，迎着水力，往前一撲，伸手一揪，紅綢一絲也不動，蔣爺吃一大驚，你道印信拿不過來，是什麼緣故，這個印要捺在潭中，不用打算上來，前文說過，此潭水勢亂轉，鵝毛轉在當中，都要沈了海底，何況是印，總有個巧機會，又道是不巧不成書，一者大宋洪福齊天，二者大人造化不小，三來蔣爺的水性無比，四來又是路魯二位的指告，活該蔣四爺作臉，這印被山石縫兒夾住，若不是這個石頭縫兒夾住，也就被水旋入當中海眼去了，蔣爺盡力往上一提，提出石縫，蔣爺往上一翻，鑽出水來，路魯盧韓四人在鵝頭峯下，眼睜睜的，看着聽水中呼籠一聲，四爺上身露出，手捧金印，舉了個過頂，盧爺過去要拉，被二爺揪住，說：「失脚下，去性命休矣。」蔣爺上來，路魯二位與大眾道喜，四爺將印交與大爺，仍奔正西，前去烤火，路魯二人催道：「天晚了，換衣裳，快走罷，不然君山撒下巡山嘍兵，可不是當要的。」蔣爺點頭，又喝了些酒，拔了刀子，去了尿胞皮，擗了膝，擗脫了魚皮靴，換了白晝的服色，包起魚皮靴，大爺解了印上的紅綢子，收了印信，魯英提攜着酒葫蘆，路彬緊催道：「不早了，快走快走，大家上上天梯，走到山神廟，盧爺一指說：「我就在此處，遇見路嫂，蔣爺道：「若不遇見路大嫂，你也就早死多時了。」說畢，大家反到笑了一回，忽然間聽見前邊銅鑼振振，嗵嗵聲，亂響。

滿山遍野，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徹前來。嘍兵喊道：拿奸細呀！呔！啣啣又盤亂響，大喊一聲說：拿奸細！此人乃是君山巡山大都督外號人稱亞都鬼，名叫聞華，蔣爺一看此人，身高九尺，蓬頭勒金額子，二龍門寶兩朵紅絨球，頂門上禿禿的亂顫，紫緞子綁身，小襖寸排骨頭，鈕紫鈔包，大紅中衣，薄底靴子，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戰裙，黑挖挖的臉面，粗眉大眼，半部鬚，蔣爺叫大爺把印給我罷，你們迎上前去，路彬彬低聲說：不可，我二人迎上去，不行，你們再出，蔣爺點頭，暗道：兩個人本領還不錯呢，蔣爺二人暗暗隱避，身去，路魯迎到上面，嘍兵喊道：什麼人，路彬言道：是我們兩個嘍兵，報道：前面有晨起望賣柴的，路彬彬管某擋住去路，請寨主爺的示下，聞華道：列開旗門，嘍兵一字兒排開，路魯二人施禮道：寨主爺意欲何往，聞華說：方纔嘍兵報道，上天梯下，逆天潭旁，火光大作，怕有奸細，讓我看看虛實，路彬說：沒有，我二人方纔在上天梯下邊打柴，天氣太晚，潭中寒氣逼人，點了些柴薪烤了一烤，剛打下邊上來，並無別人，若有面生之人，我們還不急急的報與寨主知道，寨主若不憑信，就自己去，看聞華一聽此言，說火是二人點的，我就不必去看了，說罷，將手中三股叉一擺，眾嘍兵尾作頭頭作尾，別處巡山去了，蔣四爺暗地聽明說：好一個路彬，此人大大的有用，乃吾之膀臂也，待嘍兵等去後，與路魯會在一處，走小路穿山道，至路彬門首，要告辭，路彬問：那裏去，四爺說：回上院衙，路彬說：走不得的，此時巡山人多了，若遇上不好辦，明日起身，我有萬全之計，今日且在我的家中住下，明日再走，四爺點頭，至路彬家，到裏面上房屋中坐下，有路魯氏過來，見廬大爺叩頭行禮，廬爺言不敢當，行禮畢，入後去了，大家用飯，次日路彬與大眾換了樵夫的衣中，擔着幾擔柴，連路魯二人，共五個樵夫，有像的，有不像的，二爺就像大爺不很像，長髯的樵夫很少，四爺更不像了，癆病鬼的樵夫，那裏有過南山梁，幸而沒遇見一名嘍兵，到樹林內換衣服，仍是本來的面目，大爺拿印施禮作別，四爺說：我們見了大人，必說二位的好處，印可是我撈的，功勞實是二位的你們從此也不必打柴了，大人正在用人之時，我保你二位，總可以有個官職，就是了，路彬連說：不行，我們焉有那樣造化，四爺說：還有二位之處，那五担柴，改作兩担，又挑回去了，再說大爺三位，走舊路而回，進襄陽城，四爺叫大爺二爺，揣印由後門而入，自己由前門而進，到了上院門，首官人見四爺歸回，個個垂手侍立，到裏邊見公孫先生，滿臉愁容，四爺說：何故如此不高興，先生說：可了不得，你早回來也好，王府人來，一個個如狼似虎一般，衙前亂喊亂鬧，拿着文書，請定了大人的印了，怎麼說也不行，好容易天晚了，把他們央及走了，今日雖走了，明日還來呢，要定了用印的日子，我焉敢應承，怎樣辦呢，蔣爺道：你說明天用，先生道：無印明日拿什麼用，蔣爺才說得回來了，先生說得

回來了。愛啣萬幸萬幸。現在那裏。四爺說。我大哥拿着呢。隨說隨往後走。見着大爺二爺展爺。正講論印信之事。四爺問。我三哥呢。展老爺說。早就吃醉了。蔣爺說。好。趁着他睡覺。咱們先見大人。盧大爺將印交與蔣平。先生回話。連雨墨也是歡喜。不多時裏面傳話說。有請衆位大家進去。蔣爺見大人。行禮道喜。大人淚汪汪的說道。衆位見着五弟了麼。蔣爺回稟大人道。未曾見着五弟。將大人的印信由逆水潭中撈將出來。豈不是一喜。四爺將印往上一獻。大人不見印。還道罷了。一見印封。親物思人。想起五弟。就爲此印至今未見。大概早死多時。大人哭道。不見我那苦命的五弟。要此印信何用。我五弟爲我無印而死。我還若坦然做官。居心不安。你們大衆外面歇息去罷。含淚道。五弟呀。五弟。大衆出來。蔣爺說。可好自己舍死忘生。費了多大的事。在逆水潭中三次。才把印信撈出。指望見大人。望上一呈。大人必是歡喜。那知反到落了個無趣。蔣爺可也不嗔怪大人。大人與五弟義氣太重。這也難嗔怪於他。蔣爺與展南俠道。我可不敢派你差使。這個護印專責。非你不可。展南俠點頭道。小弟情甘意願。可有一件。我可一人不當二差。我只管護印。外面什麼事。我都不管。蔣爺說。就是只顧交付展爺印信。不大要緊。外邊一陣一亂。喝喊的音聲甚衆。不知什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王官仗勢催用印 蔣平定計哄賊人

詩曰。開卷閒將歷代評。褒忠貶佞最分明。稗官也秉春秋筆。野史猶知好惡情。
忠佞各樣。褒貶不同。史筆昭然若揭。有褒於一時。而卽褒于萬世者。亦有貶于一時。而卽貶于萬世者。這套書褒忠貶佞。往往引古來證據。

西漢時高帝既定天下。置酒宴羣臣于洛陽之南宮。因問羣臣說。爾諸侯諸將等。試說我所以得天下者。何故。項羽所以失天下者。何故。高起王陵二人齊對說。陛下使人攻打城池。略取土地。既得地。就封那有功之人。與天下同其利。因此人人盡力戰爭。以圖功賞。此陛下之所以得天下也。項羽則不然。妒賢嫉能。雖戰勝。而不錄人之功。雖得地。而不與人同利。因此人人怨望。不肯替他出力。此項羽所以失天下也。高帝說。公等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定。計謀于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這事我不如張良。鎮定國家。撫安百姓。供給軍餉。不至乏絕。這事我不如蕭何。統百萬之兵。以戰則必勝。以攻則必取。這事我不如韓信。張良。蕭何。韓信都是人中的豪傑。我能一一信用他。得此三人之助。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只有一個謀臣范增。而每事疑猜。不能信用。是無一人之助矣。此所以終被

我擒獲也羣臣聞高帝之說無不欣悅敬服。夫用人者恆有餘，自用者恆不足。漢高之在當時，勇猛善戰，地廣兵強，不及項羽遠甚，而終能勝之者，但以其能用人故耳。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盡其力，而天下歸功焉。漢高自謂不如其臣，所以能馭駕一時之雄傑也。閉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蔣爺把印交給展爺，展爺實心任事，叫公孫先生裝了印匣，包在包袱，交了展爺，將印所打掃乾淨，將印放在桌上。展爺在旁一坐，佩定寶劍，目不轉睛，睜看著印匣，似此讓印，萬無一失。外面一亂，蔣四爺出去一看，原來是兩個王官帶定王府兵丁二十餘人，這兩個王官全都是六瓣甜瓜，青銅的磨額，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跨馬服，肋下佩刀。一個是黃臉面，一個是白銀面，全都是粗眉大眼，半部剛鬚，托著個黃包袱，兵丁給他拉著馬，匹直是喊叫，要請大人用印。蔣爺到面前與他們道了個辛苦，衝著兩個王官一咨牙，兩個王官一賄蔣爺，這長短戴一頂棗紅的六瓣壯帽，棗紅的箭袖袍，絲鸞帶，薄底靴，身不滿五尺，四尺多高，形同雞肋，瘦小枯乾，軟弱如病夫一般，骨瘦如柴，青白面目，兩道眉，遠瞧是兩道高崗，近瞧稀稀的幾根眉毛，尖鼻子，尖峯，梭頭骨，薄片的嘴，芝麻牙，圓眼睛，單眼皮，黃眼珠，窄腦門，小下頰，兩腮無肉，做太陽高顴骨，細膊，大咳，啞，溜溜肩膀，小脚吧鴉，正像是走著跳著，是活倒臥，能吃能喝的，枯體骨，緊七慢八，癆病夠了，月分，小名叫兌附著活著一陣風，來了迎風而撲，附風而擻，裏頭沒有骨頭，架子支著的，還能往裏瘦，外頭沒有人皮，包著能把人散了。王官如何賄得起蔣爺，這個樣兒，對著蔣爺，擎著小架子，抱拳笑，嘻嘻的問道：二位老爺貴姓？王官說：我叫金槍將王善，他是我兄弟，叫銀槍將王保，奉王駕之旨，特來請印。昨日有位先生告訴我們說，大人病了，不能用印，可到也使人吃五穀雜糧，能不生病嗎？到底給我們個準信，是幾時用印？我們好回覆王爺。蔣爺說：明天二位再辛苦一次。王官說：慢說明天，就是下月明天，也不要緊，到有有個準日子，別像昨日那個先生說完了，不能用印，就跑了。明天用印，你作的主意嗎？四爺說：我作不了主，是我們大人的吩咐。王官說：你貴姓？四爺說：我姓蔣。王官回頭叫帶馬，連兵丁俱回王府去了。蔣爺入內求見大人，見大人提說王府差官請印之事，明天正午，大人必要親身升堂用印，使奸王他們就死了心，大人無奈，點頭蔣爺出來，見先生說：明日王府請印，你把握用印，差使讓與我罷。先生連連點頭說：使得使得。等明日用印，一夜無話。到第二日，巳牌時候，外邊一陣喧嘩，王府的差官前來請印。蔣爺吩咐將官人傳到大人正午升堂用印。王府衆人納悶，一個個交頭接耳，兵丁暗裏差官說：上院衙能人甚多，可莫教他們拿在裏頭，用上個假印。老爺們用印時，必須要親身賄看才好。王官說：那是自然的，天色正

午。大人升堂。傳話出來。教差官報名而入。王善王保至堂前。報名行禮。將文書呈上。先生接過文書。展開放在公案。大人看了。看是行兵馬錢糧的文書。大人吩咐用印。蔣爺打開了包袱。將鑰匙開鎖。從印盒請出寶印。沖着王府二位差官。特意顯顯。叫他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王善王保二人。一看寶印。把舌一伸。渾身是汗。暗說：奇怪呀。奇怪。將印用完。交與王府二位差官。出得衙外。將文書包好。吩咐帶馬兵。丁過來。說：印文沒用上罷。王官正在氣悶之間。喝道：少說話。催馬回王府去了。再說上院衙。大人辦理些公事。退堂。先生將印信包好。收拾起來。仍交與展南俠護印。先生同著蔣四爺說：噯。噯。這可就沒有事了。蔣爺道：噯。噯。這可就有事了。先生說：這可有什麼事。蔣爺說：這事更多。不用印。王爺還不想害人。這一用印。他必是害怕。今日晚間。必遣人來行刺。先生說：遣人前來行刺。還是沒我的事。用你們武將拿人。蔣爺說：雖是我們武夫拿人。還得用先生。什麼緣故呢。今日晚間。把大人安附後樓睡覺。你同著主管雨墨。你假扮大人。坐在前庭。等候著刺客前來。先生說：噯。噯。我。我。我。不能。不能。蔣爺說：你不能也不行。你愿意把大人殺了。嗎。先生說：噯。噯。你愿意把我殺了。嗎。蔣爺說：有我呀。先生說：有了。就沒有我了。四爺說：無妨。要是你有好歹。我們該當何罪。連管家雨墨。還得辛苦呢。大人平安。大家全好。先生道：你同管家去說罷。他點頭。就。就。就。四爺到後面。見大人。叫大人晚間。在後樓睡覺。大人道：不用。我情愿早早的死了。方遂吾意。四爺說：卑職等身該何罪。大人道：既然這樣。雨墨同四老爺去前面聽差。雨墨嚇了一身冷汗。說：四老爺。我那炷香兒沒燒到。怎麼。找在我身上來了。別的。可以當刺客。四子。準是害人。四爺笑道：不怕有我呢。雨墨說：有了。沒我。四爺說：你要死了。我們剛罪。童兒無法。出來見先生。先生說：你愿意麼。雨墨說：願意。也是命該如此。蔣爺說：不怕。二位不放心。先生充樣充樣。先生說：好。四爺說：我當刺客。拿著個小棍。當刀。先生坐在當中。叫雨墨看茶來。管家答應。四爺說：不進來。一砍。只要跑的快。就行了。二人點頭。四爺出去。二人將門對上。雨墨在旁。先生當中。四爺往裏一看。二人直勾勾的。四隻眼睛。直瞪著外面。蔣爺笑道：那如何行的了。你們二位。直看着外頭。那裏行得了。雨墨說：閉著眼睛等死。四爺說：賊。賊。賊。見不下來了。雨墨說：下來。你有什麼便宜。四爺說：下來。好拿。不。下來。難拿。二人又低頭。不看。聽門一響。雨墨站著。回身跑的快。先生坐著。衣服又長。一下。踹住。往前一撲。倒于地上。先生說：我不行。我不行。賊來。準死。四爺說：你把衣服。擦起。用手一攏。自然下身就利便了。要跑。就快了。蔣爺出去。仍把桶扇。帶上。往裏一瞧。先生受了蔣爺的指教。將衣服。擦起。用手一攏。先把一條腿。邁出。半步。因爺再進來。一瞧。兩個人。早跑在東西屋中去了。蔣爺說：行了。行了。又演習了幾次。大家放心。可巧。正遇穿山鼠。睡醒。打聽蔣爺。

什麼事情，蔣爺說三哥來得甚巧。今日晚間必有刺客前來。三爺說：你怎麼猜著？蔣爺說：不是我猜著，是我逆料著。來安排著，教先生假扮大人，你我大家分前後夜，好好保護著先生。若傷著先生，你我吃罪不起。徐慶說：我可就是愛睡，隨手將韓二爺、盧爺俱都請到了。誰前夜，誰後夜，盧爺說：不管前後夜，我不合三爺在一處，四爺說：我同大哥在一處，大爺點頭說：好。二爺說：必是我同三爺在一處了。三爺說：二哥，咱們在一處到好。二爺百依百隨。三爺佔了前夜，四爺說：四更天更換，前夜有事，前夜人承當。三爺說：那是自然。吃畢晚飯，張燈後，韓二爺、徐三爺帶著刀，在裏間屋住。二爺把榻扇截出梅花兒搬了一把椅子一坐，一語不發。徐慶是性如烈火的人，聲音宏亮，說：少時刻客前來，二哥莫動。我出去喊徐三老爺在此。諸神退位，二爺說：你休胡說，那是四弟冤你呢。莫喊了。等刺客罷。天交二鼓，三爺性急，恨不得一時刺客來才好。說怎麼還不來，我要睡了。雨墨說：你可莫睡覺。焉知三爺的性情與俠義不同，睡覺總脫了大睡。這還算好，不肯全脫，先把襪子脫了一歪身，躺在牀上，不多時打起呼來了。鼻聲如雷。雨墨說：可好，睡著了一位了。二老爺可莫睡。二爺說：莫說話啊，就要來的時候了。先生叫管家罷。雨墨把榻扇對上，把腿又開手扶著桌子。先生把衣裳擦好，叫雨墨看茶來。正打三更，忽然間唿喇一聲，榻扇一開，闖進一人，擺刀就砍。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沈仲元棄暗投明

且說上院衙防備刺客，果不出蔣爺之料。打印用後，王府的王官回去。王爺等正在銀安殿與大家議論。王善王保是白跑一番，再去一次，還不用印。專摺本入都，奏聞萬歲，就說他半路途中將國家印信丟失，職官必要罷職。趁此行爲，殺奔東京，正說間，兩個王官歸回，將文書呈上。雷英道：大半又是白跑一次。兩個王官說：早已用上了。請王駕千歲一看。王爺說：你們可看著用印來著。二人說：大堂上用印，我們是親眼所見，並且還看的清楚。王爺說：必是假的。王官說：據小臣看來不假。王爺回頭問雷英：你可識認真假麼？雷英說：認識。雷英去不多時，取來三張文書往上一對，分毫不差。王爺問：這三張是印麼？雷英道：正是。皆因鄭勇士盜了印來，我就印下了三張，恐怕日後有這件事。如今一對不差，必是當初鄧車盜來的是假的。鄧車一聽急了，來到王爺面前說：回稟王駕千歲得知，小臣盜來是真的。雷王官送往君山拋棄逆水潭時，在半路途中賣與上院衙的人了。雷英說：分明你盜來是假的，你怎麼說是我賣了呢？鄧車說：分明你是賣了，如不然那裏又有真印用來兩個人口角分爭，傍邊一人微微的冷笑，說道：小事不明，焉能辦起大事。又

道是聖人所云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王爺一看，原來小諸葛沈仲元說話，問甚麼叫不患人之不知，聖手秀士馮淵說這兩句話，王爺不懂，就是炕大睡覺，人少不擠著沈仲元說，你胡說，馮淵說誰要轉文，誰是混帳東西，雷英說，沈爺分派分派，到底這印是我賣了，是他盜來的假的，沈仲元說，盜來的是真印，拋于潭中的，也是真的，用來的更是真的了，馮淵說，那不成，三塊真印了麼，沈仲元說，你知道甚麼，雷英說，到要分晰明白，沈仲元說，鄧爺盜來你拋在潭中，就不許人家撈出來嗎，雷英說，他們怎麼知道在潭中，沈爺說，鄧兄盜印，幾個人去的，雷英說，兩個人去的，沈爺說，回來了幾個，雷英說，一個，沈爺說，一個被捉，不是啞叭，申虎的性分殺剛，他到不怕，就怕人家拿住了，合他一個說，有甚麼，就告訴人家，甚麼雷英說，就是告訴人家，逆水潭，鷄毛沈底，也是撈不上來，沈爺道，會聞兵書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豈不聞上院衙能人甚多，有個翻江鼠蔣平，治過水捕過蟾，天子欽封水旱帶刀四品護衛，撈印必是此人，王爺說，這印出水可不好，賊官一恨，必要專摺本入都，孤家大大的不便，雷英說，無妨，一不作，二不休，今晚派人前去，將賊官殺死，以除後患，王爺說，那位御弟願往，鄧車說，上院衙我也輕車熟路，今夜晚小臣前往，王爺一聽大喜，沈仲元說，鄧大哥一人前去，勢孤，小弟與大哥巡風，鄧車一聽更覺歡喜，說，沈賢弟前往，大事準成，焉知沈仲元沒安著好心，皆因為白五弟死在陣中，以後王爺的氣色，一日不似一日，沈仲元與申虎又是個至親，他拿話套鄧車的實話，纔知道申虎被鄧車哄騙被捉，只惦念與申虎報仇，今日逢著這個機會，自己拿了鄧車，投在王爺心裏，求取大宋的功名，勝似在王府早晚勢敗，玉石俱焚，又與申虎報仇，又是自己一條道路，鄧車焉能猜得出他的心思，用晚飯時，王爺與二位親身遞酒，吃畢，天交二鼓之半，各自更換衣巾，鄧車換了夜行衣，靠沈仲元就是自己原來的衣服，背著條口袋，鄧車問，怎麼不換衣服呢，沈仲元說，殺人是你去，砍下頭來，我好背著，鄧車歡喜說，是我時運來了，聰明人都糊塗了，他背腦袋，人家不追，便罷，倘若追來，總是捉拿背腦袋的，沈仲元不換衣服，來見大人，準是成心投大人來的，若穿夜行衣，怕大人反想，別了王爺二人出府到上院衙，躡房進去，見裏面並無動靜，沈爺想不好，莫是大人無福了，因何連看著大人的沒有全睡了，我先慎重，慎重若殺了大人，我還是保王爺罷，鄧車上房聽屋中呼聲甚大，裏面叫雨墨看茶來，鄧車想大人睡覺，可待到幾更時候，又是一個文人，不如早早的下手行事，由窗外一看，大人正坐，主管一傍立定，雙門未關，亮刀往裏一躍，舉刀就砍，大人往東屋一跑，主管往西屋便去，一刀未砍著，早有一人出來，手持利刀前來交手，鄧車方知不好，一刀先把燈燭臺砍落在地上，屋中一黑，二人再交手，殺在一處。

先生進屋中叫三爺不醒，打也不醒。先生真著急，就咬了三爺一下。三爺纔醒。先生說：「有了刺客了。」三爺問在那裏。先生說：「現在外間屋中動手。」三爺問我的刀呢？我的刀呢？尋着了刀，光著脚往外一躡，脚端在蠟上一滑，險些摔倒。大喊：「道好刺客那裏走？」二爺看三爺出來，兩個人拿賊，不費事了。別看三爺粗魯，武藝甚好。鄧車與二爺動手就不行。又來了個穿山鼠，如何行的了？不如買個破綻，躡出房外。三爺喊好小子跑了。二爺追出院動手。三爺出來時，鄧車躡上西廂房去了。躍脊至後房坡，出上院銜飛跑。二爺隨後上房，追出三爺上房，脚心上有蠟油一滑，由房上咕咚一聲掉下來了。噫，鄧車舒手丟刀，立起身來，將脚心的蠟油用手握去，在土地下蹲了一蹲，然後躡上房，也就追出。隨後趕來，看看臨近，喊道：「二哥可別放走了這小子。」二爺回頭一看，三爺追來，再扭身細看鄧車蹤跡全無，嚇了一跳。只見前面有一片蓬蒿亂草。二爺想刺客必然在內。三爺來問二哥刺客哪？二哥說：「追至此間，就不見了。你看怪不怪？我看必在亂草之中。」三爺說：「我進去找他。」二爺說：「且慢，他在暗處，咱們是明處，進去就要吃虧。」三爺說：「怎麼樣？」二爺說：「等著天亮就瞧見他了。」三爺說：「咱們等著就聽。」西面樹林內有人說道：「鄧大哥，鄧大哥，破橋底下藏不住你。」二爺一看，西邊果有一個破橋。鄧車心裏說：「人家沒有瞧見我，你何必喊。」撒腿就跑。二爺看見追下來了。三爺在後也就追趕。趕來趕去，又不見了。西南上有人叫鄧大哥，鄧大哥那個墳後頭藏不住你。」二爺一瞧，又追追來，追去又不見了。西南喊鄧大哥，鄧大哥廟後頭藏不住的。鄧車心內說：「人家沒瞧見我，你替我擔什麼心。」噯呀，是了，怪不得。上回他問我申虎之事，想起來了。申虎與他係親，這是與申虎報讎。沈仲元，我若有三寸氣，在不殺你誓不爲人。沈仲元巡風本欲投大人，又怕無福，兩相猶豫，有意保大人，又想無有進身之功，只可跟下來，屢屢指告，心中說：「鄧車也明白了，你怎麼害申虎著，我也怎麼害你。」這就叫馬至臨崖收韉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又喊道：「鄧大哥，鄧大哥，小心人家拿那磚頭石子打你。」一句話把二爺提省，自說當局者迷，何用石子，現有袖箭，回手把袖箭一裝，只聽見嘩嘩一聲，噯呀嘩嘩，鄧車中箭，躺在地上。捧手中刀，二爺過去拔袖箭，搭胳膊，擰擰腿，四馬倒攆蹄，捆將起來。三爺說：「我拿那個說話的去？」二爺說：「算了罷，沒有說話的，咱們還拿不住他呢。」對面沈爺聽見他們拿了鄧車，必然前來請我。等了一時，並無音信，只得往對面問。二位拿住刺客麼？」二爺說：「拿住了。」沈爺說：「二位貴姓？」二爺說：「姓韓，單名彰字人稱徹地鼠。」沈爺問那位呢？說：「姓徐，我叫做徐慶，外號人稱穿山鼠，開封府站堂聽差，鐵橫衛帶刀六品校尉，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沈仲元指望他們回問，連一個說話的也沒有。沈爺無奈，說：「小可叫仲元，外號人稱小諸葛，我乃王爺府之人，特地暗來，浪機棄暗投明，改邪歸。」

正說了半天，無人答言。沈爺明白了自己要是投大人，這個功勞豈不是我的麼？這兩個人不肯引見，怕我佔了他們的功勞，一笑哈哈，好個五鼠義名，不虛傳。你們拿住刺客報功去罷，咱們後會有期。二爺同著三爺正說着，捉拿刺客之事，沈仲元說了好些話，他們全沒聽見。正要搭刺客回衙，忽然前邊來些燈籠亮子、油松、照徹前來，要問來者何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客 當堂哭死忠義人

且說徐韓二位，拿住刺客，正要回衙，前面一派燈光，看看臨近。原來是蔣四爺同大爺，後夜坐更，聽裏面喊鳴的聲音，一同到後面來，至庭房，叫人點起燈火，一腿將蠟臺也踹扁了。東西兩屋內一看，一張桌子底下有一個人，東屋內是先生，西屋內是雨墨，將他們拉出來，仍還是戰戰兢兢的說：他們去追刺客去了。四爺叫大爺看著先生自己出得衙外，正遇打更之人，又有下夜的官兵，掌燈火追來，遠遠看見有人，原來是三爺二爺問他們的緣故。二爺就將有人洩機，拿住刺客，細述一遍。蔣爺咳了一聲說：這個機會那裏去找？那個說話的人，那裏去了？三爺說：就在這對面樹林子裏，蔣爺往樹林找了一遍，氣哼哼的回來，方才有我，就不失這個機會了。三爺說：不要緊，咱們把鄧大哥搭回去。四爺問那個鄧大哥，三爺說：就是這個蔣爺低頭細細一看，說原來是他，搭回去。官人過來，拾回衙署。蔣爺說：拾在我屋內去，蔣爺跟將進去，叫官人外邊伺候。蔣爺把鄧車的頭往上一搬，說：鄧寨主，你可認識于我？鄧車說：不認識。蔣爺說：你是貴人多忘事，可記得在鄧家堡我去拿花蝴蝶時，與你相過面？你可記得鄧車說：變那相面的是個老道。蔣爺說：我學一聲，你就想起來了。無量佛，鄧車說：對對，你還了俗了。四爺說：我不是還俗，我當初爲拿花蝴蝶，巧扮私行，你不認識我，我姓蔣，名平字澤長，小小的外號翻江鼠。鄧車說：印是你撈出來的。四老爺你救我罷，蔣爺說：知恩不報，非爲君子。當時花蝴蝶殺我，沒有你我早死多時了。我先給你敷點止疼散，說畢，轉身取來，給鄧車敷在傷處，果然不疼了。又把他的腿撒開，就綁着。蔣爺說：你降了我們大人，立點功勞做官，準比我的官大。連我還是護衛呢。鄧車一聽，甚喜說：只怕大人忌恨我，前來行刺，我就得死。蔣爺說：無妨，有我替你說話，你就說別人行刺你，巡風特意前來洩機，可有一樣，大人問你王府之事，你要說出鄧車說：那是自然。王府之事，我是盡知。蔣爺說：我可不給你解綁，等着大人親解。豈不體面？鄧車點頭。蔣爺說：你先在此等候，我去回稟大人。蔣爺出來，告訴外面官人，仍是在此看守。到後面，大人早下樓在庭房坐定，蔣爺就將拿住刺客話回稟一遍。大人吩咐將刺客帶來本院親身審問。蔣爺出來，正遇見展爺抱

着印匣也來在大大人跟前聽差。蔣爺歸自己屋中帶鄧車聽審。剛走在院內，就遇見徐三爺，也要聽大大人審事。蔣爺知道叫他去聽不好，就說道：「你這個樣兒，你也不看看，成什麼體統！大人是欽差官，你怎麼光着腳，短衣裳，也不帶帽子，像什麼官呢？」穿帶去罷。三爺果然走了。四爺帶着刺客進屋中，叫官人把外門擋住，莫教三老爺進來。蔣爺把刺客帶到桌前跪下。大人說：「下面可是刺客？」說罷，罪民是鄧車大人說：「抬起頭來。」鄧車說：「有罪不敢抬頭。」大人說：「赦你無罪。」鄧車抬頭一看，叫蔣老爺，這不是大人。四爺說：「怎麼鄧車說我方才看見大人，不是這個模樣？」四爺說：「你方才瞧的那位大人，就是旁邊站的那位刺客。」說這是什麼緣故。蔣爺說：「算計你們今天前來，故此安下招刺客。那位是先生，個位才是大人呢？」大人一看，刺客戴一頂馬尾透風巾，絹帕擰頭，穿一身夜行褲襖，鞞鞋面，賽油粉粗眉大眼，半部鬚，凶惡之甚。大人問道：「鄧車，本院可有什麼不到之處？」鄧車說：「大人乃宋朝忠臣，焉有不到之處？」罪民久住王府，深知王府的來歷，今夜前來，不為傷害大人，情願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大人恩施格外，小人願効犬馬之勞。大人問：「王府之事，你可知曉？」四爺在旁說：「問你王府之事，你可說罷。」鄧車道：「說說大人問道：白護衛之事，你可知曉？」鄧車說：「更知曉了。」就說因追大人，印墜落天宮網，掉在盆底坑，被十八扇銅網罩在當中，一百弓弩手亂弩齊發，大人站起來，扶着一陣弩箭，把問道：「亂弩齊發，五老爺怎樣？」你你你快些說來。蔣爺暗地與鄧車擺手。鄧車錯會了意思，我說我全說。一陣弩箭，把五老爺射成大刺蝟一般，可嘆他老人家。那個歲數，為國忘身，底下的話，未曾說完。大人嚶呀，咕咚咕咚，一句話躺下了三個大人。盧方、韓二爺一聞此言，三個人一齊都死過去了。鄧車一怔，蔣爺着了道。你這個人，真糊塗。我這裏直擺手，使眼色，你老不明白，你看這可好了，死過去了三口。鄧車說：「你叫我把王府事說出來，問什麼？」說罷，蔣爺說：「去罷。」先向我屋中等我去罷。叫官人帶鄧車送在我屋中去，復反將大爺二爺攙起。大人那裏，早有人把大人喚醒過來了。大人放聲大哭，數數落落的淨哭。五弟大爺二爺大放悲聲，也是哭起。五弟來了，蔣爺一瞧，真煩惱，趕緊攙將出去。說人死不能復生，咱們應勸解着大人，才是怎麼。咱們哭的，比大人還慟。大爺說：「誰像你是鐵打的心腸？」蔣爺說：「淨哭要哭得活五弟，哭死我都願意，就怕哭不活。」大爺說：「你勸大人去罷。」蔣爺說：「別哭人，咱們大家想主意，與五弟報仇，才是正理。」蔣爺進屋中，口稱大人，到如今五弟事，也就隱瞞不住了。五弟是早死了，大人可得想開些。大人要有舛錯，我們大眾什麼事，也就不能辦了。若有大人在，我們大眾打聽銅網陣，什麼人罷的，五弟的屍骨在什麼地方，去盜五弟的尸骨，拿擺陣的人，活活祭靈，捉王爺大人入都覆命，這叫三全齊美。又盡了忠，又全了義。那時節，無事時，我與大

人說句私語，咱們全與五弟是拜兄弟，磕頭時不是說過，不願同生，情願同死，完了事，咱們大家搭連吊，大人請想如何，大人被蔣爺說了幾句話，反覺甚喜，說護衛言之有理，我是文官，與五弟報仇，全在你們衆人身上，蔣爺說，虧了我三哥，未來他若聽見，他是非上鋼網那裏去不可，焉知曉三爺穿了箭袖袍，登了靴子，戴了帽子，帶了帶子，沒有繫好，也沒有帶刀，往外就跑，到窗外有許多官人攔住自己，就在窗外撕了個窟窿，往裏一看，正是鄧車說到爲國忘身，那句話大家都死了，三爺納悶說，五弟死了，他死了，我也活不着了，我向誰打聽打聽才好，噯呀，他們誰也不肯告訴我，有了我去問鄧大哥去，又見官人擁護着鄧車至四爺屋內去了，自己也來到四爺屋中，把官人喝將出去，到屋中把兩個小童兒也喝出去，你們若在外面聽着，把你們腦袋擰下，把人全都喝退，三爺這才坐在鄧車一旁，說鄧大哥你好呀，三爺打算刺客姓鄧，名叫大哥，他錯會了意，鄧車打算是稱呼他呢，鄧車說好，二人就一問一答的說，三爺說，你方才說五老爺死了，鄧車道是五老爺死了，三爺說鄧大哥，你知道是怎麼死的，鄧車說掉在鋼網內，亂弩攢身，尙且沒死，我接過弩匣，一下兒就死了，三爺說鄧大哥，你好本領，鄧車說本領不錯，三爺說五老爺埋在那裏，鄧車說火化尸身，裝在古磁罈子內，送在君山後身，地名五接松盤龍嶺，三爺說很好，鄧車見三爺滿屋中亂轉，不知找甚麼物件，問道你找什麼，哪三爺說找刀，鄧車說何用，三爺說殺你，鄧車打取笑，焉知三老爺真是找刀，可巧四爺屋內沒有刀，三爺要上自己屋中拿刀，又怕有人來了，不好辦事，不由氣往上一冲，有了把腦袋擰下來，往上一撲，將鄧車接到，一捏脖子，一手就擰鄧車仰面，捆着二臂，躺在坑上，不能轉動，又不能喊，瞪着二目，看着徐慶，三爺擰了多時，擰不下來，皆因鄧車也是一身的工夫，再是脖子又粗，如何擰得動，三爺大怒，嚷道，你還瞪着我，哪有了，把眼睛挖出來便了，只聽見碰的一聲，三爺二指尖挑定兩個血淋淋的一對眼珠子，躡下坑來，鄧車噯呀，疼痛難忍，咕咚一聲，擰于地下，滿地亂滾，眼是心之苗，焉有不疼的道理，若問鄧車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挖雙睛鄧車吸呼死 祭拜弟俠義墜牢籠

且說徐三爺提了鄧車的眼珠子，要奔五接松祭墓，正走在廚房門口，自己一想，打屋裏找一張油紙，將眼珠包上，不然到墳前豈不乾了，啓帘來至廚房，正有一個廚役王三在那裏喝酒，見三老爺進去，喊道，老爺喝酒，三老爺說不喝，叫道，王三，你不知道，五老爺死了呀，王三問，怎麼死的，三爺說，在王府叫人亂弩射死了，王三聽說大哭道，可惜老爺那個歲數，但不知埋在那裏，三爺說，在五接松，我這就是去祭墓，王三說，我在廚房與老爺備點祭禮，三爺說，有

了王三說，什麼祭禮。三爺道，是腦眼。王三問，是豬的羊的。三爺說，人的。王三說，噯呀，我的媽呀，那個人，三爺說，你看是鄧大哥的，你拿點油紙來我包上。王三說，你老自己去取罷，嚇的我腿轉了筋了，就在那箱子底下呢。三爺自己去拿，也有繩子，也有油紙。三爺將眼珠包好，要走，又怕廚子與四爺送信，不容分說，就把個廚子四馬攢蹄捆上，拿過一塊攔布把嘴塞上說，暫且屈尊屈辱你，出門去了。走在夾道聽房中有人說笑，到裏面是展爺的兩個小童，小童一瞧，說三老爺請坐。三爺說，找你們老爺去，我在這裏等。那個小童跑去送信，展爺正在大家勸解大人之時，小童進來回話說，三老爺在咱們屋子，請老爺說話。展爺就走出來，四爺說，幸虧我三哥沒來，請大弟就去祭。五弟罷，將他伴住千萬別叫他上來。展爺點頭說，印可先交他人看着。四爺說，是你去罷。展爺回到自己屋中，見三爺落坐。三爺說，大弟，我們老五死了。展爺一驚，心中說，他怎麼知道咧。遂問說，三哥聽誰說的。三爺說，鄧大哥說的。展爺說，你知怎麼死的。三爺說，亂弩箭射死的。展爺方知徐三爺知道了，不覺淚下，哭道，五弟呀，五弟三爺說，你別鬧，這個貓兒哭耗子了。展爺着急道，三哥這時候還說戲言。三爺說，本來你是個貓，他是個鼠，豈不是貓哭耗子呢。展爺說，五弟一死，焉能不哭。三弟說，你要真哭，墳上去哭一場去。展爺說，就是五接松墳上麼。三爺說，是。展爺說，去不得，聽四哥擄印回來，墳上有埋伏，若教人擄住，大丈夫死到不怕，就怕囚起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行，可不是玩的。三爺說，我知道，你不去，你聽見他死，你更願意了。當初在陷空島，將你囚在通天窟，改名叫閉死貓，差點把你的貓尿要閉出來，你聽他死了，更趁了你的願了，說可死了。小短命兒，不是啊。展爺氣忿忿的說，到是那個人對你說的。三爺笑說，我想着是這樣，沒有人說，你別着急呀。展爺聽了說，這就是了。我二人左右護衛，焉有不慘的道理。三爺說，同我上墳去。我方信是真交情。展爺被個渾人說得無法，只可點頭，暗想得便與四爺送信去。四爺若知道不準，叫他去。展爺道，我備些祭禮前往。三爺說，有了。展爺說，什麼祭禮。三爺說，腦眼。展爺問，是豬的羊的。三爺說，人的。展爺問誰的。三爺道，鄧大哥的。展爺說，就是刺客鄧車的眼睛。三爺說，就是他的。展爺說，三哥你太粗魯了。四哥還要問他裏面的事情，你怎麼把他的眼睛挖出來了。他還肯說嗎。三爺說，我這就要死了，誰管裏陽不裏陽的。展爺問，你是去死呀，不回來。三爺說，我不回來了。展爺說，我哪。三爺說，你別不回來呀，你回來好送信。展爺說，使得。展爺用了一個眼色說，叫童兒好好的看家。小童兒答言說，是。老爺放心罷。三爺說，你二人看家。童兒說，是我們看家。三爺說，先捆起來，口中塞物，不然你們與四老爺去送信。小童兒說，不敢送信。三老爺捆我們，可受不的。三爺說，便宜你們罷。跟我們前去祭墓。小童兒只得點頭答應。

若三老爺一個不留神就暗地與四老爺送信，焉能知曉？三老爺素常是個渾人，一點細微地方沒有。這天他偏偏留神咧，他叫小童兒，展老爺在前，他在後面跟着。小童兒不敢抽身，直奔馬號，叫馬號人備上四匹馬。大家乘跨坐騎，仍是徐慶在後，直到叫開城門，主僕出門，天氣尚早，城門仍然關閉。三爺就放下心，準知童兒不能回去送信，逢人打聽，道路直到晨起，望穿村而過，走綿綉崖，鷹愁澗，到小山口，往北就看見了正東上蟠龍嶺，怪石嵯峨，上邊有五顆大松，樹密密蒼蒼，枝葉接連，樹下有土山子，一個土山子前，一個大墳，墳前有石頭祭桌，石頭上供有石碣子，一個徐慶不認識字，展爺遠遠望見，石碣上邊刻的是「皇宋京都帶刀三品護衛大將軍諱玉堂白公之墓」。展爺一見，不覺悽然淚下。徐慶說：「別哭，等到坟前再哭不遲。」從盤道上山，道路越走越窄，小童說：「請二位老爺下馬，馬不能前進了。」大家下馬，小童兒拉定，在此等候。二位上山，這蟠龍嶺，是得繞着彎兒上去。此山就是蟠龍的形像，好個風水所在。行至上邊，展爺肝膽欲裂，徐三爺回說：「等我擺祭禮。」由懷中取出眼珠兒來，隨指隨走，兩個人並肩而行，未走到坟前，就覺着足下一軟，噯呀，不好，呼瀧一聲，兩個人一齊墜落下去。你道展南俠聽蔣四爺說過，怎麼會忘了？皆因是一見玉堂之墓，肝膽慟斷，一旦間把埋伏就忘了。故此墜落下去，從高處往下一沈，二位爺把雙睛一閉，只覺得撲哧的一下，埋伏以作打魚香餌。鍾寨主愛惜五老爺，是名揚天下第一條好漢，故此與他找了一塊風水的所在，就是五接松下，類若陷土坑內一般。睜眼一看，噯呀，不好了，將二目迷失，原來是鍾雄接着古磁罈，有王爺的話，平地起墳，前頭安下，正巧前面有個山溝，準知必有人前來祭奠，把山溝下面將石灰用水潑了，潑成礮子灰，墊在底下，摔不死人，上而滿，蒨蓋好，撒上黃土，行家看得出來，不想展徐二人墜下去，一秤秤將礮子灰秤起，迷失二目，幸是礮子灰，若是白石灰，就能把展徐二位的雙睛損壞，只聽見上邊嗆啞啞一陣鐘鳴，來了些鐵鉤手，把鐵鉤往下一伸，就將徐慶鉤住，一齊用力，就把徐三爺搭將上來，立刻將二臂牢縛坐在地下，閉目合睛。哇呀哇呀的直喊，回手又把展南俠搭將上來，也是如此，這一個不能睜開眼睛，託天的本勢也就完了。人憑的是手眼為活，總得眼淚把礮子灰沖出，方能睜開二眸，待了多時，睜眼一看，展南俠的寶劍早教人解下去了。展爺暗暗的叫苦，徐慶也就睜開眼了。面前有二十多隻兵，瞧着他們兩個人直笑說：「可惜這麼大的英雄，被捉了淨哭，有一個隻兵，就過來說道：『朋友別哭了，我告訴你一套言語。我家寨主爺是個大仁大義的，不愛殺人，見了他央及央及，多磕幾個頭，就能把你們放下。徐慶罵道：『放你娘的屁。小子過來快給我們解開，好多着的呢。如其不然，可曉得你們的罪名。』隻兵說：『你是誰？』三爺說：『你看那位是常州府武進。」

公卿鹽車困良驥。田野埋麒麟。高山藏虎豹。深澤隱蛟龍。余鍾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進士之職。皆因奸臣當道。貪婪無厭。稱實官。非親不取。非財不用。後面許多言語。待等北使智化。雙詐降。再表展爺。被後面人督催。不能往下再念。心中暗暗誇獎。鍾雄進士出身。到底心胸不小。來到旱寨。頭一寨。其名就叫巡捕寨。二百名嘍兵。一字排開。各持利刃。全都是高一頭。大一膀的。俱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衣帽光鮮。軍刃順利。並有三家寨主。一個穿黑。一個著紫。一個是寶藍的。衣巾展爺。早早就問了。亞都鬼。聞華名姓。聞華又與三家寨主引見。說這位姓徐。這位姓徐。這是我們巡捕寨主。這位叫神刀手黃受。這位叫花刀楊泰。這位叫鐵刀大都督賀昆。說了些謙虛客套。說我大寨主有請二位。中軍內待茶。二位往上又走。行至二寨。其名叫徹水寨。兩邊鵝頭峯相隔。有九丈當中。是一個山澗。其名叫碧溪澗。上面搭著個木板橋。就是大柏樹。一解兩半。拿大鐵箍。把他箍將起來。一面有個鐵橫頭兒。上縛黃絨繩兩根。縛在那邊。有兩把大花轆轤。絨繩繞于上面。若有不測。將轆轤一絞。盡把這個木板橋。絞將起去。要想出入。除非肋生雙翅。展爺等上木板橋。往下一看。只聽水聲大作。往西南一看。碧盈盈一帶竹城。下木板橋。有二百多嘍兵。一家寨主。聞華引見。這是徐展二位。這是我們徹水寨的寨主。人稱金棍將于清見畢。又走至箭銳寨。二百嘍兵。一家寨主。穿皂袍。先見展爺。後說。這是我們箭銳寨的寨主。外號人稱賽翼德。朱標見畢。至章興寨。金錘將于暢。與展爺見過。又到武定寨。這寨主身高一丈開外。黃袍。面似淡金。凶眉怪眼。猛若瘟神。凶若太歲。臂力過人。天真爛漫。外號人稱金鎗無敵大將軍于賒。也與展爺見過。又到文華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展爺一見。嚇了一跳。容貌與白玉堂一般。不故此把展爺嚇了一跳。略險些沒叫出五弟來。聞華也引見。此人叫金槍將于義。排行也是在五。稱爲于五將軍。又來到王福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人稱八臂勇。哪吒。王京。豐勝寨。一家寨主。二百嘍兵。這家寨主。金刀將于艾。丹鳳嶺寨主。賽尉遲祝英。丹鳳橋。一家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棚門兩家寨主。雲裏手穆順。鐵棍唐彪。所有衆人。俱都與徐展見過。到了裏邊。至豹魏庭前。這就是大寨。抱柱上有付對字。上聯是。山收珠履三千客。寨納貔貅百萬兵。展爺暗道。好大口氣。啓簾籠到得屋中。抬頭一看。這家寨主。方翅烏紗。大紅圍領。腰束玉帶。粉底官靴。七尺身軀。面如白玉。五官清秀。三綵鬚鬚。乍瞧。就是一位知府的打扮。展爺暗道。君山八百地。水旱二十四寨。諒想這個寨主。總得是紅鬃子。藍靛臉。說話哇呀哇呀的。纔管得住山中的羣寇。似這個人。文質彬彬。斯文模樣。如何管得住山中衆人。此人必然大有來歷。俗言人不可貌相。別看鍾雄的打扮。文武全才。論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無一不如。無一不曉。諸子百家。通古達今。講武。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

般兵刃件件皆能。上陣全憑一條槍，勇將不走半合，怎麼就不走半合呢？使槍爲什麼又叫個飛又太保？皆因是若與人動手，穿戴盔鎧，背後有八柄小叉，上縛著紅綢子。若要交手，二馬相逐，槍未到時，飛又必然先到，準使敵人落馬。這就是勇將不走半合。因此人稱爲飛又太保。無事時，永遠文官的打扮。今見展南俠一到，二人儀表非俗，故此離正位出迎。說不知二位老爺駕到，未能遠迎，望乞恕罪。展爺說：豈敢我二人被捉，速求一死，何必寨主這般的謙恭稱呼？徐慶說：好小子，你倒是個樂子。鍾雄哼了一聲，知徐慶是個渾人，與南徐講話說二位大駕光臨，草寨生輝，若非相機應巧，用八人大轎請二位，也不肯下。顧展爺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砍樵人。爲朋友者生爲朋友，爲朋友者死爲朋友。寨主何必多言？鍾雄說：小子方才說過，請二位還請不至焉。敢有別意見，徐慶說：認得我們麼？寨主說：久仰大名，如雷貫耳。皓月當空，二位光臨，是小可的萬幸。徐慶說：你別轉這個臊文了。既然認的，不給我們解綁。寨主吩咐：與二位解綁。解綁後，三爺說：拿點漱口水來。你這個招兒，真損。鬧了一嘴石灰。漱畢說：給我們倒茶來。落坐。鍾雄說：看茶。三爺拿起來，就喝。展爺說：不漱口，也不喝茶。徐慶叫擺酒。展爺瞪了徐慶一眼。寨主吩咐：擺酒。擺酒，真是俠義的朋友，與衆不同。慷慨之甚。展爺說：道咳，我二人區區之輩，直是教寨主嗤笑。鍾雄說：那裏話來？鍾雄與聞華執壺把盞，斟酒落坐。鍾雄說：請用。展爺把酒杯一端，然後放下。徐三爺正在飢餓之時，大吃大喝，不多時，有嘍兵與三爺斟酒。展爺說：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又是文武全才，爲何不歸降大宋，爭一個封妻蔭子，豈不勝似山中一位寨主？鍾雄說：早已有意歸降，只怕天子不肯容留。展爺說：寨主若肯棄暗投明，我破著合家的性命，保寨主一官。寨主若要居官，必在我展昭之肩左。徐慶在旁說道：我們展爺這話不虛。他若求我們，包相爺相爺在萬歲跟前說一不二。鍾雄聞說，當面謝過二位。我有句話，不好出唇。展爺說：有話請講。鍾雄說：我意與二位結拜爲友，不知二位肯否？展爺一翻眼，就明白了。依他意見，想著把子也拜咧。降不降咧，那時怎處說？寨主先棄高山，後結拜。鍾雄說：先結拜，然後棄山。展爺道：我說寨主可別惱我們。大小是個現任職官，若與寨主結拜，京都言官御史知道，奏參我們，担當不起。徐慶也喝夠了，也吃飽了，喊道：展大弟別聽他的，他是誑咱們呢。不棄山，還是山賊。咱們合山賊拜把子，担得住的麼？鍾雄你擎著桌酒席，誑我們拜把子，你打算誰無吃過哪？反了罷。這一反桌，就是殺身之禍。若問二位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

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就把桌子反。嘩喇一聲，碗盞皆碎。鍾雄

人還有個土性情，拿住二人款待，吃飽了，反氣往上一沖，說：「你這是怎樣的？」三爺說：「這是好的哪？」寨主說：「不好，便當怎樣？」三爺說：「打你話言未了，就是一拳。」鍾雄就用二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咬啣，嘆咿。三爺就躺于地下，鍾雄說：「你這廝好生無禮。」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講關法，又叫閉血法，俗語就叫點穴。三爺心裏明白，不能動轉。鍾雄拿脚一踢，吩咐綁起來。三爺周身這纔活動，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綁，展南俠自己把兩臂往後一背，說：「你們把我捆上，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鍾雄傳令，推在丹鳳橋鼻首，內中有人喊道：「刀下留人，猛一看是亞都鬼，聞華說：寨主爺，這兩個入殺不得，外面掛定招賢榜，若要殺了這兩個入，外面必說寨主不仁，還有個什麼人，敢前來投山？」鍾雄說：「依你之見怎樣？」聞華說：「不如把兩個人幽囚在山，一個幽囚鬼眼川，一個幽囚竹林塢，慢慢再勸，必然降順。」鍾雄依計而行，不說二位被擒，單說蔣四爺、天光大亮，勸大人少歇，不見展爺回來，就把印匣交與大哥，自己出來看看，歸到自己屋中，見兩個小童兒在那裏打轉，四爺問你們在此作甚，不在屋中看著？小童將三爺要擄腦袋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就吃了一驚，連忙進屋中，見血跡滿地，惟有鄧車躺在地上，蔣爺將他攙起來，咬啣咬啣的連聲亂喊：「蔣爺一瞧，眼睛是兩個大紅窟窿。」蔣爺問：「鄧大哥，你這是怎麼了？」鄧車說：「這又是誰叫我鄧大哥呢？穩住了，害我。」蔣爺說：「是小弟蔣平，怎麼是害你哪？」鄧車說：「蔣老爺爺，你可實在的害苦了我了。」就把三爺挖他的眼睛事，如此恁般，細說一遍。蔣爺一躲脚說：「咳，三哥，淨作這個事。」叫道：「鄧大哥，你瞧我罷。」鄧車說：「我也得瞧的見哪？」蔣爺叫小童著官人將鄧車解到知府衙門，收入監中。蔣爺上展爺屋中去，由夾道一過，聽廚房裏有人哽味，往裏一瞧，王三被捆，蔣爺過去解開，把口中摺布搯出，王三嘔吐了半天，蔣爺問：「誰捆你的？」王三說：「除非你們老爺們，誰作的出這個事來？」把三爺捆他事，細說一遍。蔣爺說：「你瞧我罷。」王三也就無法了。蔣爺出來到展爺屋中一看，連一個人影兒無有。蔣爺說：「不好了，到馬號裏一問，號軍說：備四匹馬，出城去了。」蔣爺想那三哥渾使的，怎麼展老爺跟他涉險去，走了就得被捉，這還了得。四爺進去，告訴大爺。二爺連印帶大人，交與你們二位，我追他們去，拿上自己包袱，奔晨起，望走在半路，見四匹馬，兩個小童，呆立一問，小童哭著，就將三老爺激發展老爺同去祭墓，怎麼掉在坑中之事，細說一遍。蔣爺一聽說，也難怪展老爺了，都是三哥的不好，告訴小童，回衙見大老爺。二老爺說明此事，說：「我上晨起，望打聽去了，有要緊事到路魯家中，與我送信說罷。」小童兒上馬，拉著兩匹去了。四爺到晨起，望路爺門首，家人內人出來，蔣爺並不說話，往裏面走，見路魯迎接，行禮問印的事。四爺學說了一遍，又把徐展祭坟的事，問二位可知。路爺說：「方纔有人說五老爺坟前有人掉下去了，拿往山中。」

不知是誰。四爺說：「死活可知，爺說我去打聽打聽他。」說罷，回來說：「我見著驢子，沒問他他自己說出來了。我讓他喝酒去，他說無工夫。山中點名甚緊，因拿住二人，我問是誰，他說不是無名之人，一個展南俠，一個徐義士。我問他殺了罷，他說沒殺，要論我們寨主真是好人，一見二人，就愛兩個，淨說好話，與姓展的、姓展的也說好話，惟有姓徐的淨頑笑，開口叫人小子，叫解綁，要茶要酒，吃完了，把桌子推了，打人，被鍾雄點血法。三老爺就倒下了，要殺姓展的，自己把雙手一背，叫捆二人，同來同死。人家說：「真是好朋友呀。」聞華講情，把二人幽囚在鬼眼川竹林場，兩個水寨之內。君山這兩天甚緊，不時的點名，這就是我打聽來的。蔣爺一聽說好辦法，只要沒死，就不怕。問路爺水寨在君山那一方，路爺說：「由此往西南水面，往東直到竹城，又叫幽篁城，這竹子由石塊上長出，半靠著山水，週圍一百多里地。地面有一個水寨門，週圍圍起來，十六水寨，就在這幽篁城裏面，堅固之極。蔣爺說：「無妨，只要在水裏頭，我就進得去。路彬說：「不行，別看逆水潭印倒好撈，這水寨可不容易得，很咧聽老人家說，此山由堯舜時就有，堯帝有兩個女兒，給了舜帝為妻，一個叫娥皇，一個叫做女英，舜死後，湘君二妃，就在此山，慟哭舜帝，眼中哭出血來，滴于竹子上，以後竹子上生出一身的斑痕，後人起名，就叫湘妃竹。年深日遠，自從鍾雄到此山上，歷年間拿銅鐵條，把竹子穿了，年分已多，連竹子帶銅鐵，全都鏽在一處了，如同銅牆鐵壁一般。四老爺要從底下進去，銅鐵竹子鏽在一處，進不去。若打上頭進去，竹梢兒太軟，若打小門進去一碰，串鈴一響，水寨人盡都知道了。若碰在滾刀之上，準死無疑。這水寨類似銅牆鐵壁一般，如何能進的去。蔣爺一聽路彬之言，直是怔柯柯的，半晌無言，因嘆了一口氣說：「這也就是命該如此了，正為難之際，家人進來說道：「四老爺，外頭有人找你老人家哪，我們可沒有說你老在這裏，沒在這裏，見不見隨你。」蔣爺問姓什麼，家人說：「一位說姓歐陽，一位姓智，一位姓丁，四老爺是見不見。」蔣爺說：「是這三位，我請還請不至哪。」四爺同路魯三位出迎，見著是智化、丁二爺，大家見禮，與路魯也都見禮。路魯二位一看，三個人相貌堂堂，氣宇軒昂，品貌非俗，一個是軍官的打扮，碧目虬髯，紫面目，紫衣中，類著神判鍾馗一般，無二，一個是壯士打扮，一身青緞衣巾，肋下佩刀，黃白的面目，就是智化，一位是武生相公的打扮，肋佩湛盧劍，就是丁二爺，讓到家中，落坐獻茶。蔣四爺一看，這幾位來救我三哥，與展老爺，不費吹灰之力，若問怎麼救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徐三爺鬼眼川發燥 無鱗鼈在水寨追人

且說北俠智化、丁兆蕙、智爺雙探銅網後，把艾虎打發上菜花村去了，自己上臥虎溝，等了幾日，北俠丁二爺解纜肯

到開封府內，交差之後，辭了開封衆人，回奔臥虎溝，與智爺見沙龍孟凱焦赤北俠丁二爺會在一處，各言其事，講論了一天一夜，次日起身，本說同著沙焦孟三位一齊上襄陽，可巧沙爺身上不爽，未能前來，就是北俠智爺丁爺三位同行，一路無話，到了襄陽城，奔上院衙，叫官人進去稟報，不多時，盧爺韓二爺出來迎接，北俠智化丁二爺三位與盧爺韓二爺見禮，禮畢，盧爺眼淚汪汪道：「怎麼三位賢弟這時纔到北俠，問五弟可好，盧爺說死了北俠三位，一聽說此話，當真韓二爺說：『這事焉能撒謊，大家都哭起來了。』遂走到盧爺屋中，大家哭的把坐下都忘了，北俠丁二爺說：『早知五弟要死，打德安府跟了五弟來罷。』智爺說：『人要有早知道，我們探銅網之時，我還不走呢。』五弟到是怎麼死的大爺哭哭啼啼，數數落落的，就把五弟之事，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大家纔知道，智爺說不用說了，大家想著給五弟報仇，也不枉弟兄們相好一場，話言未了，兩個小童兒跑將進來，盧爺說：『你們兩個從何而至？小童兒就把展老爺、徐老爺、半路過蔣老爺、連蔣老爺帶回來的言語，也就細說了一遍，智化說：『事要急處辦，咱們先救活的，後顧死的，還是咱們弟兄三人，走上晨起望，打聽三哥展老爺的生死，若要死了一同報仇，若要活著想法去救北俠說，正是丁二爺說，我們也不見大人了，若見大人，替我們說一聲兒罷。』大爺點頭說：『你們多辛苦些罷，說畢出衙，一路無話，到了晨起望，打聽路魯的門首，至門前叫門，家人出來，三位通了姓氏，叫家人進去，請蔣老爺出來答話，四爺出來，大家見禮，進去入屋中，落坐獻茶，蔣爺纔問你們幾位從那裏來，智爺說：『由上院衙來。』四爺說：『由上院衙來。』我們老五的事，必然知道，智爺說：『這二位，蔣爺說：『這二位不用避諱，所有之事，沒有他們不知道的。』再說撈印之事，若非二位指教，也不能撈得出來，這是咱們知己，智爺說：『五弟的事，我們是知道了，展老爺三哥事情怎麼樣，蔣爺說：『也聽見喜信了，就將魯爺打聽來的言語，述說了一遍。』智爺說：『好辦，就在今天晚間，入水寨救人。』蔣爺說：『路魯二位可與我們雇一隻船，路爺問要船何用，蔣爺說：『上水寨救人。』路爺說：『方纔說過不行，蔣爺說：『方纔不行，這時行了。』路爺問：『甚麼緣故？』四爺說：『有歐陽哥哥丁二兄弟的寶刀寶劍，切金斷玉，無論什麼樣銅鐵之物，一揮而斷，不怕是金子城，都能砍得開，挖個洞兒，我就進去救人。』路爺說：『這個可算真巧，船隻我們就有現成的，在青石崖下靠著哪？』四爺說：『更好了，晚間二位就辛苦一次罷，路爺點頭，這有何難，用畢晚飯，路爺帶路，走小道穿無人的地方，至青石崖下，魯爺解纜，拿竹篙撐船，靠近河沿，大家上船，衆人入艙，路彬撐船，魯爺掌舵，走到二更時分，至幽篁城西面舟靠竹城，請衆人出來，大家出艙，看見水天一色，半靠山水，這座竹城，一眼望不到邊，實在的堅固，蔣爺說：『是歐陽兄是丁二弟，無論刀劍把竹子挖一個方洞兒，』

我進得去就行。丁二爺說我砍去，回手把劍拉出，只聽得嗆啷啷的一聲響，寒光燦燦，冷氣森森，光閃閃遮人面，冷颼颼逼人寒，耀眼奪光，奪人的二目，好一口寶臉，稱得起世間罕有價值連城。路魯二人平生未覩，連連誇讚。二爺往前趨身，只聽得噍吃噍吃噍吃的，控了一個四方洞兒。丁二爺叫四哥看看，小不小。蔣爺說行了，叫道：衆位，我若進得竹城，水寨我可不敢，也不認得竹林場，也不曉得那是鬼眼川。我若進去沒偏沒向，碰著誰救誰，但願救出兩個，倘若救出一個，可碰他們的造化。我可沒親沒厚，把話說明。我再進去，北俠說，四弟多此一舉。智爺暗道：四哥真機靈，裏面兩個人，一個拜兄弟，一個是相好，萬一救出一個來呢，是展爺還沒話，若是徐三哥，他就落了包涵了。先把話說明，以後沒有可怨的了。智爺說不必交代了，趁早進去罷。蔣爺說：歐陽哥哥你的眼神好，往裏瞧瞧，我們若來了，你在外招著點北俠點頭，四弟去罷。小心了。四爺換了水溼衣，靠頭上蒙了尿胞皮兒，用簾子箍兒箍好，將活螺絲撐住。四爺說我進去了，將身一躍，躍入方洞去了。蔣爺往水中一扎，往上一翻身，躡水法把上身露出，看對面一隻隻麻陽戰船排開，船連船，船靠船，把水寨圍在營中也接的五行八卦的形勢。四面八方十分的威武，桅桿上晚間是五色號燈，白晝就換了五色的旗子。看號燈正南方丙丁火，是紅色號燈，正西方庚辛金，是白色的號燈，正北方壬癸水，不可不，是黑色的號燈，白紙的燈籠上面有個黑腰節，正東方甲乙木，是綠燈，中央戊己土，是黃紙糊出來的燈籠。衆船接連上面有嘍兵坐更，傳着口號。兩個人當中有一個燈籠，蔣爺看畢，暗說道：好個君山的水寨，這就是大宋的個大患，別事倒不足爲慮。這個君山非除不可。只聞船上的嘍兵講話，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非身臨切近不行。分波踏浪，橫蹚幾脚水，直奔船來，橫着身子，微把臉往上一露，船上有人說：好大魚，魚又就在船上放着一回，手衝着蔣爺就是一又，若不是蔣爺那樣水性，也就教他們又住了。四爺瞧見他們拿叉時，橫着一端水，就多遠出去了。微把身子往上一露，聽見他們那裏說：好大魚，可惜沒叉着。頂好的酒菜跑了，那人說：是你先喊好大魚，不喊得着了。蔣爺暗道：得着了，你們可好，我可就壞了。由那邊來了一隻小船，船頭上掛着個燈籠，馬扎上坐着一個嘍兵，捲檐藍氈帽，青袍套青褂，前後的日月光上頭描寫着徽水寨。當中一個勇字，青布靴子，黃面目，手拿一枝令箭，四爺分水向前，知道這個船上沒叉，把耳朵眼睛露將出來，聽他們說道：寨主爺也不知是看上他那點了，要上竹林場有多省事，也不用過大關。上鬼眼川請他，還得過大關。寨主喜歡他，那個渾哪，是愛他罵人哪，坐着的嘍兵說：你如何知道寨主爺的用意，性情姓展的，不行，人家有主意，不像他，少時將他請在大寨拿酒苦一灌他，他一醉拿好話一說，他就應了一拜，把兄弟他算降了。

姓展的。二人同來他。降那個。不能不降。寨主命是這個主意。你焉能知曉。哪。二人說話。早令四爺聽見。誰說三爺不是那樣性情。可好。三爺來了半日。性情令懷兵都猜着了。來到大關對面。有人喊道。甚麼人。要開弓放箭了。船上人說。可我們奉寨主命的。過關上鬼眼川。請徐慶去。現有令箭。拿去看了。臨近有人接過去。與水軍都督看了。回來將令箭交與船上人。吩咐開關。將大船解纜開關。大船撐出。小船過關。小船將到大船上人喊道。小船好大膽子。船底下私自帶過人去。左右拿撈網子撈人。四爺在底下一聽。嚇的魂飛海外。若叫人撈上去。準死無疑。若問蔣爺的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入水寨呼吸廢命 到大關受險擔驚

且說蔣爺在水中。一手搵定了船底。一手分水。叫小船帶着他走。更不費力。他耳聽出來。有船上所說話。他俱都聽見。行至大關。聽船上人討關。也是不教過去。看了令箭。方纔開關。可見得君山的令實。在是森嚴。你道甚麼是大關。就是大船排在一處。開關時節。將大船的纜解下來。撐出一隻去。讓小船過去。這就叫開關。他若不開關。別處無有道路。可過好容易。盼到開關時候。又被人家看破。自己將要扎下水去。小船上人說道。不用拿撈網子撈人。我們是打中軍大寨。領來的令箭。徹水寨要的。船衆位放心罷。沒有奸細。大船上人說。既然如此。放他們過去罷。蔣爺暗暗說道。是三哥活該有救。仍然貼着船底過去了。你道大關上。是爲甚麼喊要拿撈網子撈人。難道他們過去罷。蔣爺暗暗說。就太尖了。此乃是君山大關使的詐語。凡晚間每過有船之時。大眾必要七手八脚。亂喊一回。說有奸細。乃是個君山的詐語。日子長咧。也就不以爲意了。那知道今天把個奸細。就帶過來了。一過大關。蔣爺就不跟小船走了。自己在水中浮着水。跟着小船走。小船走了二里多地。相近鬼眼川了。遠遠的看見三哥在那邊。暴跳如雷的亂喊呢。這個地方。蔣爺一看就知道。要把三哥急撮壞了。在水中生出一個大圓山。孤釘來。山上有房子。山上有竹子。拿竹子編出個院牆來。門外有一蹬蹬的臺塔。曲曲灣灣的。又是盤道。徐三爺綁着二臂。在上亂跑亂罵。你道人家展爺。在竹林場。也不綁。也不細。單有兩個人伏侍他。徐三爺也是如此。有人伏侍。也不捆着。奈因他與人要酒。人家與他預備。還要上等的酒飯。喝醉了。反桌打人。人家就跑。他在後面就追。山上那裏有他跑的快。他是穿山鼠呀。送至河沿。一脚把人踢下河去。再找山上沒人。了。只可生會子悶氣。躺在屋中睡了。睜眼一瞧。依然二臂牢縛。緣故是他踢下水去的。隻兵上了中軍大寨。見了大寨主。說了三爺的行爲。大寨主吩咐叫亞都鬼把他捆上。你們就好好看着。隻兵說不用。既有大寨主命的。

令我們等他睡着的時候，就把他捆上了。鍾雄吩咐去罷。嘍兵回來看他睡熟了，用繩子就把他綁起來了。三爺睜眼一瞧，二臂牢縛。嘍兵在院子裏說話。三老爺我家爺兩個說了明白，可不是我捆你老人家，是我們頭兒捆的。你還要追我，我就跳河跑了。你也不能吃，也不能喝，豈不是活活的餓死。你不要我的命，我好服侍你吃喝。三爺說：你到是好小子。我如要你的命，我不是東西。嘍兵半信半疑。後來服侍三爺，果然他不要他的命，就是不與他鬆。吃完了晚飯，睡了一覺。天已三鼓，三爺出來，滿山上亂跑，想起自己的事來一急，故此就罵起來了。遠遠望見小船上頭有個燈亮，兒蕩悠悠的前來。徐三爺站在山上，往下瞧着小船靠岸，打着個燈，上盤道。向着三爺，把手中令箭往上一舉。說：我家寨主有令，請三老爺中軍大寨待酒。徐三爺說：你家寨主請我要吃酒。嘍兵說：正是。三爺問：請了展護衛有沒有。嘍兵說：早就請了。先請的展護衛。纔使請你老人家來。辰老爺在大寨，久候多時了。三老爺說：他去了，我也去。倘他若沒去，我可不去。嘍兵說：去了。蔣爺暗道：這個嘍兵真會怎麼，他就把三哥的性情拿準了。就聽見三爺說：鬆綁。鬆綁。嘍兵說：三老爺，我可不能給你鬆綁。三老爺說：你有這麼請客的麼。綁着手，我怎麼端酒杯。嘍兵說：我的老爺，你老明白呀。能夠捆着喝酒，到那裏就給你解開了。徐慶說：不行，不解不去。嘍兵說：我的老爺，你老人家沒有不聖明的。我們寨主派出來請你來了，沒有吩咐解綁，不解綁。我若私自把綁給你老人家解開，我們寨主一有氣說：你什麼東西，怎麼配與三老爺解綁。我也担了罪名了。於你臉上，也不好。看。暫受一時之屈。見我們寨主，下位親手解其縛，可不體面嗎。徐慶說：有理。蔣爺暗笑：這小子冤苦了三哥了。嘍兵引路下山，棄岸登舟。三爺也不用謙讓，就在馬扎之上，一坐。船家搖櫓，撲奔大關而來。到關口，叫開關，仍把令箭遞將上去。不多時，嘍兵將令箭交回，吩咐開關。大船撐將出來。小船將要過關，大船上又是一陣亂喊。小船底下帶着人，哪看撈網子。伺候。小船人說：列位不用費事，剛打鬼眼川來，路上沒有什麼別的動靜，不必費事了。四爺方知是君山的詐語。蔣爺跟船底過來，行至一里多地，船要往東。蔣爺由水內往上一躡，呼楞一聲，猶如一個水塔一般，把嘍兵嚇了一跳。四爺上船用足一踢，那名嘍兵墜在水中去了。搖櫓的也踢下去了。掌舵的也踢了去了。三爺也一驚，細看是四兄弟。三爺笑道：我算計你該來了。四爺說：你好妙算。哪我與你解綁罷。三爺問：辰老爺你救了沒有。蔣爺一想：嘍兵都能寬他，難道我就不會哄他麼。四爺說：我先救展護衛。後來救你。三爺說：可別寬我。四爺說：自己哥們，焉有此理。三爺說：人家是我把他蠱惑來的一同墜坑中，被捉。先救我出去。對不住人家。四爺說：先救他的。三爺說：還丟了點東西。哪四爺問：什麼物件。三爺說：腦眼兒。四爺說：我還要誰他的實。

話哪。你把人家的眼睛挖出來了。三爺說。我想五弟一死。我不活着了。四爺說。能可與五弟報仇。那纔是交友的義氣。哪完了。事大家全死。不死還不是朋友。哪。三爺說。先報仇。四爺說。對了。先報仇。後死。你可先別死。哪。三爺說。就依你。先報仇。後再一同的死。現在是誰同你來的。四爺說。歐陽哥哥。智賢弟。丁二爺全到了。三爺問。都在那裏等着呢。蔣爺說。在幽篁城外。船上等着呢。你看到了。蔣爺說。衆位我們到了。歐陽哥哥。招着點。北俠在外。早就看見了。說。列位。聽罷。四弟。攆着小船來了。不知是那裏的船。會到他手裏了。智爺說。他那鬼計多端。什麼招見全有。大家笑了。丁二爺問。歐陽哥哥。你老人家看看。四哥救出幾個人來。北俠說。船上就是徐三弟一人。並沒有展大弟。丁二爺一陣狂笑。哈哈。哈哈。我早已就算着了。必是如此。智爺一聽說。不得二爺要挑眼。蔣四爺在裏面喊道。接遞着點。我三哥出來了。徐三爺往外一躡。嗖的一聲。三爺出來。雙手扶船脚冲天。彷彿是拿了一個大頂相似。把腰兒一躬。手站船板。立起身來。對衆人講話。有勞衆位。前來救我。大家說。豈敢。你多有受驚。蔣爺說。衆位別說話。我出來了。大家一閃。蔣爺也就躡出來了。挺身站起。過來將要與大衆說話。不想被丁二爺揪住。問道。四哥。你把三哥救出來了。我們舍親怎樣。蔣爺說。休要提起。誤打誤撞。碰上我三哥。我真不知道。竹林場在什麼地方。丁二爺冷笑道。那是你不能知道。展護衛將出來。總死在想。三哥是你什麼人。哪。誰教我合姓展的。係親呢。我少知水性。只可拚着我這條命。若不把展護衛救將出來。總死在水寨。情甘愿意。說罷。就要往方洞裏頭一躡。北俠用手抱住說。二弟。那可不行。你進去如何行得了。慢慢商議。商議。蔣爺說。二弟。你還是這個脾氣。我進去險些沒救人家。拿魚叉把我叉了。可巧有個小船。請我三哥去。我跟着小船。混過大關。差點沒有教人拿撈網子把我撈了。涉了這些險。纔把我三哥救出。二弟。你可別惱。你那個水性。進去多少。死多少。我就怕你挑眼。先把話說明。沒偏沒向。你容我救出一個。再救那個。我還說不管嗎。北俠說。對了。我可不是替四弟說話。人家有言在先。能救一個。救一個。能救兩個。豈不更好呢。他絕不是有私的人。智爺說。二弟放心。我同歐陽兄。明天由旱路進去。救出展老爺來。你還放心嗎。徐慶說。展大弟沒出來呀。他比我人緣好的多。準死不了。他若死了。我不抹脖子。我是狗娘養的。說的二爺這纔不進去了。路爺說。天不早了。快走罷。我們船小。不會水的人多。要教人家大船追下來。可是合船的水命。北俠說。有理。快開船。那船走不到一里。後面鑼聲振耳。這麻陽大戰船一隻。合十數隻。小巡船趕下來了。若問大衆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四回 蔣爺一人鑄船底 北俠大衆盜骨罈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二十四回

且說蔣爺救了徐慶，路魯催著開船，行不到一里之遙，後面鏗聲亂響，乃是蔣爺救徐慶把小船人踢下水去，惟有使船的沒一個不會水性，雖然三個嘍兵墜水全都撲奔水寨大關去了，惟有那個拿令箭的他叫于保，雖然墜水就死，也不肯把那枝令箭撒手，三個人一到大關，將往上一露身，人家大關上人是手疾眼快，拿撈網子一撈，就把三個人抄上去了，說有奸細，于保說是我們自己人，大家一看，有相熟的問道：「是怎麼咧？」于保就把前言說了一遍，把身上水往下擰了一擰，就帶著他們，見二位水軍都督，一個叫水底藏身侯建，一個是無鱗鼈蔣熊，于保見二位都督，就將前言細說了一遍，侯建傳令，命嘍兵駕小船，四下瞧探，往那邊去了，不多時報由正西竹城，挖了一個方孔，出寨去了，二都督蔣熊說：「小弟追趕，傳令齊隊，蔣熊脫長大衣襟，利落緊襯，提刀飛身出水寨門，跳上船去，喊喝嘍兵，嗆啣鏗聲，振振嘩嘩，啣啣拉起水寨門，一隻大船後面，十幾隻小船，麻陽戰船，走動似箭如飛，你道如何這般快法？」此船到有兩把大艙，就得八個人搖，共十六把棹，一面八把，故此走起來甚快，小船正走一里之遙，路魯二人驚魂失色，說：「四老爺可了不得了，後面麻陽船出來，片刻就要趕上我們這小船，二船一碰，我們這隻船就是一河的碎板子。」北俠智化徐慶說：「快靠船罷，別教我們都喂魚。」路彬說：「不能靠離岸甚遠，蔣爺說：『別惶不怕，有我呢。』」慢說這們幾隻船，再多也不怕，原來豫先他就防備下了，預備兩份鯽頭鑽子，趁著沒脫水衣，叫路爺搖船慢慢走著，不用忙，待我打發他們回去，味的一聲，躡入水中去了，不多時，再看後面船上，火滅燈消，原來是四爺下去，踹了幾脚水，身上露出，看見船頭立定一人，青緞短衣，六瓣壯帽，薄底靴子，面似瓦灰，手持一口鬼頭刀，喊喝催軍，蔣爺暗笑，又往水中一沉，無鱗鼈正催水軍，忽聽見咚咚三聲，再聽啣啣啣的亂響，蔣熊說：「不好，船漏了，漏了都漏了，個個船上都是聽見，咚咚三聲，再聽啣啣啣的水響，煞時間全亂成一處，慢說前進，就是一味的淨沉，四爺在水內，與他們各船上，每隻船三鑽子，那些船隻不能前進，蔣爺就放了心了，復反又由船底下，踹水而回，趕上了自己的船隻，呼嚕就往上一冒，把北俠等都嚇了一跳，蔣爺一扶船幫上來，大眾忙問道：「怎麼把他們打發回去咧？」蔣爺說：「就是這個玩藝，教路爺給預備了兩分，他們來的船少，若是再多點，這兩分也就夠用的了。」北俠說：「你就可以稱得起萬夫不當之勇。」蔣爺說：「勇在那裏，北俠說：『一萬人坐著船，你把船做漏了，誰能擋你蔣爺說：』哥哥你冤苦了我，大眾笑了一陣，惟這丁二爺總是不樂，蔣爺把水衣等脫將下來，白晝的服色穿好，天已快亮，至青石崖下，船魯英將船上的纜挂好，大眾回晨起望，仍是路彬帶路，拐山灣，抹山角，走山路，繞松顆道，不平曲折，折折就見徐三老爺，用手一指說：「衆位到了，五弟墳了，嚙嚙五弟呀。」

五弟三爺就哭起來了哭的還是很慟大家也覺傷心智爺說既然如此我們都與五弟相好何不大家到墳上哭他一場若要四顧無人沒有嘍兵看著我們就把他的尸骨盜將回去日後五弟媳也好與他並骨後輩兒孫也好與他燒錢化紙大家點頭說原當如此仍是路爺在前行至蟠龍領上北俠說別往前去你看那埋伏徐慶說我們就打這掉下去了腦眼還在裏頭智爺說這就沒有埋伏呢丁二爺說明這排著呢怎麼說沒有埋伏呢智爺一笑說明這煌露著這一段山溝鍾太保總是個好人他若不是好人哪他就把這段山溝從新再拿蓆子蓋上撒土黃土先拿了兩個再等拿別人這個他露著山溝他就無意拿人只不是明白的理兒何必多慮衆人佩服智爺那個心眼真快故此大家往前繞著那段山溝奔墳而去大家見墳不由的一陣心酸俱各放聲哭起來了連路彬魯英都遠遠跪在那裏磕了幾個頭大家數數落落的哭了一回先是智爺止淚勸了這個再勸那個人死不能復生與他報仇到是正事北俠與丁二爺也就收淚忽聽見土山之後有哭泣之聲細聲細氣哭的是五弟呀五弟智爺一拉蔣四爺說別哭了四弟你聽土山後面細聲細氣哭的是五弟呀五弟別是大人來了罷蔣爺止淚細聽可不是蔣爺說我去看去奔到土山一躍身躍過土山去果見一人扶定土山旁小樹放聲大哭看不出是誰來頭上戴著一頂草輪巾身穿著藍布短襖藍布褲花綳腿藍布靴鞋看不見臉面著草輪巾遮蓋旁邊立著一根扁担裹著一條口袋拿繩子捆著一個藥鋤兒蔣爺納悶怎麼他也哭五弟呢過來將草輪巾掀住往上一掀你道草輪巾是甚麼帽子就是樵夫戴的草輪蔣爺將草帽圈揭下來一看此人面似銀盆兩道濃眉一雙闊目皂白分明黑若點漆白如粉錠準頭豐隆方海口大耳垂輪相貌堂堂儀表非俗蔣爺說原來是你此人乃是鳳陽府五柳溝的人氏姓柳名青外號人稱爲白面判官先本是綠林出身自己一看綠林中沒有慶八十的自己棄了綠林在鳳陽府柴行中打點了一個經紀頭兒以怨自己前罪到處裏揮金似土仗義疏財近來有許多人尊敬都稱爲柳員外此人與白玉堂至厚後來與五爺結拜兄弟這晨起望這他一個表兄叫蔡和也是打柴爲生皆因柳員外前來望看他的表兄來了吃完晚飯蔡和問他說你吃的東西行化了無有柳爺說行化多時了蔡爺說告訴你一件事你可別哭柳爺說我不哭蔡和道你死了一個朋友柳爺問是誰蔡爺說萬想不到柳爺問到底是誰蔡和道是你結拜弟白五老爺死了柳爺一聽忙問道可是當真蔡爺說道事焉能有假就把五老爺如何死的細述了一遍話還沒完柳爺早死過去了叫轉還陽柳爺又哭蔡爺說不必這裏哭我告訴你上墳上哭去不得柳爺哭問墳在那裏蔡爺指告明白次日五更後與柳爺換了一身衣服樵夫的

打扮，又說道：你若叫君山上人拿去，不可害怕，提與我係親，他必來打聽，我去能把你救出來了。柳爺與表兄要了一根扁担，一條口袋，二個藥鋤兒，將繩子捆好，打算得便，將尸骨盜回五柳溝去，叫他們那些拜兄弟背著簞子，趕緊出蔡和家，來到五接松蟠龍嶺至墳地後，身見墳前有一個大窟窿，不敢由前而入，怕有埋伏，就在土山後頭一見這大墳，就摔倒在地，一會工夫，冷風一颯，這纔悠悠的氣轉，耳輪中聽見有人哭喊的聲音，站起身來，把著土山望一望，原來他們大眾把自己的眼淚，招出來了，放聲大哭，自覺草輪中，被蔣爺揪下去，這才見是翻江鼠，說道：病夫呀，病夫，那都不是你把五弟的性命要了，蔣爺說：老柳，你不對，怎麼是我把五弟的命要了？柳青說：若你不在陷空島將他拿住，他若不出來作官，焉有今日之禍？蔣爺說：我叫他出來作官，爲的顯親揚名，光前裕後，蔣爺封妻，爭一個紫袍金帶，你怎麼說我把他害了？你還不知道，他那個脾氣，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傲慢無知，矜驕自大，自足若不是他那道性分，如何死的了，來罷，老柳，我給你見幾個朋友來罷，拿著他的草帽圈，拿著他的扁担，與大眾見禮，蔣爺說：這是鳳陽府五柳人氏，姓柳名青，人稱白面判官，與老五把兄弟，這位遠東人氏，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這位黃州府黃安縣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人稱黑妖狐，這位菜花村丁爺，說不必，柳爺我們認識，這二位是農起望人，一位姓路名彬，一位姓魯名英，打柴爲生，那個哭的不用與你們見了，你必認識，柳爺說：不用見，我們認識，智爺對蔣爺說：四哥，這個不是個綠林底嗎？蔣爺說：誰說不是？智爺說：聽說他有鷄鳴五鼓返魂香，我想我們何不把他請將出來，拔刀相助，蔣爺說：可以，那有何難，教給我咧，蔣爺說：老柳，老五是死了，我們都是連盟把兄弟，你還用我給你下帖去嗎？我們大家商量，與老五報仇，大概你也不能不願意罷，柳青說：住了，病夫實對你說了罷，若有老五在，百依百隨，五弟不在，天下無別的朋友了，丁二爺天生好挑眼，專有小性兒，他一聽這句話，說：列位聽見了沒有，他說：除了老五，天下沒有朋友了，我都不是朋友了，北俠道：不是老四給見過，他想不到費事，智爺說：有我呢，我有主意，叫道：三哥還哭哪？三爺說：我不哭了，智爺道：有人罵你，說你不是朋友，三爺問誰罵哪？智爺說：就是他，三爺說：柳青好賊根子，披胸一，把抓住，揚拳就打，若問兩個人怎麼打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一回 徐慶獨自擋山寇 智化二番假投降

且說徐慶聽了一氣，抓住就打，蔣爺智爺把徐三爺勸開，智爺說道：三哥何必就這樣生氣呢？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選用入說，我準知道歐陽哥哥，遠東守備辭官不作，丁二爺外任官的少爺，徐三爺上輩開鐵鋪，又道是一品官，二品

客本人有官根底是好的四哥上輩是飄洋的客人。本人有官底子更是好的了。路魯二位沒有多大交情。也說不著。我父信陽州的刺史人所共知。這些人誰是朋友誰不是朋友。橫是不能上也是賊。下也是賊。上有賊父賊母。下有賊子賊孫。中有賊妻。一窩子淨賊。這還論朋友。這樣人同我們呼兄論弟。怎們配哪。柳青一聽黑狐狸精真壞。罵的柳爺又不好急。大眾全笑。蔣爺說。老柳你了的了。那位你說罷。依我說。你應了罷。柳爺應了是個跟頭。不應又走不了。實在無法說。病夫。你叫我出來不難。除非應我三件事。蔣爺說。那三件事。可應就應。你說罷。柳爺本無打算。那三件事。蔣爺苦苦的逼著他說。當時又想不起說甚麼。只好順口說。要我出來。衝著衆位。我可不見大人。是個私情。兒行了。蔣爺說。使得。第二件。柳爺想這件不要緊。四爺又催著說呀。說呀。柳爺本是正直的人。花言巧語一概不會。二件說。我幫著使得。我可不作官。四爺說。行了。三件。柳爺一想。更不要緊了。四爺知道柳爺沒準主意。緊催三件。三件說呀。我好點頭急的柳爺抓腦袋。忽然想起一件難人的事來了。說病夫這三件怕你不能應了。四爺說。你說呀。柳爺說。我頭上有个秘髮簪子。你若能打我頭上盜下來。我就出去。如若不能。你可另請高明。大眾一聽。就知是成心難人。四爺說。那有何難。你是不知我受過異人的傳授。慢說盜簪。就是呼風喚雨。也不為難。你把簪子拔下來。我看看就行了。柳爺聽了好笑說。病夫不要冤我。四爺說。不行。你簪子沒拿出來。我合大眾沒見著。將來盜着了。你可又賴不是的。你打算蔣老四上你的當。是不是。柳爺說。我沒有你那個小心眼子。一伸手。拔下簪子來。交給四爺。四爺一看。是個水磨竹子的灣灣的樣式。頭兒上一面有個燕蝠蝠兒。一面有圓壽字。光溜溜的好看。四爺看了半天。說道。我要盜下來。你不去。當怎樣。柳爺說。盜下來。我出不去。是個婦人。四爺說。我若盜不下來。請不出你去。我就臉上搽粉。柳爺說。我們一言爲定。蔣爺說。我門兩個人擊掌。各無反悔。兩個人真就擊了掌。蔣爺說。我們到底說下個時候。柳爺說。跟你三晝夜的工夫。行不行。蔣爺說。多了。柳爺說。兩晝夜。蔣爺說。多了。那們一天一夜。多了一夜。多了半夜。多了。柳爺說。你說罷。蔣爺說。老柳。我給你一個便宜。要盜下簪子來。不算本領。給你再還上。柳爺更不信了。說。到底是多大工夫。蔣爺說。連盜帶還。一個時辰。多不多。柳爺說。不多。蔣爺道。你說話這麼半天。有一個時辰。沒有。蔣爺把手中簪子往上一舉。說。你看這不是盜下來了嗎。柳爺說。堅別不害羞了。蔣爺將簪子交與柳青說。我二人到你家裏去。家中去盜去。這也不是盜簪的所在。柳爺說。好。我在家裏等你就是了。你們不走嗎。我可要走咧。智爺說。叫這位等等走。這位有條口袋。一個藥鋤。我們借過來。把墳刨開。把老五的骨殖起出來。日後也好埋葬。不然教別人起了去。置在他們家裏。當他們

的祖先供著。我們就該背著篙竿趕船了。柳青本想等衆人走了，再把老五的骨殖，起出帶走。偏偏又被智爺搶了先。所以就惡恨恨，搶了智爺眼瞪一根藥鋤口袋，交與蔣爺說：『我就要走了。』蔣爺說：『你請罷。我們家裏見。』柳爺一肚子的暗氣，帶了草輪巾，抗了扁担，下蟠龍嶺去了。大衆將坟刨開，將古磁罈請出來，裝在口袋，拿繩子捆上。三爺說：『我抱著他。老五在生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對近，我抱著他。我們兩個人親近，親近了。』二爺說：『三哥，你也不曉得起靈的規矩。』三爺說：『甚麼規矩？』二爺說：『你要叫著他走，你不叫他，他總然把骨殖起去，他魂靈仍在此處。』果然三爺就叫喊起來了。說：『老五老五，跟著我走。』五兄弟跟著我走。五弟呀，你可跟我走。正然叫著五弟光景，就聽見後面有人說道：『三哥，小弟弟玉堂來也。』徐三爺連大衆嚇了一跳，人人扭個個回頭，衆人以爲是白玉堂顯聖，焉知曉是丁二爺取笑。智爺說：『二弟，那有這麼鬧着玩的？』丁二爺說：『我聽著三哥叫的這麼親近，老沒有人答言。』徐三爺說：『你這一聲，真嚇著了我了。』路彬魯笑說：『千萬可別說話了。天已大亮，還不快走呢。』下蟠龍嶺就聽見噲啞啞一陣鏗響。原來是巡山大都督，亞都鬼，聞華帶領著嘍兵，趕下來了。皆因水寨損壞船隻，幸而好一個人也沒死。立時飛報巡捕寨，一面是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督賀昆，飛報大寨主。一面是聞華帶領著嘍兵，追趕下來。手提三股叉，竟奔小山口而來。鏗聲振振，喊聲大作。出小山口，就把大衆追上了。智爺一瞧，黑壓壓一片，往前追趕。口中喊拿奸細呀，拿奸細。智爺說：『我們幾個人，露不得面。』三哥你把罈子交給我，你上去把他們打發回去。三爺說：『我是打君山跑的人，人家見了面，罵我幾句，可怎麼好？』智爺說：『你就跟他犯渾，可別殺人。』三爺說：『這些人裏邊，寨主包能不殺？可是這些個嘍兵，你不叫我殺人，怎麼打發他們回去？』智爺說：『我自自有道理。』回頭叫歐陽哥哥，把你老人家那個刀，借給三哥用用。三爺一聽，就歡喜了。有了這七寶刀，自然就容易了。北俠將刀交與穿山鼠，這些嘍兵，看看臨近。三爺就撞上來，大喝一聲：『小子們，那裏去？』嘍兵稟報寨主。前面有人擋路，亞都鬼吩咐：『列開旗門。』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聞華提叉向前說道：『前面什麼人？』徐爺說：『是你三老爺。』聞華說：『原來是徐三老爺。我家寨主派我追趕於你。請你回山。徐慶說：『放你娘的屁。』把手中刀亮將出來。往前一縱，聞華就知道這人不通情理。對準了三爺頭，嗚咽就是一叉。徐三爺把身子往旁邊一閃，用七寶刀往上一迎，噲啞一聲，鏗啞啞就把個叉頭，砍落在地下。聞華這可好了，剩了個叉桿，抗起來，就跑。徐三爺一陣撒風，就聽見噲以噲以一陣亂響。丁二爺又是一陣亂響。原來吱吱以以，是把人家兵刃，削折了的聲音。丁二爺噲噲，是那半截折兵器，墜落在地上的聲音。嘍兵四散，三爺也並不追趕，拿著刀交與北俠，自己帶起大衆，同回晨起望路上去了。三爺

誇獎這七寶刀的好處來到路魯的家中。日色將紅，將古磁罈，放於桌案之上。大家又參拜了一回。路爺預備早飯，畢，蔣爺說：「昨天把我三哥救將出來，我今天晚間務必再展護衛，救將出來，也不用去多少人，就有兩個人就行了。」智爺說：「且慢，你要今天晚間再去，大大的不妥。按兵書上說得意不可再往，蔣爺說：『今天我不去，救展大弟，那可就透出有偏向來了。我今晚夜入君山，總然死在那裏，清心塗膽，甘心情願。』」智爺說：「不行，大丈夫總然不怕死，也不可盡忠盡義。四哥你請想，那飛叉太保鍾雄，文中過進士，武中過探花，文武全才，文的不必說，論武書讀孫武十三篇，廣覽武侯兵書，善講攻殺戰守，稱的起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鬼神莫測之機，濟世安民之策，強不能比成湯的伊尹，渭水的子牙，我耳聞著很夠看的。他昨日傷了船隻，今日又殺敗了個亞都鬼，他今晚間焉有不嚴禁之理？你若前去，豈不是要受險？」蔣爺說：「我們那裏頭有個人，難道說還不能救他去麼？」智爺道：「救是救，我們總得想個法子。」蔣爺說：「我先領領教什麼法子？」智爺說：「我在五接松蟠龍嶺，就想起出招兒來了。常言一人不有二人志，我說出來，你們刪改，刪改蔣爺說：『你說罷，那點不好？我們大家議論議論。』」智爺就把會同著北俠詐降君山的事，細述了一遍。畢竟不知是怎樣降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晨起望羣雄設計 洞庭湖二友觀山

詩曰：善處家庭善自全，從來惟有舜為然。屢遭奇變終無禍，半賴宮中女聖賢。

古來處家庭之變者，莫如舜。善處家之變者，亦莫如舜。舜有個異母兄弟，叫象，脾氣驕傲無比，累次要害舜，舜却終無禍患，並且使父子兄弟終歸和睦。舜固是生來的孝友，也是半賴內助之賢。仗著二妃，常常指告，後來帝舜南巡，二妃從之舜崩，葬於蒼梧之野。二妃哭泣不止，淚點滴在竹上，遂成斑竹。就此三日不食，沈江而死，即葬在湘江之旁。為湘江神靈，管著湘江水府。二妃乃是帝堯之二女，一個叫娥皇為湘君，一個叫女英為湘夫人，給他在山上立了一個廟宇。四時大祭，後人就叫此山為君山，廟叫作湘君廟。故此將他的典故，引來述說一遍。

昔唐堯在位之時，天下大治，因見其子丹朱為人，不肖不可君臨天下，以治萬民，因命臣子四處訪求賢人，以傳大位。訪求多時，四岳乃奏道：「臣等細細訪求，今得一人，其名曰舜，頗有聖德，可以佐理天下。」堯問道：「舜乃何人，汝等何以見他有德？」四岳回答：「凡人能治國者，必先能齊家。這舜乃歷山農夫，常耕於野，他的父親，叫作瞽瞍，為人最是愚頑，他的母親，又最驕蠢，他的兄弟，叫作象，又最傲慢，一家人皆不知道道理，因見舜仁以存心，義以行事，且舉動必以禮，言語必

以正。故父母皆不喜歡他。惟溺愛於象。故家中凡有勤勞之事。皆叫他去。則象聽其嬉遊。這舜毫不動心。事父母。則惟知盡孝。待兄弟。則惟知友愛。任父母百般折磨。他只逆來順受。所以臣等見他有德。堯聽了。肅然起敬。道：舜能如此。誠爲難得。但不知可有妻子。沒有。四岳對道：因父母不愛。尙是有餘。在下。堯喜道：如此。却好。吾想人誰不孝。每每孝衰於妻子。他既無妻。朕有二女。朕甚愛之。要他出類拔萃。作個娥中之皇。女中之英。故長女取名娥皇。次女取名女英。二人德性頗賢。朕不配與凡流。今舜既孝弟如此。朕就將二女同嫁於他。一來使二女得嫁賢人。有所仰望。終身二來就可試他。待父母何如。又可看他。有了二女。又待父母何如。便可知他的才德了。四岳道：聖帝之言。最爲有理。堯說：既有理。就可舉行。四岳領命。就使人到歷山與舜說知此事。警賤聽了。大驚道：吠敵匹夫。怎敢娶天子宮壺中的淑女。就叫舜去辭。舜因答道：天子之命。猶天也。欽承猶懼不恭。誰人敢辭。況娶妻乃嗣續大事。天子之女不娶。更娶何人。警賤道：若不辭娶了家來。他倚着天子貴女。將公婆也要管著。却將奈何。舜道：聖王淑女。既肯下嫁。焉能驕傲。既知夫婦之禮。必無上陵之事。遂承命不辭。四岳報堯帝。堯帝大喜。遂與娥皇女英說知。到臨行。又再三囑咐道：欽哉。必敬必戒。二女領命。遂由河直下降。到澆汭。與大舜爲配。二女果賢。自歸舜之後。上事公姑。克盡婦道。全無一毫驕貴之氣。夫妻之間。情意和諧。甚是相得。舜雖仍舊耕田。到了此時。貴爲天子之婿。家却有倉廩。野有牛羊。室懸琴瑟。壁倚干戈。朝夕間幽閒靜好。象看眼裏。便心懷妒忌。因與父母商量。要謀害舜道：若能害了兄弟。我只要他的干戈。琴瑟。并教二嫂收拾牀鋪足矣。其餘倉廩牛羊。盡歸父母。警賤道：若要害他。他又孝順。怎好明明殺他。只好喚他來飲酒。將他灌醉。便好動手。象喜因治下醇酒。傳父母之命。叫舜來飲。舜聞命。知其蓄意不善。因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飲。安敢不往。妾有藥一丸。祕含于口。雖飲千杯。不至沈醉。舜受藥而往。父母命飲。舜飲一。朝。父母問醉乎。舜曰：不醉。又飲一。晝。父母問醉乎。舜曰：不醉。又飲一夕。父母問醉乎。舜曰：不醉。父母以爲奇。因放之還。復與象算計道：酒不能醉。後面廩屋最高。上多缺漏。明日叫舜上去塗蓋。汝在下面撒階梯。舉火焚燒。彼自不能逃死。象又大喜。又傳父母之命。叫他去完廩。舜聞命。知其來意不善。又告二女。二女道：父母命完廩。安敢不往。因取一斗笠。叫舜戴在頭上。以爲遮日之具。舜因戴笠而往。升到廩屋頂上。方塗蓋將完。忽下面火發。將廩屋燒着。舜急欲下來。而升廩之階梯。已爲象移去。正無可奈何。忽聞二女在廩下作歌道：鳥之飛。令翼之力。人而不飛。爲無羽翼。爲無羽翼。何殊乎斗笠。大舜聽見。忽然省悟。因放下斗笠。平抱在懷中。薄身往下一跳。原來斗笠張開。鼓滿了風氣。便將身子都帶住了。竟悠悠揚揚。落在地下。毫無傷損。象看見

甚是不悅，報知父母道。舜已將焚，却被二嫂在下面作歌，叫他除下斗笠，做翅飛下，故未燒損。警聰聽了大怒，因又尋思道：「廩上可以飛下，前面老井最深，明日用繩繫他下去，淘井待他下去，你可將繩取去，任二女有智計，也救他不出。」象聽了大喜，又傳父母之命，叫他去淘井。舜聞命，知其來意不善，又告知二女。二女道：「父母命淘井，安敢不往？因取一柄短鎚，并數十長釘，叫他藏在腰間，以為浚井之用。舜因藏釘而往，到了井邊，用繩繫了下去。象收了繩子，去報父母矣。二女在上面看見，因撫井作歌道：『滑滑深深，雖曰無路，寸鉄分層，便可容步。入穴升天，神就之度。』大舜在井中聽了，又忽有悟，因腰間取出釘鎚，下釘一個，上釘一個，攀手一步步釘了上來。二女接着忙忙逃了回宮。象收了繩子，去報父母道：「今日功成矣，警聰道：『舜雖在井中，却未曾死。』象道：『這個不難，因復到井邊，用土將井口填滿。』象大喜，遂走入舜宮，要來佔他的宮中所有，及走在舜宮，忽看見舜坐擁著娥皇女英二妃，在那裏鼓琴作樂，喫了一驚，又甚覺無趣，心中十分忸怩，便脚下趑趄，趨起進，退不是，退不是，大舜看見，忙歡歡喜喜，迎他坐下，道：「賢弟何來，象此時沒法，只得說道：『因鬱陶思君，爾舜聽見，說個恩君，便大喜不勝道，感吾弟友愛之情，直至如此。』因命二妃出酒食款之，盡歡方送他別去。象歸報知父母，以為舜有神助，便再不敢設謀陷害于他。堯見舜有許多聖德事跡，又見二女相安，心下大喜，遂與四岳商量，竟將天子之位，讓他坐了。舜知堯帝倦勤，是實意，遂受之不辭，既為天子，因立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于有庠，盡孝以事警聰。舜見天下已為唐堯治得雍熙於變，十分太平，不敢更作聰明，每日只恭己無爲，完了朝政，就在宮中被袵衣鼓琴，以為樂。二女嫁侍于旁，十分恭敬和悅，深得舜心。舜凡有所行，皆謀于二女。二女聰明貞仁，所言所行，皆合禮道，並無偏私妒刻。後舜巡方死于蒼梧，二妃不能從，望而痛哭，亦死于江湘之間。世因號為湘君。古今頌賢后妃，盡以后妃為首，閉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智化與蔣爺議論，救展南俠之事，水路不能進去，怕人家多有防備，由旱路進去。一者為救展南俠，二則君山是大宋一個大患，智爺的主意，是先把君山破了，以後再定襄陽，就將這個主意，與蔣爺一商議。蔣爺說：「這個主意固然好，怎麼進去？法智爺用手一指北，說：『我同他兩個人詐降，只要哄信鍾太保，豈不把展老爺救出來了？』蔣爺搖著頭說：『不容易呀！不容易！』智爺說：『易固然是不易，除了這個主意，別無方法。』憑著我這一張嘴，憑著歐陽哥哥這一口刀，倘若被人識破機關，打裏往外一殺，讓了二弟往裏一殺，憑著我們的寶刀合寶劍，縱然萬馬千軍，也攔擋不住。此計如何？蔣爺說：『我們都外頭聽信，倘有凶信，我們大眾一齊都殺將進去。』智爺說：『不用你同三哥將古磁罈送上院衙。』

去。你然後上五柳溝。總要找得柳青來纔好呢。蔣爺說：據我看來，有他也不多，沒他也不少。智爺說：不用他人，要用他雞鳴五鼓返魂香要緊。蔣爺說：不難。這件事全在我的身上。橫是準有這個人，就是了。智爺又對北俠說：歐陽哥哥，方纔這些話，你可聽見沒有？北俠道：我俱已聽見了。智爺說：你老人家可願意北俠說爲朋友萬死不辭，焉有不願意的？智爺說：既然這樣，我們就一言爲定。吉凶禍福，憑命由天。說畢，蔣四爺同徐三爺送古磁罈往北院衙去了一路。無話。到了上院衙，也不用官人回稟。二人自己進去，見了盧大爺與韓二爺，連忙的將口袋放下，兩個人與大爺二爺行禮。大爺問被捉的情形。三爺就將怎麼被捉，怎麼出來的話，細說了一遍。大爺一聞此言，原來展南俠還在寨內，幽囚着呢。說道：可別不管人家呀。蔣爺說：主意已經定好了。這就是老五的骨殖。現在這裏，盧爺二義士放聲大哭。公孫先生出來打聽，也就哭了一番。有蔣四爺勸解，然後將骨殖請到裏面，面見大人。大人一見，慟倒在地，哭的是死去活來。連主管也哭了個不了。大衆好容易纔將大人勸住。大人吩咐將古磁罈放在大人的臥寢，每過大人早晚喫茶喫酒，用飯，必要在古磁罈前邊，供獻供獻，並且早晚間，還要燒錢化紙。若論朋友之交，也就是了。就是親胞兄弟，還怕不能如此。大人見了古磁罈之後，與先生商議。五老爺雖死，王爺尚未拿獲，這個摺本先不必入都。先生說：正當如此。蔣爺又把定君山救南俠的事，回稟了大人。大人說：但憑你們諸位辦理，就是了。蔣爺告辭出來，見了三哥哥，說道：我上五柳溝去了。早晚之時，你們可要多加小心才好。盧爺說：上院衙的事，你不用管。自有我們幾個人料理。你們要有用人之處，我們再往那裏撥人。蔣爺說：你們在此我走了。蔣爺出上院衙，奔五柳溝，暫且不表。且說晨起望衆人，惟有智化躊躇了兩日。這纔把這一個詐降的主意，拿好，就將路爺請將過來，問道：我們這裏可以找一隻小船，撐船的可要面生之人。又是如我們自己人才行。不然不好說私話。路彬說：我有個親戚，離此四十里，終日在渡口撐船。此人姓王，名叫王順。他要到了這裏，並沒人認得。若把他找來，有甚麼私話，皆可說。智爺說：既有此人，就煩路大爺將他請來。路爺點頭，立刻就叫魯英請王大哥去。魯爺點頭，就此起身。到了次日早晨，方到路爺帶了那人，與大家見禮。智爺一看王順，三十多歲，穿了一身的藍布衣服，白襪青鞋，黑黃的臉面，細條身材，很透着機靈。智爺一看，準行。說：王大爺，我教你的幾句話，你可說得上來。王順說：你老人家可別稱呼我大爺的呀。我叫王順，你要教我的甚麼言語，我都全行。還不用你費事，教甚麼，會甚麼，可就是不能生發。智爺說：那就行了。就把設計詐降君山，怎麼救展老爺的話，說了一遍。說你明天撐着船去，送我們去。我們要是上了山，倘有嘍兵下來問你，怎麼雇的船，你可把我這話記住了。

花人登山看山中沽酒沽酒在山松在山上山上松連松和琴韻流水高山山兒疊松林樞松如雲水山寺之間花上松枝重上高山山松花寺共與水連好一個清幽景物天然妙真能令人觀瞻十分的爽然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讀招賢榜有人偷看 改豹廳庭自顯奇能

且說北俠智化在船中觀看山景好不巍峨常言一句說的好望山遠路長智化行船三十餘里路方到飛雲關下船不能前進此處地名叫獨龍口王順說有第二條船駛出北俠問智化出得船艙站在船頭觀看君山前面的形勢就見赫赫巍巍高聳聳密森森一帶高山頂上還有大牌樓橫着一塊大匾的相似飾青的地大赤金的字上寫着飛雲關三個字打飛雲關底下有一條路不知套出多遠去了北俠低聲告訴智化說山上有看着我們呢再瞧智化撒起瘋來了指手畫腳搖搖擺擺似瘋顛一般北俠說智化這怎麼了智化說我這人是誇山哪北俠說你這是怎麼誇山呢設若到了裏頭我這怎麼給你捧得住你這是怎麼個意見呢智化說我這人誇獎怎麼山清水秀北俠說你不言語誰知道智化說你打算我說給誰聽呢北俠說你不拘沖着誰說也得說出納悶疑心爲的是少時入得君山好辦咱們的大事北俠說你打啞謎我如何猜得着你的心事哪這又該怎麼樣了智化說該下船進他們的大牌樓看看去罷北俠說使得叫船家搭跳板二位下船搖搖擺擺東瞧西看直奔飛雲關來了走到大牌樓底下智化指着牌樓高聲說道歐陽兄你看這是飛雲關北俠說正是飛雲關二人說着往前直走了過了飛雲關離巡捕寨不遠路南有一木板房山牆上掛着大木牌牌上有大字橫頭橫着三個大字是招賢榜智化高聲朗誦念道

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討大元帥鍾爲曉諭天下事天下各省隱匿英雄壯士過多古云寒門生貴子白屋出公卿鹽車困良驥田野埋麒麟高山藏虎豹深澤掩蛟龍余鍾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進士之職皆因奸臣當道貪婪無厭懸秤賣官非親不取非財不用余退歸林下隱於君山以文武會友要學當年黃金臺之故事若有樂毅之能者余鍾雄情願北面事之無論士農工商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皆有大用非爲反叛朝廷以待天子招安急急率寶歸降以爭封妻蔭子顯耀門庭爲此特示須至榜者

智爺念畢招賢榜文後面還有許多條例俱按軍規營規的則例並有十七條禁律五十四斬復又高聲念道特示君山寨主嘍兵謹守毋犯禁令

其一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旗舉不起旗按不伏此謂悖軍犯者斬之其二呼名不應點時不到違期不至動乖師律此謂慢軍犯者斬之其三夜傳刁斗怠而不報更籌違慢聲號不明此謂懈軍犯者斬之其四多出怨言怒其主將不聽約束更調難制此謂擣軍犯者斬之其五揚聲笑語蔑視禁約馳突軍門此謂輕軍犯者斬之其六所用兵器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弊此謂欺軍犯者斬之其七謠言詭語捏造鬼神假託夢寐大肆邪說蠱惑軍士此謂淫軍犯者斬之其八奸舌利齒妄說是非挑撥軍士令其不和此謂謗軍犯者斬之其九所到之地凌虐其民如有逼淫婦女此謂奸軍犯者斬之其十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謂盜軍犯者斬之其十一軍民聚衆議事私進帳下探聽軍機此謂探軍犯者斬之其十二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於外使敵人知之此謂背軍犯者斬之其十三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俛首面有難色此謂恨軍犯者斬之其十四出越行伍攙前越後言語喧嘩不遵禁訓此謂亂軍犯者斬之其十五託傷詐病以避征伐捏傷假死因而逃避此謂詐軍犯者斬之其十六主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謂弊軍犯者斬之其十七觀寇不審探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謂誤軍犯者斬之

智爺念畢不覺哈哈大笑道可惜呀可惜叫道歐陽兄可嘆這個寨主把心機用盡樹這招賢榜可是還有一點不到之處總是山內缺少能人之過短一個謀士將他提省北俠心內說他教我捧著他指東說西自然是他說話我就得捧連忙問道你看他怎樣短個謀士那點不到智爺說據小弟看來此榜得用千里馬骨的故事北俠說何爲千里馬骨的故事智爺說你不曉得當初有一家員外要買千里馬派人出去四鄉八鎮總未買著有一人在鄉村之內見人剝了一匹死馬此人抱馬慟哭衆人不解其意問甚緣故此人說這匹馬乃是千里馬給了數兩白金買了一塊馬骨而回獻于買馬之人買馬人言道我要的千里活馬要這馬骨何用買馬骨人說雖花數兩白金買了一塊馬骨不久千里馬必至果然日限不久千里馬到了還不止一匹緣故是買馬骨之時就說出要買千里馬之人姓氏住處借衆人口裏傳出某人要買千里馬若有千里馬去可獲多金連一塊死馬骨還肯買去要有活千里馬焉有不多賣之理後來才有千里馬到這招賢榜必須仿這個而行北俠說這也花十兩銀子買塊馬骨智爺說咳不是我說的是個

比論。北俠說依你怎麼樣呢。智爺說依我多用些伶牙俐齒的文人。帶上銀兩。到四鄉八鎮。城鄉村莊店道。傳揚這位寨主怎麼樣的敬賢。怎麼樣的愛士。常言道英雄生于四野。好漢長在八方。若是依我這個主意。準能夠文人武將。望風歸順。君山歐陽兄請想。是也不是。北俠連連點頭稱善。焉知曉二位在此說話。早被嘍兵去報。巡捕寨主說。報四家寨主得知。山下來了一隻船。船上有兩個人。奔到我們飛雲關裏頭。看招賢榜來了。亞都鬼擺手說去罷。三位在此待小弟出去看看。來在巡捕寨外。嘍兵正要吆喝。亞都鬼將他們攔住。自己偷看著二位。暗道真是世間罕有的英雄。堂堂的相貌。凜凜的威風。怎見得有讚為證。

聞華看二好漢仔細瞧。真希罕。壯士模樣。可是文不淺。天生的氣宇軒昂。品貌不凡。那個人在左邊。還有個右邊站。一個是紫箭袖。可體穿頭上的帽。分六瓣。絹帕撐著一個茨菇葉兒。在上邊。安皮挺帶繫腰間。鑲寶石珍珠嵌耀眼。明光燦爛。左脅下寶刀懸。這利刃世間罕。但要離匣。邪魔外祟。鬼怪精靈。不敢向前。黑色是灰襯衫。足下靴是青緞。底兒薄雲根繫。真乃是中道而行。那險路有不前。生一張重棗面。五官端正。碧目虬髯。右邊的人更好看。青緞袍。穿一件絲鸞帶繫腰間。鵝黃色四指寬夾襖。是天藍足下靴。虎頭尖能登馬。能涉險。躡房躍脊。如同是平地一般。腰兒細臂膀寬。身軀壯精神滿。另一番的氣象。穩重端然。跨著刀。左脅懸。但離匣。光閃閃。愛管人間抱不平。殺了些惡霸賊官。跨馬服穿一件天青色。顏色鮮艷。著些花朵。暗隱著瓜瓞綿綿。六瓣帽是青緞。看面目黃白的臉。二眉長入鬢邊。皂白明。一雙眼。方海口。上形端兩耳大。要垂肩。這位爺天然的骨格。相貌非凡。這二人有天大的胆。殺惡霸。斬奸權。忠者的興。逆者的翦。愛殺人。更慈善。為救展南俠。舍死忘生。才到了君山。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飛雲關念榜談古典 徹水寨吊起獨木橋

且說亞都鬼聞華。看了北俠智化的相貌。暗地裏驚看這兩個人的儀表。非俗。並且那個人是文武全才。難測兩個人的來歷。我向前問問。可就曉得他們的肺腑了。聽見智爺念招賢榜。說千里馬骨的故事。暗暗的佩服。等智爺念畢。連忙說。二位壯士請了。小可有禮。北俠早就看見他在那邊樹後偷看。如今過來行禮。北俠也就一躬到地說。寨主請了。智爺仍然是倒背著手兒。在那裏看招賢榜。嘴裏咕咕嚶嚶。不知說了些甚麼。北俠道。人家寨主與咱們行禮。哪。智爺這纔回頭。深施一禮說。我一時的荒疎。未能看見寨主。得罪得罪。聞華說。豈敢未能領教。二位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智爺

說這是我盟兄他乃遼東人氏，複姓歐陽，單名春字，人稱北俠，我乃雲南寧國府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聞華一聽，哈哈大笑說：二位一位雲南寧國府，一位是邊北遼東的人，萬里相交，還是義兄弟，這可算世間罕有，難得呀，難得。北俠心中一想，說這還詐降哪，頭一句話教人問住了，你就說是原籍黃州府就截了，怎麼搬到雲南去了，這還沒見大寨主，這要見了大寨主，更不定怎麼樣了罷。智爺說：有寨主爺這一問，我哥哥在遼東，我在雲南，普天蓋下，也找不出這們遠交朋友，的來，有個緣故，我哥哥在遼東作官，我的天倫是遼東的刺史，我因隨任，纔見着我歐陽哥哥，我們兩個人結拜之後，我天倫故在任上，扶靈柩又歸原籍，我哥哥不忍兄弟分離了，自己辭了官，跟我回南，是我二人看破功名道路，利鎖名韁，到不如淡泊滋味，長僱了一隻小船，遍遊天下名山勝地，聞說此處有座君山，故特前來瞻仰，瞻仰到得此山，一看，名不虛傳，皆因貪看山景，走過了飛雲關，看見招賢榜，貪看招賢榜的言語，不料被寨主看見，誤踏寶山，多有得罪，聞華說：這就是了，北俠心裏說：黑狐狸精，真會對付，聞華說：既然二位大駕光臨，稱得起草寨生輝，請臨做寨待茶，智爺說：不敢，我二人又不投山，又不入夥，誤踏寶山，就是得罪，焉敢在寨中討茶，聞華說：也不是請二位投山，也不是請二位入夥，請二位喫杯清茶，然後再去不晚，智爺說：我們不入夥，可不取討寨主的茶，喫聞華說：不一定是請二位入夥，纔能到寨中，就是不入夥，到寨中喫杯茶，也沒甚麼妨礙，常言道：同船過渡，皆是有緣，二位到寨中喫杯茶，然後再走，日後見面，到有個茶水之交，北俠說：智賢弟，這寨主苦苦相讓，不然咱就到寨中討杯茶，喫然後再走，也不算晚，別辜負了這位寨主的美意，北俠是天然生就的忠厚樸實，與智爺的聰明，差得多，心內想着，是詐降來了，怎麼往裏讓，又不進去，哪這是甚麼緣故，口中不言，心裏說：可別崩老了，因叫智爺在寨中討茶，智爺說：既然歐陽兄這般言講，我就在寨中討杯茶，喫然後再走，寨主爺我們可不入夥呀，聞華說：沒請二位入夥，無非喫杯茶談談，就是了，將嚮兵叫將過來，附耳低言說了幾句話，那嚮兵轉身去了，北俠問道：這位寨主貴姓高名，未曾領教，聞華說：小可姓聞名，華外號人稱亞都鬼，智爺說：久仰，久仰，走到巡捕寨，見前面二百名嚮兵，兩邊站定，每人一把雙手帶，又叫攔馬刀，尖對刀尖，架定刀門，要入巡捕寨，非從刀下過去不行，智爺明知他們這是個主意，設若攔刀而入，上邊刀尖一碰，必是噹啷啷啷的亂響，若要是奸細，必然是變顏變色的，他們好就看出破綻來了，好小子，合我搗鬼，我還怕嗎，他就大大方方，走在刀門以前，智爺就問：寨主是請我們喫茶，是叫我們攔刀涉險，哪，聞華連忙陪笑說：這是我們山中的規矩，又見他就手往上揚，衆人把刀就撤下了，這纔三個人來到巡捕寨前，就見早有三人

個人在那裏等候，一字排開，垂手待立，聞華說：「這是我們這三位寨主，用手指定說，這位是神刀手黃壽，那位花刀楊泰，那位鐵刀大都督賀昆，這二位，這位遼東人，複姓歐陽，人稱北俠，這位姓智人，稱黑妖狐，彼此對施一禮，智爺看這三家寨主，全都是六瓣帽，箭袖袍，絲帶跨刀，薄底靴子，一個穿青，一個穿藍，一個豆青色，二個白臉面，一個黑臉，全都是虎視昂昂，彪形的大漢，智爺暗道：「怪不得君山幫着王爺要反，那裏挑選來的這些人，大家見畢，讓到屋中落坐，嚙兵獻上茶來，一邊喫着茶，一邊神刀手盤問了二位一回，智爺又將前言說了一遍，是一字兒也不差，忽然間進來了個嚙兵，曲單膝說：「報啓稟衆位寨主得知，大寨主聞聽來了二位遊山的壯士，請在中軍大寨待茶，聞華一擺手，那兩名嚙兵退去，智爺站起身來告辭，聞華攔住說：「我家大寨主有請二位至中軍大寨待茶，智爺故作驚慌之色，說：「不敢，我二人在此討杯茶，就多有騷擾，何敢再去見大寨主，聞華死也不放，智爺非走不可，北俠說：「盟弟既是這家寨主苦苦相讓，我們就見大寨主何妨，北俠是真急，恨不得一時就見大寨主纔好，只恐怕崩老了，智爺的意見，猜出這個情理來了，若是寨主要見這兩個人，他們天大膽量，也不敢將兩人放走，假如人放走了，大寨主要叫你們留兩個人還不行，做寨主更不行啦，所以就是要了他們的命，他們也不敢放走，故此沒有崩老了，智爺說：「既是歐陽兄這們說，我們就見見大寨主去，那位前邊帶路，聞華說：「小可前邊帶路出了巡捕寨，到了徹水寨，也是二百嚙兵，使的是長槍槍尖，對着槍尖，智爺還未及說話，聞華一擺手，兩槍尖撤下，有一家寨主，穿大紅的衣巾，面如重棗，此人是金棍將于青，智爺與他們見了，智爺北俠上了木板橋，看兩邊鵝頭峯，相隔着有八九丈，上有木板搭定，往下面一看，水聲與大，西南上有竹城的竹子，一望甚遠，智爺想救徐三爺的時候，由西方進去，今日在這邊看見，這有多遠，下了橋，往下再走，把二位英雄嚇了一驚，耳內聽見嘎吡嘎吡的一陣響，二位回頭一看，嚙兵把轆轤一絞，就把一座木板橋絞起去了，北俠暗說：「不好，想得道不錯，教人看破我們，打裏往外殺，他們打外往裏殺，這一起木板橋，肋生雙翅，也過不去了，只有入去的道路，沒有出去的地方了，只可看自己的命運如何了，智爺把此事，毫不在心上，行到三寨，是箭銳寨，有家寨主，寨尉遲祝英，穿黑褂皂袍，聞華也與見過，到四寨，章興寨，一家寨主，金錘將于暢，藍臉紅眉，武定寨，金鐵無敵大將于奢，文華寨，二寨主，金槍將于義，北俠與智爺一見于義，險些要哭，緣因相貌與五老爺一般，無二，王福寨，寨主人，稱八臂勇，哪賽王京，豐威寨的寨主，金刀將于艾，單鳳嶺的寨主，賽翼德，朱彪，單鳳橋的寨主，削刀手毛保，寨柵門兩家寨主，雲裏手，穆順，鐵棍，唐彪，各寨皆是二百名嚙兵，各寨的寨主，俱都與北俠智化，全然見過，書不重敘，若論各寨

的寨主一個一個的怎麼穿帶，打扮，臉堂怎樣，帶着什麼兵刃，說半天的工夫，也說不全，不如一氣俱都連串說出，免得絮煩大眾等見了二人，俱都跟在後面進來，到了大廳的前頭，聞華說：二位暫且在此等候，我回裏我家大寨主去。二位在此聽請，聞華進了大廳，智爺北俠在外等着，就聽見裏面細聲細氣的道：聞賢弟，你焉能知道兩個人的來意，這是爲御貓而來，說罷，哈哈大笑。北俠一聽，喫驚非小，若問二人的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識破機關仗着糊拉混扯 哄信寨主全憑口巧舌能

且說北俠智化在院落之中聽請，不料鍾雄看破機關，說爲御貓而來，把北俠嚇了一跳，暗說不好，就要拉刀殺將出去。智爺用肩頭一抗，智爺說：歐陽兄，你冤苦了我，北俠心內說：我冤苦你咧，你別是冤苦了我了罷。北俠說：怎麼冤苦你了？智爺說：我不進來，你偏要進來，你瞧進來有甚麼好處，遇這不開眼的寨主，把你我看作了小賊，要偷他的玉貓，他說咱們爲玉貓而來，小弟家內你是去過的，玉房裏頭有翡翠獅子瑪瑙老虎，白玉馬，有多少古董玩器，那位朋友去，我也沒留過神，他把我看，作小偷兒，我們要見他作甚麼，早出去小心人家丟了東西，說罷，轉身便走。北俠心內說：黑狐狸真會打差，北俠說：對了他瞧不起我們，我們走罷，焉能走得了後面許多的寨主，擁擁塞塞，早就有神刀手黃壽擋住去路，說：二位沒有我家寨主的令，二位可不能出寨，屋內鍾雄見聞華進來，說：把兩個請到寨主往外一看，早已耳聞，知道有個北俠，大略此人不能投山，智化可不知是誰，現在山中有個南俠，別是這個人來的，其中有詐，故此戳了他們一句，且看他們兩個人的動作，聽了智爺一套言語，就去些個疑心，又有亞都鬼在旁說：寨主這兩個，人一個是雲南，一個是遼東，他們焉曉得是我們寨主的御貓，他當作是玉作的貓，哪鍾雄說：既然這樣，將二位請回，聞華說：得令，出得庭來，說：二位請回，我家大寨主有請，智爺說：我們不回去了，叫你們寨主小心，替玉貓罷，聞華說：我們說我們寨中事情，不與二位相干，北俠瞧也走不了，不如回去倒好，說道：賢弟人家又不是冲着我們說，我們還是回去的，是別孤負了寨主的美意，智爺說：可見見寨主又有何妨，只是一件，這位寨主外面掛定招賢榜，榜上的言語，可倒不錯寫的，甚麼要學當年黃金台之故事，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也有大用，他只知道寫，他可不懂得行，當初燕太子得樂毅金臺拜帥，連下七十二城，那纔叫敬賢，知道敬賢士如同敬父母的一般，方稱的起愛賢禮士，似乎這位寨主，焉能懂的敬賢，哪，你我二人可稱不起是賢士，他坐在庭中，昂然不動，這還講究招賢，招點子綠豆蠅來，橫是行了，北俠暗說：你罵人罷，早晚有我們兩個人的命，賠着，哪說也奇怪，那鍾雄被智爺這麼一罵，倒罵出來了，出了庭

外下階臺石一躬到地說原來是二位賢士小可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北俠答禮說豈敢細看鍾雄烏紗圓領大紅袍束玉帶粉底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絨短髯北俠一看暗自驚訝智爺並不還禮說歐陽哥哥你看上邊的這個大匾是豹魏庭三個字據小弟想來這位寨主不至於不明此理似乎此寨這豹魏庭三個字斷斷用不得北俠問怎麼用不得智爺說這是當初文人弄筆罵那個不認的字的山王寨主哪若論這個字意是大大使不得常說是三虎出一豹其實不是虎不下豹虎彪配在一處下出來三個彪內中有一個豹其利害無比慢說是人就是山中的猛獸無不懼怕於他獅子配了狻猊下出來就是魏貅言其這兩件物件全不是正種類不然怎麼說是罵人別者的山王寨主他也稱孤道寡他又不是儲君殿下他又不是守缺的太子怎麼當稱孤道寡哪就罵的是他不是正種類自己又不認得字以為是利害就得了似乎這樣寨主通古達今文武全才外面掛着招賢榜裏頭又有豹魏庭大大的不符亞都鬼在傍邊告訴寨主說說千里馬骨的就是他寨主往前趣一趣說這位壯士所說的不差只是一件自小到得山中山中事情實係太多小可總無閒暇的工夫故此因循到如今未改懇求尊兄與小弟刪改刪改智爺說原來是寨主我只願與我哥哥說話一時的荒疏望寨主爺千萬別見責小可寨主說奉求這位尊兄與小弟刪改刪改豹魏庭三個字智爺說不敢不敢小可才疏學淺倘刪改將出來還不如原先豈不貽笑於大方智爺並不理論寨主轉過頭來又與歐陽爺講話說哥哥請看他這副對也不大合體北俠暗道人家寨主在那裏伺候着他淨糊拉混扯也不知道怎麼個意見只可以捧着他說智賢弟這副對字怎麼不好智爺說你看這是山收珠履三千客寨納魏貅百萬兵北俠說是怎麼不好呢智爺說山大寨小似這山水早八百里這個山上要收三千客固然裝得下寨納魏貅百萬兵一百萬兵怕寨裏頭裝不下一百萬人豈不是不妥當北俠問怎樣方好智爺說論我的主意山納魏貅兵百萬寨收珠履客三千寨縱然是小三千人足行平仄准合鍾雄一聽點頭稱善列下就叫人來將對聯摘下來將智爺所改的改了找書手寫了另掛寨主復又過來求懇改豹魏庭智爺一定說不行怕有人嗤笑寨主只可將智爺北俠往裏一讓北俠同智爺上階臺復又讓入庭中進門來智爺擡頭一看正北的上面橫着一塊大紙匾書黑字寫的是豈為有心四個大字智爺說歐陽兄你可會看見北俠心中說我是兩隻夜眼有斗大的黑字我再看不見就得了說道我看見了智爺說這是豈為有心你老人家可曉得這個意思麼北俠說我不知智爺說別看寨主管領水旱二十四寨在衆人之上還不足與此處無非暫居之所此人心懷大志日後得地之時就得面南背北故此是豈為有心居此

地無非隨處樂吾天。這句話不要緊，就把鍾雄的心打動。緣故這個橫匾，是鍾雄自己的親筆。自己掛上這個橫匾，鍾雄自己立愿。可着君山水早寨二十四寨寨主頭目嘍兵，猜破他這個機關，參透他的肺腑，就用誰以為謀士。他的意見，是受了襄陽王的聘，請王爺許下的。他若是擇日行師的時節，他是對他招討大元帥，前部正印先鋒官，若得了江山的時節，與他平分疆土，列土分茅。他早看出襄陽王不能成其大事，他的意見，若得了江山時節，他把襄陽王推倒，他就面南背北，倘若大事不成，他就隱於山中，永不出世。今日智爺一到，就把他的肺腑點破，說說種種的情形，就知智爺才學不小。此人若留在山中，作一個謀士，可算自己一個大大的膀臂。隨即請北俠智爺坐，嘍兵獻上茶水。鍾雄就把亞都鬼叫來，附耳低言說了幾句，回頭便問說：聽聞賢弟之言，你們二位是金蘭之好，智爺指北俠說：這是我盟兄鍾雄說二位大駕光臨，實在是小可的萬幸。智爺回說：豈敢！我們兩個誤踏寶山，寨主不嫌我等兩個，還賞賜茶羹，當面謝過。鍾雄離位，深施一禮說：還是奉懇閣下，與小可刪改刪改這個豹廳。北俠遂說：智賢弟，你若能改，就給人家改一改。若是不能改，就給人家一個痛快話兒。智爺說：焉有不能改的道理？改出來又恐怕不好。鍾雄說：閣下不必太謙了。智爺無奈說：這個庭改個殿字如何？鍾雄說：好，但不知什麼殿？智爺說：用個承運二字如何？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鍾雄一聽，鼓掌大笑，連連點頭誇好。叫人將豹廳改爲承運殿。鍾雄道：一事不煩二主，我還有個書齋，是英銳堂，懇爲刪改。智爺說：不好。堂者明也，亮也，總是用個小小軒字。五雲軒如何？鍾雄更覺歡喜，立刻叫人改了。吩咐擺酒。智爺一聽擺酒，就知詐降計妥了。總想個主意，教歐陽哥哥顯顯才能方好。忽然心生一計，畢竟不知想出甚麼主意來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削鋼刀毛保甘受苦 論寶劍智化暗罵人

且說智爺一聽擺酒，站起身來告辭。寨主伸手攔住，說：依然擺下酒了。智爺說：不能。我們入山討茶，就不敢當的很。焉敢又要討酒。我們又不投山入夥，焉敢屢領寨主的賞賜。鍾雄說：實對二位說罷。船隻已然打發了。智爺說：寨主不必哄我們，怎麼能把船隻打發了。聞華道：我家寨主打發嘍兵下去問明船上人說，所欠他二百兩銀子，給了他二百兩銀子，還賞了他二十兩銀子酒錢。你們二位就有兩分行李，別無他物，對不對？智爺一聽，假意着急，怎麼把我們船支開了。鍾雄說：我爲的在留二位山上，多住幾日，走的時節，再與二位另僱酒已擺齊。請二位上坐。北俠說：就坐下罷。鍾雄與聞華親自把盞斟酒，酒過三巡，慢慢談話。智爺說：我歐陽哥哥與我就是相反。我是文的上，略知一二。我兄長是

武的上，可不敢說好。比我強的多，就說他有一萬勝刀。我至今也沒學會。鍾雄說：這位尊兄，會萬勝刀，這刀一百二十八手可會的全。北俠說到也全都記得。鍾雄驚訝道：這邊刀全會的，可是少。無論那邊刀全由萬勝刀摘下來，奉懇奉懇，賞賜我們一觀。北俠道：小可武藝不佳，不敢在寨主爺跟前出醜。寨主說：兄臺不必太謙，賜教賜教。智爺說：兄長你就施展施展，又有何妨。北俠點頭，遂將刀摘下來，智爺伸手接將過來，胸中忖度，聞名寨主文武全才，我今何不試試他。到底學問怎樣，說寨主請看。我哥哥這把刀怎樣，說罷將刀遞將過來。寨主欲待不接，然遞過來，一看此刀綠沙魚皮鞘，金什件，金吞口，紫挽手，絨繩飄擺，雙垂燈籠穗，將刀亮將出來，嗒啷啷聲，音亂響，光閃閃遮人面，冷颼颼逼人寒，霞光灼灼，冷氣侵人，一身龜紋。鍾雄一看，暗暗驚異，想此刀無價之寶，世間罕有，價值連城。此人若有這口利刃，必然準是出色的英雄。不然這個刀他佩帶不了。每遇寶刀寶劍，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之。鍾太保可稱的是懂物之人。看畢哈哈大笑，說：好刀，哇，好刀。智爺問寨主爺連連誇讚此刀，小可領教領教。此刀何名。鍾雄道：此刀名叫作靈寶，出于魏文帝曹丕所造三口，哪一口叫靈寶，一口叫含璋，一口叫素質。智爺問道：怎麼我哥哥說叫七寶刀。鍾雄暗道：這個人實在的利害。剛到山上，初逢乍見，他就要探探我的學問深淺，才幹如何，便笑道：若問這個七寶名字，是俗呼謂之七寶，皆因他是有四絕三益之妙。一決勝負，二防賊盜，三誅刺客，四避精邪。謂之四絕，切金斷玉，吹毛髮，謂之三益。何謂一決勝負，每遇出征之時，跨上此刀，伐柳點名，掌號起隊，此刀由鞘中自己出來，寸許光景，今日出征，必是大獲全勝。倘若此刀仍在鞘中不出，那就急急的撤隊，倘若一定要出征，非交鋒不可，必是傷兵損將。這就是一決勝負。這第二是有賊人前來偷盜，竊取此物，若在牆壁之上，或在牀頭自己就能墜落于地，難道說還不驚醒。這就是二防賊盜。這第三是有仇人，夜晚之間，藏在黑暗之處，或橋樑之下，無論他在甚麼地方，此刀必在鞘中，錘錘作響，難道自己還不留神。這就叫三誅刺客。這第四無論白晝黑夜行在那裏，若有邪魔鬼怪，此刀能在鞘中，出一道白光，邪魔遠避，不能向前。這就是四避精邪。共謂之四絕。三益是切金，拿過塊金子來，能用刀把他切碎，斷玉是將玉斷成一片一片的，如同上了砑子的一般。這就謂之斷玉。吹毛髮，是將髮拿着一縷，冲着刀，刀上一吹，這髮俱都齊齊的斷了。這就謂之吹毛髮。可稱為三益。這四絕三益，俗呼謂之七寶。智爺連連稱讚，說罷了寨主爺名不虛傳，稱的起是博古通今。大家笑了一番，又把刀交與北俠。智爺拿着刀鞘，北俠早就把衣襟吊好，袖袂挽好，把刀接將過來，冲着寨主一躬到地，說：我要在寨主面前出醜。鍾雄說：豈敢，尊兄賜教，北俠回頭一看，承運殿外有許多人，把承運殿都圍滿了。

皆因大眾沒聽王爺的令，不敢私自進殿，只可就在外面把窗戶紙通了許多的窟窿，往裏觀瞧。就見北俠轉回身來，往外又是一躬到地說：衆位寨主，可別見笑。倘若我有那手不到，求寨主指教一二。說畢把刀手一擡，就聽見颯颯颯，颯颯颯，就是金刀劈風的聲音。先不看大很起眼，再後來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緊似一刀，這口利刃按的是擗砍劈，剝折吸攔掛，躡進跳躍，閃爍騰挪，綿軟矮速，小腕跨肘，膝肩手眼身，伐步心神意念，足真稱得起，手似流星眼似電，腰似蛇行，腿如鑽躡，高縱矮，腳底下一點聲音皆無。北俠這一邊萬勝刀，把寨主爺看的樂了個事不有餘，又是誇讚，又是連連的叫好。說道：此人若非幼年的工夫，焉能到的了這個部位？說畢又是連連的大笑。北俠這一邊萬勝刀，用了八十餘手，就收住勢了，把刀一背說：獻醜獻醜。教寨主見笑。鍾雄說：賜教賜教。實在高明。寨主看他氣不湧出，面不改色，就知道這人的工夫甚純。將要談話，就見承運殿躡進一人，喊道：毛保來也。智爺暗道：歐陽哥哥這一邊刀練的怪好的，怎麼又來了一個毛保？你道毛保因何進殿？此人性情與大眾不同，專好抬扛。你說東，他偏要說西。人要說他不行，他偏行定了。皆因在外面衆家寨主，看北俠施展刀法，人人誇好，個個說強，其實好幾位使刀的，哪？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督賀昆，金刀將于艾雲，裏手穆順，這幾個人都是使刀的全說好，惟有削刀手毛保不服說：你們別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據我看，看很不要緊，大家全知道他的性情，素常合這君山連環兵，都不歡喜他。大眾弄了一個眼色說：毛寨主瞧的刀不好，你有些不服。毛保說：我為甚麼不服？大眾成心要冤他說：你服哇！你不能不服，你不服也得行啊。毛保說：如此說，我偏不服。衆人說：你服了罷。毛保說：我不服。衆人說：你不服，可敢進去，合人家較量。大眾說：沒有寨主號令，毛保說：我不曉的甚麼叫令不令。言還未了，他就躡入庭中去了。鍾雄一看，問道：毛賢弟為何無令進殿？毛保說：外面大眾誇獎這個紫面的本領高強，小弟與他較量較量。鍾雄說：毛賢弟你的武藝如何？是這位英雄的對手？毛保一聽，哇呀呀的喊叫說：我這命不要了。我們兩個要見一個上下高低。鍾雄說：既然這樣，歐陽兄你就教訓教訓我這個毛賢弟。北俠說：小可不敢。智爺說：既有寨主的話，哥哥你就陪着這位寨主走三邊，合兩邊的就了。北俠說：這位寨主爺，我們無仇無恨，可是點到爲是。毛保說：格殺無論。言語未了，颯的一聲刀就到了。北俠一閃，淨仗着自己的身法，就贏了他了。兩個人交手，北俠總不還着。鍾雄淨笑說：尊公不必戲耍我毛賢弟了。還招罷。智爺說：哥哥還招罷。北俠暗道：這可是你們叫我還招，真殺了他倒不要緊，誤了我們的大事了。就將刀一碰刀，嗒嗒一聲，嗒嗒毛保刀頭墜地，說道：不是我的人不行，是我的刀不行。我有好兵器，我去取來。我們兩個人總得較量較

量說畢轉身出去。北俠在大寨主面前請罪說：我一時的不留神，把那位寨主的刀削斷，得罪了那位寨主。鍾雄說：是我毛賢弟不知自愛，閣下何罪之有？又見毛保打外邊闖將進來，手中一口明煌煌的寶劍，要與北俠較量。鍾雄打毛保手中，把劍要將過來，要試試智爺眼力如何，叫道：這位尊兄看看小可這口寶劍如何？智爺看了暗驚：這是我展大哥的寶劍，有了我罵他兩句說寨主，這可是一口好劍，我猜着了，必是你們祖上的傳在寨主手中。鍾雄一聽，顏色更變，不知到底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論本領刀削硬性漢 發誓願結拜假意人

且說毛保把劍拿來，怎麼會把展老爺的劍拿來，皆因展爺被捉，鍾寨主就把寶劍掛于後面五雲軒內，單有兩個小童看守，憑他是誰，不準拿將出來。今有毛保把刀一削，想起展爺的寶劍來了，去到五雲軒把寶劍摘將下來，將劍出匣，劍匣拋棄于地，轉身就跑。小童就追見毛保竟躡入裏邊去了，進來就要與北俠動手。寶劍教寨主要將過去，叫智爺觀看。智爺這纔罵了他一句，明知是展爺的，便說是他們祖宗的。北俠暗笑黑狐狸多損，這就叫罵人不帶賊字。鍾雄一聽，智爺說是他祖宗的劍，一發赤說不是。此劍乃朋友所贈，智爺連忙告罪說：我可太楞，寨主說無礙，不知者不作罪。智爺說該打該打，按此劍可稱無價之寶，論出處乃戰國時歐冶子所鑄，共是五口劍，大形三，小形二，頭口是湛盧，純鈎，盤郢，共是三口。小形二是巨闕，魚腸，兩口。前後五口，此劍乃巨闕劍，價值連城，世間罕有，也是切金斷玉，砍毛髮，論當初鑄劍以天地之氣，用五山之精，方能成此寶物。送與寨主，俞寶劍的。這個朋友交情可謂不小。愚下糊批了幾句，可也不定是與不是。寨主千萬別嗤笑了我。鍾雄說是說的一點不差，說畢將劍交與毛保，說道：賢弟不必再較量了。毛保不服，總要找一找臉，復又過來與北俠交手。歐陽爺爲難，寶刀與寶劍二寶一碰，總有一傷，傷了自己的刀，犯不上傷了展大弟的劍。日後如何對得起兄弟？哪北俠拿了一個主意，與毛保動手，刀不見劍，萬不能傷損一物。二人動手，猶大人鬪小孩子玩耍的一般。毛保使劍本不行，又對上了北俠一戲耍他工夫不大。毛保眼花了，不是好幾個北俠，就是一個沒有緣故，北俠抱着自己的刀，或前或後，把自己陸地飛騰之術施展出來。那毛保一看左邊一個，右邊又是一個，前後好幾個，其實北俠十人，講身法如颶風的一樣，那樣快法，毛保眼睛一花，怎麼會不像看着是好幾個人的一般？不然北俠就在他的身後，隨東隨西，身形亂轉，總不教他看見自己的身子。工夫不大，毛保通身是汗，他打算的好，拿寶劍砍刀，劍要壞了，他不心疼，刀要壞了，他算贏了。焉知曉老看不見人，一點方法沒有，不然就是好

幾個飲那個那個空了。就是這樣急，也要把他急壞了。鍾雄笑道說：毛賢弟我你好有一比，比作個伏魚入海。歐陽兄不必戲我毛賢弟了，還招罷。北俠聽了寨主的言語，心中暗道：有句話我可就給他留一個記號了。把刀往上一揚，冷颼颼正在毛保的脖子之上。毛保一歪腦袋，噯啾了一聲，把眼睛一閉，牙關一交，覺着冰涼挺硬，貼着左邊的臉，一蹬兒鮮血直噴，噯啾啾把劍一丟，撒腿就跑。拳手一摸，短了一個耳朵。原來刀雖臨於脖頸，不肯殺他，把手往上一翻，連點臉子帶耳朵，噯一聲，血淋淋的一個耳朵，就墜在了地上。毛保一跑，北俠仍在大寨主跟前請罪。寨主說：兄臺何罪之有？這還是閣下手下留情，不然他豈不早死多時了？叫人將劍拾起，然後歸座。北俠也就將刀帶起，從新另換杯盤，有嘍兵檢起了耳朵，追毛保去。叫他趁着熱血粘上，看劍的小童兒進來，訴說毛保搶劍之事。寨主並不往下追求，將劍交與小童兒，仍收在五雲軒之內。三人暢飲酒至半酣，鍾雄說：二位我有一言，在二位跟前，不知當講不當講。智爺說：寨主爺有話請說。鍾雄說：我意欲要與二位結為生死的弟兄，不知二位可肯否？智爺說：我二人區區之輩，焉敢與寨主結為生死弟兄。鍾雄說：若要棄嫌，我是個山賊，二位身價甚重，就不必了。智爺說：我們是不敢高攀，要論我們是求之不得，只是一件，咱們既要結義為友，要學一學古人，喝血酒發洪誓大愿，方覺妥當。鍾雄一聽，更覺着愿意了。智爺說：序序齒，誰大誰小，論歲數，也就是你們二位。論我小多着呢。鍾雄說：我今年四十歲，智爺說：我歐陽哥哥也是四十歲，這單看生日是誰大了。我歐陽哥哥是臘月二十五的日子，北俠暗說：你怎麼混給我改起生日歲數來了？你道智爺是為甚麼緣故？總為的是比鍾雄小，纔好辦事。鍾雄說：還是歐陽兄弟，哪我是冬至月十五的生日，幸虧智爺說臘月二十五這個日子，再往前說幾天，還比鍾雄大了。哪智爺說我是四十二歲，三月三的生日，咱們沐浴沐浴，纔好燒香。鍾雄叫嘍兵帶着上沐浴房，嘍兵帶定北俠智爺上沐浴房中，嘍兵遠遠的等着。北俠見無人說，賢弟，你的言多語失，怎麼拜把子，你還出主意，教喝血酒發愿，咱們本是假意，若起誓，我可怕應誓。智爺說道：我問你，不是沒成家麼？北俠說：不但沒成家，日後我還出家。哪智爺說：你也沒兒子。北俠說：我沒成家，那裏的兒子？智爺說：艾虎是你的義子，又不姓你，這個歐陽的姓兒，少時要起誓的時候，就說我要有三心二意，教我斷子絕孫，你瞧這個誓起的大不大？你橫是應不了。北俠大笑，你怎麼想來着我這個好辦？你哪智爺說：我呀，若是起誓時候，什麼誓重，我就起什麼誓。什麼天打呀，雷劈呀，五雷呀，轟頂呀，北俠說：要應了誓，那可怎麼好？智爺說：不怕我嘴裏起誓，腳底下畫不字，起誓的時節，是不字當頭，是不叫天打雷劈，不叫五雷轟，北俠說：你可別寫慢了。智爺說：不能，我寫慢了，那還了得麼？北俠這才放

就穿宅越院來至夫人院中，早見婆子排班分立，進了屋內，見鍾雄之妻姜氏，站在屋中，鍾雄就指引說：「這是歐陽賢弟，這是智賢弟，這是你嫂嫂。」姜氏道：「一個萬福，原來是二位叔叔。」智爺北俠一看，這姜氏夫人穩重端然，並無半點輕狂之態，是一團的正氣。二人雙膝跪地，口稱嫂嫂。小第二人有禮，姜氏說：「二位賢弟請起。」二人站起身來，後寨也沒有許多可說的，意欲要走。鍾雄說：「且慢，見過你的姪男女，長女叫亞男，有婆子攙出來，智爺一看，不過十四五歲，珠翠滿頭，鮮色的衣服，豔麗無雙，姿顏極美，深深道了一個萬福。又見婆子拉着公子出來，寨主說：「見過二位叔父，就見公子頭上紫金冠，紅緞子袍兒，上繡着三藍色的花朵，青緞小靴子，前髮齊眉，後髮披肩，扇頭面白如玉，五官清秀，天然的福相，雙膝跪地，將要叩頭，就被智爺抱將起來，說：「我的姪子，不必行禮了，你叫什麼名字？」說道：「叔父問我，我叫鍾麟。」智爺說：「你多大歲數？」說：「我今年十一歲了。」智爺說：「愛啣好姪子，你愛煞我了。」鍾雄說：「你愛把他給你罷。」智爺說：「我有那們大的造化嗎？」哥哥日後這孩子必成大用。鍾雄說：「怎麼日後還成大用麼？」看他的造化罷。」說畢，將公子放下。大家出來，至承運殿喫酒，日已墜西，大家散去。衆家寨主各自回寨，鍾雄吩咐另整盃盤，從新落座，可剩了鍾雄北俠，智爺兄弟三人，傾談肺腑。鍾雄說：「智賢弟，我有心腹話實對你說了罷，若不結義爲友，我也不能對你全說。我這裏有一點心事，對你說說，是怎樣的辦法。」智爺說：「哥哥說罷。」鍾雄說：「我呀，是降了王爺的人了，智爺故裝不知說，那位王爺，鍾雄說，就是襄陽王爺，我上頭掛的，豈爲有心，這個匾就是我的誓愿，這是我親筆所寫，可着君山無論寨主、嘍兵，誰要猜破我的機關，就用誰爲謀士，可恨君山衆人，連一個猜着的沒有，不料賢弟今日頭天入山，就猜着了，我的肺腑，方才不說此話爲什麼緣故，皆因我們這君山用度甚大，就由降了王爺以後，君山的錢糧，全是王府往這裏撥給，王爺可派了聽信一個人來在我們君山，公然的就是王爺的耳目，嘗着此人不好講話，不然爲什麼大家去後，方才傾談肺腑。」智爺問道：「此人是誰？」鍾雄說：「就是賽尉遲祝英。」智爺說：「這就是了。」日後說話，纔要留神，你還有什麼心腹事，鍾雄說：「方才你猜着我這個豈爲有心，我可是保着王爺，我可看王爺無福，講論文武才幹，相貌品行無一處可取的地方，焉能有九五之尊。明年若得了宋家江山，我也是把他推倒，我就面南背北，如果大宋福大，王爺不能成其大事，我就隱于山中，永不出世了。」智爺說：「主意甚好，倘若事要不成，不必隱於山中，若隱于山中，草木同凋，一生不能顯姓揚名，豈不可惜。」事若不成，將王爺拿住，獻于大宋，哥哥可不是高官得作，歸于正途，夢穩神安。」鍾雄說：「那不是反覆的小人麼，豈你我弟兄所爲。」智爺也就不往下深論了，這就是你的心事。鍾雄說：「不然，我還有心事，就是你早晨看的那

口劍的劍主兒此人姓辰號爲幸侯因祭壇被捉還有個徐慶把二人幽囚起來教人家救出一個去了這口劍就是姓展的東西我甚喜愛此人他就是不能降伏智爺問勸過他沒有寨主說勸過他不降這山中若得此人何愁大事不成智爺說不難憑我三寸舌準管一說就行寨主說如能說降此人賢弟可以紀功一次智爺說大哥不是小弟說句大話不管甚麼大事哥哥看看小弟行不行寨主更覺大樂天到三鼓大家各散寨主大醉鐘雄早已安排在獅子林安歇有小童兒在前打着羊角燈頭前引路北俠智爺在後跟隨撈山灣來到了獅子林進了院子全是山石頭縫兒裏長出來的竹子編成牆的樣子上有古輪錢的花樣三間房屋裏糊裱的乾淨名人的字畫桌椅條凳裏間屋子內滿窗的玻璃有窗戶擋兒南邊一張牀牀上有一小桌兒有茶壺茶盞菓盒兒點心無一不備辦齊備的智爺打發小童兒歇着去罷小童說明天早晨再伺候二位寨主爺的北俠說去罷小童跳跳躑躑去了智爺把門關上北俠把刀摘將下來掛在牆上北俠嘆了一口氣說咳嗽這一天直把我拘泥透了好個飛又太保被我二人智爺一聽嚇了一跳猜着北俠的想見是要說飛又太保被我二人哄信了準是這個話語他也不想想在人家這個地方說得說不得倘若說出就是殺身之禍將說到被我二人那個地方就拿肩頭靠着北俠就接着說道不錯飛又太保鍾寨主把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的一般這纔是前世的夙緣可稱的是一見如故哇哈哈哈哈的一笑就聽見外面颼的一聲由玻璃那裏往外一看有一個黑影兒一幌智爺過來把窗戶擋兒一拉將玻璃擋上然後將燈挪在小飯桌上擎了一碗茶叫北俠二人在牀上對面坐定拿手指頭蘸着茶水往桌子上寫字叫北俠瞧寫的是你要說信了對不對北俠也就拿着指頭蘸着茶寫的是誰說不是智爺又寫後邊有人跟着你看見沒看見一句話說出就是殺身之禍北俠又寫誰能像你機靈智爺寫不機靈能向這邊詐降來嗎明天我們沙大哥是你的師兄我們把信請來北俠又寫我去說也行了智爺說你去不如我去好北俠說就是就是睡覺罷二人把飯桌挪下去就在此處抵足而眠你道外邊黑影是誰就是君山鍾寨主的心腹家人此人姓謝叫謝寬合大家在前面議論了半天全是幾個機靈人聚在一處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亞都鬼聞華金槍于義八臂勇哪叱王京還有他兩個兒子謝充謝勇大家一議論投降君山這兩個謝寬說北俠這個人我是知道的萬不能降山聞華說不能降現在降了呢謝寬說人隔肚皮于義問說老哥哥有甚麼主意謝寬說要知心腹事但聽口中言少時等他們酒散寨主吩咐叫他們在獅子林睡覺我暗地跟將下去聽他們說些甚麼衆人說老哥哥你上了年歲我們這有的是人謝充謝勇說我們去罷謝

寬說，你們少說話，說畢叫嘍兵說道：「他們酒散之時，報與我知道，不多時候酒散，嘍兵報道：大寨主酒散了，謝寬辭了衆人，背插單刀，來到獅子林，正遇見小童，擎着燈籠出去，他正聽見北俠說：飛又鍾太保被你我二人，再聽是智爺接過來，說是不錯，飛又鍾太保被你我二人，看作親同骨肉一般，這才是一見如故，真乃是前世的夙緣，謝寬自己縱身而去，聽的一聲躍上房去，伸手把住房檐瓦口，用雙足找着陰陽瓦隴，身子往下一探，整在房上等了半夜，可到好連二句話也沒說，白等了半夜，飄身下來，由窗櫺紙往裏一看，原來二人早已睡熟，謝寬不覺氣往上一衝，說我白來等了半天，這兩個入，其中有詐，回去與衆人商議，見大寨主言說：這兩個入來意不正，不知衆人見大寨主如何說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衆人議論捨命勸寨主 彼此商量備帖請沙龍

且說老人家謝寬，就聽了一句，房上待了半夜，後來一看，兩個人睡了，復反回在王京寨，大家議論，就把北俠說的話，智爺怎麼接續說的學了一遍，就有說要見大寨主的，又有說破着命要去說的，又有說不可說的，王京說：寨主爺剛拜把子，正是初逢乍見，對近的時候，誰說他們不好，誰落無趣兒，衆人說：依你之見，王京說：依我意見，只管讓寨主爺實心任事的交友，只管讓寨主交去，我們大衆也不用對人說，暗地裏訪察，若察出他的劣跡來，稟與寨主爺知道，衆人說：那可就行了，大家定好主意，暫且不表，單提北俠與智爺，早起來梳洗已畢，正要喫茶，小童兒來說：有請二位新寨主，說畢，小童頭前帶路，出了獅子林，奔中軍大寨，面見鍾太保，請了安好，然後讓坐，鍾雄吩咐擺酒，智爺說：等等，天氣尚早，也是喫不下去，鍾雄說：爲的是說話，擺酒羅列盃盤，寨主首座，北俠二座，智爺三座，從此就是這樣坐法，酒過三巡，慢慢的談話，這就論起展南俠的事了，智爺說：我本不餓，我先去望望，看此公嗎，鍾雄說：你吃完了再去罷，智爺說：不是敬其事，而後其食嗎，鍾雄大笑說：真乃吾之膀臂，叫嘍兵頭前引路，智爺一聽嚇了一跳，說：這兩個嘍兵壞事，這要到了那裏，見了展大哥，他是必要讓我也，要一叫我智賢弟，豈不漏了機關，前功盡棄，又不能不叫嘍兵跟着自可到那見機而作，問道：寨主哥哥，此人還囚在原先所在，鍾雄說：不是，先前一個鬼眼川，一個竹林塢，教人家救出了一個，此刻幽囚在引列長虹，智爺說：小弟去了，辭別寨主，轉身離了承運殿，走在水面，叫嘍兵撐過船來，智爺上船，至東岸下船，不多時到了引列長虹，這個地方是一帶小山，溝兩邊的山石，是一道一道的，分出五色石的形相來，猶若天上雨後出的那個長虹一般，故此這地名，叫引列長虹，向東往上一走，盤道而上，到得上面，也是當山石鑿生

出竹子編成牆的一樣牆上編出來許多花樣。直到門前叫嘍兵稟報展爺，就說新寨主拜望展老爺來了。展爺一聽，展大哥在裏邊氣呼呼的說話，是什麼個緣故，皆因是原定徐三爺祭坟，寨主把兩個人幽囚起來，把展老爺幽囚在竹林塢，每日有兩個嘍兵伺候，也不捆着，喫的是上等酒席，忽然間往這邊一挪，拿話一問，嘍兵說：「我就把實事對他說了，剛把早飯擺好，請老爺用飯，展爺一氣一伸腿，就把桌一翻，花喇一聲，全摔了個粉碎。」嘍兵說：「我老爺你教三老爺教下來了，素常你老人家可不是這脾氣。」展爺說：「說展爺越想越有氣，二人一同被捉，救出去一個，可見是親者的厚，展爺焉能沒氣。正在有氣之間，嘍兵報道我家新寨主拜望你老人家來了。」展爺說：「你家寨主拜望，難道說還叫我迎接他不成？」叫他進來，嘍兵出來說：「請智爺咳嗽一聞，其實早就聽見展爺氣呼呼的說話，哪智爺暗喜，越是氣呼呼的，合我說話才好。」那慢慢的往裏走，裏面展爺聽見咳嗽的聲音，耳熱回頭往外一看，好生驚訝，怎麼智兄弟來到此處，方才報是寨主到，他怎麼來作寨主？智爺乃官門公子出身，入了賊的夥裏，他斷斷不能嘍啾，是了別是為救我前來行詐罷？若要為我前來，我一讓，他就壞了他的事了。我且慎重，重設若為我前來，必妝不認得我。他若真作了寨主，不但認得我，必勸我降山，進來時便知分曉。嘍兵引路，給兩下裏一見說：「這是我們新寨主，這是展老爺，展爺扭著臉不瞧智爺。」智爺暗喜說：「我的肺腑，他准猜着，這個夥計搭着了。」智爺道：「這位就是展老爺麼？」展爺道：「準是為我來的，不然怎麼連我他都不認得了。我可別壞了他的事，我也裝不認得的。」展爺道：「這位就是寨主嗎？」智爺暗想：「這所漏不了咧。」說道：「展老爺在上，小可有禮。」展爺道：「寨主請了。」智爺落坐，嘍兵獻上兩盞茶來，展爺問道：「這位寨主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智爺說：「小可乃貴州府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展爺說：「久仰，久仰。暗說我今日趁着他當寨主，我罵他兩句，他都不能還言說。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必是文武全才，為甚麼不思報效朝廷，在山寨之上，以為山王寨主，上也賊下也賊，中也賊，似乎你這樣人物，隨在他們隊內，可惜呀，可惜。」智爺暗道：「老展我們可過不着，這個怎麼為救你，我倒罵起我來了。」智爺道：「本欲歸降大宋天子，不納，也是罔然。請問展老爺在我們山上，住了多少日子？」展爺說：「住了好幾日了。」智爺說：「我們寨主可會與展老爺預備沒有？」展爺道：「每日預備的三餐，到也豐盛。」智爺問：「吃了沒有？」展爺道：「若要不吃，豈不孤負寨主的美意？」智爺一笑道：「聽說展老爺來的時節，身體瘦弱，如今身體胖大，得很。」展爺問：「甚麼緣故？」智爺道：「你吃了我們賊飯，長了一身賊肉，彼此大笑。」展爺暗道：「我繞不過這個黑狐狸精。」智爺使了個眼色，將嘍兵支將出來，從新拿指蘸着茶在桌子上寫字，就將已往從前都寫清楚。展爺

也寫上在這裏來的緣故。智爺又寫鍾雄派他說順展老爺的話。寫完。展爺又寫鍾雄再三勸我歸降。我不降。你一邊就降了。怕的是他生疑心。智爺寫我再來一兩邊再說。兩人把主意論好。連嘴沒張。智爺就叫嘍兵過來。自己告辭。展爺送出彼此一躬。在地嘍兵前頭引路。下了山坡。穿過夾溝。子至水面上。船正北下。船直奔承運殿。到在屋中。見了寨主。寨主就問賢弟。順說那人怎樣。大略他是不降。智爺說。降可便降。這次沒降。我聽出他的言語。來了他的家眷。現在京都。他怕降了我們。君山。京都御史將他奏參。再去兩次。準行。寨主聞聽。歡喜非常。立刻擺酒。智爺說。怎麼淨欲喝起酒來了。常言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議論我們的大事。寨主問。甚麼事。智爺說。據我看我們山中的。人少。欲成大事。非得人多不可。益多益善。寨主說。固是益多益善。那裏請去呢。智爺道。如今有一位老英雄在此。人馬無敵。稱得起是一員虎將。刻下在家中納福。不肯出頭。並且不是外人。一請就到。鍾雄說。到底是誰。智爺說。是我歐陽哥哥的師兄。此人姓沙。名龍。外號人稱鐵臂熊。作過一任遼東的副總鎮。皆因那時節。奸臣當道。自己退居林下。若把此人請將出來。可以爲前部正印先鋒。爵位。話言未了。鍾雄讚嘆。咳了一聲。原來這位沙員外。是二弟的師兄呀。北俠說。不錯。是我的師兄。其實不是他的師兄。是智爺的主意。說是師兄。爲的是透着親近。北俠道。提此人。大哥爲甚麼讚嘆。鍾雄說。這個朋友。我們不能去請。未免早晚就有性命之憂。智爺一聽。嚇了一跳。問道。哥哥是甚麼緣故。鍾雄說。這人得罪了王爺。因黑狼山有一個金面神樂。肯被這位老朋友。也不知是拏去了。也不知是結果了性命。王爺恨此人。恨如切骨。王爺險些沒派君山人去拏他。我們要把這位朋友請到君山。王爺若是要他。可是給與不給。若給。王爺送去。豈不斷是送這位老哥哥的性命。若不送去。不是得罪王爺麼。再說。我們君山的錢糧。都是王爺供給。智爺說。無妨。全有我哪。設若王爺那裏要人。我親身去見王爺。先顧我們這裏。又得一員虎將。鍾雄說。賢弟。你可準行的了。智爺說。我若不行。豈不教沙大哥的性命斷送了。鍾雄一聽。歡喜。寫信備帖。就是智爺親自去請。這一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一個英雄中計遭凶險 兩位姑娘奮勇開公堂

且說前文論的是智化請沙龍的節目。沙員外在家中果遭凶險。君州的刺史。姓魏。叫子英。他本是王爺手下之人。就由黑狼山一破。魏刺史就通知了王爺。樂肯本是王爺的拜弟。王爺一聞此信。就立志拏沙龍與樂肯報仇。皆因接院到任。沒有工夫。這可得便來論着。魏子英拏沙龍用囚車解往襄陽。刺史接着王爺。論後就要派馬快班頭前去。拏人旁邊有位先生。姓臧的。攔住老爺說。不可。這個沙龍不是好拏的。要把他拏了。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還好。這個次女。實

不通情理。再說沙龍老兒，一見這人，也學他不住。魏老爺問你之見。臧先生說：「要依書班愚見，拏老爺的帖，把老頭子請來吃飯，暗把官人藏于屏風後。老爺丟金杯爲號，使他不防，將他上囚車就走。老爺點頭，先生說：『要請沙龍，非李洪不可。』」臧官說：「不行，先生不知，李洪與他是結拜兄弟。上次有媒人去說李洪的女兒與我兒爲妻，媒人教沙龍罵出來了。後來有人說，李洪合沙龍是把兄弟，他去說：『準行我一問。』李洪說：『去做媒不難，可是公子爺文成武不就的，如人家不允，老爺可不要怪小人。我一氣不要了。』今要叫他去，豈不將沙龍放走？先生說：『老爺無妨，一面派人叫李洪，一面將李洪家口收在獄中。』老爺與他說明，沙龍不到，不放你的家口。老爺一聽說，此計甚妙。一面派人拏李洪家口，一面去叫李洪。李洪進來，見老爺行禮，老爺說：『拿我名帖到臥虎溝，將沙龍請來，閉談。』提你老爺衙中立等。李洪拿了臧官名片，將纜要走。臧官說：『回來，我是立等的。』要請不了，來你的家眷可在獄中不用打算出來。李洪點頭出衙，正遇上一夥人，擁着自己家眷，連老娘也在其內。有自己的夥計回來，告訴總：『早把沙員外請來才好。』李洪就知臧官不是好意，請客又不能洩漏自己的家眷，也要緊只好出城，至臥虎溝門上有人回進話去。沙員外請入見禮。問兄弟的來意，李洪就把名片拿出，交與員外一看，說：『我們老爺說，請哥哥暢談。』沙員外一笑，說：『賢弟不要哄我，吾自知之。又是爲你的姪女之事，我去見他，這不怕了。全是有的人家了。受了人家聘禮，你大姪女是智大弟爲的，媒給了艾虎了。次女給了韓天錦了。蔣四老爺爲的，媒我去見他，叫他另說。』別人家之女，罷原來是魏子英，有一個兒子，小名叫狗兒，大名叫送生。這小子仗着他父親是地方的現在官，由着他的性兒，亂鬧臥柳眠花，又有他一個小童兒，是臧先生之子，小名叫馬兒，全是馬兒出的主意，捧着魏狗兒亂鬧，越鬧越大，就要搶人。可巧那天，遇見沙鳳仙秋實二位姑娘，入山打鳥，鳳仙拿着彈弓，秋實拿着棍，魏狗兒見着鳳仙，他就二目發直，馬兒說：『可別闖出禍來。』這姑娘不好惹，哇狗兒說：『我到怪愛他的，馬兒的主意，回家告訴老爺，找入提親，誰知道教沙員外罵出來了。我的女兒，焉能配那狗子？媒人回去，搬了許多是非，沒搬動。如今李洪一來，員外就知又是爲女兒事情來了。兩個女兒，全給了人家了。我這還怕他麼？換了衣服，帶了一名從人，同着李洪出了臥虎溝的東梢門，進了城，到了刺史衙，有執帖門房進內，不多時，正門大開，有人說：『請老員外。』直到花庭，臧官迎接出來。老員外欲行大禮，臧官攔住，落坐獻茶。老員外說：『大人呼喚小民，有何見諭？』魏子英說：『豈敢。老兄臺，我是久有此心，請老兄臺到做衙暢談。』隨就吩咐擺酒。讓老員外上座，沙員外推辭了半天，方才落坐。酒過三巡，這才談話說。老員外前番拿了黑狼山的山賊，可算幫着我清理地面，你

總算有功之人，我令人去要差使你怎麼不給。沙龍說：非是小民不給，有關封府的蔣四老爺，那日與大人的差役，口角分爭，大人如果不信，請大人問着差役，便知分曉。賊官立時詐喊道：好一大胆沙龍，你這般光景，目無官長，藐視你老爺，別看沙員外可是個武夫，處處總講情理二字，擦衣雙膝，點地說：「大人暫息雷霆，小民不敢。」賊官早就把手中金杯，嚙啣丟在地下，由屏風後馬步班卒，有三十號人，往上一擁，不容分說，把沙員外捆將起來。沙員外破口大罵，你敢是反叛的一黨。魏子英吩咐官人，將沙員外上了囚車，復又吩咐將李洪家眷放出，先生叫官人出去看沙龍帶來多少從人，立時拘拿進來。少時官人回話：沙龍帶來從人，依然跑去了。先生說：「不好，他這從人跑去，必然家中送信，倘若他的女兒前來，老爺早作準備才好。」賊官一笑，難道還敢反了不成。先生不必多慮，此事多虧先生妙策，這裏有的酒，請來一同相飲。有人過去將杯拾將起來，重整杯盤，酒飲不到一個時辰，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官人飛跑進來說：「老爺大事不好了，臥虎溝沙員外家兩個姑娘殺奔來了。」老爺快逃走罷，賊官吩咐：「叫官人好生用心，與我拿住。」官人回稟：「老爺誰敢拿，又有三四個官人跑進來，說快逃罷，不走就有性命之憂，還得打後門逃跑。」前門是走不了的話，言未了，就往後門逃命去了。先生說：「我要走了。」老爺說：「等等，你背着我罷。」我腿肚子轉了筋了，先生早跑出多遠去了。老爺把紗帽一丟，靴子一脫，拆了玉帶，扯了紅袍，呱呱啣啣就跑，怎麼呱呱啣啣的，哪是光着襪底的聲音。到後門，正遇見太太披頭散髮的逃命，他拉着太太逃在民房中，躲避去了。原因是沙員外被捆上囚車，從人一見撒腿就跑，到了臥虎溝，正遇見大漢史雲，外號又叫「愣史」，是艾虎的徒弟，漁翁張立史氏媽媽的內姪，就皆因大戰黑狼山，父女巧相認之後，金大人帶張立史媽媽夫妻上襄陽上任去了，就把史雲留在家中，常上臥虎溝來。今日正遇着老員外的從人，喊道：「史大爺不好了，史雲問甚麼事，從人說：老員外賊官叫請喫飯，把老員外誰去捆上，用囚車解了上襄陽去了。」我回家送信，史雲說：「快給大姑娘他們送信去罷。」史雲正入大門內，可巧正遇着二姑娘秋葵，史雲說：「二姑娘，我沙爺爺教賊官解往襄陽去了。」秋葵聞聽，急入內告訴姐姐，一同出來。二位姑娘全換了短衣服，鳳仙拿了彈弓跨了雙刀，秋葵是一條鐵棍，愣史拿一根門閂，外面街坊聚了多人，全是受過沙員外的好處的衆人，全拿長短兵器，全本是各戶都願意，把員外救回。秋葵出村一蹬，將鳳仙背在他的身上，不多時就進了城，到了衙門口，醜姑娘把他大姐放下，自己一幌鐵棍，喊了一聲，如同打了一個霹靂相似一樣，誰想打進去，連一個人也無有了。三班六房全跑遠了，都遠遠看望，一則懼怕二位姑娘，二則是全都受過老員外的好處，故此全都跑了。醜姑娘由大堂上打起，啜啜

喇打進去，把大堂機柵子，公案桌，後屏風，鳴冤鼓，一齊都打得粉碎。直打到後面，一層一層的房屋，大大小小的臥室，古銅玩器等，一概全完，醜了頭如同瘋魔的一樣，打了三個來回，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忽然間由西月亮門出來一人，冷笑道：哈哈，我猜着了，姑娘，你是找我大爺來了，你這個人是誰，原來是送生來了，皆因賊馬陪着大爺練武，皆因他不好念書，就說他沒帶學堂來，改了練武了，其實就擔個練武的名氣，正在西花園裏聽見外面一陣大亂，撞出來一瞧，這人東西亂跑，回去對魏狗說，大勢不好了，跟着臥虎爺的姑娘打了來了，連太太都跑了，我們逃命罷，魏狗一聽說，不是上回我們瞧的那姑娘罷，賊馬說就是他，魏狗說他許是找大爺來了，我得出去見他，他去馬兒說，可拿上兵器，送生提了一條槍，躡出西院，與二位姑娘撞成一處，若論勝負輸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姑娘扮男妝行路 智化討書信求情

且說二位姑娘打了個夠，也沒見着一個人，好容易出來一個人，六尺多高的身軀，鸚哥綠的武生公子巾，墨綠的箭袖袍，鵝黃的絲鸞帶，薄底靴子，看面上黃鬚的顏色，一雙鬪雞眼，尖鼻子，小耳朵，薄片嘴，芝麻牙，高顴骨，瘦腮幫，共巨肩，雞胸脯，圓脊梁，蓋紅花子骨，提着一條槍，笑着就說道：小好兒，找我來了，上回見着一回，必是想你大爺，這個爺字兒，還未說出咕啣的一聲，彈子就打進了左眼睛裏頭去了，鬧了個換虎出洞，何爲換虎出洞，眼珠子是圓的，彈子也是圓的，眼匡子裏頭自許一個圓的，不許兩個彈子進眼珠兒出來了，送生眼睛一瞧，焉能動手，將身一倒，正在秋葵的一彈子，秋葵的一棍，結果他的性命，迎面來了一人，秋葵輪棍便打，鳳仙說：使不的，這是李叔父，就聽李洪說：二位姑娘快走罷，你們二人打死了送生衙內，其罪不小，少時若來武營官兵，你們可就走不的哩，你們順着大路，送生衙內天倫打破囚車，救了你們天倫，此處不可多待，即速回去辦事，我在這裏與你們講話，要被別人看見，我就是幾隻鴉，鴉，鳳仙點頭，多蒙叔父的指教，二位姑娘，史雲連臥虎溝的衆人，一並回去，出城門下關鄉，走到曠野，這內中有個聰明人，上了點年紀，夠五旬多歲，姓鄒說：忙點點我們的人數，若不是我們臥虎溝的，若是跟下來，非殺了不可，姑是有好幾個瞧熱鬧的，後來出城就沒有，下了關鄉更沒了，焉知道刺史衙內地方跟着哪，共是三個人，聽見說要殺，就站住不走了，對着愣史拿頂門，就往回裏一追，地方三人撒脚就跑，史雲轉回頭來，在衆人隊裏一看，並無別的眼生之人，大衆回臥虎溝，二位姑娘吩咐，要有面生之人，遠遠的拿住，衆人答應，二位姑娘回到家中，將兵刃

附耳低言了幾句話，就把話說的一番老哥等我，到能救。只是二位姑娘要緊，孟爺說：我們正沒主意，哪過着你就得了，你說怎麼辦？智爺說：先喫飯，喫完了飯的時候，不用住店，連夜找人，二位依計而行，飯畢打發了酒飯店錢，三人先奔臥虎溝，打聽姑娘沒有回去，把史雲帶着，奔晨起望，一路並沒見着姑娘，合沙龍到晨起望與路，英丁二爺孟焦二位史雲大家相見，就將孟焦史雲寄在晨起望，智爺自己奔君山，由早路走飛雲關，進入早寒至，柵欄門進承運殿，鍾雄一見說：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智爺說：寨主哥不好了，應了你老人家話了，沙大哥被王內要去了，言還未盡，冲着他北俠使了個睜色，連北俠代智化雙膝點地，說：求寨主哥哥救我沙大哥，寨主爺一皺眉，二位賢弟請起，你們的哥哥還不是我的哥，只是一件，我知王爺跟前說一不二，這時王爺既拿了道位哥哥，必給藥肯報仇，我要講情，這時王爺倘若不准，大事就不好辦了，智爺說：寨主哥哥，只管放心，只要有我講情的一去，我親身自己去見了王爺，全憑我三寸不爛舌，兩行伶俐齒，準保能說的，王爺信了，鍾雄說：既然如此，我就寫信封好，交與智爺告辭，出山直奔襄陽而來，一路無話，到了襄陽，直奔王府，到了府門，首望裏一看，西邊有一所房屋，上一塊白匾，寫着回事處，三個字，智爺到了門房，見了回事的，說道：我乃是由君山而來，現有寨主的書信，面見王爺，王爺投遞，奉懇那位將雷王官請來一見，有人問道：你叫甚麼名字？說：小可叫智化，衆人一聽說，你就是黑妖狐智爺，說：不錯，外號人稱黑妖狐，衆人說：你是君山的新寨主，哇，你道王府怎麼知道哪？前文說過，賽尉遲祝英是王府的耳目，三朝兩日，不斷來信，君山無論大小的事情，全都稟與王爺知道，故此智化是君山的新寨主，王府的人，皆知曉，立刻讓坐獻茶，一邊有人請王官去了，不多時裏面出來的人說：智賢弟來了，嗎怪不得不上我們這裏來，哪你惦记着作寨主，哪智爺看是聖手秀士馮淵，雙槍將祖茂，通臂猿猴桃鑽，賽白猿杜亮，飛天夜叉柴温，插翅彪王祿，一枝花苗天祿，柳葉陽春，神火將軍韓奇，神偷皇甫軒，出洞虎王寔桂，小魔王郭進，同定雷英，與智爺一見，帶到裏邊，面見王爺，畢竟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王爺府苦求釋老將 山谷中二女墜牢籠

詩曰：害民蠹國幾時休，致使人間日日愁。那得常能留俠義，斬他奸黨佞臣頭。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使俠義常留，豈肯容他在朝，可惜俠義不在，人無法以制之耳。後來宋朝有段故事，余細細述說一遍。

宋史徽宗時承祖宗累世太平倉庫錢糧充盈滿溢那時奸臣蔡京爲相只要保位固寵乃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勸徽宗趁此太平歡娛作樂一日大宴羣臣將所用的玉琖玉卮示輔臣說此器似太萃美蔡京奏說陛下貴爲天子當享天下的供奉區區玉器何足計較徽宗又說先帝嘗造一座小臺言官諫者甚衆蔡京又奏說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便是人言何足異乎徽宗因此志意日侈不聽人言蔡京又另外設法搜求羨餘錢糧以助供應廣造宮室以備徽宗遊觀起延福宮繫景龍江築良嶽假山皆窮極壯麗所費以億萬計天下百姓困苦無聊紛紛思亂而徽宗不知志意遊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於是京之威權震於海內矣那時又有梁師成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朱勳因訪求花石得寵王黼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開拓邊境得寵這些不好的事都是蔡京引誘開端所以天下叫這六個人爲六賊而蔡京實爲六賊之首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到靖康年間金人入寇京師不守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北去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自古奸臣要蔽主擅權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使其心志蠱惑聰明壅破然後可要以竊威福遂己之私觀徽宗以玉器爲萃是猶有戒奢畏諫之意一聞蔡京之言遂恣欲窮侈釀禍基亂嗟乎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歟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必忠臣也言雖逆耳而實利於行導其君侈靡自是者必奸臣也言雖順意而其害無窮人主能察於此則太平可以長保矣閉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智爺看見霸王莊這夥賊人還算自己的故友見面很覺親熱初會雷英戴一頂藍緞子六瓣壯帽赤金的摩額二龍鬪寶兩朵紅絨挑在頂門亂顛翠藍箭袖袍鵝黃絲帶月白襯衫薄底靴子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面如油粉劍眉三角日直鼻菱口角鬚鬚不長肋下佩刀到是個英雄的樣子羣賊與智爺一見說這就是我們雷王官智爺向前要行大禮雷英用手攙住說不敢當先聽見張華張賢弟言過又聽見說兄臺爲了寨主今日一見果然的不俗可稱的起朝野皆知遠近皆聞名垂宇宙譽滿乾坤智爺說豈敢小可久聞你老人家的大名轟雷貫耳皓月當空今日得見尊顏實爲小可的萬幸再小可歸了君山日後公同輔佐王駕千歲的大事我們若有不到之處只求王官老爺在王駕千歲駕前美言一二雷英說賢弟不要太謙遂往裏邊一讓直奔集賢堂少時到階臺之下王官進去回話轉頭說道王爺有諭着智化進見智爺來到屋中鞠躬盡禮匍匐於地口稱小臣智化與王駕千歲叩頭願王駕聖壽無疆千歲千歲千歲王爺久聞此人之名見此人來到集賢堂不覺的歡喜在上面說智化平身賜座智爺說王駕千歲在此焉有小臣座位王爺說有話敘說智爺說謝坐小臣奉我家大寨主之命有一封書信獻與王爺千歲請看王爺

說呈上來。智爺遞與雷英說。雷英說。王爺一看。智爺偷瞧王爺。見他戴一頂五龍盤珠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穿一件錦簇簇榮耀耀。蟒翻身龍探爪。下繡海水江涯。杏黃顏色。圓領闊袖。蟒龍服。腰橫玉帶。八寶攢成。粉底官靴。面若銀盆。濃眉三角。目直鼻闊。口一部花白的鬚鬚。尺半多長。鬚滿前胸。智爺看罷。奸王就知道他沒有九五的福分。王爺說道。智寨主。你家大寨主。無論甚麼事情。孤無有不應之理。惟獨此事。孤不能點頭。拿了沙龍所為。與樂省抵命。萬不能將他釋放。智爺跪倒說。小臣冒奏。王駕之前。千歲不久。就要行師。正是用人之際。雖傷了樂寨主人。死不能復生。也怪不得沙龍。乃是榮犬吠堯。各為其主。沙龍不作大宋之官。尚且報效大宋。平黑狼山。清理地面。總是向着大宋。王爺將他拿住。如今他也知道了。身該萬死。王爺恩施格外。不要他的性命。他若降了。王駕千歲。有罪不加。反倒實他個官職。豈不是破着死命。報效王爺。王駕雖失樂寨主。又得來了一個沙龍。小臣把他二人。有一比。樂省比一隻犬。沙龍比一隻虎。失了一犬。得來了一員虎將。豈不是王駕千歲的萬幸。王爺說。你說得雖然有理。那沙龍作過大宋官。怕他不歸降我。也是固然。智爺說。他縱然不降。小臣把他帶回君山。我們大眾苦勸。無有不降之理。王爺說。降也是降。你們君山智爺說。就是降我們君山。也是大家輔佐。王駕千歲。共成大事。欲要興師之時。我們在前。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見城得城。見鎮得鎮。託王駕之福。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攻無不取。戰無不勝。早早推倒宋朝天子。王駕千歲。豈不就登基坐殿。王爺聽他奉承了幾句。不覺大樂說。怪不得有人誇獎你的本領。今日一見。果然高強。不用走了。請將你留在府中。與孤作一個謀士罷。這句話把智爺嚇了一跳。暗想在君山詐降計已成。不久的君山救南俠。拿鐘大保。若在王府。甚麼人辦理那邊的大事。心生一計。跪倒叩頭說。王駕千歲。駕前。有雷王官。就是謀士。此人文武全才。能辦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有鬼神莫測之機。治國安民之策。熟讀孫武十三篇。廣覽武侯的兵書。攻殺戰守。排兵布陣。關引埋伏。精於攻戰。王駕千歲。手下有此能人。何必用小臣在此。君山上五日一大操。三日一小操。十日一總操。操演水旱的嘍兵。非小臣在旁不行。如今新演了幾個陣勢。都是小臣的主意。若在府內伺候。王駕豈不誤了。君山陣陣。王爺這才准奏。又有雷英說。智寨主所言不差。不如教他回君山的。為是。雷英也怕有了智爺。顯不出他來。王爺說。既然這樣。你就將沙龍帶回君山去罷。智爺叩頭謝恩。王爺要賞賜酒飯。智爺再三叩頭不領。王爺派人帶着智化。到囚牢中。把沙龍帶將出來。打去了肘鐐。交與智爺。智爺與沙爺道。驚智爺取了點銀子。賄賂了官人。同着沙爺。到了府中。給他現買的衣服。智爺一邊到了金知府衙門裏。打聽了打聽。鳳仙秋葵。並沒到知府衙門裏頭來。自己心中納悶。

告辭出來也不敢對着沙大哥說。這二位姑娘就是老員外的掌上明珠。若對他說他必要憂心反爲不美。此事不必對他提。遂即回店。同着沙老員外。次日給了店飯錢。回君山。一路無詞。到了君山。見了大寨主。老員外面謝過救命之恩。要行大禮。鍾雄再三攔住。讓老員外在當中坐。沙爺不肯。其實沙爺見智爺時。智爺一五一十的全說明白了。不然也不用勸。就降了山。焉能這們容易。智爺回頭一看。展爺也在那裏坐着。就知道自己出山的時節。必然是把人情。重在鍾雄的身上。過來見禮。鍾雄出令水旱寨的寨主。俱到承運殿。與沙爺展爺大家見禮。留衆位寨主到承運殿。大家同飲。與沙員外壓驚。初鼓方散。惟有北俠智化。沙龍展昭。大家另整杯盤。復又再飲。直喫到四更方散。鍾大保大醉。早就安置了。沙龍展爺的住處。智爺晚間到他們房中。商議破君山。拿鍾雄的計策。暫且不表。且說二位姑娘行路。天晚。鳳仙着急。秋葵不怕。鳳仙說。你可別教我姊姊呀。秋葵問。叫你甚麼。大姑娘說。你叫我相公。我可叫你是沙葵。論說。應叫你是兄弟。你的面貌與我不同。不像弟兄。曲尊曲尊。你罷。秋葵說。那有甚麼要緊呢。越走天氣越晚。進了山路。忽見前面有燈光射出。鳳仙說。可好了。有了住戶人家。可就好打聽了。看看臨近。見人家院內牆裏頭有一高竿。竿上掛着個燈籠。來在牆外。白灰牆上。書黑字。鳳仙一看。是婆婆店。暗自歡喜。婆婆店就是媽媽開的。我們是兩個女兒之身。實在湊巧。下馬前去打店。只聽見咕嚕嚕嚕一響。原來是把個燈籠繫下來了。姑娘叫門裏。婆婆子答應。啣幹甚麼的外邊。答道。住店的。婆子說。我們這有個規矩。燈籠不下。多少人都住燈籠。一下沒有地方了。別處打店去罷。秋葵說。不行。不開門。砸要砸了。婆子說。你砸罷。就聽見啣啣一聲。婆子說。啣反了。小子你別忙。我去開門。看你。知道我們這裏無人。欺負我們娘們。把門一開。婆子打着個燈籠。一照。瞧秋葵那模樣。嚇了一跳。撈小子拿着棍子。冲媽媽腦袋。打三下。子。算你是好的。秋葵真要打。被鳳仙攔住。轉身與婆婆行禮。說是我的一個小醜。麻媽媽不要與他一般見識。我們是沒出過門的人。不敢前進。怕遇見歹人。沒有房屋。我們在院子裏站一夜。也是如數的給錢。媽媽一見鳳仙說。話恭敬。人品又端方。說我這個人。與順不與強。似乎你這個話。怕把我的房子讓與你。我都愿意進了店門。拿下物件。解下馬上的包袱。來。婆子帶路。過了映壁。三間上房。三間東房。三間西房。可是兩間一門。一門。奔到西邊兩間的屋中。點燈。住下。婆子說。我有房子。徹燈籠不住人。我是怕錯了。我的規矩。相公貴姓。府上在那裏。鳳仙說。我居住臥虎溝。我叫艾虎。媽媽說。我給你們預備飯罷。回答很好。把酒菜端來。二位姑娘喫了三杯。反身擰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假艾虎受害悲後喜 眞蔣平游戲死中活

且說姑娘爲什麼說他叫艾虎皆因說他住臥虎溝不敢說姓沙。週圍三五百地沒有不知沙員外無兒的。自己一想不如提出艾虎哥哥的名字到好將飲到三杯酒就暈倒在地。媽媽進來一笑上了媽媽的這兒就是該媽媽的錢。進來冲着秋葵一看說好小子你不哼了過去把包袱打開淨是紅綠的衣服釵環鑄串連弓鞋都有。媽媽說這是我女兒的造化。正瞧之間院子裏問媽媽呀又作這傷天無理的事哪罷。媽媽說上了我的道。那前輩子該我的錢你進來瞧來罷。姑娘說進來瞧什麼。媽媽說頂好的個相公殺他這個醜小子要了他的命了。姑娘乳名叫蘭兒一身的本事有高來高去之能。躡房躍脊的工夫是九頭獅子甘茂之女。此處地名叫娃娃谷。當時蘭兒聽了相公二字一看鳳仙不覺的心一動想自己終身無靠。看此人不俗終身配了此人平生情愿。便問媽媽呀看這個相公怪可憐的你拿水來灌活了他罷。媽媽不肯。蘭姑娘苦苦求。婆子有氣他要活了。因問我何害他又救他。我說甚麼。蘭姑娘說你就說是親戚。婆子問他問甚麼親戚。我何言答對。姑娘說媽媽你好糊塗。這個媽媽好糊塗。是打宋朝興的婆子說呀。我明白了。怪不得人說女大不留守。留來留去反成愁。孩子我灌活了他。他要是娶過親來難說道你還給他。作個二房不成。姑娘說那裏趕的那們巧呢。婆子說那們姑娘你就取水去罷。取了水來用筷子把鳳仙的牙關撬開把涼水灌下去不多時甦醒過來問道媽媽方才我這一陣是怎麼了。媽媽說相公我先問你件事你定了親了沒有。鳳仙一怔暗道這下女兒之身定什麼親事。回答說尚未定下親事。媽媽說阿彌陀佛。鳳仙說我沒定親你怎麼念佛呢。媽媽說你這下親事很好。我有件事情合你商量。鳳仙說媽媽有話請說。媽媽說我有女兒在那邊站着模樣兒頗不粗。媽媽許你爲妻。大概料無推辭。鳳仙一睜那邊站着個姑娘。鵝黃絹帕罩着烏雲。玫瑰紫小襖。蔥心綠的汗巾。雙桃衣窄窄的金蓮。一點紅猩相似。就是沒有看見。桃花粉面。鳳仙暗想他們這是個賊店。給我蒙混藥酒喝。必是這姑娘。娘瞧見是姑娘主意將我灌活了。頭你錯瞧了。我們兩個人一個樣。怎麼好推辭。說有了媽媽快些住口。想你了。是宦門的公子。豈肯要你這開黑店的女兒。還不快些住口。媽媽說如何你瞧他有個手。沒有他罵我們娘們。姑娘說好野男子。媽呀我將他捆上交與老娘就是了。袖子一挽一躍身軀過來就打鳳仙一見也就一閃二人交手。媽媽在傍看定。連連喝聲不多時鳳仙要敗。緣故白晝打上衙門。又驕了一天的馬。又勞乏。又受了蒙汗藥。灌過功去。不大四肢不隨和。又是小脚穿着男子的靴子。很不伶俐。怎麼會不輸。一失招就教蘭娘兒一脚咕咚一聲倒在地。上

甘媽媽過來拿了繩子，四馬攢蹄，捆將起來。蘭娘一笑，憑你有多大的本領，也敢同姑娘動手。媽媽你殺我殺，媽媽說我殺就殺，鳳仙的刀拿起來要殺蘭娘。兒道：「媽媽呀，你殺他，可問他別教他後悔了。媽媽說好了，頭你瞧瞧，你這個還了得麼？」來在鳳仙面前說，生死路兩條，可要你想明白點。鳳仙自忖我若一死，輕如蒿草，我們的天倫甚麼人去救再說。秋葵也就活不了咧，不如暫且應了此事，連自己的性命也都保住了。我雖是女兒之身，乃提的是艾虎哥哥的名字。這事應承，只當是與艾虎哥哥定下門親事，說道：「媽媽不用殺我，我這事應承了。媽媽說這不是明白的嗎？」蘭娘說：「嗎呀，可教他留下點東西。媽媽說：『咱孩子你去罷，我比你懂的，遂解開綁。』鳳仙拂了拂身上的土塵，過來與媽媽見禮。媽媽說：『姑姑老爺敬着罷，可不是我說，我們這親事是妥了，你多少得留下點東西。』鳳仙點頭，隨即過來一看，自己包袱依然打開了，算好沒有丟東西，拿出一塊碧玉珮，交與媽媽，作為定禮。可巧這宗物是北俠給他的，焉知暗裏是定他的定禮。鳳仙自己不知，列位前文說過，此書與他書不同，他書是鳳仙走路時節，假充未過門的女婿，衆公想情，他是千金之體，他若知道配了艾虎，他豈肯充艾虎的名字。此事乃是北俠與沙龍暗地說明，放定時就是這塊碧玉珮，還是北俠當面給的，作為是初會見面的禮兒。秋葵背地裏還不愿意，哪抱怨北俠說，給姐姐不給我，如今就將這玉珮，又定了蘭娘兒。媽媽接了定禮，鳳仙問道：「岳母到底是姓甚麼？媽媽說：『姑老爺，有你岳父的時節，姓甘叫甘茂，外號人稱九頭獅子，有本勢着的，哪我的女兒，就是跟他學的。』鳳仙問：『岳母，我這個從人怎樣？』媽媽說：『這裏有半碗涼水，灌下去就好。』姑老爺你灌他，我去備辦點好酒飯來，你用。鳳仙說：『很好。』媽媽出去，蘭娘沒走在院子裏，說：『媽呀，一不作二不休，把上房屋內那個瘦鬼，也救了他罷。今日將瘦鬼殺了，血跡漂蓬，大為不利。』媽媽說：『我恨他合我玩笑，蘭娘說：『你得行點好罷。』鳳仙將秋葵灌活，秋葵一問，怎麼個緣故？鳳仙就把自己從前細述了一遍。秋葵先有氣，後來一聽，給艾虎哥哥定下親事，也就罷了，忽聽上房屋中，糊擗糊擗的聲音，好似搗牛的一樣，噯啾噯啾的亂喊，說：『姑爺快過來，勸勸罷，又聽到說哈你四老爺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仍然又打你道。』蔣四爺因何到此？上院衙安放古磁罈之後，奔晨起望，至晨起望問明大衆，智爺詐降君山已成，自己奔五柳溝，天氣太晚，誤走婆婆店，至娃娃谷，婆子往裏一讓，天氣不早，別越過住宿。蔣爺問：『有上房嗎？』婆子說：『有。』蔣爺到裏面，進上房落坐，說：『媽媽貴姓？』我們姓甘，蔣爺說：『是甘媽呀，你是誰的甘媽？』婆子說：『本是姓甘，你愿意叫我甘媽。』蔣爺說：『我這個歲數，叫你甘媽，巧咧，我也姓甘。』婆子說：『怎麼你也姓甘呢？』尊字怎稱呼？蔣爺說：『我小名老兒，婆子說：『原來是甘老兒。』啣你是誰的甘老兒。』蔣爺說：『你愿意叫我』

廿老兒你張羅去罷。你們當家的哪？婆子說：去了世了。蔣爺說：你守了寡了，我也守了寡了。婆子說：你是爺們，守什麼寡？蔣爺說：我們內人死了，我守的是男寡，你守的是女寡。何苦這們彼此守寡，有那們着我們兩個人作一個婆子說：瘦鬼你要老成着些才好，你還要說什麼？蔣爺笑：嘻嘻的這說作了親家，你的歲數比我小，你是個小親家子，小親家呀，我也不喝茶，給我擺酒，你陪着我喝，羞的婆子臉紅，他本不能玩笑，蔣爺專是好玩笑，這一玩笑，不大要緊，自己幾乎性命之憂。婆子把酒端來，把燈點上，蔣爺讓婆子喫酒，婆子連理也沒有理，就出去了。蔣爺笑道：小親家子，別急呀，蔣爺端起酒來，細細的察看，怕有緣故，又聞了一聞，酒無異味，酒無異色，方才敢喝。媽媽知曉甘茂在生時節，獨門的能耐，會配返魂香，自己造薰香盒子，蒙汗藥酒，別人的蒙汗藥酒，發渾有氣味，斟出來亂轉，他這個也無異味，也無異色，也不亂轉。蔣爺喝下去，翻身撲倒，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婆子進來說：瘦鬼不玩笑，了罷，正要結果性命，可巧正是鳳仙秋葵到，這時作了親戚，蘭娘講情，婆子拿水灌活，反到致蔣爺踢倒，亂打婆子，喊叫姑老爺。蔣爺知道必有餘黨，鳳仙進門一瞧，訝道：勸原來是四叔姪男有禮，秋葵也說：姪男有禮，蔣爺一怔住手說：你們怎麼到這裏來？婆子噤了半天，說：你認的我們姑老爺嗎？蔣爺說：怎麼會不認的呢？他是你什麼人？回答我們姑爺。蔣爺說：他怎麼是你們姑爺呢？他叫什麼？鳳仙使了眼色，婆子說：他叫艾虎啊，不是嗎？蔣爺說：是對對，是艾虎，冲着你們親戚，便宜你罷，你如冲着你們親戚，給我們點好酒着罷。婆子說：便宜你，隨即去取好酒。蔣爺問二位姪女：是什麼緣故，這般打扮？二位姑娘就把天倫被捉，打在囚車，鬧公堂，追趕天倫，誤入娼寮店，受蒙汗酒，招親說了一遍。蔣爺說：你天倫不怕你智叔父如今假降碧山，他必知道，他能想法救你天倫，你們不用耽憂，你們明日奔金知府那裏，找你們乾姊妹去。鳳仙點頭，婆子到把酒擺上，大家同飲。婆子問：你到底是誰？蔣爺說出自己的名姓，婆子方知他是蔣平，鳳仙問四叔，往那裏去？蔣爺說：上五柳溝，請柳青，婆子問：就是白面判官嗎？你們怎麼認識？蔣爺說：是我盟弟，婆子說：呀，你可是我把姪了？蔣爺說：你是我把孫，你可找我玩笑，哇，婆子說：他是我徒弟，還是小徒弟呢？大徒弟雲中鶴，真是個老道，二徒弟是我娘家的內姪，小諸葛沈仲元，三徒弟是柳青，蔣爺說：九頭獅子甘茂，是你什麼人？媽媽說：是我去世的亡夫，蔣爺說道：就是了。婆子說：提起都不是外人，奉懇與我們作個媒人罷，外邊有人叫門，不知來的是那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魏昌小店逢義士 蔣平古廟遇龍湫

且說婆子叫蔣爺作了媒人，保人蔣爺說：淨作媒人，不作保人。婆子說：媒保一樣，蔣爺說：作媒不作保，蔣爺作保得保。

人，他是個姑娘，怎麼保法呢？日後是對不起柳青，作媒可以，準有個艾虎不算他冤。婆子亦就點頭。外邊有人叫門，投宿婆子說：「不住人了，那人苦苦哀憐，蔣爺要出去。」婆子與蔣爺一個燈籠，蔣爺開門一看，那人是文人打扮，南邊口音。蔣爺將他讓進西房一間獨屋內住下。蔣爺問貴姓，那人一瞧蔣爺面目，說：「你是現任的職官，蔣爺說，怎麼看出來了？」那人說：「你是五短身材，又是木形的格局，蔣爺暗驚，好相法，細一瞧他說：『你淨瞧我，未看自己。』」印堂發暗，當時就有禍。那人說：「我到遇見敵手了！你到底是誰？」蔣爺說：「我叫蔣平，四品護衛，你到底是誰？」那人跪倒，央求救命，說姓魏，叫魏昌，人稱爲賽管輅，因與王爺相面，沖撞王爺，後來是我巧辯沒殺，我留在府中，就打五老爺死後，我看王爺禍不遠矣。今夜晚逃，跑在這裏，巧遇四老爺，懇求你老救我。」蔣爺攙起道：「聽說我們老五多虧是你，不然尸骨不能出府，你自管放心。我指你一條明路，言還未畢，外邊有人叫門，說開門來。」魏昌說：「這就是王府的王官，追我來了。」蔣爺說：「先生放心，有我哪？」將燈吹滅，不可高聲，蔣爺提著自己燈籠出來，開門一看，兩個人是王官的打扮，騎着兩匹馬，說：「店小兒，你們這裏可住了一個穿藍袍的，沒有這人，可拐了王爺府許多東西，是個要犯，住在這裏，可要實說，與你們無干。」蔣爺說：「這人不是姓魏呀？」南方的口音，住在這裏了。」二王官下馬進來，拿人蔣爺說：「我們開店知道規矩，跑了人，有我呢。」還用二位老爺去拿，我給二位先備點酒，我們把他捆上，人已然睡了，你們喝着酒，明日早晨再走，豈不省事？」二人聽了歡喜，蔣爺把馬繫在馬棚，將門關上，把二人讓在三間東房，將燈對上，說：「我取酒去了。」上房見婆子就把給鳳仙，連給自己的藥酒，連菜端來，與兩個王官喫用。酒不到四杯，二人便倒於地上，轉頭約婆子，將兩個王官拉在後面，現成刨出來的大坑，連酒菜全都倒於坑內，勸婆子說：「從此不必作這個買賣了，你這個女兒，給着了這個艾虎，他是智化門人，北俠的義子，外號人稱小義士，我見了他的師傅義父，無論是誰，都可以給你帶個三五百銀，就有了姑娘的嫁妝了，我見了你的徒弟，我再說一說，他這時大發財源，他也得破點鈔，你還作這件大害理的買賣，何用？」一邊裏說話，一邊裏埋人。二個王官才真冤哪，糊裏糊塗的就嗚呼哀哉。婆子說：「真累着了，我這可沒事了。」蔣爺說：「還得累累你哪？」婆子說：「病鬼當着我們新親，你可別玩笑，教人家看不起我。」蔣爺說：「咱們兩個不過背地裏偷偷摸摸的，婆子說，你更是胡說了，又有甚麼事？」蔣爺說：「還有兩匹馬，哪你幫着我趕出去，開了門，將馬趕出，把東屋裏燈息滅，婆子奔上房，蔣爺上西屋裏來，與魏昌談話，復又將燈點上，外邊事情，魏昌都聽見，與蔣爺道勞，謝過救命之恩，蔣爺一笑，將先生攙起，魏昌問：「四老爺指的我這條明路，是投奔那方？」蔣爺說：「上院衙，正在用人之際，你就投奔上院衙，就是一

條道路。魏昌說去不的，可著襄陽大小人，多有識認於我的，被他們看見，王府得信，我就是殺身之禍。蔣爺說：無妨，我把你裝扮起來，連你自己，都不認的自己。魏昌不信，蔣爺說：臨期你就知道了。天光大亮，先打發鳳仙秋葵起身，將包袱包好了，繫在馬上，蛤蟆口咬上鐵棍，告辭出門。媽媽要送，蔣爺攔下，房飯錢不必細表，定然是不給了。蔣爺囑咐，上知府衙，二人點頭上馬。蔣爺回來，叫媽媽，拿槐子熬些水來，媽媽備妥，拿來。蔣爺把自己的包袱打開，拿出五個斑毛蟲來，先教先生用槐子水洗了臉，後用斑毛蟲在上面一搽，取鏡子一照，魏昌嚇了一驚，面目黃腫的難看，說：怎麼好？蔣爺笑道：見了上院衙的公孫先生，能治言罷起身。四爺也不教給店錢，送出門外，作別。蔣爺回婆子，說我請請你罷。四爺說：那道是小事，我見見姑娘，婆子答應入內，不多時，姑娘出來，見過四叔，道：個萬福。蔣爺看了，果然真好，別看可是開黑店的姑娘，到也穩重，總是艾虎的造化。四爺問了聲好，蘭娘回頭去了。婆子待飯畢，蔣爺告辭，婆子送出，看着蔣爺去遠方回。蔣爺奔五柳溝，非止一日，曉行夜宿，那日到了五柳溝，天已二鼓，自己想着，見了柳賢弟，難道還無住處不成嗎？故此天晚進了東村口，路北頭一個黑油漆門，高臺階，雙門關閉，自己上前打門，裏面人開門問：那位蔣爺說？是我。老人家細看說：蔣四老爺麼？蔣爺道：還認得我呀？老人家說：四老爺，恕老奴眼瞎，老奴有禮了。蔣爺問：你們員外在家麼？回道：我家員外上白棚去了。蔣爺問：行人情去了？家人說：不是在廟中設上五老爺的牌位，與五老爺念經，哪蔣爺問：在那廟中？回道：在玉皇閣。蔣爺說：廟在那裏？家人說：由此往東，直走到雙岔路口，路北有一顆龍爪槐，樹別往正東走，東北的小岔，直到廟門。蔣爺說：我上廟中找他去。家人讓四老爺家裏等罷。四爺一定要走，家人進去關門。四爺出東口往東，不到一里之路，看不見龍爪槐，可巧起了一陣大風，風沙迷目，不能睜眼，仍是向前，未能看見槐樹，直走了七八里路，也沒走到玉皇閣，心中納悶，別是柳安兒冤我罷，直聽見有人嚷：好惡僧人，禿頭那裏走。蔣爺順音而去，一看前邊有一廟宇，門兒半開，蔣爺矮身而入，進了山門，西屋裏有婦人啼哭，蔣爺來到屋中，一問，婦人說：家住深石崗，我丈夫叫姚猛，人稱飛錘大將軍，又叫鐵錘，將我娘家姓王，居住王家陀，我由娘家回婆家去，帶着兄弟，王叩鐘，走在廟前，風沙迷眼，不能前進，這個廟叫彌陀寺裏面的惡僧人，名叫普陀，他有四個徒弟，叫月、接、月、長、月、截，月短，素常知道不是好人，看見我在廟門前避風，他讓至客堂待茶，依我不進來，我兄弟說：裏邊避避也好，將到客堂，兄弟教和尚捆了出去了，不知生死。普陀過來，要與我行無禮之事，我一喊，進來一個大漢，將惡僧人叫出去，兩個人在後邊動手，那小婦人怕僧人回來，想行拙志，不料遇見爺臺，道就是一住從前，蔣爺聽了，就知道他丈夫是個英

且說蔣四爺借着點酒把臉一蓋故意裝醉拿燈燭將窗櫺紙點着。老人家沒看明白往裏就跑。喊道：四老爺放火。有路而來。你來回的冤我。一百使不得。二百下不去。三百不夠朋友。說話不算。你就撞粉。柳青說：你真要盜。四爺說：我作甚麼來。咧柳爺說：屋裏來。廚役把傢伙撤去。蔣爺坐在東邊。柳爺坐在西邊。柳青說：盜哇。蔣爺說：有言在先。連盜帶還。一個時辰。你把帽子摘下來。你把簪子拔下來。教爺的小搬運童兒瞧一瞧。柳爺摘了帽子。拔了簪子。遞過來。說：甚麼搬運童兒。蔣爺瞧簪。仍是那個水磨竹的一邊有個燕蝠蝠。那邊一個圓壽字。柳爺說：搬運童兒。可受過異人的傳授。蔣爺說：還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柳爺說：誰教你的。蔣爺說：黎山老母。柳爺說：你別胡說了。蔣爺說：你把簪子秘好了。你叫大家出去。別在這裏瞧着。家內二十多人。全擠着要看。柳爺將大眾喝出。衆人在窗外觀瞧。蔣爺說：我要盜。盜個手明眼亮。你把兩隻手放在桌子上。我把兩隻手落在桌上。淨教搬運童去盜。柳青半信半疑。將手就放桌子上。蔣爺兩隻手壓住柳青兩隻手。說：小搬運童兒去。把他那簪子拔下來。我們作個臉慢慢走上。腿了上。肩膀兒了。鬧的柳爺毛毛咕咕的說：怎們看不見。蔣爺說：三寸高。你是肉眼凡胎。如何看的見。柳青說：你哪。蔣爺說：我是慧眼。柳爺連肩膀帶腿。腦袋亂搖亂晃。說：你竟糊扯。蔣爺說：你別動呀。擰了我童兒的腰。柳爺說：別瞎說了。蔣爺說：瞎說。盜下來了。柳爺不信。蔣爺擡起一隻手來。往上一翻。仍然拿手背。還是壓着柳青的手。一舒掌說：你看簪子。柳爺一怔。果然盜下來了。蔣爺一合手。交與柳爺的手。柳青接來。燈下一看。呀。病夫。你真有些鬼鬼祟祟的。蔣爺披手奪來。仍又拿自己的右手。壓住他的左手。說：淨盜不算。爲奇。還要與你還上。柳爺說：不還我也不出去。蔣爺說：還上。你可別矯情了。柳爺說：只要還上。就算你贏。蔣爺說：連盜帶還。沒有一個時辰罷。柳爺說：這時就還上。可沒一個時辰工夫。一大可就過了。時刻了。蔣爺說：你淨矯情。早還上了。柳爺不信。蔣爺將雙手往下一撒。說：你摸去。柳爺回手一摸。果然還上了。說：奇怪。奇怪。蔣爺說：你說話罷。是出去。不出去。柳青說：教我出去。不難。還得依我一件事情。蔣爺說：你出去。就罷。別爲難我了。怎麼還得依你一件事情呢。柳爺說：只要依我這件事情。我就出去。怕你不應。蔣爺說：淨持授桃木人。得一年的法子。教給我。就隨你出去。蔣爺道：不難。等着得便之時。再教柳爺說：不成。立刻就教。蔣爺說：淨持授桃木人。得一年。柳爺說：我就等一年。蔣爺說：你等一年。我可等不了一年。也罷。我當時就把你教會。你便怎樣。柳爺說：我再不去。我是

個畜類怕這個咒，不能一時就會。蔣爺說：行七字靈文八字咒，一教就會。柳爺大樂說：來罷，老師你教給我罷。蔣爺說：你方才看着盜的，快不快？柳爺說：快。蔣爺說：不快，還能快？你看又盜下來了。柳爺驚疑不止，連說：好好好，四爺說，又還上了。柳爺一摸，果然還上了。連着五六次，柳爺總未省悟。這回柳爺摸着，還未回手。蔣爺說：又盜下來了。柳爺一把揪住，說：好病夫，你冤苦了我了。列位，這本是蔣爺玩的個劇法，說書總講情理二字。蔣爺自打五接松，瞧了他這隻簪子，花樣尺寸，就記在心裏，照樣買了一個。宋時年間，攏髮包巾，滿街上都是賣簪子的，故此買得容易。未幾，蔣爺雙手爺摘下來看，怕不是那個。論柳爺家內，甚麼簪子沒有，可巧還是那個。不教衆人在眼前，怕他們看出來，叫柳爺雙手放桌上，他拿手壓柳爺的手，怕他回手要一摸，就不行了。哄信了他之後，所以是左盜右還的。那時摸出，算完了。蔣爺教柳爺抓住，說是兩根簪子。四爺道：可不是兩根？我實無別法想了。這個招兒，你出去呢？我們大家報仇，你不去，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說罷跪下哭道：你怎麼樣了？鬧的柳爺無法，也就哭了。說：四哥，不是我出去，四爺說：你不必說了。我大哥得罪於你，必教我大哥與你大大的賠一個，不是就完了。柳爺說：也不用隨戴，上頭巾飲酒，次日起身。蔣爺教多帶薰香，直奔晨起，非只一日到了路魯的門首，直入裏面，見大衆行禮。連焦孟史雲全都見過，有人進來，說：外面有二人口稱龍滔姚猛，求見。蔣爺把叫二位請入，見禮。蔣爺一見姚猛，好人物樣兒。智爺也打外面進來，大家全見個面，將自己的事細說一遍。蔣爺說：智賢弟，出主意罷。智爺說：裏頭人少，讓他們二位去。蔣爺說：龍姚二位，你們看可行啊？太粗魯些。智爺說：可以這樣更好。我告訴蔣四哥一套話，你慢慢的教他們。二位去。蔣爺說：龍姚二位，你們看可行。算送二弟去，你不降苦勸再降。二位你別說真名姓，就說叫趙蘭弟。二爺說：爲何教我改姓？智爺說：你不算改姓，本是兆蘭的兄弟，故此是趙蘭弟。二爺一笑說：你真可以，就是了。安排好了，說：我君山等去。說畢，起身回君山去了。智爺回君山，走早八寨，回承運殿，可巧這日就剩鍾雄一人，在承運殿獨坐。正然寂寞，忽然智爺進來，智爺問：他們都上那裏去了？鍾雄說：他們大衆同沙大哥，閒遊去了。沙大哥總覺心又有些不快，大衆陪着沙大哥去遊山，教他散散心去。智爺說：這個展護衛，我又沒在家，是怎們降得？鍾雄說：並未準降。我那日到引列長虹，他說了許多的好話，甚麼是死有餘罪的人，身該萬死的人，寨主還有這般優待我，說說，既然這樣，何不請到承運殿一敘？他雖來不知歸降，不歸降，智爺說：好辦法，交給我了。只是還有件事，寨主問甚麼事情，請說。智爺說：來這些日子，我把山中衆位寨主們，連前帶後，連喫兵全算上，有賢有愚，有好有忠，惟獨有一個人，我看着我奇怪。寨主說：是誰呀？智爺說：武國南，武國北，這兩個人，可是親弟。

兄不是鍾雄說不是那國南我們老人家武成之子國北並不是親生的他檢來這們個孩子拿蒲包兒包着還是一身的胎練小毛衫上寫着生辰八字抱回來現找的奶娘可着家人誰也不許說是抱的就說是親生自養的他的父親在我天倫手裏出過力死後還是我發送的智爺說此人早把他趕下山去萬般要不得他相貌是兔頭蛇眼鼠耳鷹腮其意不端萬要不得寨主說有賢弟這一論有我在他不敢怎樣智爺說豈不聞大福不在必生禍亂鍾雄說誠哉是言也語言未了太衆歸位一同喫酒次日早飯用畢嘍兵報道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鍾雄一擺手嘍兵撤身出去鍾雄說智賢弟你出去看看若看出破綻不用與我商議立刻結果性命智爺點頭出去去夠多時進承運殿說外面兩個投山的小弟帶來哥哥裏過過目說將二位請將進來說我家寨主有請二位先啓簾櫳進來鍾雄一瞧二位堂堂的儀表一個是銀紅色武生巾銀紅箭袖黃絲帶薄底快靴天青色的跨馬服腰懸寶劍翠藍挽手飄垂面似傅粉細眉朗目形相端正唇似塗硃牙碎排玉大耳垂輪好一位面如少女的英才一個是藍緞六瓣壯帽藍緞箭袖皂緞靴黃絲帶帶肋下佩刀面大若銀盆粗眉大眼虎視昂昂鍾雄看罷喜之不盡見二人欲行大禮鍾雄離位攙住說不敢未曾領教二位貴姓高名說寨主在上小可姓柳名青外號人稱白面判官居住鳳陽府五柳溝這是我個表弟他叫趙蘭弟皆因他父母雙亡有點本勢性情驕傲我怕他入在匪人的隊內歲數年輕一步走錯恐怕對不住我去世的姑母聽見寨主這裏掛榜招賢特地將他送來早早晚晚跟寨主學些本勢不知寨主可肯收納智爺說我這裏招賢掛榜聘請還恐不至焉有不收之理柳青說如此說來我當面謝過我就要告辭鍾雄說不是說你們二位怎麼兄臺要走哪柳青說小可家中事煩又是買賣又是地畝全憑小可一人照管實在不能投山入夥連智爺在旁苦勸這才點頭智爺與大家見過鍾雄擺酒頃刻杯盤齊備酒過三巡智爺問道趙蘭弟肋佩青鋒必然是好劍法二爺說才學慢說是好連會也不敢說智爺說你這是大謙你們二位投山我們都是前世的夙緣稱得起是一見如故酒席眼前無以爲樂煩勞施展劍法我們瞻仰瞻仰回答本領不佳不敢當着大寨主出醜智爺說不必太謙了施展施展罷柳青說既是衆位說着你就舞一趟那點不到好跟衆位領教二爺點頭把劍匣摘將下來放在桌上袖袂一挽衣領一吊嗒一聲寶劍出匣衆人一看此劍寒光灼灼奪人耳目冷氣森森鍾雄一瞧暗暗驚訝觀物知人就知知道二爺的本領不錯再看二爺將身一躍手中這口劍上下翻飛躡高縱矮一點聲音無有人人賀彩個個生歡好劍法好劍法收住勢子氣不露出面不更色鍾雄就知道平素諳諫的工夫純熟鍾雄親遞三杯酒道勞智爺說可不

是我這個人沒夠，還要奉懇一邊，我們這裏還有一位，陪着你走一邊，丁二爺說，使得使得，智爺沖着展爺又是一躬到地說，展大哥，我是深知你的劍法高明，故此奉懇，展爺點頭，這雙舞劍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爲誑寶劍丁展雙舞劍 設局詐降龍姚假投降

且說智爺說，寨主爺愛雙舞劍，山中會劍的甚少，這位趙蘭弟與大哥，你們二位，可稱的是棋逢對手，你們二位要雙舞這一邊，那就可觀的無比了，借着我們大哥光，我們也開開眼，展爺說，使得，這有何難，沒有寶劍，智爺說，有的是來呀，去到後邊五雲軒，提大寨主的令下，把劍取來，鍾雄一聽，嚇的面貌更色，暗說不好，智賢弟假聰明，你不想展昭投降未妥，要將寶劍拿出來，他得到手中，若要不降了，可也不好與他，要這就教縱虎歸山，若再勸降他，他肯降還好，他要一反臉，他那口劍，誰能敵擋，智賢弟，你錯大發了，暗暗使了個眼色，使聲音咳嗽，他總不回頭，干着急，並無方法，又不好叫他說明，不多時，將劍取來，智爺叫把劍給了展爺，也就明白了，暗道，好個黑狐狸精，給我誑劍，哪，連北俠大眾等，全明白了，智爺反着臉說，終日大哥愛看雙舞劍，今日看罷，準對意味，鍾雄有氣，暗說，誰愛瞧雙舞劍，是你愛瞧罷，因此總老不看他們，智爺又道，彼此二位，可沒有冤仇，無非點到爲是，誰也不許傷着誰，我這裏有禮了，隨就一躬到地，二人齊說，不敢，二人一齊捧劍，丁二爺就奔了下首，文武本領，全講情理二字，展爺論先，在山上了，丁二爺是新來的，又歲數兒小，丁二爺可會淘氣，沖展爺說，寨主手下留情，展爺心下不樂，暗說，二舅爺，你可不當這麼着，怎麼指實了，叫起我寨主來了，你可別怨我，我也鬧你一句說，趙爺手下留情，二爺瞪了他一眼，委曲着說，豈敢北俠等大衆暗笑，他們親戚禮道的，到湊合了個圓全說，舉二人動手，好一雙英雄，要是看了這次舞劍，再也不必看了，二人施展平生的武藝，手眼身法步，心意念足，躡步跳躍，閃輾騰挪，輕若貓鼠，捷如猿猴，滴溜溜身體亂轉，躡高縱矮，足下一點聲音，皆無，類若走馬燈相仿，全講的是貓躡狗閃，兔滾鷹拿，燕飛掛畫，六巧之能，雖然這般的比試，鼻吸口氣的聲音，皆無，就聽見聽聽，割割，割割，是劍刃劈風的聲音，割割，是衣襟剖風的聲音，忽前就後，忽左就右，這才叫棋逢對手，將遇良材，把大家看的，眼都花了，不是一樣好哇，人的品貌，衣服器械，全好，真算是世間罕有，鍾雄雖然不高興，究屬他是個行家，先前不愛瞧他，就是低着頭生氣，未免也得就偷着瞧一兩眼，除非你不瞧，你若一瞧，管保你把別的都忘了，他把兩眼一直比別人看的更入，穀了待兩個人收住勢子，彼此的對話，承讓承讓，一轉身，當着寨主說，獻醜獻醜，寨主爺說，實在高明，眼睜睜的，展南俠答理答訕的，把寶劍跨起來了，鍾雄又煩起來了，智爺擺酒與二位

道勞。這才冲着寨主說：「哥哥你看二位劍法，實在是好，果然的妙。準保寨主哥哥愛看，寨主說你是準知道我，不然怎說知性可以同居呢？」隨即使了個眼色，把智爺調出說：「眾位，我且告便，也由後邊出來，至於院內一看，鍾雄在那裏等候。智爺問寨主：「哥哥，甚麼事將我調出？」鍾雄說：「你錯作了件事情，言多語失，你不知道不知道。」智爺說：「我不知。」鍾雄說：「這個姓展的他降意不準，這寶劍到了他手裏，豈不是蹠虎歸山，還不是錯你錯大發了？」智爺說：「就是爲這個事，這寶劍我成心詎出來給他的。」鍾雄道：「賢弟，錯過是喝過血酒，你這一句話不是緊哪？」我那錯疑了智爺說我反正無私，不怕人疑惑。鍾雄說：「你怎麼成心給他？」智爺說：「寨主哥哥若問我把這段細情，向你說了罷，這寶劍不能不給他，我假意着說是哥哥愛着，借這們個因由，好教他物歸本主。」鍾雄說：「你可知道那劍的利害？」智爺說：「我怎麼不知，把寶劍給他，露出寨主爺的大仁大義來了，請人家降山，又不給人家寶劍，人家豈不小看於你？」寨主說：「依你之見？」智爺說：「他在那裏一坐，咱們該說的也不敢說，該講的也不敢講，降不降，就在今朝了。」鍾雄說：「怎麼講哪？」智爺說：「小弟少時進去，我就說，哥哥叫我出來商量一件事，所有在坐的諸位，有拜過一盟的，可也沒拜過的，今天全續同盟，有不愿意的，趁早說明。」鍾雄說：「他若不拜智爺說，他若不拜，那就是不降。晚晌用酒灌醉，結果了他性命。寶劍落在哥哥手中，他若結拜，就是降了，有怎麼話也好對他說，就不用避諱了。」鍾雄說：「罷了，賢弟比我勝強百倍，說畢二人回席，仍然落坐。」智爺說：「寨主爺將我叫出去說，我們在位人續一盟，拜過的再重複一回，可有一件，那位不愿意，趁早說明，這也不是強爲的事情，惟有展南俠一怔，說我本是該死之人，蒙寨主這般錯愛，如今又要結盟，焉有不願意之理，無奈何？」一宗我的家眷，現在京都，倘若風聲透漏，萬歲降旨，封門抄家，我担架不住。」智爺說：「無妨，怕你不願意，倘若願意，將寶眷接在山上，那還怕他甚麼？」隨說道：「你不用憂愁了，寨主哥哥預備香案，把個鍾雄樂的是手舞足蹈，也是他時運倒了，拿着喪門吊客當喜神，大家沐浴更衣，序齒結拜。沙老員外居長，依次鍾雄、北俠、展昭、智化、柳青、趙蘭、第七人結拜，也沒發願，也沒喝血酒，書不可重敘。水旱寨眾寨主大家相見，道喜，留在承運殿，喫酒整整樂了一天，日落席散，當日鍾大保喝了個大醉，安置柳爺、趙蘭弟的住處，又待了三日，早飯畢，嘍兵進殿，報山下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特來報知。鍾雄一擺手，嘍兵退去，叫智賢弟：「還是你去，看明來意，如要有詐，結果了他的性命，別着他脫逃去了。」智爺出去，去了多時，轉頭回來，啓簾了進來，說道：「有二個人，叫在承運殿外，以候寨主的令下。」鍾雄說：「敬賢之道，下個請字，怎麼這個你說是叫呢？」智爺說：「你看甚麼人，甚麼人說甚麼話，到承運殿外說，我家寨主叫你們進去，只」

聽見唯的一聲，如同半空中，打了一個巨雷一般，進得承運殿，一個是身長八尺，那一個比他還高一尺，全是一身青緞衣襟，六瓣壯帽，銷帕擗頭，青緞箭袖袍，絲帶薄底緞靴，閃披着英雄氈，一個肋下佩刀，一個是長把鴨圓大鉄錘，腰中繫着觚觚昂昂的大皮囊，一個白方面黑鬚，一個是面如鑛鉄，半部鬚鬚，一個是胸膛厚臂膀寬，一個是肚大腰粗，脯肉翻着翅子肉橫着，一個是堆壘銳鋒，壘抱着發氣，一個是威風凜凜，虎視眈眈，全都是鍍粗愚魯，悶楞溷濁，鍾雄一見，喜不自禁，問道：貴姓高名？仙鄉何處？尊字怎樣稱呼？兩個投山的竟翻白眼，白方臉的說：寨主爺轉別合我們轉文，我們可鬧不清，哪智爺說過來給寨主叩頭，兩個人倒身便拜，咕咕咚咚，也不知磕了幾個頭，起來旁邊一站，智爺問：叫甚麼名字？兩人說：我叫大漢龍浴，我叫姚猛，人稱鉄錘將，又教飛鏢大將軍，我們居住深石崗，因在家好管不平之事，故此打死人了，有我們董二大爺，告訴說：君山有個寨主，叫飛又，大保鍾雄，他那裏招覓我們，說沒有盤費，二大爺給了一吊錢，我們奔這裏來，到了山下，打聽明白才進來，你們要我們不要？若是留下，情愿牽馬墜鎗，可得管飯，我們可喫的多，鍾大保笑道：智賢弟，你可通六國之語，智爺說：人有人言，獸有獸語，哥哥看看，有詐否？鍾雄道：這樣人，焉能有詐？豈不想饑人專冤機靈鬼，問智賢弟這兩個，還是結拜？還是怎樣？智爺說：這樣結甚麼拜？只要哥哥愿意留下，大小給點差使，就得鍾雄道：把他們撥在那寨，哪智爺說：這樣給不的臉，哪也辦不了大事，可準誠實有了，哥哥睡覺的屋子，穿堂不是，是有十名健將，上夜，我每見他們，偷間躲懶，我要撞換他們，便不用了，把這兩個，人派為健將的頭目，兩個人管十個人，準其他他們，鞭處，似乎這兩個，人要教他們，睜着眼睛，瞪一夜，決不敢少閉，這是這個，缺分他們，兩個就以爲到了天堂了，哥哥請想如何？寨主說：可有點難，爲他們，智爺說：甚麼人，甚麼待承，遂把龍姚叫過來，說：寨主賞你們一個健將的頭兒，你們愛分前後夜，是愛分一對一天，隨你們帶十個人，商議，官中有飯，每月一人，十兩銀穿衣服，謝過寨主，叫嘍兵帶着去，見十名健將去了，鍾雄說：賢弟，實能見機，而作大衆，也就誇獎了一番，當日無事，無非敘了些個閒言，過了兩三日，這日智爺見鍾大保歡喜，說道：寨主哥哥，這個巡山的差使，聞寨主當了多少日子了？寨主說：聞寨主，那是投山的頭一個拜弟，到寨就是巡山的差使，智爺說：我看聞寨主，晝夜操勞，要把他累大發了，明年行兵之時，人一疲乏，如何打仗，不如將此差使，換給小弟，替他當個三兩個月，然後再換與聞寨主，再要兩三個月，再換與小弟，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寨主說：賢弟，你幫着我料理白晝之事，很就是了，再要操勞夜間之事，使劣兄心中不安，智爺說：這是小事，哥哥做了皇上，我還不是一字並肩，王廐鍾雄聽了歡喜，隨即傳令將巡山，大都督的缺，換

與智寨主聞寨主換與小飛雲崖口鎖守不得違令聞華一聞此言嚇了個出真魂殼智爺得了巡山的差使任其出入找蔣四爺商量破君山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承運殿大醉因貪酒 五雲軒夢裏受毒香

且說智爺討了這個巡山差使亞都鬼聞華約會了黃壽于義王京謝寬俱在小飛雲崖口相會大家議論此事巡山差使非尋常可比寨主派令別人倘有一點舛錯可著君山玉石皆焚不若我們大家破著性命見大寨主言明這目又沒有拿住他犯款的大病聞華說依你主意怎麼樣答道我們大眾暗地細訪如查出他的劣跡來時我們大眾破着死命一下就把他搬倒如其不然因為小事大寨主又不能治他之罪這不是往返嗎大家一聽合乎情理就悄悄的暗地裏訪查焉能知曉智爺手大遮不過天來以為是把寨主哄信把大家更哄信了強中還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自從智爺得了這巡山大都督這一百巡山的嘍兵俱聽智爺調遣這一個早早晚晚不分晝夜沒有一個鬆神的地方可有一宗出入方便上晨起望也不用避諱這嘍兵了這時節就是上院衙也不要緊了不怕遇見寨主嘍兵問他他都有說的就說是訪聽事情去了這天到了晨起望見了大眾蔣四爺就問詐降的人怎麼了智爺就把已往從前細說了一遍大家笑了一回復又說道四爺我們裏頭的人也夠了拿鍾雄的日子也有了冬至月十五趁他生日這天後寨有三千罇酒讓搭出來散於大眾把寨主灌醉用返魂香把他薰將過去盜出君山你們在外頭接應着我們蔣爺說是了裏頭事在你外頭事在我智爺說我們可不走旱八寨路彬說可別走水寨呀會水人少水寨嘍兵惡烈又有水寨出不來又有大關擋着智爺說不走水寨我瞧了小飛雲崖口一條道路過了小飛雲崖口就是菽子坡龍背陀前引山前引洞就出來了路彬說對要打那出來我們這船可以在那裏等着那點山是極高乃連雲峯的下坎兒是日我們二更就到智爺說可別忘了還有件事到了十五拿鍾雄山中必是一亂他們又不知鍾雄的下落山中也有高來高去的能人倘若他們懷疑追至上院衙上院衙空虛無人大人有失那還了得又道是未思進先思退君子防未然蔣爺連連點頭言之甚善我倒有個主意先請大人上武昌府叫我二哥保護讓我們大哥三爺全上我們這裏來智爺說更好不怕他去也是撲個空還有一件四爺給運三枝信火來是日我們把他盜出來到承運殿頭伎信火寨關門是二枝信火上了小飛雲崖口是三枝信火騰空你們也就知道了外邊接應蔣爺說是

日我們把晨起望的住戶約上見你們信火一起我們在外頭亂喊助陣。借着山音說天兵天將好幾百萬人四面八方共破君山。喊殺呀殺呀裏邊他們不戰自亂助你們一臂之力。智爺說此計甚善。蔣爺說賢弟我還有句話。龍滄身上帶着一個藥餅兒。他沒告訴你罷。智爺說沒有甚麼藥餅兒。四爺說當初我二哥初見花蝴蝶時候。拿了一個串珠花的婆子。他是拐子手。拐了一個巧姐。巧姐是貨郎兒莊致和的外甥女。我二哥白日裏在大夫居喝酒。沒了錢了。莊致和素不相識。會了酒錢。就提他丟外甥女兒的事情。可巧晚間遇上了。從巧姐頭上起下來一個藥餅兒。這種東西。按在頂門上。人事不省。閉住了七竅。若要還省人事。起下藥餅。後脊背拍三掌。迎面吹口冷氣。立刻就明白了。後來拿住花蝴蝶。就用的。是此物。剛完了花蝴蝶。龍滄再三央我三哥借這種東西。不好意思撥他的回作爲暫借的。龍滄日昨一問他。尙有此物。要用時節。你找他要。去智爺說。這是寶貝呀。這可大大的有用。蔣爺說。你也該走了。智爺說。我如今是巡山的。早早晚晚全不怕了。我告訴你的話。你可辦理。蔣爺說。外頭事交給我。你不用掛心。兩個人將事情商量停妥。隨即起身回山。這座君山。如銅牆鐵壁一般。萬馬千軍。也不能破。兩個人的主意。裏面八個人。外面八個人。就給國家除了大患。且說智爺回山。等了兩日。交到十一月初旬。說。寨主哥壽誕之日。可就到了。今年得大大的熱鬧。熱鬧。鍾雄屢年的規矩。衆寨主在承運殿。喫早飯。晚晌每人一桌酒席。嘍兵各自有分賞他們的酒肉。智爺說。今年不比往年。得大大的熱鬧。我看後寨。存着三千罈釀酒。散於大衆。全把他喝了。寨主傳下一道令去。這天無令。也不用傳。枰發口號。點名當差。放他們一天假。叫他們歡呼暢飲。猜拳行令。彈唱歌舞。聽其自便。這日無有軍規。第二日整齊嚴肅。鍾雄說。使不得。賢弟難道說不知軍中不可一日無令。倘有差事。那還了的。智爺哈哈大笑。說。寨主哥無用多慮。小弟主意沒錯。難得你就過這一個生日了。鍾雄聽了一驚。這是不利的言語。說道。賢弟我就過這一個生日。過年我就死了。不成。智爺說。哥哥。你又想差了。我說你就這一個生日。鍾雄說。我就過這一個生日。再不能過生日。可不就是死了。麼。智爺說。不是。今年過完了。過年行上軍了。在軍營裏頭。枕戈待旦。臥露眠霜。渴喝刀頭血。睡在馬鞍心。萬馬營中度日。刀劍隊裏爲家。知道幾年。才把江山得在手內。若要是登基之後。前三後四。那就叫辦萬壽。就不叫生日了。這生日可不就是這一個。還想過甚麼生日。智爺胡拉亂扯。把個鍾雄說的立刻傳令。書手寫了告示。教嘍兵在水旱寨各寨粘帖。合山中一亂。聲音甚大。渾人大樂。聰明著急。暗有議論不表。且說定準十五無令。慢慢的將信火帶進寨來。暗地他們詐降的全派好了。誰辦甚麼事情。要了迷魂藥餅兒。自己帶定。自己與柳青用香薰寨主。龍滄背人。姚猛跟

著北俠承運殿外發頭枝信火。南俠在寨棚欄門發第二枝信火。丁二爺在小飛雲崖口發三枝信火。沙員外在後宅門。攔人斷後。冬至月十三日。即將後面酒罈搬出。算好每人該有多少。殺猪宰羊。下山制買乾鮮水菜。多添廚役。忙了三天。到了十五日早晨。鍾雄穿上百福百壽袍。百福百壽中掛上老壽星。上了供獻。承運殿擺開桌椅。先有後寨婆子。扶著姑娘。抱著公子。至殿下來。與寨主叩頭拜壽。齊說。愿天倫聖壽無疆。鍾雄看了一對兒女。十分歡喜。婆子也來拜壽。寨主吩咐後面領賞。仍扶小姐與公子入內去了。眾家寨主都與鍾雄拜壽。鍾雄先要與沙大哥叩頭。讓了半天。方才對行一禮。然後俱與寨主拜壽。齊說。愿寨主聖壽無疆。鍾雄傍立打一躬。說道。劣兄有何德何能。例年間討禮。全都叩畢。落坐獻茶。外面各寨嘍兵頭目。到來在殿外拜壽。寨主也還了一禮。人人俱都有賞。眾入出去。合寨的嘍兵在寨棚欄門外拜壽。寨主迎出。也是還禮。有勞你們。可見得寨主何等的恭謙。也是俱都有賞。然後進來。席前單缺。智化寨主心中不樂。聞華過來。說道。眾家寨主俱已到齊。請寨主吩咐擺酒。鍾雄意見。要等智化被聞華一催。也只可吩咐擺酒。頃刻擺列杯盤。大眾一口同音。說道。今天是寨主哥哥的壽誕。我們每人敬獻三杯。鍾雄說。不可。你們每人敬我三杯。三四一百二十鐘。我不用再喝。就醉了。今天又襯着山無令。何不細水長流。漫漫的大家同飲。猜拳行令。熱鬧熱鬧。黃壽說。沙寨主。就是年長。你就作個領袖罷。你遞三杯酒。我們大家行個令。沙老員外點頭。斟了三杯酒。遞與鍾寨主。寨主連飲了三杯。大家一躬到地。寨主也就還了個禮兒。寨主復又敬大眾三杯。大眾再三不肯受。這才攔住。然後歸座。各斟上門杯。鍾雄將要飲酒。智翁荒荒張張。打外邊進來。立刻就雙膝點地。跪倒就磕。說。我願寨主哥哥千秋永業。萬壽無疆。鍾雄離席。大家站立。鍾雄一躬到地。說。劣兄有甚麼好處。敢討兄弟之禮。你這樣分心操勞。實實我過意不去。我敬你三杯。智翁說。那有反禮而行。總是我敬你老人家。才是說畢。先敬鍾雄三杯。寨主也回敬了三杯。彼此落坐。大家端酒。智翁說。等等。就這們喝麼。我算出令官。看大杯來。嘍兵答應。又說。今天寨主哥哥壽誕。要大家獻個壽詞。要一個頂針。續芒兒。句句都要吉祥的言語。不然罰酒三巨觥。這裏頭許多人。說我們不懂的。不上來。智翁說。不行。那位說不上來。先罰這們三杯。沙老員外說道。我們這裏就屬我的年長。我倘若接不下去。大家要笑。我也得喝。不如我先受罰。一連喝了三杯。然後受罰的人多了。你也受罰。我也受罰。君山上的人。有說的上來的人。家不說。情愿受罰。就刺了個南俠。北俠。雙俠。智翁說。我是出令官。打我這先說。眾人一樂。借着眾人一樂。便說道。大家一陣歡笑。與寨主上福壽。北俠說。壽比南山不老松。南俠說。松柏之榮。有餘慶。雙俠說。慶有餘年。福壽增。智翁說。增福壽。北俠說。壽長生。

南俠說生貴子雙俠謝子孫榮，智爺說榮高代，北俠說代君封，南俠說封顯爵，雙俠說爵位正，智爺說正下了，與國同休的一位老壽星，北俠說興家業，南俠說業興隆，雙俠說隆恩重，智爺說重公卿，北俠說卿且吉，南俠說吉有慶，雙俠說慶壽人，智爺說人貴奉奉的是巧比丹青一軸壽容，北俠說容富貴，南俠說貴尊榮，雙俠說榮尊壽，智爺說壽且永，北俠說永平安，南俠說安然靜，雙俠說敬壽酒，智爺說酒滿瓶，憑着寨主命的大德，壽活八百有餘零，寨主一聽哈哈不笑說我寨中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不知怎麼樣成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慶生辰鍾雄被獲 闖大寨智化遭擒

詩曰：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俱無賴，紫燕黃蜂各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新難莫悟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聲。

且說鍾雄一見作的這壽詞，更覺歡喜，寨中人一個個文武全才，何愁大事不成，說我給衆位兄弟掛紅，自己也就端起大杯來，正食之間，只聽外邊聲如鼎沸，唱的樂的，喊的，鬧的，豁拳的行令的，猜三叫五的，熱鬧非常，智爺說：哥哥你看這個歡喜不歡喜，我們也該豁拳了，豁了一陣，拳日已垂西，衆家寨主告辭各自回寨，鍾雄恨不得大家一時出去，與這幾個知心的好朋友，一處再飲才好，另整杯盤，點上燈火，點的都是通宵的壽燈，天到初鼓，智爺說：今日山中雖然無令，我可得出去照料照料，鍾雄說：總是你得多受累，智爺隨即出來，要到早八寨瞧瞧，將到豐盛寨，衆嘍兵排班站立，智爺一看，就嚇了一跳，到裏邊隱在嘍兵身後，問了問緣故，你們爲甚麼不喫酒，嘍兵說：我們三寨主有令，不叫喫酒，喫酒者立斬，還叫我們今天防備，預備兵器，智爺說：你們愛飲酒不愛飲，早有酒頭答言，我們都饒出涎沫來了，智爺說：先教五十人別處去喝，再等回來換這五十人去喝，來回更換，大家都喝着，可別說是我說的，大家歡喜，智爺去後，先走五十人，喝上不回來了，又走五十人，也不回來了，大家一議論，法不責衆，全走了，寨主一瞧，全走了，他也喝起來了，列位怎麼他也喝起來了，總歸是天命二字，此人不醉不用打，算盜寨主，出山智爺又到一寨，是文華寨，二百人也沒喝酒，又教他們一個招兒，一百人告假撒尿，由尿道裏喝酒去，喝完再換那一百人，先一百人一去不回，後一百人改了告假拉屎，鬧的千義無法，自己到底不會喫酒，餘者的寨主嘍兵，盡都東倒西歪，智爺歸回承運殿，一使眼色，大家苦苦勸酒，就把鍾雄灌醉，小童兒攙到五雲軒，把頭巾摘下去，大衣服脫了，放在牀上，放下半邊的帳帘，叫四個童兒，警醒着聽差，智爺出來看龍姚二人在穿堂裏坐着一問，十名健將俱都醉了，智爺說：你們預備鈔包二人。

說齊備了。到承運殿碗盞俱都撤將下去。燈火息滅，就留了一雙壽燭，教看殿的人，你們喫酒去罷。我今夜在此處安歇。看殿人歡歡喜喜的去了。智爺叫大眾預備智爺單，同柳青奔五雲軒。智爺預先就告訴明白了。大眾盜鍾雄時，但得能不殺人千萬，可別殺人。來到五雲軒，柳爺先拿了布捲龍姚智三人，連自己俱把鼻子堵上，把薰香盒子擎出來。這盒子乃紅銅作成，類如仙鶴腿的水煙袋一樣。仙鶴的脖子，是活螺絲，一節一節的。一擰螺絲，一拉多長。仙鶴腹上，有個迸蓋，拿指甲一捺，迸蓋一起，半個月牙盒裏，取出香來，用千里火桶一拍，將香點着，放在仙鶴腹內，捏上迸蓋，收起千里火桶，將銅仙鶴，戳在窗櫺紙窗之內。後手一拉仙鶴的尾巴，尾巴有個消息，通着兩個翅膀，翅膀一呼扇，腹上，有個透眼，一呼扇，在裏一透風，兒由嘴內一條線似的煙，直向軒內射去。先把四個小童薰倒，然後一轉，沖着那邊掛起來的半幅簾子裏，又是一拉仙鶴的尾巴，將鍾雄薰將過去，收了香盒子，四人進去，先把那半邊帘子掛起，拿迷魂藥餅兒，先按在鍾雄頂門心上，然後把他的膀子，勒聚住，起一抽，爬在龍潛身上，拿鈔包兜住了。他的兩臂，來回的繞，任繫了個扣兒，轉頭出去，把堵鼻子的東西，摔了。到承運殿，北俠問怎樣，回說得了一點信火，味的一聲，信火騰空，後面噲啷啷，鑼聲亂響，有老人家謝寬帶着謝充、謝勇一百名飛腿短刀手，俱都酒點沒聞，信火一起，大家說不好。了殺奔前來，正到後宅門，沙老員外橫叉，不許進去，說寨主大醉，今日晚間，憑爺是誰，不許進去。謝寬說我奉夫人之命，有要事見寨主，回裏沙爺說不行，明日再見。寨主已睡有話，也不能說。見二枝火起，家人急了，說老寨主不教我進去，可不行了，誤了我的事情，可要得罪寨主了。沙爺說你還敢怎樣，一抖手中，又家人舉刀，兩個兒說參參，驟開二人一低頭，暗器出來了一個是低頭鎚，一個是花妝弩，仗着沙爺躲得快，不然中了暗器了，自己隨退，大眾並不追趕。俱奔五雲軒去看寨主。沙爺出來，衆人已到小飛雲崖口，聽後面趕來，喊喝快將寨主留下，好一羣狼心狗肺之人，大家往上一圍，鑼聲亂響，後面人陸續都來了。連武國、南武國、北帶金鎗，將于義鐵棍、唐彪，早入寨內，總有不喫酒的人，也不有甚醉的飛雲口上，是聞華鎮守。小五寨內人，全沒喝過酒。此山口上石頭，是直上直下，如鏡子面兒一樣，山口不寬，橫著滾木兩邊，有絨繩兜住，有四名嘍兵，拿著刀聽吩咐，刀剝絨繩，滾木往下一滾，就把人軋的骨肉如泥。北俠是兩隻夜眼，看的分明，上面聞華聽鑼聲一響，自己就齊隊，二百人全是長拘鉤，若要頭根滾木放下去，用拘鉤往前一推，就不能用絨繩兜了，就拿拘鉤搭住，要放的時候，一摘拘鉤，就放下去了。北俠把著刀，往上一跑，跑到七成，還有三成，就到了上面了。聞華叫放滾木，刀剝絨繩，響的一聲，嚕咕嚕咕，嚕咕嚕咕，滾下山去。一看北俠已到後面，嘍兵用長拘

鉤一推北俠就著七寶刀一滑呵吱呵吱一陣亂響，鉤一併，人人往前一撲。北俠不忍殺人，反與聞華交手。你道北俠怎樣上來的？哪跑到半山，看見放滾木黑忽忽的，奔自己而來，並無躲閃之處。一看旁邊山石上，可巧有一塊石頭，伸出來許多，又有由石縫中出來一顆小樹兒，自己一蹬那塊石頭，單手一搬那顆小樹，滾木過去，在往當中一躍，兩三個箭步就到了上頭，拿刀一刺，各衆嘍兵往前一爬，隨即聞華的叉就到了。一反手，噲啣的一聲，又頭墜地，也是聞華命中所犯，又成了一根鐵桿，撒腿就跑。衆嘍兵跟著亂竄，北俠就在山口上大叫衆位，如今已得了飛雲崖口。我們的救兵也到，攻破了君山，南俠雙俠保護著龍浴桃，猛往上就跑。隨後就是沙老員外緊跟著，就是柳青到小飛雲崖口上面，就聽見噯啣一聲，焉知曉是智爺被捉。智爺到是一分好意，瞧見他們得了飛雲崖口，自己先擋住大衆，容他們上頭再得一寨，自己再上去不遲。憑手中這口刀，遮前擋後，工夫不小了。虛砍一刀，往上就跑。衆人意欲要追，于義不教往上追。智爺這才放心，剛一回頭，噯啣噯啣，咕嚕嚕，噯啣是中了于義一鏢，噯啣是喊了一聲，咕嚕嚕，是滾下山來。智爺把雙睛一閉，淨等著刀槍亂打，亂刺，可憐北俠大衆，連個影兒也不知。他們自願往前闖，見君山外面火光冲天，殺聲震耳，必是蔣四爺外面助陣。前面嘍兵擋路，一齊喊叫，快把寨主留下。二百嘍兵列開一字長蛇陣，當中有一家寨主，姓廖，叫廖方，擋住去路，說：「快把寨主留下，牙繃半個不字，休想活命。」丁二爺躡上廖方的雙劍，往下一劈，劍往上一迎，噲啣一聲，雙劍皆折碎的一聲，頭巾墜地，過了荻子坡，就是龍背陀。二百嘍兵一家寨主，廖圓，手中燕翅鎗，展南俠並不答話，噲啣噲啣，噲啣噲啣，是把鎗削折，鎗頭落地，回頭就跑。嘍兵四散，到了前引山，二百嘍兵一家寨主，北俠一露面，寨主回頭就跑。嘍兵一亂，你道這家寨主是誰？原來就是毛保。毛保見北俠，焉有不怕之理？過了前引山，到了前引洞，過不去了。二百嘍兵也沒有兵器。寨主是寨尉遲祝英，看見前邊的山洞極深，非得進洞內，不能走出門石。上面是山，下面是洞，上邊拿石頭壘起一堵牆來。若有人奔洞，二百嘍兵拿石頭亂打一人一塊，就是二百塊。越近石頭越大，故此誰也不能向前。幾個人過去，幾個人都跑回來了。多少身上還帶點傷，這回是北俠往前，嘍兵不但打，反是亂嚷亂躡。北俠躡入洞中，開門，你道甚麼緣故？是蔣四爺辦理外頭之事，大人上了武昌府。二爺先生保護帶了大爺三爺，上了晨起，望十五晚間，約會合村老叟頑童中年漢，由旱路而來。盧徐蔣焦孟史路魯大衆，乘三隻船，在連雲峯下坎等候，見了兩枝信火，不見三枝，叫大衆喊喝。天兵天將到了四面，八方攻破君山了。就在山外，放起一把火來，滿山徧野，烈火飛騰，借著火光，徐慶獨自一人，秘著一口刀，自爬上山去。常言一句無巧不成，書要沒徐

慶這山萬萬闖不出來。三爺到了上面，看見祝英，抽後就是一刀，幸而祝英一閃躲過，嚇的撒腿就跑。徐慶並不追趕，爲的是瞧看下面大衆，上邊問道：你們可拿了鍾雄？大衆告訴，已然拿獲了。山下見罷，衆人出洞，蔣四爺迎住，暫且不表。單提的是北俠搶上了飛雲崖口，武國北一拉武國南，退下找了個避淨所在，說：哥哥大勢不佳了，我們疾速護夫人逃難罷。武國南打算是一番好意，連連點頭。到於後面求見夫人，婆子帶將進去，來見夫人，見了夫人，雙膝點地說：夫人大勢不好了，我家寨主教他們盜出君山，天兵天將殺將進來，玉石皆焚，夫人早作準備才好。姜氏夫人一聽，眼含痛淚，說：早知道寨主的禍不遠矣，苦勸不聽，我活著是君山人，死了是君山鬼，我是萬不能出山。武國南說：夫人不出，君山可以使得，我們把公子小姐保將出去，若是有禍患，日後到有報仇之人，夫人無奈說：你們到是一番的美意，就叫婆子丫環與公子小姐多穿幾件衣服，打點細軟金珠，包裹停當，這一逃難，就有性命之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逃難遇難親姊弟 起誓應誓同胞人

詩曰：養身不亞似生身，寨主何曾負僕人。姊弟豈知同遇難，家奴反要逼成親。

竟迷暗室懷中寶，幾喪明珠掌上珍。若使未能逢智化，終難重聚樂天倫。

且說武國南武國北，雖係兄弟，是兩樣心腸。武國北職寨主，勢敗失了小飛雲崖口，就知道君山不保，自己會同著哥哥，到後寨勸解著夫人逃難。他們兩人，全沒成過家，這一逃難，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他，把小姐佔了，就是爲這個主意而來，欲先說出，他怕他哥哥不點頭，怪不得智爺與鍾大保議論武國北，此人萬不可用。如今就應了智爺的言語，見了夫人一說，夫人就把一雙兒女交與他們，姑娘那裏肯走，總是大了幾歲，說：娘呀，你死在君山，我合你一塊死。姜氏肝膽欲裂，一手拉著鍾麟，一手拉著亞男，說：兒哩，女兒難道說爲娘就捨的你們，倘若老天垂念，還有相逢之日，這都是你天倫忠言逆耳，才害的我們娘們好苦。你們就跟隨你武大哥，武二哥逃難去罷。武國南說：我就把我這一對兒女交與你們了。武國南說：夫人請放寬心，說著話，雙膝點地，對天盟誓，過往神祇在上，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如改變心腸，天誅地滅，站起來說：國北起誓，不管夫人怎樣，我們先明明心，國北說：哥哥，你起了就得了，還教我起誓。武國北無奈，跪在地上說：過往神祇在上，保著我家公子小姐逃難，如若改變心腸，我哥哥怎樣，我也怎麼樣。武國南說：不像話，誓要各人單起。武國北說：我若改變心腸，教我死後，肝花腸子，教狼喫了。武國南說：不成，沒有那們起誓的。從新另起，夫人說：不必了，外面把紅沙馬備好，包袱細軟之物，一切全繫在馬上。武國南勸解夫人，不必掛心。武國北攙

着小姐。武國南背著鐘麟，一出門猶如送殯的一樣，就哭起來了。小姐上馬，武國南背著鐘麟，武國北拉着紅沙馬，出了後寨門，把門人俱都醉倒，慢慢過了摩雲嶺，繞過白雲澗，到了蓼花崗，由西往下，就是蓼花灘，叫哥哥，我們往那裏走。武國南說：我們走蓼花崗，那灘中不好走，淨荆條絆人，走着路，武國北問哥哥：聖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也不想成家了罷？我怎麼樣呢？武國南說：我這歲數，還成甚麼家？就是你呢？以後給你說上門親事，接續香烟，國北說：那得多時。國南說：到了岳州府，若寨主大勢不好，給小姐擇婿，不必定門當戶對，把小姐事情辦完，再給你說親。國北說：與其那們着，省件事好不好？也不用給小姐擇婿，也不用給我說親，這就是頂好的件事。小姐也出了閣了，我也成了家了。國南說：你也得說着，才能成家。國北說：把小姐給我，國南一聽說好天殺的，你還要說些甚麼。國北說：哥哥，我試探試探你呀？你要順着我說，我就把你殺了。國南說：你這句話，雖係試探我，我就損壽二十年。鐘麟說：武大哥，我害怕國南一回頭，黑忽忽的高丈的深潭，令人可怕，說道：少主人閉着點眼睛罷過了這點窄狹的道路好了。話言未了，就聽見砰的一聲，早被國北一脚，端在國南的腿上一歪，身受呀呀一聲，連國南帶公子，就墜下深潭去了。姑娘一見國北的光景，也要躡下潭去，早被惡賊一把扭住，想動不能，拉着馬，撲奔正北去了。暫且不表，列位這一段，定君山本是極大的個節目，不能略草而已。事情也多，頭緒也亂，必得說的清清楚楚的事情，雖多，就在五十六、六十七、三、日全完時候，不許說差，請看書的，衆公留心細記。但是說書的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單提的是智化受鏢，滾下山來，大衆槍刀亂扎亂砍，早教金槍將于義，一把手攔住說：把他綁起來，解往承運殿，正要追趕寨主，火光冲天，殺聲貫耳，人家救兵到了，眼瞧着小五寨人，陸續敗回，連祝英俱到說：不用趕了，教人接迎到水面上，船去了一個個，面面相覷，意欲打水寨，追趕，明知他們會鑄船，底慢慢再作計較。聚會承殿，運吩咐把智化綁上來，不多時，智化進承運殿，一陣哈哈的狂笑，面上並無懼色。大家一瞧，見了罪之魁，惡之首，各各咬牙，人人憤恨，俱找兵器，要將智爺亂刀分尸。智爺又是嗤嗤的冷笑，若是淨糊塗人，智爺就死了，可巧有明白人，偏要問問，那愚人說：可別讓他說話呀，他能花言巧語，于義說：讓他有話說完，難道說還把他放了不成？姓智的，你樂的是怎麼？智爺說：我樂的是你們大衆，空有這些人，連一個有能爲的，沒有，全是些個衣冠禽獸，我們雖把寨主盜出君山，可不是有意殺害寨主，勸寨主改邪歸正，作大宋的官，夢穩身安，可得有我的三寸氣在，不料我今被捉，可不是我怕死，我怕死還不敢詐降呢。縱然一死，落個千古聲名，就拿姓智的，到得君山，準佔幾個好字佔的是勇仁義禮智信于義大笑說：你是人面獸心，這幾個字，你連半個字也不能佔。智爺

說道：我身無寸職，你們君山是國家一大患，我定了君山，先佔個忠字。君山如銅牆鐵壁一樣，萬馬千軍到此，破不了。君山我們八個人，把君山破了，可佔個勇字。自我姓智的到山，無論寨主、嘍兵、頭目、犯罪，我去講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佔個仁字。用酒將爾等都灌醉，俱都殺死，豈不省事？連一名嘍兵不傷，我佔個義字。難道說我們不會四下裏放火，教你首尾不能相顧，出去豈不省事？不放心，燒山，佔個禮字。種種的主意，條條的計策，我全把寨主哄信，佔個智字。當初結拜說過，有官同作，寨主幫着王府作反，我不忍坐觀成敗，我勸他歸降大宋，我佔個信字。我把六個字佔全，交友之心大略如此。爾等見大寨主被捉，倒遂了你們的心願，或是輪流作寨主，或是粘鬪兒作寨主，寨主剛一被捉，你們就改變心腸，按說寨主多大夫人多大，我今被捉，就沒一個問問夫人去，是殺是剮，你們就私自作主，我笑的就是這個。說畢，又笑渾人說殺了罷了，義謝寬說不可，他講的有理，就命謝充謝勇，解到後寨見夫人，教殺就殺，教放可別放。仍把他解回承運殿，也是剮了他，說畢，解智爺至後寨，叫出婆子，言明此事，婆子進去，少時出來，說夫人要見他，你們這等着罷，要教剮，我們也會做活兒，將智爺往裏一推，拍的拍，擰的擰，罵的罵，推的推，到了裏邊，面見夫人，端端正正，坐卸便雙膝跪倒，說：嫂嫂，小弟智化與你老人家叩頭。夫人不看智爺，低著頭說：智五弟，今天你哥哥的生日，不在前庭飲酒，面見為嫂，有甚麼事情？智爺瞧這個景況，羞的面紅過耳，說：嫂嫂，不必明知故問了，小弟慚愧無地。夫人一抬頭，問五弟為甚麼倒綁著二臂？智爺就將怎麼降，為救展南俠，弟兄結拜，盜鐘寨主出山，一五一十細說一遍。夫人問寨主本領，比你如何？智爺說：我哥哥如天邊皓月，我如燈火之光。夫人問君山堅固不堅固？智爺說：如銅牆鐵壁。夫人說：國家伐兵，一時破的了，君山破不了。智爺說：千軍萬馬，一時也不能就破。此君山，夫人說：却由來你們幾個人，把君山破了，把寨主拿了一者是，大宋之福。二來你們都是佛使天差，個個不凡，你今被捉，我一句話，你就是碎尸萬段。我何故逆天行事？總怨是寨主爺的不好，我苦苦相勸，忠言逆耳，總是個定數。來呀，你們把智五爺的綁鬆了，婆子了。鬻說：智五爺的綁鬆不的，仇人總是殺了他，給寨主爺報仇。夫人說：你們那知道鬆綁，婆子無奈，才把智爺解開。夫人說：五弟，我放你出山，等著你寨主爺的時節，豫備一口薄木的棺槨，將你寨主哥哥的尸骸成殮起來，就算盡了你們結拜的義氣了。智化說：嫂嫂可別行拙，三五日必見佳音。夫人說：五弟，你出山去罷。智爺說：嫂嫂，我那一對姪男女，那裏去了？夫人說：國南國北，帶著他們逃難去了，將要說往那裏去，婆子把嘴一按，說可別說了，他是要斬草除根，你別損了，留點德行罷。智爺說：國北非係好人，我姪女倘有差錯，那還了得。夫人說：憑他們的造化罷。五弟快些。

出山去罷。婆子往外一推，智爺無奈，出來不敢往前去，由西越牆而出，一蹶一點，出後寨門，過壓雲嶺，繞白雲澗，走蓼花崗，聽見鐘麟喊叫智五叔，天色微明，這就到了十六了。智爺往下一看，黑暗暗的深潭，鐘麟叫智五叔，智爺答應說，姪男不必驚慌，你五叔來了，你道萬丈深潭，鐘麟為何沒死，皆因是主僕往下一攢，離著三二丈深，由山石縫兒裏長出一顆柏樹，年深日遠，上面的松枝蟠了頂，他上邊又有幾顆藤蘿，歷年間把松枝蟠成一個大餅子，相仿主僕墜落，在上面，主僕蘇醒了半天，國南勸解公子，不要害怕，罵道：國北天殺的，真狠，鐘麟說：不好，上去國南說：天亮有打柴的，求他用繩子把咱們繫上去，天剛亮，鐘麟就見智爺說：有我五叔救我們來了，國南怕智化不懷好意，說：別叫他，不要他來，公子偏叫智爺看見，又驚又喜，問他們的緣故，國南無奈，就把已往從前說了一遍，智爺教國南把刀捺上來，拏刀把葛藤砍了許多根，接在一處，捺將下去，叫國南將鐘麟的腰拴上，往上一拉，藤就把公子拉上，公子腳站穩，又用前法把國南吊上，問你們投奔何方，國南說：上岳州府，智爺叫他們上晨起望路，魯家中去，武國南應允，智爺說：你要不去，你可得起誓，國南恨著心起誓：我要不去，教我淹死，上吊死，這還提行麼？智爺說：好，瞧着國南公子去了，自己提刀扑奔正北，不到三里路，看見小松枝樹上，捆著小姐，國北提刀威嚇，拴著紅沙馬，智爺躡入樹林，一刀正中胸膛，生吃了惡奴的心肝，救小姐回晨起望，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甘婆藥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勸鐘雄

詩曰：青龍華蓋及蓬星，明星地戶太陽臨。天嶽天門天牢固，陰陽孤宿合天庭。

十二辰宮真有竅，凡事依之驗如神。行兵能知其中妙，一箭天山定太平。

且說國北喪了良心，將哥哥踢下山去，拉馬到小樹林，拴馬捆小姐，拿刀威逼小姐從他，小姐大罵，智爺一到看見，用手抓住國北，隨用刀開了膛，吃了他的心，也不消心頭之恨，急解開小姐，百般的勸解安慰，哄著他上馬，直奔晨起望，來了他們走後，來了個餓狼，過去把國北肝花腸肚吃淨，才走，這就是起誓應誓，慢說是他，連國南還得應誓，國南背起公子，走未多遠，天已大亮，了一想，若奔晨起望，活活的送了公子性命，不怕自己應了誓，也是投奔岳州府，走到午飯時候，公子饑餓，哄著他說：出了山，就有賣吃的了，冬令的時節，天氣甚短，整走了一天，日落方才出山，走不到半里，一道長河攔路，那邊來了一隻小船，說：船家，渡我們到西岸，船家說：你們要上那裏去，國南說：要上岳州府，船家說：我們是岳州府船，索興帶你們上岳州府，問船價多少，船家說：無非帶脚，你看著給罷，靠岸上船，將鐘麟放在艙內，由後

膽出來一個大漢九尺身軀短褲襖蹬著雙大草鞋臉生橫肉到前頭問公子叫甚麼把帽子給我罷。公子叫甚麼把帽子給我罷。公子直奔船頭。公子一哭國南說沒有這們門孩子的隨即爬出船艙要奔船頭早受了一整喫咚一聲打下水去自己喝了一口水水勢又硬被浪頭打出多遠好容易這才上來通身是水也看不見船隻也找不著公子冬天的景况冷氣一颼飄飄飄飄雪花飛下來了那位就說下了雪怎麼河還不凍哪這是南邊地方雪到可以下一半點河可不凍國南一見是身逢絕地前邊有一樹林就把帶子解將下來搭樹上繫了個扣兒。汪汪汪叫了兩聲蒼天把脖子往上一套眼前一黑渺渺茫茫少刻又覺甦醒依然坐在地上旁邊站定一人青衣小帽四十多歲問道你爲何上吊國南又不敢說真話自可說我活不的了那人問你上吊我救下你來你有何事說出來萬一能管我就管管不了你再死國南說我帶著我家少主人到岳州府上船教水手將我打下水去失去少爺我焉能活著那人說是兩個水手一高一矮國南說對了那人說我姓胡排七在酸棗坡開酒舖跟我上舖子我有主意國南聽了歡喜拿了帶子擰了擰衣服的水。胡七問貴姓回說姓武排大到了酒舖有個夥計讓至櫃房胡七拿出乾衣服與他穿上煖了些酒叫國南吃了將要上門進來一人問可賣酒回說賣酒落坐要酒來者的是艾虎因在菜花村無意之中聽見信冬至月十五日定君山自己偷跑來的到此已然十六日了又下起雪來要喝酒入舖內把酒擺上自己喫用忽聽裏面說得慢慢的辦誰敢得罪他艾爺就知必是惡霸自奔到屋中問甚麼事要有惡人你們怕我不怕我可愛管閒事胡七說這位行了國南要與艾虎叩頭小爺攔住武國南將去公子的話說一遍艾虎說掌櫃的你知道胡七說有八成是他們艾爺說你說罷不是也無妨胡七說他們二人一個叫狼討兒一個叫車云是把兄弟狼討兒有個妻子是趙氏暗與車云私通二人擺渡爲生忽窮忽闊武大哥所說就是他們住在狼窩屯艾虎說我酒也不喝了。我同武大哥上狼窩屯給了酒錢同武國南出來胡七同著到了擺渡口由此往西他們住村外路北胡七說我回去了雪也住了到了村外看見牆內屋中燈光射出教國南外等進去時刻甚大方才出來背著公子的衣服頭巾與國南看國南問了緣故小爺說我到裏面殺了姦夫淫婦的性命就是車云趙氏狼討兒背著你家公子上岳州府賣去了把衣服留下剩這兩個狗男女議論要害親夫教我遇上殺了男的問明女的也就殺了放了把火咱們走罷上岳州找去國南就拿着衣服又要叩頭艾爺不許直奔西南走有二三里路國南說有了艾爺說那裏國南看這脚印子是他艾爺說因何看的準國南說他穿的是大草靴艾爺樂了順印兒找下來了走著才問艾虎的姓艾虎告訴他姓艾找到一個門首無有了細看進

去了，院內掛著燈籠。艾爺說：武大哥，這籠上是什麼字？國南說：婆婆店。艾爺上前打店裏面，婆子出來，開門進去，問二位客官住哪屋兩間如何？小爺說：好，將到院內，就聽東屋內人說：我找我武大哥。國南一聽，一着急，便拉了艾爺一下，說：艾恩公聽見沒有？艾虎說：你別管有我哪？婆子問：你們作甚麼？拉拉扯扯的小爺說：你別管，說我們的話。哪來到西屋，國南出房外，聽東屋的公子說：甚麼？艾爺叫點上燈，問媽媽貴姓？婆子說：姓甘。艾爺說：原來是甘媽，你是誰的甘媽？甘婆說：你愿意叫我甘媽？艾爺說：你那歲數，我叫你甘媽，不要緊。婆子說：那可不？當客官貴姓？艾虎說：我姓艾，我叫艾虎。婆子說：你叫甚麼？又說我艾虎哇。婆子說是真嗎？小爺說：我本叫艾虎，有甚麼真不真？婆子想其間，有同名同姓的，問你在那裏住？艾虎說：臥虎溝。婆子一聽，眼都氣直，氣呼呼的問你們一溝有多少艾虎？艾虎也是氣說：一溝都是艾虎。婆子明知是買他的便宜，假充他們姑爺，問道：客官用酒飯罷？艾虎說：要酒。婆子出去，國南進來說：恩公，那屋裏打我們公子哪？小爺一聽，鍾麟說：找我武大哥，又聽一人說：要找也得明天，哭我就打，遂將孩子叭叭的亂打。孩子直哭。婆子問：你打這孩子是誰？回答是我兒子。婆子又問：他武大哥哪？回答是我們大小子。艾虎說：武大哥，他說你是他大兒子。國南說：他是我重孫子。婆子進來，擺上酒菜，復又出去，說：你別在這裏管孩子，你一打他，一哭人家還睡甚麼覺哇？那人說：我們走。婆子說：正好，我給你們開門去。國南說：他們要走，艾虎說：走才好哪？你這等著，我追他們去。聽著婆子給他們開門，等他們出去，又關上門，讀讀念念往後去了。艾虎出院子，一擰身，躡出牆外，跟下狼討兒來了。過了一射之地，前頭有道山溝，書不可重察，他見着狼討兒，攔下公子，過去一刀，結果了狼討兒性命，屍首捺在山溝，背着公子說：我帶着你武大哥去。回到店外，躡過牆進去，屋中一看，武國南倒於地上，口漾白沫，將鍾麟放下說：你看這不是武大哥？鍾麟說：是我武大哥，睡着了。艾虎說：你叫甚麼？說我鍾麟。艾虎說：這是你們使喚人麼？回答是我們家人。武大哥，艾虎說：你們那住？答道：我們在君山，我父親叫飛，又太保着人家，拿了我跟着我武大哥逃難。哪？艾虎暗暗歡喜，說：你武大哥受了蒙汗藥了，這是賊店，我把他拿了，交在當官。公子說：我董賊店害人，艾虎說：我拿他們，你可別言語。在旁邊躲著，小心着他們殺了你。於是又把國南拉開，為的是地下寬闊，好動手。往當地一蹲，單等人來。媽媽進來，艾虎往當地一爬，媽媽過來，一看說：這你不叫艾虎了？媽，這個字沒說出來，腿腕子早教艾虎抓住，往懷中一帶，婆子爬伏於地，艾虎起來，揚拳便打。咚咚的，播鼓的聲音，一般。婆子嚷道：姑娘快來，蘭娘進來，艾虎看見，短打扮，絹帕罩住烏雲，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艾虎伸手一刁，蘭娘的腕子刁住了，腕子一攏，寸關尺，往懷裏一帶，蘭娘

往懷裏一奪艾虎往外一聳，摔倒在地。鯉魚打挺飛起來就是一腿。艾虎單手一揚，就把腿腕用手鉤住，往起一掛。蘭娘復又跌倒爬起往外就跑。婆子苦苦央求艾虎方才住手。沒過門的女婿，打丈母娘，就打這留下的媽媽說：我們有眼如盲，你要不假充我們親戚，我們也不能這樣艾虎說：你們親戚是誰？婆子說：臥虎溝艾虎是我們姑老爺。艾虎一笑說：怪不得，你見過你們姑爺沒有？婆子說：怎麼沒見過？哪長的雪白粉嫩？艾虎說：冤苦了我了，有媒人沒有？婆子說：有。蔣四老爺小爺說呀，我四叔哇，這就好了。你只管打聽。臥虎溝艾虎沒兩個外號，人稱小義士。北俠是我義父，智化是我師傅，錯了我輪腦袋。婆子聽了一怔，暗道：這要是真的，比那個還好。結實足壯，本領強多。但這時難論真假。見了蔣四老爺再說。艾虎說：我們這個人如何？婆子說：容易。隨取了水來灌了。國南小爺叫取些好酒來，甘媽媽去取。國南問公子的事。艾虎叫公子過來，公子見了國南一撲大哭。連國南也就哭了。收泪與艾虎道：勞婆子拿了酒來一看，驚問這孩子因何在這裏？艾虎告訴了一遍。婆子方才明白，與公子穿了衣服。鍾麟就將已往從前說了一遍。一同吃酒。到次日起身，婆子店飯錢一概不要。有話見蔣四爺再說。這就到了十七日了。國南說：艾恩公，咱們要分手了。艾虎說：上那裏去？國南說：我們上岳州府。艾虎說：你陪着我多遠兩步罷。上晨起望。國南說：就是不上晨起望。艾虎說：不去不行。我奉我師傅義父之命，特意請你們來了。國南說：你師傅義父是誰？艾虎說：北俠是我義父，智化是我師傅。國南一聽，啞啞害苦了我了。艾虎說：要去你背着公子，你要不去，我把你殺了。我背着公子。國南說：這是我主僕命，該如此。跟我們寨主，大家死在一處就是了。言畢一同起身。再說展南俠大眾出君山上，大家給展爺道喜。蔣爺一點人數，少了個智化，誰也不知。惟獨柳青說：上小飛雲崖口聽見啞啞一聲，大概是捉了展爺要回君山去救。智爺被蔣爺攔住說：他合我只要嘴能動，就死不了。不必掛心。晨起望助威的人，由早路而歸，棄船登岸，背鍾雄至路魯家中。到了次日申牌時候，智爺到，大家迎接進去。道驚道喜，將小姐攙下馬來，把馬拴在院內，把小姐帶着看看沙龍南俠。北俠等智爺問他天倫現在那裏？沙龍說：現在西屋內，喫醉了酒，那裏睡。智爺聽知，帶着姑娘去看看。啓簾來到屋中，姑娘一看天倫，騎臥一張牀上，眼含着痛淚，叫道：父親，叫了兩聲不答應，就放聲大哭。智爺勸住說：你還不知道，你天倫那酒性，喝醉了就睡覺。一叫他，他就打人。等他醒了，再見罷。叫路爺帶着姑娘到後邊見路魯氏，讓魯氏勸讓，勸讓，姑娘往後去了不提。大眾到上房落坐，智爺就把自己被捉已往從前說了一遍。問武國南可會來到，大眾說：沒來。智爺說：他不來可不好辦。蔣爺說：等一半日不來，我有主意。到了十七日晌午時，有人進來說：外面有個叫艾虎的，找衆

位爺們呢。智爺說教他進來。不多一時。帶武國南公子。一齊到屋中。艾虎給大衆行禮。徒弟史雲給他行禮。武國南把公子放下。與大衆行禮。智爺說你天才到。應了誓了。沒有國南說。全應到了。活該死在這裏。智爺隨即說。叫路爺帶公子到後邊。姐弟相見。也叫國南到後邊去。衆人將鍾雄搭至庭房。起了迷魂藥餅。後脊背拍了三掌。迎面吹了一口冷氣。鍾雄悠悠氣轉。睜眼一看。七長八短。高矮不等。也有識認的。有不認識的。仍是問智化賢弟。這是怎麼個緣故。智爺雙膝跪倒。就把已往從前。詐降救南。俛暗往裏誘人。過生日灌醉寨主。囑兵以及自己被捉。夫人釋放。走蓼花崗。救鍾麟。武國南救武國北。救小姐。武國南落水。丟公子。國南上吊。遇胡七解救。艾虎捉姦。娃娃谷殺狼討兇。這些事。細說了一遍。哥哥你在夢中。大宋洪福齊天。王爺如何能成其大事。你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大勢一壞。玉石皆焚。小弟等不忍坐觀成敗。你若降了大宋。小弟等的萬幸。你若不降。小弟等一頭碰死在你這面前。盡了交朋友義氣。以後任憑你自爲。我們口眼一閉。大事全不管了。小姐同公子。武國南早從內裏出來。聽智爺一說。連公子小姐同說。爹爹降了罷。鍾雄點頭降了大宋。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軍務 英雄聽勸骨肉團圓

且說鍾雄聽智爺滔滔不斷的言語。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連兒帶女。受了無限的苦處。寨中也是大亂。這時要是自己一人在山。萬不至如此。自己回頭一想。如同一場春夢。糊糊塗塗的。難得智賢弟這般誠實。大衆全跪下一口同音。勸降。鍾雄說智賢弟。你爲我可不是容易。心機使碎。晝夜的勤勞。可見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了。頭一件。祖父墻壁保守住了。祖父尸骨不能拋棄於外。第二件。大宋的洪福齊天。君山一破。玉石皆焚。第三件。救了你這一對姪男女。他們本是絕處逢生。多蒙賢弟保住鍾氏門中一條根苗。銘刻肺腑。永不敢忘。說着話時。鍾雄早已跪下了。說衆位老爺們。也有識認的。也有不識認的。我一介草民。叛君反國。身就大罪。已該萬死。如今衆位。必是看在我智賢弟的分上。不肯將我凌遲處死。怎麼反與我罪人行禮。我如何担當的起。我今降了大宋。倘若口是心非。我必死在亂刀之下。大衆一口同音說。言重了。大家同起。哈哈一笑。蔣四爺說。知時務者爲俊傑。智爺說。給你們見見。這是蔣四老爺。這是我盟兄。對施一禮。鍾雄說。多蒙大人恩施。格外。蔣爺說。有過能改。就是英雄。所有沒見過者。挨次都給見了一回。武國南過來。給寨主磕頭。智爺說。不宜遲。早些回山。省的我嫂嫂。提心吊膽。又說。咱們誰送鍾大哥回山。盧爺徐爺蔣爺展爺。智爺艾虎。北俠雙俠。都愿意送寨主回山。鍾雄說。我已降了。怎麼還叫我寨主哥哥呢。智爺說。你雖然是降了。君山

的錢糧浩大。你此時雖降了大宋，大人也不能供山上的用度。總得聽旨後，由那裏撥糧餉。暫且回山，仍稱寨主。千萬別教王府知曉。他若知曉，豈肯再供糧餉？哥哥你若回山，教各寨主嘍兵，不揚言此事。你可壓令得住。壓令不住，鍾雄說：「壓令的住，智爺說：『既然這樣，咱們急早回山。』」鍾雄道：「咱們回山，把你姪等留在此處。然後再接他們來。」智爺說：「哥哥多此一舉，你不是那反覆無常的小人。你把姪等寄在這裏，以作押帳。這是何苦？若是怕你還不叫你回山，哪教我嫂嫂早見兒女，早歡喜歡喜說畢，叫武國南背了公子，小姐到後面，辭了路魯氏，仍是上馬，不去的送出門來。送寨主的一同前往。智爺用手一指說：「哥哥可別叫他趙蘭弟了。」鍾雄說：「怎麼？智爺說：『此人松江府菜花村姓丁，雙名兆憲。鍾雄說：『是雙俠呀，怎麼不說真名姓？』」智爺說：「誠心寬你。南俠北俠，雙俠皆投降，你不吃疑麼？那時被你看破，就沒有今日了。」寨主說：「你真乃高才，隨說隨走，就到了飛雲關下。」鍾雄道：「嘍兵聽真，疾速報與寨主得知。如今被我智賢弟勸說，歸降大宋。」智爺道：「哥哥有甚麼話，到裏邊承運殿再說，不遲。」少刻間，壓山探海，可着山的寨主嘍兵，俱都前來迎接。寨主跪了一片，給寨主道：「驚喜然後如衆星捧月一般，護着寨主走入早寨，進寨棚門，奔承運殿。寨主走了三天，山中亂了三天，謝充謝勇在後寨，等到紅日東升，纔見婆子出來，疾忙過來一問，纔知道夫人早將智爺放走。二人嚇了一跳，自己把自己綁上，到承運殿請罪。衆人也不肯結果他的性命，只可與他鬆綁。渾人說：『不教他說話，好不好？』」智爺說：「不能走了。」寨主都教他哄信了。何況夫人呢？你言我語，整亂了三天。這天報寨主回山，大家迎接入承運殿。智爺說：「奔後寨，至後宅門，叫國南放下公子，攙了小姐，拴了馬匹，不多時，裏面婆子出來，請智爺同國南帶公子小姐進到塔臺石下。早見夫人出來迎接。智爺行禮說：『小弟智化與嫂嫂叩頭。』夫人說：『智五弟免禮。』智爺說：『小弟蒙嫂嫂殺害，恩施施格外，纔算嫂嫂有容人的識量。若不是小弟逃走，我這一對姪男女，也是身逢橫禍。如今將我寨主哥哥，說降了大宋，送回君山。我將姪男女交與嫂嫂，我還得同我寨主哥哥，辦承運殿中大事。』」姜氏說：「智賢弟，也不枉你寨主哥哥喜愛交友，交偏天下友。知心有幾人？你是鍾氏門中大大的恩人。請上應受爲嫂一禮。才是。」智爺說：「不敢。罪死小弟了。」姜氏叫亞南鍾麟與智爺叩了頭。智爺告辭出來。姜氏許持百日之齋，滿斗焚香。大謝上蒼，暫且不說。早提的是智爺來到承運殿。寨主說：「正然等候智賢弟，一同吃酒。」智爺說：「別忙。你可對大衆說明，降宋之事。鍾雄說：『被我一攔，我也不敢往下再說了。』」智爺說：「這可說罷。衆位我替寨主說：『寨主如今教我姓智的，同衆位護衛老爺們，勸說歸降大宋。你們大衆連嘍兵等，若要愿降，一並歸降大宋。如不愿降，請爲一言，或投親，或投故，或歸原籍，或投王府，給你

們預備盤纏，請早離君山，言還未畢，見徐慶艾虎每人抗頂一人，倒捆二臂，進門來摔於就地。三爺說：「拿來了兩個大衆一踰，原來是賽尉遲祝英，還有他的從人，你道甚麼緣故？」是鍾爺在飛雲關，說出歸降的言語，智爺就知此話說早了。準知祝英不降，他是王爺的眼目，因走在蚰蜒小路口，就把三爺艾虎留下，說：「要有個黑臉大身軀，使鞭的，見着就拿奔承運殿，果然是祝英一聽，寨主降宋，帶了他的從人，提了鞭，從丹鳳橋穿蚰蜒小路口，給王府送信，將進蚰蜒路，不到半里，遇一人要他的買路金銀，祝英說：「好大胆，在這裏斷道，就是一鞭艾虎一閃，祝英早教三爺由石後躡將出來，一脚踢了個筋斗，艾虎過來就捆從人一跑，也教三爺一脚踢了個筋斗，牢縛二臂，每人抗起一人，直奔承運殿路上，樓兵誰敢攔阻，到承運殿，摔於就地，智爺過來解開祝英，說：「我家寨主降了大宋，不怕你不降，不犯偷跑，祝英說：「我受王爺的厚恩，我就知報效，我不知甚麼叫大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豈嫁二夫，如今被捉，速求一死，你們還是殺了我，若是放了我，我就去上王府送信，智爺微微的冷笑，說：「原要借你口中言語，教奸王知道，疾速去罷，把個鍾雄嚇了二目，發直直殼殼的，陪着智爺，又不敢說話，又猜不着智爺是甚麼主意，自思祝英上王府一送信，大事全壞，祝英說：「這可是你的主意，不殺我呀，我要走了，智爺說：「請罷，剛一轉臉，智爺陪着北俠的刀一扭嘴，北俠就領會了他的意見，把刀一亮，嗖的一聲，一個箭步趕到祝英背後，磕一響，把祝英劈爲兩瓣，咕咚咕咚，撲於地上，紅光崩現，按着智爺，大號一聲，說：「那位不願意降，快些說來，大夥一口同音，齊說：「願降，又聽見嘆嚇一聲，原來是艾虎，把那個從人殺了，蔣爺暗道：「黑狐狸真壞，假手殺人，鍾雄說：「智賢弟，這是甚麼意見，既把他放了，怎麼又把他殺了？智爺說：「他是個渾人，要是傳令丹鳳橋下，鼻首，他明知他活不了，他要破口大罵，咱們也是白白的聽着，不知這個打發他回去省事，鍾雄說：「我不及賢弟多多，死尸搭將出去了，用灰土掩埋血跡，然後大排筵宴，樓兵各有賞賜，酒過三巡，智爺說：「哥哥君山的花名寫清，好給大人送去，盧大爺說：「我去送去，我正想二弟哪，三爺說：「我同哥哥一路前往，盧爺點頭，寨主派書手抄寫花名，智爺說：「這可得了，把哥哥的事辦完，我們要破銅網了，鍾雄說：「甚麼誰破銅網？智爺說：「我們大衆寨主，搖着头說：「不易呀，不容易，你知道總絃在那裏，副絃在那裏，就是有寶刀寶劍，也不易破，你們知道甚麼人擺的，蔣爺說道：「雷英鍾雄說：「不是，畢竟不知他說出是誰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蔣澤長八寶巷探路 老雷振在家中浪機

詩曰：款款衷情仔細陳，願將一死代天倫，可憐一段豪雄志，不作男身作女身。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四十二回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趙簡子欲南擊楚，道必由津，因下令與津吏期以某日渡津。至期簡子駕至欲渡，而津吏已醉如死人，不能渡矣。簡子大怒，因下令欲殺之。津吏有個女兒，叫女娟，聽見簡子下令欲殺其父，不勝恐懼，因持了渡津之楫，而左右亂走。簡子看見，因問道：汝女子而持楫，左右走何爲也？女娟忙再拜以對道：妾乃津吏息女，欲有言上瀆，不敢直達，意亂心慌，故左右走耳。簡子道：汝女子而有何言？女娟道：妾父聞主君欲渡，此不測之津，竊恐水神恃勢，風波不寧，有驚帆檣，故敬陳酒醴，禱祠於九江三淮之神，以祈福庇，祭畢而風恬浪靜，以爲神饗，歡飲餘瀝，是以大醉。聞君以其醉而不能供渡津之役，將欲殺之，彼昏昏不知，妾願以代父死。簡子道：此非汝女子之罪也。女娟道：凡殺有罪者，欲其身受痛而心知罪也，想妾父醉如死人，主君若此時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待其醒而殺之，使其知罪未晚也。簡子聽了道：此言甚善，且緩其誅。津吏因得不死，既而簡子將渡，操楫者少一人。女娟操臂操楫前請，妾願代父，以滿持楫之數。簡子道：吾此行所從皆士大夫，且齋戒沐浴，以從事，豈可與婦人同舟哉？女娟道：妾聞昔日湯王伐夏，左驂持楫之數，簡子道：遂放桀，至於有巢之下，武王伐殷，左驂牝，右驂牝，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勝負在德，豈在牝牡哉？主君不欲渡，則已，誠欲渡津，與妾同舟，又何傷哉？簡子聞言大悅，遂許其渡。渡至中流，女娟見風恬浪靜，水波不興，因對簡子說道：妾有河激之歌，敢爲主君歌之。因朗歌道：升彼阿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如兮，妾心驚，罰既釋，令瀆乃清。歌已，又歌道：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兮，呼來，掉兮，行勿疑，簡子聽了，大悅道：此賢女也。吾昔夢娶一賢妻，其卽此女乎？欲使人祝被以夫人。女娟再拜辭道：婦人之道，非媒不嫁，家有嚴親，不敢聞命，遂辭去。簡子擊楚歸，納幣於父母，立爲夫人。君子謂女娟通達而有辭，聞言少敘，書歸正傳。

且說蔣爺問鍾雄我們都知道這銅網陣是雷英擺的，你怎裏說不是鍾雄說？我先前也知道是他。王爺請我上船，住了三天，合王爺談了兩天的話，末天與雷英敘結了同盟的兄弟，他後來又在我們君山住了三天，無非是講論些個文武的技藝，那人很露着淺薄，就提銅網這節不行，又講論些八卦五行，三才，問到準消息的地方，他就說不出來了。我說你是藏私，我就不問了。後來他說我若非生死之交，我可不能吐露實言。我說你我輔佐王爺共成大事，難道我還能洩露于外不成？這他才說出實話，他有個義父，此人姓彭，叫彭啓先，在大海船上，暗羅盤，遇暴風，颳到西洋國去了，十二年遇天朝的船，北風一起，又颳回來了。本來人就能幹，又學了些西洋的法子，奇巧古怪的消息，雷英

認爲義父，是他出的主意，雷英稱的名，據我想非得着這個人不行。蔣爺說不知此人在那裏居住，鍾雄說就在雷英家中居住，聽說這個人精于道學，壽已老耄，面目如童子一般，早晚必成地仙。蔣爺說恰巧若在雷英家，要見此人，不難。南俠問道：怎麼見此人？不難。蔣爺說：我在丹江口救過雷英的父親，名叫雷振，救了他，問了名姓，知道他是反叛，要把他推下水去，一想此人有用，萬一辦王府之事，可以向他打聽王府的虛實，我沒告訴他，真名真姓，我說我叫蔣似水，有這個活命之恩，到了他家，要說見這個彭啓，大概容易。智爺說：這到是很好，個機會。雷振他若念活命之恩，更好。若是不念活命之恩，用薰香盜也把他盜出來。蔣爺說：我是販藥材的客人，咱們仍打扮成販藥材的客人，可是誰合我去？智爺說：我去把柳爺請來。蔣爺說：我去拿咱們大衆的所用的東西去，言畢起身，上晨起，望邀了柳青，同到君山寨，主將山中的草藥，用荊條筐兒裝上，他們的兵器，包袱等件，上面堆上藥材，用繩子捆住。蔣智展柳四人，全換了青衣小帽，先叫嘍兵推下山去，四位辭了寨主，到了山下，推着車子，路上無話，直到襄陽進城，到王爺府後，身有個小藥王廟，廟裏面出來一個小和尚，智爺說：小和尚，蔣爺說：小師傅，我們是辦藥材的，今晚在此借宿，等三兩日起，身多備香燈助敬，小和尚去不多時，出來說：請衆人推車進廟，西屋內老僧接出來，說衆位施主，請屋中坐，大家入內落坐。問：師傅貴上下，和尚回答：小僧淨林，未領教幾位貴姓。智爺說：那位姓展，那位姓柳，那位姓蔣，弟子姓智，和尚說：阿彌陀佛，就在廟中用飯，住在南院西廂房內，小車搭到屋裏，一夜不提。次日早飯畢，蔣爺說：我去了，聽我的喜信，出了廟門，見一老人問道：那裏教真珠八寶巷，有個明遠堂雷家，在那裏？那人說：路東口內，儘東頭路北，第一門就是蔣爺與人家道了勞，自己走到東口內，路北黑油漆門，兩傍有兩塊藍牌子金字，是明遠堂雷蔣爺上前叫門，門內有人出來，開門一看，問：大爺找誰？回答找雷員外，家人問：找老員外呀？四爺說：正是家人，問貴姓，四爺說：我教蔣似水，那人聽了說：你怎麼纔來？我們員外想你都想瘋了，快進來罷。蔣爺說：你先回裏去，那人進去不多時，雷振出來說：蔣老恩公，想死我了，見面了，要叩頭。蔣爺攔住說：使不得，若大年紀，二人攜手往裏走，進了路西，四扇屏風門，是油綠撒金，四塊斗方，寫着齋莊中正四個字，路東也是四扇屏風門，關閉，進了西院，一帶南房，路北垂花門，進了門內，四爺一看，一怔，好怪，五間上房，兩耳房，東西兩道長平牆頭，東面兩個黑門，無門檻，門上左邊有個八楞銅鞮，西邊兩個黑門，無門檻，門上有個八楞銅鞮，並無別的，房屋好奇怪，上了石臺階，到了屋中，蔣爺心中以爲雷家，哄了王爺些個銀子，沒見過世面，蓋的房屋不合樣式，焉知曉到了屋中一看，很有大家的排場，糊塗的乾淨，名人字畫，古銅玩器，桌案，几，凳，幽雅。

沉靜。很是庭房的樣式，頗有大家風氣。蔣爺落坐，雷振又拜了一回，隨即獻茶，跟着就擺酒，頃刻擺齊。蔣爺上座，雷振旁陪，親斟三杯酒，一飲而乾。然後各斟門鐘。雷振說：「恩公從何而至？」蔣爺說：「就打你我分手上了鞦韆河南，由河南上山東，由山東又上陝西，我今打陝西而來，忽然想起老兄來，特意到此，望看望望。」雷振說：「恩公到此，就不必走了。」蔣爺說：「不行，賬沒算清，回頭算清賬目再來。」我就不走了。有件事情，老哥哥我問問你。雷振說：「甚麼事？」蔣爺說：「怎麼這院子內，也沒有東西廊房，四個小門，也沒門檻，甚麼緣故？」雷振說：「咳，無怪你瞎着納悶，這是你姪子的主意。孝順我，蔣爺說：「甚麼緣故？」雷振說：「我有個毛病，吃完飯就困，非睡一覺不可。你姪子怕我把食存在心裏，頭作了一輛小鐵車，是個自行的車子，我坐在上邊，兩邊有兩個鐵拐子，當中有一個銅轆子，轆着一個輪子，把這轆子往外一抽，自來輪子一轉，這車子就走起來了。要往裏首轉灣，一搬左邊的鐵拐子，他就往裏拐；要往外首轉灣，一搬右邊的鐵拐子，他就往外拐。東邊內這兩個門，靠着耳房的，這個進去，是到東花園子，南邊的那個黑門，進去，由西夾道奔北花園子，西邊埃着耳房的那個小黑門，進去，是你姪婦的院子，西邊南頭的那個門，進去，由西夾道奔北花園子，我要上了車子，分付開那個門，他們就把八楞銅轆轆一擰，門就開了，把轆子一抽，車就往裏走，來回轉騰幾邊，食也消了，也就不困了。這是你姪子的主意。蔣爺說：「老賢姪還有這個能耐呢？我也求老賢姪給我做一個。」雷振說：「不行，就把這個給你罷。」蔣爺說：「我不要。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雷振說：「恩公，你要我這個命都給你，何況一個玩物？」蔣爺說：「不要，我是一定求他給我做一個。」雷振說：「恩公，不知這不是他做的。」蔣爺問：「是誰做的？」雷振說：「若非恩公，我實在不能對你提起，是我們乾親家，他的乾老兒做的。」蔣爺說：「這人貴姓？」雷振說：「這位是南邊人，姓彭，叫彭啓字是燄光，在海船上幹買賣。」就是此人所做。蔣爺說：「此人現在那裏？」雷振說：「就在咱們家裏居住。」蔣爺說：「好極了，請過來咱們一同飲酒。」雷振說：「不行，此人與人不同，憑爺是誰，他也看不起我兒，認他爲義父，我們兩人見過一次，他不願意理我，他瞎着我，是個不配與人交談。我想着咱們兒子跟人家學本事，擺了一桌上等海味官席，他連坐下都沒坐下，道了個擾就走了，就是待你姪兒好，贈不起我，我也贈不起他。你姪兒真孝敬他，每逢回家，見完了我，就去見他義父去，我也想的。他在他怎麼贈不起我，我兒子總是親生自養的，把他請過來，也是得罪了恩公。」蔣爺說：「這個人是古直不隨世道，蔣爺說：「想只要知道他的地方，夜間就能把他盜出，忽然間贈簾櫳一啓，打外邊進來一個人，藍六瓣壯帽，藍箭袖，藍英褲，藍薄底鞦韆，肋下佩刀，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面賽油粉，粗眉大眼，半部鬚鬚，蔣爺將要站起，雷振把他攔住，說：「這就是你姪

子雷英趕過來行禮說。蔣叔父。救了我天倫。要知恩叔。居住何處。早就道府道勞去。你老人家怒過。說了又叩了三個頭。起來給蔣爺斟了三杯酒。蔣爺也並不推辭。一飲而乾。蔣爺說。管家豫備杯箸。給你少爺斟酒。雷英說。姪男少時奉陪叔父。雷振說。何事回家。雷英說。要低聲些。雷振說。不用。蔣恩公不是外人。不用避諱。他雷英說。王爺見信。山降了大宋。這一句話不要緊。把蔣爺嚇的真魂出殼。若問以後說些甚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銑車套實話 展昭遇黑影暗追賊

詩曰 揮金買笑逞豪英。自愧當年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

風吹柳絮狂。心性鏡裏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趨倒戲兒棚。

且說王爺知道君山降了大宋。可不知是真是假。王爺以防不測。派我上長沙府。郭家營。聘請雙錘將郭宗德。蔣爺暗付君山信。還是王爺知道了。雷英說。我到那院裏。少時過來。當時別了蔣爺出去了。蔣爺明知道是上東院裏去了。蔣爺答訕着。東階西看。出了屋子。看見雷英過去。將銅人稜轆轤一擡。雙門自開。躡將進去。蔣爺隨後跟來。暗道。院內必有埋伏。不然自己的院子。何用連躡帶送。蔣爺看的明白。東院裏地脚甚矮。門內用磚砌起高臺。門雖無有門檻。與門下面一般高。東西却有五層臺階。見雷英越身登在三羅磚上。並不從東西臺階下去。直奔正北。縱身站實脚地。蔣爺想定。他走那裏。我跟着。我在那裏。不錯脚印。萬無一失。蔣爺也就縱在三羅磚上。往北下去。東西一段長牆。有四扇屏風。門有五層臺階。雷英走的一三五不走正門。把西邊屏風推開。進了裏院。蔣爺也照舊跟隨。進了西邊屏風。裏院當中。雖有石路。雷英却走上地。蔣爺知是花園。並無山石花草。當地一個大玻璃亭子。正北有座房子。是明三暗五。也是五層臺階。就由地下往上一躡。不走當中的榻扇。把西邊的榻扇躡將進去。蔣爺照樣上來。往東一歪身。把窗櫺紙用手指戳了一個月牙口。往來偷看。有個後虎座。東邊放着個單簾。西邊落地墨花牙子。彫刻冰片梅的花朵。當中放一張桌子。桌子上擺列着兩三套鉢魚。淨水。黃紙。朱筆。一個量天尺。珍珠算盤。一個天地盤。擺在當中。有一張梗木羅圈椅。坐定一人。不問而知。就是彭燄光。穿着一件古銅色的袍服。盤膝而坐。光頭挽髮。秘簪。未戴帽。頭如雪。鬢如霜。面似少年。得內養。可稱得起是返老還童。滿部銀鬚。閉目合睛。吸氣養神。蔣爺一瞧。就透着有些古怪。雷英一跪。上邊說話。是南方的口音。說。吾兒起去。不在王府。幹甚麼來了。雷英說。王爺派我上長沙府。聘請郭宗德。風聞着君山降了大宋。不知是真是假。請你老人家占算。占算。果然是真。好作準備。也就不給他們供糧。供餉了。如果要假。淨是一派詭言。亦未可。

知彭啓說這有何難隨卽拿過憲書來一看把天地盤一轉。噯噯不好。又把天地盤一轉。噯噯噯噯連說不好。問雷英你甚麼人帶進來了。雷英說就是孩兒一人進來說不是外面有人出來看了把蔣爺嚇的毛骨悚然。必有些妖術邪法。跑罷不好。不走罷不好。總是不走爲是。雷英出來萬不信外頭有人。這院內沒人敢來。蔣爺過去要推隔扇。雷英說。恩公打那裏來。回答說。游花園來了。雷英說。這不是花園。你怎們會走的。這裏來了。呢。蔣爺說。我拿腿走到這裏來的。雷英說。萬幸萬幸。你真是好人。不然輕者帶傷。重者得死。蔣爺聞聽。故裝渾身亂抖。顏色改變說。這還了得。你得救我。雷英說。打這頭一層臺階。你跳在底下去。蔣爺說。我跳不了。那們還我一蹬一蹬的下罷。雷英說。不行。那就摔死了。蔣爺說。我就那們上來的。雷英說。不能將爺說。你抱下我去罷。雷英攙着一蹶一蹶的奔到土地說。恩公別動。若動死了。我可不。管等我回來。再帶你出去。蔣爺就在那裏蹲着。雷英回到屋中。蔣爺復又上來。外面聽着說些甚麼。彭啓問。外面有人沒有。雷英說。是蔣恩公。又問蔣恩公是誰。雷英說。丹江口救過我天倫。此人叫似水。彭啓把天地盤子一推。說。唔呀。他是水。我是火。他人旺相。我本人休咎。我受他人剋制。我問你。是他近是我近。要是他近。我早早的趨吉避凶。若是我近。把他生辰八字拿來。我自有道理。雷英一聽。連連點頭。說。義父請放寬心。出去卽將他生辰八字。詎來說畢。出來蔣四爺聽真。暗中忖度。好利害。如若誑了我的生辰八字。進死無疑。仍回在土地上蹲着。雷英出來。着同蔣爺。奔正南到了屏風門。蔣爺要奔擁路。被雷英一把揪住。說。走不的。同蔣爺上高臺。蔣爺裝着戰戰兢兢。雷英心中納悶。這們個不要緊的人。我義父值的要他性命。說。恩公走這個臺階。要走一三五。三層合四層。走不的。其實蔣爺心中早暗。暗記住蔣爺說。我來的時節。一蹬一蹬的走的。那有那們長腿。哪雷英說。恩公記錯了。除非這們來不成。蔣爺說。我害怕。雷英說。還是我攙着你。跟西邊小門裏。離門還有三羅磚。就不着走了。由此處得一下。迸出門外。老雷振正在那裏尋找。呢。遇見蔣爺說。噯。我的恩公。你上那去。呀。蔣爺說。我游花園去。來雷英說。不好。恩公上東院。我義父那去。來雷振說。可了不得。你怎們上那院去。裏院可去不得。你怎們進去的。蔣爺說。我也不知道。我怎們進去的。糊糊塗塗的。就去了。雷振說。請來。喝酒罷。蔣爺到屋中。落坐。雷英說。恩公自己少待。讓我天倫說句話。蔣爺益明知是爲生辰八字。他若問我。明是六月內。我也說是臘月內。明是十五。我也說是初一。自己縱身在窗櫺裏。頭窺聽他們說些甚麼。雷英就將他義父的言語。告訴他。天倫一遍。雷振說。不用去。詎。我記得。連時辰我都知道。是六月二十三。正子時。蔣爺先前很有些害怕。難道說。還說出生日來。他怎們記的。嗣後來一聽。暗笑。這個老頭子。交着他替我撒詎。雷英一怔。說。這不

是你老人家生辰八字嗎？雷振說：可不是我的要人家的不能。世間上恩將恩報，沒有恩將仇報的，只可拿着我的生辰八字，先把我害了我一死，全不管雷英說我怎們回覆我義父咧。雷振說：兩全齊美，此事落個三全齊美。雷英問：怎麼？雷振說：你打這上長沙府，我說王爺派人來催逼走了，不許在家停留，我也得省下了我多活二年。同恩公明天，我們在家裏住都不住，我們就開藥舖去了。雷英依計而行，說我也不上裏頭見恩公去了。雷振到了屋中，仍然坐落吃酒。蔣爺就要套他的實話了，你才說那是個小花園，我才進去，敢情這們險哪？雷振說：那們險看怎麼險了？若錯過好人，有五個也死了。蔣爺說：我到底打聽打聽怎們險。雷振說：若非你老人家，怎們我也不肯說。蔣爺說：你告訴我，怕甚麼呢？雷振說：這就是剛才提咱們小子的乾老兒他在，那居住一院子淨埋伏，就拿一進門說，他共總四路方磚，就是臺階，要登着這進門頭一塊方磚，雙門一閉，打門內出來的牛耳尖刀，撲的一下，正扎在人的身上，連劃帶扎，焉能有命，再登在二路磚，牆頭裏射出弩箭，正中後脊背，這種箭毒藥，喂成中上就死，非登三路磚，才是好地，對面就是臺階，可登不得，乃是一個木頭作成，有鐵軸活穿釘，一登就翻過，底下是大坑，坑中有刀，刀尖冲上，必得要由正北跳在土地上，奔正北屏風門，臺階得走一三五，若到登着四層三層上，就出來弩箭，若要登二層兒，頭層必定出來弩箭，中在腿腕子，都是毒藥，喂成釘上就不了。若奔屏風門，走正門淨是透甲鎗，迎面射來，或走東或走西，進裏面必須要由土道，可別走擁路，走到正北五層臺階，由末層往上一躡，那三層是翻板，若由當中榻扇進來，盡是方磚漫地，頭一路磚上面，橫着吊下一個大鐵梁來，二路磚由東屋簾子裏頭就出來一個大鍾馗，拿寶劍亂砍，東屋裏一進簾子，除了鍾馗，那個地方全是大坑，後虎座木牀上一座，就教鐵叉子又住落地單上，淨弩箭往西屋去，他睡覺的牀在北面，西屋裏頭是方磚漫地，當中夾着一溜條磚，往西屋裏去，必得由條磚上走，走在床前，又是三路方磚，登在三路上，從襟上吊下一個大圓鉛餅來，把人打個肉餅子一般。若登在二路磚上，牀帷子裏頭出來全是長槍，三指寬鴨子嘴的槍頭，要到頭一路磚，那就儘挨着牀了。牀面子當中出來半個車輪相似，上頭都有鱷魚頭的刀，刀頭正在人頭下，滴溜一轉，性命休矣。蔣爺說：你別說了，他睡覺不睡覺，雷振說：睡覺，蔣爺說：睡覺，他得上牀去，他不受了消息了，麼？雷振說：不能，他未曾進屋的時節，也靠着北邊落地單底下，有個銅環子，他一擰銅環子，是個消息，就打牀上下來一個木臺，端正落在三路頭裏，這臺塔是一層一層的木板，銀釘鉤咬出來，一層一層臺塔，往起一拉，就是一羅板子，他上的床來，拉起板子，放下一個大銅單子，把他單在當中，蔣爺說：這為甚麼說，他總怕有人進去，拿他弩箭亂發，有這單子罩着。

他弩箭射不進去，罩子這個樣式，全是拿銅絲擰出來，小燈籠錦，故此弩箭射不進去。蔣爺說就完了罷。雷振說還有哪倘若人家把罩子撬開牆上有塊鐵，他往鐵板上一歪，就進牆裏頭進去，牆上夾壁牆倒下臺階，復又上來，也是梯子一樣。後院有眼大井，相似上有木頭蓋，打外開不開，蔣爺說幹甚麼，要這些東西。雷振說着哇，你我不作虧心事，也不怕，他老怕人有拿他，故此設下這些消息。他老怕死，早晚就吃半茶碗糠米飯，半碗白水，他說不吃，這個就成了。我就就死了。蔣爺聽了告辭，先下回去算賬，晚晌還來雷振送出蔣爺回廟來，到南院見了大眾，將前言細說一遍。智爺說四爺出主意，怎麼辦呢？蔣爺就在展爺耳邊說了一套話。展爺收了自己的東西，辭別了和尚，出廟撲奔上院衙而來，直到裏邊見了大人的從人，問了大人的事情，吃了晚飯，晚間出門小便，見一條黑影一幌，展爺趕下來了趕的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假害怕哄信雷英 伏薰香捉拿彭啓

詩曰：不知何處問原因，破陣須尋擺陣人。捉虎先來探虎穴，降龍且去覓龍津。

五行消息深深秘，八卦機緘簇簇新。終屬薰香爲奧妙，他當作蠢愚身。

且說展爺領了蔣爺的分派，在上院衙吃的晚飯，叫管家到西門教城上留門，豫備太平車一輛，要心腹人，晚間出來小便，看見一黑影拉劍追下來了，到了後面地下，騎着一人，展爺上前看，那人倒捫四肢，口中塞物，展爺不願追人，收了寶劍，解開這人，拉出口中之物，這人叫李成，正在後面解手，來了個夜行人，把我綁上了，問我大人的下落，展爺說你必告訴他，李成說沒有拿刀，贈我的腦袋，我死也不說，展爺說你沒說很好，若說可了不得，展爺找了半天，並沒下落，換上利落的衣服，出了上院衙，撲奔八寶巷來，在東口早睛見有幾個黑影兒亂晃，就知道是蔣四爺，見對面擊掌的聲音，湊在一處，見他們都是夜行衣，靠展爺就把上院衙，遇刺客沒追上，說了一遍，蔣爺說無妨，大人不在上院衙，怕他甚麼？智爺說少時進去，各有專責，蔣爺說我帶路，柳爺說我使薰香，展爺說我背人，智爺說我給我們巡風，蔣爺說隨我來，智爺說把消息記妥當，蔣爺說不勞囑咐，一聲就上了牆頭，原來這就是那個東夾道，飄身下去，自家又上了那個牆頭，往西一看，蔣爺低聲說省事了，不走西邊，那個門少過好幾道消息，咱們就奔正北的屏風門進去，就是了，大家下來，柳爺就把塞鼻子布卷，給了每人一付，蔣爺在前，魚貫而行，全是墊雙人字步，弓鞦膝蓋，鷺伏鶴行，瞻前顧後，直奔臺塔，回頭打着手式，一三五後面點頭，上了臺塔，奔西邊的那扇屏風，下了土道，直奔正北。

蔣爺等暗喜，彭啓尙未睡，歇上臺階由五層躡在頭層之上，四個人分開，全拿指甲，戳窗櫺紙，戳出小月牙孔，睜一目，望裏窺探，見着彭啓仍在那裏打坐，智爺暗嘆此人道學的工夫不在小處，就應當隱於高山，無人的所在，日久何愁工夫不成，又不爲名，又不貪利，這要盜將出去，就是個剛罪，忽然間聽見他，唔呀！一聲說好雷英，叫他去問生辰八字，也不見回來了，我這一陣心驚肉跳，莫不是個事臨頭，待我占算占算，把天地盤子一轉，又唔呀！一聲，蔣爺深知他的算法實靈，拿胳膊一拐，柳青叫他點香，聽屋中又說：你們好大膽，全來了，全是似水鈎來的，這可說不得了，我不忍行這樣損事，當這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可就請不起，要傷德了，連南俠帶智爺，嚇下都是面相，觀催柳爺，柳爺也是渾身亂顫，把香點着，銅仙鶴嘴，戳在窗櫺紙上，緊拉仙鶴尾，雙翅亂抖，由透眼進風，一股烟直奔彭啓，彭啓已然用珠筆把符畫成，將要往燈上一點，他就聞見香氣，說這是甚麼味氣，往裏一吸，翻身便倒，磕以的一聲，連人帶椅子，全都倒於地上，智爺哈哈大笑起來了，蔣爺說：你這們大的聲音，再教人聽見，當是在你們家裏頭呢，智爺說：是可笑麼？他要一燒那個符，大家不要活的了，他能個算，他沒有算出點薰香來，那還不能算是神仙，這個能爲就不在小處，他會算出是似水拿鈎子，把你們鈎來的，說罷，又笑，這才推開當中的榻扇，智爺說：咱們試試他，消息靈不靈，展爺說：使得，隨即拿寶劍，躡在門檻上，向着二路磚一戳，只聽見咕嚕嚕的一響，從東屋裏出來一個假人，合北俠一樣，判官巾，紫袍靴子，全是真真的，傀儡頭，籐子胎，當中有消息，底下有輪子，方磚一動，這假人就到手中，是一口真寶劍，冲着展爺，嗖就是一劍，展爺把劍往上一迎，正削在假人的胳膊上，噹啷啷一聲，連半截胳膊帶寶劍，墜於地上，乘了那半截，胳膊還咯噔咯噔的，剝了半天，智爺又笑說：可見消息極靈，剝了半截，他還直剝，剝完仍然回去，把頭一路磚也給他點了，罷省得咱們進去擔心，展爺又用寶劍一戳，如地裂天崩的聲音，一般，打上黑壓壓一根大鐵梁，墜落埃塵，噹啷一聲，把大家嚇了一跳，讓鐵梁墜了下去，大家才進去，智爺先把迷魂藥餅，與彭啓放在頂上，用網子勒住，然後襪起，爬在展爺脊背，用大鈔包，兜住臀部，來回十字絆絆住，擊了個麻花扣兒，大家出來，原來智爺把桌子上，天地盤，量天尺，同一切物件，包在包袱，背將出來，蔣爺說：這作甚麼？智爺說：我是賊，不空回，仍然接着舊路出來，躡下五層臺階，出西邊屏風門，下外頭的臺階，是一三五蔣爺說：這得了，把塞鼻子布卷，全都不不要，奔東牆，展爺躡上牆頭，翻身下來，腳站實地，原來貼牆根有人，拿着長鈎，鈎就搭，展爺一閃身，鈎鈎搭空了，智爺往東牆一躡，出牆外去了，那人一回頭，牆上又露出來兩個過來，四五把鈎，也沒搭住，也就出那段牆，外頭去了，惟獨蔣爺將要飄身

下去。一下就教拘鉤搭住了。往下一扯，嘩咚摔倒在地。搭脰膊，腿，四馬攢蹄，捆起來了。你道這些人，也不是看家護院的，全是些個更夫預先就安排好，萬一家裏要是鬧賊，就叫他們拿着長拘鉤，萬一若有動靜，就叫他往牆根底下等着，把燈籠點起，拿半個柳罐片，單着燈籠，用的時節，一揭就得。先是智爺大笑，人家就聽見了，後來又聽見落鐵梁的聲音，人家就準備好了。金夜拿住單，把蔣爺捉住，四馬倒攢蹄，拿燈籠一照，大家亂嚷是恩公，給員外送信去罷。少刻雷振到說，怎麼着是我恩公作賊，早有人把燈火掌起來，把頭一撇，何嘗不是哪問道。恩公，你這是怎麼了？蔣爺說，你先撒開，我有話回頭再說。立刻吩咐解開繩子，蔣爺起來，揮了揮身上的土，跟着雷振直奔上房來了。落坐獻茶，雷振又打聽蔣爺說，你屏退左右，雷振即教家人俱都出去。恩公有話請說罷。蔣爺說，我不是蔣似水，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我是來救你們全家性命來了。我白日來，是來探試你來的，贈你念當初活命之恩，不念，但你念起活命之恩，並且你格外還有點好處，我這才救你們滿家的性命，刻下王爺府銅網陣打死白護爺大人一者，是奉旨拿王爺二者，是與白爺報仇，不久的就要破銅網陣，王爺的禍不遠矣。若是拿住擺銅網陣之人，你算算該當甚麼罪，那就是剝成肉泥，也不消大人，心頭之恨，明明的是彭啓擺的，怎麼但愿意教你兒子應名呢？若要勢敗，那還了得。白晝我來測道，見你這個人，實在誠實，我回去合衆位護衛大人說明，方才將彭啓盜將出去，罪歸一人，不怕以後拿了王爺，也沒有你們父子之事。可有一件，你兒子要是回來的時節，可就別教他再上王爺那裏去了。要是仍然助紂爲虐，漫說是我，連我們大人，救不了你了。雷振一聽，雙膝跪倒，多蒙蔣四老爺的恩施，我這可就明白了。蔣爺說，我這可就要走了。雷振說，我這預備下酒飯了。蔣爺說，改日再擾罷。公事在身，不敢久站，說罷，出了屋子。雷振分付開門，蔣爺說，向例，我是不愛走門，躡房躍脊，登時間蹤跡不見了。再說，晨南俠背着彭啓，到了上院衙門口，解開藤花口，把彭啓放下了。那裏早有一輛太平車，連車夫帶從人，在那伺候着呢。晨爺就把彭啓四馬倒攢蹄，捆好，裝在車上，放下車帘，到裏面，換好了裝服，仍然出來，跨上車，連從人，跨在那裏。車夫趕着，直奔城門，到了城邊，城門留着未關，車輻出城，城門關閉，到了下關，直奔西南地名，叫楊樹林，直等到紅日東升的時節，方見小車兒來到，大家會在一處，奔晨起，望着彭啓，洩機，破銅網，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見大人見刑具，魂飛魄散。

看油鍋，看刀山，膽戰心驚。

且說智爺柳青出來時，聽見蔣爺被拿，柳爺要回去救去。智爺說，不用我教君山拿住，尚且無妨，何況他是人家的恩。

公。我們兩個人嘴一動轉就不怕。咱們回去。二人回廟躡牆下去。開門點燈換衣服。到五鼓。蔣爺回來。智爺說。怎樣。我
說不怕。蔣爺換上衣服。就把被捉的事說了一遍。柳青說。咱們歇歇罷。次日天明。收拾小車。給了廟中的香資。搭出小
車。和尚送出阿彌陀佛。再會罷。奔城門而來。出了城。奔下關。到了楊樹林。早見展爺在那裏等着。會在一處。展爺打聽
蔣四爺的事情。蔣爺又學說一回。展爺暗笑。叫上院衙的從人。把小車上東西全搬在太平車上。幾位爺換送着坐坐
車。向晨起望路上而來。每過早晚。給彭啓一點米湯飲。就不至於死。一路無詞。到了晨起望。正是飛叉太保鍾雄在晨
起望。就把彭啓搭將下來。車上的東西。盡都拿將下來。把車夫打發回襄陽。賞了些銀子。所有的衆人。見禮打聽盜彭
啓的緣故。把一五一十的從頭到尾學說了一遍。沙員外說。把他迷魂藥餅兒。問他一個不說。他把死置之於度外。他
逢強智取。遇弱活擒。遇文王說禮義。遇桀紂動干戈。此人若起了迷魂藥餅兒。問他一個不說。他把死置之於度外。他
一個不肯說。那時節。可就不好辦了。總要先把主意拿好。蔣爺說。誠哉是言也。就讓寨主哥哥。你給出個主意罷。鍾雄
說。總是四老爺與我智賢弟。你們高見。我如何行得了。智爺說。不用太謙了。咱們一人不過二人。智二人一塊定好計。
誰也不用推辭。本來智爺與蔣四爺。到一處就可以。這又添上了個飛叉太保。這三個人。你出一個主意。我說一個道
兒。他使一個招兒。這就算鐵桶相似。彭啓就由受薰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這個魂靈。老返不回來。是有迷魂藥餅兒。
閉住七竅。也不知道有多少日限了。這日忽然氣脈通暢。睜開二眸。旁邊站着兩個青衣人。上面坐着瘦弱枯乾的一
位老爺。身不滿五尺。箭袖袍。絲鬚帶。薄底靴子。青銅磨額。其貌不揚。彭啓納悶。甚麼所在。這是甚麼人。自己回思。在屋
中打坐。教雷英。誑蔣似水的生日。沒見回信。晚間又一占算。來了許多人。可不知是誰。後來聞見一陣香風。就渺渺茫茫。
這也不知是甚麼所在。對面那人一笑。說。彭老先生。你認得我。不認得。彭啓說。不識說。我就是蔣似水。我可不叫似
水。我實對你說罷。我叫蔣平。外號人稱翻江鼠。奉按院大人之諭。拿你。我就是原辦的。差官頭次探道。教你算出來了。
二次辦你。同着衆位老爺們。也教你算出來了。你有托天的本勢。可惜先生你用錯了。你既打算修道。當找一個山谷。
幽密的所在。人煙罕到的地方。似你這個能耐。不至於不懂天道循環。國家的氣運興衰。爲甚麼助紂爲虐。幫着襄陽
王。擺銅網陣。打死白護衛。大人要擺銅網陣的人。與五爺報仇。我才將你拿在此處。咱兩個說句私話。你只要把銅網
陣裏邊的消息說明。我們大家去破了銅網陣。這就算是你的奇功一件。你要願意爲官。我給你求求大人。奏聞萬歲。
保你爲官。憑你這個能爲稱的。起國家棟樑之材。如若不願爲官。找仙山。覓古洞。作一個隱士。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一

個壽與天齊。彭啓說：『這話自己聽信自己說的話，豈不成了笑話？』蔣爺道：『這話實在我不明，我怎麼會到了這裏頭？我怎麼昏昏沉沉的，是甚麼緣故？』蔣爺說：『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是用薰香把你薰過去了。我勸你是好意，我照實說罷。你今年九十幾歲，彭啓說今年九十二歲了，心中暗忖說出來就是剛罪，任憑怎們來打。三推六問，我也不肯吐露實言。蔣四老爺，我是老而無能的人，方才怎麼說銅網陣是我擺的，但不知大人聽何人所說。蔣爺笑道：『我無非是多說，我就管把你辦了來別的事，也不應例。我管我無非看着你那點道學，怪可惜的。一半時那裏就能煉到，先一見就明了，可別就誤了自己的正事。』外邊有人嚷道：『大人升了堂，明帶彭啓、蔣爺說，就到怎麼樣？你要一點頭，可就不用帶你見大人去了。』彭啓說：『我一概不知，一概不曉說來呀，把他鎖上，見大人去。』官人往前一趨，索練往脖子一帶，頭上擊了一掌，就覺渺渺茫茫，睜開二目一看，已到大堂。大人升了虎位，居中落坐。兩邊官人伺候，蔣平手中拉定鐵練，即回道：『稟大人得知，將彭啓帶到，面見大人。』叩頭請大人審訊。大人吩咐叫挑去，銜練問道：『彭啓把銅網陣害死我五弟，快些招來，免得三推六問。』彭啓說：『大人冤枉冤哉，甚麼叫銅網陣？我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曉。』大人說：『那怕你是銅打鐵練，用上刑，你也得吐露實言。』彭啓說：『實在不知，實在不曉。』大人說：『拉下去，重打四十。』官人過來往下一拉，褪去中衣，把大板往上一揚。彭啓嚇的是渾身亂抖。大人道：『快些招將出來，免動刑具。』彭啓說：『冤枉冤哉。』大人復又說道：『我看你偌大年紀，我看你不如招了罷。』彭啓無招，大人微微冷笑，說：『四十板，你不至於禁受不住。』看來棍官人答應，將三根無情木，嗒嗒一聲，放在堂口。將彭啓中衣提上，爬伏在地，脊背上騎着四人，頭顱上用五尺白布擰住，怕頭暈死過去。夾棍套在連接處，上有兩個官人，背着兩根皮繩，兩下裏一拉，聽大人吩咐，用幾分刑，拉到甚麼地方，已把刑具套上。教招，仍是不招。蔣爺在旁勸解大人，暫息雷霆。彭啓壽已老耄，倘若刑下斃命，無有清供，難以破陣。不如卑職把他帶將下去，苦苦相勸，他到可以吐露實言。大人說：『倘若不說，豈不往返無益？』蔣爺說：『他倘若不說，爲卑職是問。』大人說：『你敢承當此事，若要問不出來，聽參鬆刑。』官人將刑具撤下，帶上鐵練，往下帶的時節，頭顱擊了一掌，睜開二眸，已然拉到屋門口了。進了屋子，蔣爺說：『彭先生請坐。』方才在堂口之上，你可會聽見了我方才若不勸解大人，你這陣也就早死多時了。我這個人，心最軟，我可憐人，老沒人可憐我，你只當可憐我，把銅網陣這個事，咱兩個袖裏來袖裏去，我絕不告訴別人，再不行我給你下一跪，磕個頭，這還不行麼？』彭啓道：『要是我擺的，絕不支持到這時候。』四老爺一定說是我擺的，甚麼人說是我擺的，教他實對於你。蔣爺說：『實對你的人，固然是有，若實在擠的我沒了路，我可就把實』

對人帶來了。我且問你。方才堂口。我在大人跟前。說下了大話。問不出你的清供。請大人奏參。你可聽見了沒有。彭啓說。我俱都聽明白了。蔣四爺說。你這是好歹全不說。陽世三間。我們兩個說不清。到陰曹。我把老五找着教質對。我們當初一拜之時。說過同生同死。我這活着。就是多餘。爲破銅網陣。多活幾日。你不洩機。銅網陣不能破。我活着無味。我們閻王殿前辦理。彭啓說。唔呀。我不去。再賄蔣爺。已然把帶子拴在窗櫺上。叫彭啓。你這裏等着。脖子一套。彭啓嚷不好。四老爺上了吊了。官人進來。在彭啓頭上一掌。再睜眼看衆人。圍着蔣爺的屍尸。說活不了。哩。衆人走說。回大人去。剩兩個人看着他。到三鼓時。二人全睡了。燈光發暗。聽見風聲響。滿地火球亂滾。進來四個鬼。一個吊客。一個地裏鬼。一個地方鬼。一個大鬼。說。吾乃五路都鬼魂是也。奉閻羅天子鈞旨。來捉彭啓的陽魂。閻羅天子台前聽審。兄弟們帶了他走。小鬼答應。在他頭上擊了一掌。自覺一個冷戰。再一睜眼。進了鬼門關。見一個大牌樓。看見森羅殿。有刀山。有油鍋。嚇的他心攪肉跳。不知怎樣對詞。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地君府聽審鬼可怕 閻王殿招清供畫圖

且說彭啓被五路都鬼魂帶着一走。睜開二目。黑暗暗看不很真。一到了枉死城內。前面有個牌樓。有兩盞綠燈。看見上面有一鬼廬。是地君府裏邊。有一塊匾。是羣靈托命。還有副對聯。是胎生卵生。溼生化生。生不生。已下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道道無窮。將進牌樓。就看見森羅殿。彭啓方知是自己的魂靈出竅。這可就看的明白了。殿裏頭有張桌子。前頭桌子上擺着供獻。香爐蠟籤。五供。點着兩盞綠燈。後頭桌子上有張椅子。椅子上坐着閻王爺。頭戴冕旒冠。珍珠倒掛。穿一件杏黃的蟒袍。上繡金龍。張牙舞爪。下繡三藍色海水翻波。腰橫玉帶。粉底官靴。面如紫玉。箭眉虎目。垂準頭。方海口。大耳垂輪。一部鬚鬚。白多黑少。鬚滿心胸。尺半多長。根根見肉。原來是個閻王爺。手執七星圭。左右有兩個判官。一個是藍袍。一個是紫袍。全是判官。中朝天如意。翅腰束玉帶。粉底官靴。一個是面如赤炭。吹去蒙灰。一個是碧目。虬髯。紫臉。堂高堆許多帳簿。有黑紅硯臺。三山筆架。架着黑紅筆。兩旁邊有牛頭。有馬面。有小鬼。有大鬼。高矮不等。一個個獠獠怪狀。在階臺石頭兩邊。左邊是個刀山。右邊是個油鍋。兩邊有兩個大鬼。全都是蓬着頭。赤着臂。虎皮的披肩。虎皮的戰裙。紫紗袍。大紅的中衣。薄底靴子。一個是面如菜色。一個是黑白的面目。是黑地。長了一臉的白癩。一個是抱着牛頭鑑。一個是拄着三股叉。那邊是個刀山。全都是牛耳尖刀。刀尖冲上。這邊是個油鍋。底下架着劈柴。真是燒的鍋內油亂滾。兩旁邊跪着十幾個小鬼。全是蓬頭垢面。也有男鬼。也有女鬼。只聽風中帶砂的聲音。呼呼亂響。

鐵練亂抖，悲淚淋漓，類若鬼哭神號。彭啓見此景況，身軀亂顫，體似篩糠，再聽上邊閻王爺說，這湛青天不可欺，未從作事吾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來，先將頭一案帶上來，就將油鍋跪着的小鬼，帶上來一個，跪在閻羅天子面前，叫註錄官看他陽世三間，作了些甚麼事情。就見那紅臉的判官，把生死簿打開，查了半天，說：此人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不孝父母，不敬天地，咒風罵雨，閻羅天子問道：當下甚麼地獄判官說？當下油鍋地獄。閻羅天子分付又出去，發往油鍋地獄。彭啓早就教他們威喝，在月臺前邊跪下，正看着要把這個鬼又往油鍋地獄，被地方鬼頭上擊了一掌，別瞪熱鬧，再要睜眼之時，早見那個大鬼把小鬼又下月台，往油鍋裏一放，就聽見滋刺的一聲，又往上一挑，就成了一塊紅炭，相似往油鍋旁邊爬，又一擲，又教第二案又帶上去一個小鬼，跪在供桌之前。閻羅天子叫註錄官查看他的陽世三間，作了些甚麼事情。註錄官說：此人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潑撒淨水，作踐五穀，平人租稅，折算人口，閻羅問發往甚麼地獄。判官說：發往刀山地獄。閻羅說：來，又出去，看刀山的鬼，答應一聲，就見牛頭馬面往上一擁，把那個小鬼，又在又頭擰在刀山之上。彭啓暗着也是怪怕，刀尖全都縮在刀山裏邊去了。那小鬼一摔，刀尖全又出來，那個小鬼，通身是血，又把第三案帶上來，書不可重敍，無非是強擄少婦，長女，拐騙人口，哄人的財帛，引良爲盜。一案一案是發往確碁的，磨研的，睡鐵牀，拿鋸鋸的，俱都帶下去，發放完畢。問彭啓陽魂，可曾帶到註錄官面前說，早已帶到。靜候鈞旨。閻羅天子分付帶上來五路都鬼，魂答應，就將彭啓帶到供桌之前，雙膝點地。閻羅天子問道：好生大膽，在陽世三間，作惡多端，擺銅網陣，害死白虎星君，應入十八層地獄來，又下去，先將他又入油鍋。彭啓說：呀，有報有報。閻羅說：快些報來。彭啓說：方纔閻羅天子所說擺銅網陣，害死白虎星君，是一概不知，一概不曉。閻羅大怒說：嗟，你打算陽世間，準你鬼混，我這冥司無私，現有蔣平縊死之魂，你還敢在此強辯，將他又出去。惱後又啣一聲鋼，又就到嚇得彭啓回道：且慢，我也知曉，冥司無私，這個銅網陣，我招認了，就是可有一件方纔閻羅天子所說，白虎星君，大概就是白護衛了。閻王說：白虎星君，奉玉帝勅旨，降世輔佐大宋國朝，陽壽未終，被你設法害死，你難道說還不與他抵命。彭啓說：我雖設擺銅網陣，不是請他前去的，又不是我將他誘進陣，上院衙能人甚多，怎麼單他一人墜網，總是他性傲之過。閻羅說：你陽世就是個舌辯之徒，你的魂靈兒，仍是個說客。蔣平可是你這的他，自縊身死，彭啓說：呀，那更怨不上我來了。閻羅大怒說：來，把蔣平冤魂帶到對詞，不多時蔣平來到，相貌本就難看，這更難看了。七孔血出，有根繩子勒着脖項，來到跪倒說：就求閻羅天子作主教，彭啓給我們兩個人抵命，一回頭看見彭啓抓

住要打被鬼卒攔住，揪扭着彭啓教閻羅天子作主。彭啓說：「蔣四老爺當着閻羅天子面前不許矯情，是我把你勒死的，是你自縊死的。」蔣爺說：「雖是我自己死的，你要在陽世報出銅網陣，我何必尋死？」彭啓說：「我陽世報出，我也就剛了。這陰曹焉能鬼混的過去？」蔣爺說：「你任憑怎麼說，也得給我們哥們抵命。」閻王說：「我查查看你們的陽壽，我自有的道理。註錄官查彭啓的陽壽，查了半天說：此人根基甚厚，應活二百年，還可修成地仙。就不屬我們管了。」看白虎星君與蔣平的陽壽，回說：「白虎星當活六十歲，二十八歲歸天，還有三十二年。蔣平七十二壽終。」閻王說：「罷了，有仇可解，不可結。」彭啓我放你們，大家還陽。你把銅網陣消息說明，從那裏進去，說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他們好破銅網陣。也是王爺氣脈微敗，大宋洪福齊天，這也是個定數，你不該逆天行事，早把機關一洩，各人急早回頭，別耽誤了自己的正事。修一個無聲無色，壽與天齊，不壞的金身，享清淨之福，免的落於沉淪苦海。彭啓一聽，無限的歡喜，暗忖道：「我也不用淨護庇着我的義子，早知王爺不能成其大事，也是自作聰明，反倒耽誤了自己的正果。不如說了罷，脫身早覓仙山隱遯的，爲是並有註錄官說閻羅天子在上，白虎星君尸骸化成飛灰，不能還陽，再者已然回歸仙府，享清淨之福去了，不肯臨凡。」閻羅說：「既然這樣，也罷。」就將白虎星君三十二年陽壽也歸彭啓，彭啓可會聽見了。彭啓說：「聽見了，蔣爺又說我不是，還有三十二年的陽壽麼？我是活惡心了，我再活十年，足以夠了，把我那三十二年陽壽也給彭啓，只求閻羅天子作主，可得他把銅網陣的事情說的清楚，倘若他要藏私，說不明白，銅網陣不能破，鬧一個半途而廢，就得多少條性命饒上。那時節還得求閻羅天子作主，我可就不上吊了，我可就抹脖子了，一死了他得給我抵命，拿他那個壽數配我這個壽數，我暗暗到底誰合算，誰不合算。」彭啓說：「我爲甚麼合你一般見識？我正分還有一百一十多年的陽壽，我要不說就不說，我要說必是清清楚楚，教你們一去就破，可得有寶刀寶劍。」蔣爺說：「寶刀寶劍有的，你就當着閻羅天子說明罷。」閻王爺說：「對了，你就當着我說明罷。」你那點說的不到我也聽的出來，原來這位閻羅也是個行家。彭啓說：「這們說可不行，放我們還陽，找一個淨室，屋中一個人不要畫出圖樣，寫上字，按着卦爻方位，總絃副絃的所在，那才行的了。」就這們一說，也記不清楚，破不了反來怨我。閻羅暗了蔣爺一眼，方才點頭。彭啓暗想：「不好，閻王神色不對，別受了他們的冤，有了，我把指頭一咬，要是疼，就是假的，若要不疼，就是真的。這一咬指頭，不六要緊，說個假扮陰曹機關洩漏，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陣圖畫全商量破網 大人一丟議論懸梁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四十七回

且說這個陰曹地府本是假的，連大人審問動刑一概全是假的。列公請想，大人現在武昌府，就是在衙中，也不能把彭啓又解回襄陽，都是蔣平智化鍾雄三個人的主意，要冤聰明人，冤出來得像，不然就肯信是鍾雄說的開封府，不是假扮陰曹審過郭槐咱們，先將他文勸、文勸不行刑勸，刑勸不行死勸，文勸就是蔣爺刑勸就是飛，又太保扮的大人，山神廟作爲是公堂，衆人扮作出兵丁衙役，只管是要打要夾，早是安排好了的，不打不夾，若要夾打怕的是假夠他魂時腿一作痛，他就省悟了，焉有魂魄，知疼痛的道理，要拿他時，頭上繫一掌，就是按上藥餅兒了，搭着他上山神廟，到了大家安排好了才起下藥餅，吹一口冷氣，他就明白了，每日皆是如此，不抬不搭回去也是按上藥，這裏假扮陰曹與戲班子裏頭借來的砌模子，可巧正是岳州府戲班裏新排的一齣遊地府，可不是如今的八本劍判官，這齣戲還沒有哪，卻是唐王遊地獄劉全進瓜的故事，正是新彩新砌，借來把山神廟，擎簾搭成胡，裏面用錫煙子抹了，山神廟的橫匾，拿紙糊了，寫上森羅殿，山神爺拿簾子擋了，東邊擺上刀山，西邊擺上油鍋，是真的，真油真劈柴，等他到來，簾牆外頭，有人抖鐵練，妝鬼號，擺上牌樓，拉上布城，把供桌往前一搭，又擺一張桌子上，頭擺上椅子，閻王爺是沙龍判官，是孟凱跟北俠，五路都鬼魂，是亞都鬼，聞華，弔客是史雲，地裏鬼是艾虎，地方鬼是路彬，看油鍋的鬼是焦赤，看刀山的鬼是于奢，所有牛頭馬面，全是大衆套上那個套兒，穿上行頭，外面的風中帶砂，是扇車子裏頭裝上穀秕子，有人一攪扇車子，就是颳風，穀秕子打在席子上，就是風中帶砂的聲音，這就把彭啓哄信，你道那彭啓不是傻子，有先見之明，怎麼這一個假扮陰曹，他就會沒算計出來，又道是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有他的天地盤子、珍珠算盤，早就算出來了，可惜沒有此物，可就算不出來了，就是他沒有此物，要他計算計算，說是放他還陽，畫圖，閻王爺不敢作主意，陪着蔣四爺、彭啓心中懷疑，把手指一咬，便見真假，把手剛往口裏一捲，閻王說：送轉還陽，往頭上一擊，把藥餅按上，大家都笑起來了，閻王爺也下來，先有人把彭啓搭在路彬家裏，蔣四爺說：先去妝活的去，你們大家裕奪罷，這兩個看差的是謝充，謝勇先教躺在牀上，他們把燈收奪的，半明不暗，把迷魂藥起將下來，脊背拍三掌，迎回吹口冷氣，彭啓唔呀一聲，睜開了眼睛，自己一看，仍在那裏坐着，兩個燈兒是半明不暗，兩個看差的是俱都睡着，忽然打外邊進來一人，說：呵，你們好大困哪，這差使要是跑了呢，你們擔架的住麼，這兩個說：好意思，我們方才打了個盹，那人說：大人這就要升堂了，不管他有口供沒口供，先着他給四老爺抵償，答應說：這就是了，彭啓說：我有了口供了，也不用給四老爺抵償了，四老爺少時就活過來了，那人說：你這老頭，別胡說八道了，人死不能復生，把蠟花一

剪壞道不好了，四老爺走了口了，彭啓說不是不是，還了陽了，我們方纔分說，我豈有不知道的，官人往外就跑，剛到門口聽蔣四爺說回來，這官人才回來，問道四老爺你真活了，蔣爺說，你們去給大人送個喜信去罷，沖着彭啓說，彭先生，方才我們兩個人的事情，你還記得，不記得呢？彭啓說，這們一會，我就忘了麼？蔣爺說，怎麼樣？你要是那裏說的，這裏不算，我就抹脖子，彭啓說，不能不算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蔣爺說，好朋友，識時務者為俊傑，彭啓說，我單要這間屋子，誰也不許進來，預備一張桌子，一張大紙，筆墨硯台，晚晌的燈燭，辰刻，我要半茶碗粳米飯，外撒雪花糖，申刻，半茶碗白開水，除此之外，甚麼也不要，可有一樣拜託四老爺大人，就是怪罪的時節，全仗着四老爺救我，蔣爺說，全有我一面承當，說畢，天亮就接着他所說的辦理，仍派人在外頭看守，也是怕他跑了，飛又太保帶領大眾回山，將行頭與戲房送去，賞他們的銀兩，折棚等項，諸事完畢，淨等陣圖議論，請大人去，大家歡歡喜喜，議論是誰去，大爺送花名也早當回來了，怎們還不回來，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句話，單說是大人到了武昌府，有武昌府知府池天祿，預備公館，武昌府文武官員，投遞手本，大人深知池天祿是個清官，給大人預備了公館，二義士韓彰，晚間坐更，直頂到第二天早晨，方去歇覺，一連三五日的光景，先生不忍意欲替韓二義代勞，說韓二老爺你晝夜的不睡，那可不好，要長長如此，日一多人一疲乏也，許成疾也，許誤事，我們替代你如何？韓彰說，不行，你二位俱是文人，沒事很好，倘若王爺差來刺客，知道大人的下落，現叫，我就不行了，先生說，不是那樣主意，常聽見展老爺說，每遇夜行人有時，二鼓吃飯，三鼓到四更以後，可就不出來了，我同魏先生陪着大人說話，你吃完了晚飯，就睡覺，到了三更天，我們去睡去，你坐到五更以後，我們五更以後，再來換你，你睡到紅日東昇時節，大人也起來了，彼此都不至為疲乏，韓二義士又不好不應，應了罷，又怕有險，無可如何，就點了頭，就是當日，就是如此，到二更後來換先生，大人在東裏間，屋內睡覺，韓二義士就在裏間屋門口，搬了張椅端然正坐，聽外面四鼓之後，公孫先生就來了，如此的是五六天工夫，這日早晨，太陽已經是出來了，韓二義士弄髮包巾，啓帘去，到大人住的屋裏一看，嚇了一跳，魏先生在那邊，公孫先生在這邊，兩個人伏几而眠，雨墨在北邊牀上，呼呼的正睡呢，蠟還點着，那蠟花有二寸多長，過來輕輕的拍了先生一把，先生由夢中驚醒，說我沒睡覺，我心裏一糊塗，韓二爺說，你看蠟花，是才睡着的麼？雨墨他就醒了，魏先生說，我當你睡着哪，我剛才閉眼睛，公孫先生說，我當你睡着，也是剛閉眼睛，雨墨說，算了，別說了，只要大人沒醒，就得了，把着大人屋中門帘一看，見大人帳帘放着，就知道大人沒醒，各人洗臉吃茶畢，大人仍然未醒，韓義士有點吃疑，再命

主管進去看，雨墨到了裏間，嚷起來了。說：「大人沒在裏面，你們快來罷。」衆人一聽，面如土色。大家進去，把帳帘用金鈎吊起，大人蹤跡不見。衆人又往外跑，前後連廟中俱都找到，並不見大人蹤跡。雨墨哇的一聲就哭了。大家復又回頭到屋中，韓彰一抬頭，看見牆壁上留一首詩，叫先生你來看，見字寫的不甚大好，又歪又斜，斷而復連，半真半草，半行書，寫的是半彩之甚。詩曰：審問刺客未能明，中間改路保朝廷。原有素仇相殘踏盜去，大人爲誰情念了半天。不知是怎樣情由，也講不上來。這時武昌府知府池天祿，要過來與大人請安，先生迎接出去，就將丟大人之事，細說了一遍。池天祿也知道代天巡狩按院丟在這裏，必是滅門之禍，也到裏間屋中，看了一眼，把脚一躲，叫了兩聲：「蒼天哪！蒼天！韓彰說此間比不得上院衙門，丟了大人，還有推諉，此處丟了大人，是一人之罪，不如尋一個自盡，說畢把刀拉將出來，立刻就自刎，被大家拉住說不可，要死大家在一處。池天祿說：「死我是上弔，公孫先生說：「我也是上弔。」魏先生說：「我們一同自縊，將要上弔，打外面躡進兩個人來，若問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觀詩文參破其中意 定計策分路找大人

且說大家正要懸梁自盡，打外頭進來二人，就是盧方、徐慶，拿了君山的花名，離了君山，跨着兩匹坐騎，直奔武昌府而來。進城到了公館，下了坐騎，到門上教人往裏，官人告訴說：「不好，先生大人都在那裏上弔。」三爺就急了，往裏就跑。大爺也跟進來了，三爺說：「有我，那個弔就不成了。」盧爺一見，都是眼淚汪汪。盧爺一問二弟：「怎麼一段事情？」韓義士說：「把大人丟了，徐慶說你是管什麼的，怪不得尋死。」死罷，咱們兩個一推死。盧爺看畢，說：「先生可解得開？」先生說：「韓彰就將丟大人之事說了一遍。盧爺說：「好大膽，還敢留下詩句待我看。」盧爺看畢，說：「先生可解得開？」先生說：「解不開。」盧爺說：「不要緊，我有主意，能人全在晨起望哪。」我們教他們解說，說他們若解得開更好，他們若解不開，再死未晚。大家依計而行。公孫先生專會套寫人家筆跡，就將詩句抄將下來，交與盧爺。徐慶臨行再三囑咐：「千萬別行拙志。」大家送出，乘跨坐騎，回奔晨起望，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一路無話。書要剪斷爲妙，到了晨起望路彬魯英門口，下了坐騎，把馬拉將進來，拴在院內樹上，直往裏奔來。到屋中見了大衆，衆人過來，都給盧爺行禮。盧爺把蔣四爺一拉，說：「四弟可了不得了。」徐慶過來一拉，說：「四弟可了不得了。」蔣爺說：「你們別拉，再拉我就散了。」有甚麼話，只管慢慢說。徐慶說：「把大人丟了，蔣爺說：「怎麼把大人丟了，怎麼丟的？」徐慶說：「教盧大哥說你聽。」盧爺說：「我們到了武昌驛館，池天祿、公孫先生、魏先生、二弟韓彰，他們上搭連弔，我們進去，才不上了。先前是二弟一個人守着，後來是先生與二弟、五更。」

換是先生的美意，趕到等二天，太陽多高，二弟過去，見先生跟主管，三個人還沒醒哪，就把他們叫醒，屋中一看，大人已經丟失了，並且還敢留下詩句，公孫先生將字的原本套了，我今帶來，你們大家琢磨琢磨，所有衆人一一個個面面相覷，齊聲說：「此賊好生大胆，盧爺就將字跡拿將出來，放於桌案之上，北俠說：『定是襄陽王府的大家，圍住桌子亂念詩句。』」智爺說：「你們在後，你們有不認字的，也擠着瞧，正經識字的，倒瞧不見了。」艾虎史雲諾諾而退，蔣爺念了半天，不解其意，智爺看了，也是解不開，有一個人，顯然易見，往前趨身，看了一眼，抽身便走，智爺睜了他一眼，就明白了，就在那詩句上，拿指頭橫着畫了一道，又睜了那人一眼，蔣爺把小圓眼睛一翻，連連點頭，說：「哦哦哦，是了，你道那人是誰，就是白面判官，柳青與沈仲元，他們是師兄弟，雖然不在一處，見了筆墨，焉有不認的之理，暗見是他的筆跡，趕着抽身往回就走，早被機靈鬼，看出破綻來了，橫着一畫，睜了一眼，蔣爺就明白了，一把揪住柳青說：『好老柳，你們哥們作的好事，你趁早說出來罷。』」大人現在那裏，柳青這陣，不叫白面判官了，叫紫面判官了，冬令時候，打臉上往外津津的向外出汗，說：「四哥可沒有，這們鬧着玩的，我可真急了，這個事怎麼也血口噴人，北俠勸解道：『這個事可別誤賴好人。』」蔣爺說：「怎麼誤賴好人呢，必是真真，是他知道，智爺說：『不錯，是他知道，柳青氣的渾身亂抖，北俠說：『你們一口同音，看出那點來了。』」蔣爺說：『這詩句，哥哥你多少渾是懂的點，詩合詩不同，有古風詩，西江月，滿江紅，一段橋，駐雲飛，打油歌，貫頂詩，藏頭詩，回文錦，都叫詩詞，他這首詩，叫貫頂詩，橫着念，審問刺客，未能明，念個沈字，中間改路保朝廷，念個中字，原有素仇相殘踏，念個元字，盜去大人爲誰情，念個盜字，橫着念，沈仲元是他師兄弟，焉有不認識的道理，不合他要，合誰要，北俠是個誠實人，勸四爺把他撒開，四弟也不用着急，柳賢弟也不用害怕，兒兒當爺作的爺當，慢說是師兄弟，就是親兄弟，也無法，大概此人沒有殺害大人之意，蔣爺說：『他就是爲三哥合我二哥得罪了他了。』」北俠說是甚麼緣故，蔣爺說：『你還沒有來，他同鄧車行刺，屢次洩機，前來棄暗投明，是我兩個哥哥沒有理人家，人家哈哈一笑，說：『我走了，你們投功去罷，我們後會有期，待到我趕到了的時候，就晚了，我還上樹林子裏，叫了他半天，他也總沒言語，焉知曉他懷恨在心，他這是成心要鬪，我們哥們，諒他沒有殺害大人之意，若有殺害之心，何不在衙門中，砍了他，必是把大人搭個避靜的所在，他央求去，他不想丟失了大人，我們哥們，甚麼罪過，一計害三賢，這叫一計害五賢，北俠說：『四弟不用着急，柳賢弟，你要知道，這點影色，你就說將出來，柳青說：『我們不見面，有十五年，六年，我焉能知道下落，我知道不說，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萬不得善終，北俠說：『算了罷，人家起了誓了。』」蔣爺說：『算了罷。』

我的錯你幫着找，橫是行了。柳青說：那行了，不但幫着找，如要見面，我還能覈合他反目。蔣爺說：既然這樣，我們大家分頭去找，把路爺請過來，打道上武昌府，有幾股道路，路爺說：有兩股道當中，有個夾峯山，兩山夾一峯，或走夾峯山前，或走夾峯山後，兩股全是上武昌府的道路，一議論誰去，有一得一，這些人全去，蔣爺說：不行，這些人全去，就是遇見他，你們也不認得他，總得有作眼的才行。北俠說：我認得他，在鄧家堡，我沒認準他，後來到霸王莊，二次寶刀，驚羣寇時節，有智賢弟指告我，我才認準了他，那人歇着就是的。歐陽爺說：認的他了，南俠說：我不識認，我們一路走了，丁二爺說：我也不認得，我也同你一路走。盧爺說：我放心不下，我還得回去，誰同着我走？三爺說：我同着你回去，還有誰一路走？龍滔姚猛說：我同走。史雲過來說：我也走。柳青說：你們幾位不認得，我作眼。蔣爺說：不可，我們兩個一塊走。盧爺說：我們這些人，全不認得，誰給我作眼？蔣爺說：教艾虎去，他認得。大家徧找艾虎，蹤跡不見，連他的刀帶包袱，全都沒有了。智爺就知道偷跑了，自己找沈仲元大人去了。永遠他是那種性情，蔣爺說：智賢弟，你同他們去罷，除了你，他們誰也不認的。沈仲元、智爺說：四哥，你派的好差使，麼？你看這些個人，有多明白呀？蔣爺說：你就得了罷。智爺說：我們商量，誰走夾峯前山，誰走夾峯後山，北俠說：隨你們。徐慶說：我們走夾峯前山，北俠說：你們走夾峯前山，我們就走夾峯後山。蔣爺說：我們上娃娃谷，老柳你不是想你師母，我帶你去，找你師母去。我算計沈仲元，必找他姑母去，必在娃娃谷。智爺說：你這個算哪，真算着了，我猜他也許是有的事，可就是不知艾虎往那去了。焉知曉艾虎聽見說，明此事，自己偷偷的，就把自己的東西拿上，也不辭別大眾，自己就溜出來了。原來是打婆婆店回來，同着武國南、鍾麟回了晨起，望見了蔣四爺，書中可沒明說呀，就是暗表他，問了他四叔，娃娃谷的事情，蔣爺對着艾虎說了一遍。鳳仙怎麼給招的親事，艾虎先不願意，嗔怪是開黑店的女兒，蔣四爺又說：別看開黑店，倒是有名人焉？人家徒弟都可以，就是誰誰誰，艾虎記在心中，如今要上娃娃谷，找去，離了晨起，望走了一天，多看見樹林內，一宗說事，不知甚麼緣故，且看下面分解。

第四十九回 小義士偷跑尋接院 勇金剛遭打找門人

詩曰：人欲天從竟不疑，莫言圓蓋便無私。秦中久已烏頭白，却是君王未備知。

且說艾虎歲數雖小，心性高傲，自己總要出乎其類的立功，聽見蔣四爺說沈仲元是甘媽媽的內姪，又是二徒弟，自己一算，他盜了大人，準上娃娃谷，我何不到娃娃谷看看，有定下姻親一節，白晝可不好去，只可等到晚間，躡房躍脊

的進去。沈仲元與大人，若要在那裏，自己是全都認得，就下去拿沈仲元救大人，那就管不得甚麼姻親不姻親了，主意拿好，可巧路走錯了，是岳州府的大道，見着前面樹林內有些人，自己也就進去看看，分衆人到裏邊一看，是打把式的地下放着全是假兵器，竹板刀，山檀木棍，算長傢伙，二三十個人，都在二十多歲，皆是身量高大，儀表魁梧，有練拳的，有砍刀的，連一個好的沒有，小爺暗忖道：全是跟師媽學的，有意要進去，又想找大人要緊，轉頭便走，前面有酒鋪兒，自己想喝着喝點去，外有花障兒，進去到裏面，坐北向南，入屋內，靠西面是長條兒的桌子，東邊有一個櫃，櫃上有酒罈子，過賣過來問要酒哇。艾爺說：要酒過賣說，可是村白酒，此酒就是如今的燒酒，論壺，艾爺說：要十壺，那人說：一個人喝呀。艾虎說：對，一個人你賣酒，還怕喝的多嗎？那人說：不是越多越好，財神爺嗎？說畢，取來四個碟子，菜有熱雞子，豆腐乾，兩碟鹹菜，艾虎問：還有甚麼菜？那人說：沒有，又問：有肉腥無有？回答無有。小爺說：沒肉不喜喝了，又聽後面刀勺亂響，自己站起到後門，往外一看，大怒，又坐下，把過賣叫來說：我喫完了，給錢不給，那人說：焉有不給錢的道理。小爺說：給錢不賣給我，甚麼緣故？過賣說：沒有什麼可賣的。艾虎說：你再說我要打你了，後面刀勺亂響，我都看見了，你還說鬼話，那人說：你說後頭那個呀？那可不敢賣，那是我們掌櫃請客的。艾虎問：你們掌櫃姓甚麼？回答姓馬，叫馬龍，有個外號，叫雙刀，將艾虎問作買賣，又有外號，別是不法罷？過賣說：不是，你只管打聽，打聽去，在左近的地方，沒有不知道的，愛了事，勿論誰家有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沒有，上輩作官人，人管着稱馬大官人，艾爺又問：後面作菜請誰？回答與人家道勞，又問道：甚麼勞？回答與人打架來着，又問：有人欺壓他來着？回答沒有，誰敢哪？打鬧的不是外人，又問：是誰？過賣說：你太愛打聽事了，艾爺說：無非是閒談，過賣說：不如我細細的對你說罷。南頭兒有個張家莊，有位張老員外，大財主，人稱爲張百萬，他有個兒子，教張豹，外號人稱叫勇金剛，此人渾濁悶，他們是乾哥們，老員外臨死，把我們掌櫃的找去，說：我就要死了，馬賢姪，全仗你照應他，不然早晚遇上事，就得給人家償命，把張爺叫過來，說：我死後，他就是你的同胞哥哥一般，他說甚麼，可就聽他，說甚麼，如同我說你一樣，我在地府也瞑目，總死如生，不聽他的話，就是不孝，說畢，叫張爺又給叩了回頭，將拐杖給了我們掌櫃的，員外死後，張爺鬧了幾回事，我們掌櫃的，出去就完了，惟有前日，他們村中，兩口子打架，可巧遇上了他，一打人家的爺們，那人說：我管我們女人哪？二太爺別管，他們本莊上兒，全都稱呼他是二太爺，他說：不許男打女，好朋友男對男打人家說：這是我女人，他說：不懂的，就是不準男打女，我們掌櫃的，走在那裏看見，一聽是他無禮，一威喝他也就完了，這日他變了性情了，他說：你別管我。

你姓馬我姓張，你休來管我，我們掌櫃的，有了氣了，打了他一頓，由此絕交。昨天許多街坊，出來了，事叫他與我們掌櫃的，叩個頭就完了，他也省悟過來了，今日見面，我一句沒剩下，全說了，也省得你倒底。艾爺笑了，此人渾的太利害，正說之間，外面一亂，過賣說來了衆人，說二太爺走罷，二太爺走罷，艾虎往外一看，衆人一閃，當中一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上高挽髮髻，身穿短汗衫，青綢褲子，薄底靴子，肋下夾着青綢絹大篋，面如鍋底，黑中透亮，劍眉闊目，獅子鼻，火盆口，大耳垂輪，連鬚鬚鬚不甚長，煙薰的皂王一樣，聲音洪亮，大衆一讓說，走走，將入屋中，一眼就看見了艾虎，站住不走了，淨瞪着艾虎，本來艾爺也是個英雄的樣子，摘下了頭巾，穿着短襖，繫着鈔包，青褲子，靴子，脫了衣服，連刀全放在桌子上，小爺四方身軀，精神足滿，例公道，可是過了年，到二月初旬了，書可是一段，跟着一段的說，日子可不少了，定君山是冬至月十五，連盜彭啓假扮陰曹畫陣圖，丟大人，就過了年，光陰荏苒，天氣透熱了，艾虎又是酒燒，故此更熱，才脫了衣服，兩下對臉，衆人就怕要打起來，往裏讓說，走罷，上樓罷，張豹安心到小爺桌頭兒，這裏一碰，酒壺撞倒幾把，艾小爺立起身來，問道：這是怎麼了？張豹答道：二太爺沒瞧見艾虎，問你是誰的？二太爺張豹聽問，本看見艾虎，心中就有點不服，成心找事，說你問我呀，巧哩，是你的？二太爺艾虎說，誰的？張豹說，你問就是，你的？二把那太爺二字，沒出來，就聽見了碎的一聲，腦袋就見鮮血了，原來是艾虎手腳是真快，俠義的性情，是一個樣，別的可就是不教罵，他說了一個二太爺，又問的時候，那酒壺就到了手裏頭，太爺沒說出來，哪一下打上了，紅光一現，二太爺就急了，罵道：好小子，咱們外頭來說，艾小爺說，使得，隨後就躡出去了，雖有衆人，焉能拉的住？二人交手，張豹力大皮粗肉厚，腦袋破了，不知道疼痛，又一交手，本領的多了，小爺暗笑，轉了幾個灣，一橫身子，使了個靠閃，張豹咬齒咕咚，倒了半壁山牆，相似爬起來，又打艾虎，得便飛起一腿，分手，蹀躞子，腳張豹又咕咚，倒於地上，起來又打張爺，用了個雙風灌耳，艾虎使了個白鶴亮翅，雙手一分，又一蹲身，掃盪腿掃上了，張爺又倒，這回不起來了，艾爺站着說，你起來呀，張爺說，我不起來了，又問怎麼不起來了？張豹說，費事，起來還得躺下，這不是費事麼？艾爺說，我不打，聽着的，張爺說，可是你不打我，可起去了？艾爺說，對你起來，再打張豹說，不打了，輪與你了，艾爺說，你什麼法子，使出來，我都不怕，張爺起來說，你是好的，在此等等，艾虎笑道，我在此等你三年，張豹跑了衆人，才過來，艾爺說，誰往前來，我可打誰，你們全是本鄉本土，穩住了我，拉躺下打我，過來二位老者說，壯士，有你想，人心隔肚皮，你瞧瞧我們兩個人，像打架的不像，我七十八，他八十七，艾虎說，怎麼樣，老者說，方才這位姓張，他是個渾人，拿着你這個樣，何苦合

他一般見識。艾爺說：你看看，是我們兩個，是誰招了誰了？老者說：你若有事辦事罷，請你老弟不用合他淘氣。艾虎說：他教我等他呢？有一位老者說：我們這裏這位二太爺，他要來了，你是準贏他，他必要帶了打手來，他的徒弟好幾十號人，那一個都是年力精壯，可就是有一樣，師傅不明弟子，連他還不行呢。何況徒弟，再要來了，你把他先捺一個，勛斗，騎上他，說誰要向前，要你師傅的命，他們就不敢向前了。你別瞧他，那們大身量，就是打他，砍他，拿刀刺他，他全不怕，他就怕一樣，就怕你如一擰他，他就沒有力氣了。艾虎一聽，嗤的一笑，說：好鄉親，你老人家貴姓？老者說：我姓陰。艾虎說：教給人擰人，豈不陰的了？如此說來，你是陰二大爺。張豹回到樹林，叫徒弟原來艾虎看的那把打式的，就是張豹的徒弟。張豹喊叫徒弟們，跟着我去打架去。衆徒弟答應，拿傢伙。張豹提了一根木棍，直奔馬家酒鋪而來，必是一場好打，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張家莊三人重結拜 華容縣二友問牧童

且說張豹上樹林找徒弟，他本來沒本領，誰還肯拜他爲師？哪，皆因有個便宜，拜他爲師，跟他學本領，一家無論有多少人口，娶兒嫁女，紅白大事，喫喝穿帶，全是師傅供給。這個徒弟，就擠破了門了，可有一樣，得他如意才收，他不如意，不要，總得像他們，渾他，才要哪？拜了師傅，家內就有了飯了，故此他的徒弟，連一個會本領的，沒有。如今用着徒弟了，拿了傢伙，直奔馬家酒鋪，原來艾虎受了陰二大爺的指教，少刻來了一人，壯士帽，藍箭袖，薄底靴子，絲帶圍腰，白臉面，細條身子，來到跟前，衆人說：掌櫃的來了。抱拳帶笑說：衆位鄉親們，爲我們兩個人的點小事，勞累衆位，實在使小可居心不安。方才在家中，等候聽信，家中人回去送信，說是那村夫，又不知得罪了那位，衆人指道：就是這位壯士。過來與艾虎深施一禮，說：方才那個村夫，是我個把弟，得罪了壯士，小可特來替他陪禮。艾虎說：豈敢，尊公就是馬大官人，回答不敢。小可叫馬龍。艾虎說：久仰。雙刀將的名氣，馬爺說：不敢，沒有領教。這壯士爺的貴姓？艾虎說：姓艾，叫艾虎。外號人稱小義士。馬爺說：這就怪不得了。此處不是講話之處，請到樓上一敘，還要請教。艾虎一笑，說：無論你鋪中擺的什麼樣的刀槍陣式，姓艾的，不敢進去。不算英雄，馬爺說：不必多疑，我大膽，也不敢。艾虎哈哈一笑，公然往裏就走。問道：打那裏上樓？馬爺說：打這櫃後頭。仍然還是艾虎在前，馬爺在後，勸架的可沒上樓。外邊等着，馬爺叫過賣，獻上茶來，說：方才聽家，說尊公拳脚高明，不知令師是那一位？艾虎說：黃州府黃安縣的人，氏姓智，單名一個化字，外號人稱黑妖狐，那就是我的恩師。遼東人，復姓歐陽，單名一個春字，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那是我的義父。馬爺一聽，

艾兄你要不棄嫌，我們哥兩個，咱們三個人，結義爲友。艾虎說：「只要你們哥兩個不棄嫌小弟，我是情甘願意，張豹說：「少時咱們家裏拜把子去，咱們家裏寬綽，馬龍說：「就是書不可重架，這酒席喫到日落西山的時候，方才撤去。艾虎穿了長大的衣服，拿了自己的東西，同着張馬二位，出了馬家酒鋪，直奔張家莊。到了那裏，一看，廣亮大門，原來是衆徒弟，都在那裏等候着師傅呢。張爺把他們叫過來，都給艾虎見了，說：「你們要練把式，跟着你艾大爺練罷。他是俠義的門徒，會的都是打人的招兒，不像我教的你們，都是挨打的招兒。艾虎說：「算了罷，哥哥往裏就走，果然是張百萬家裏，是闊庭房，落坐獻茶，分付預備香几，後花園結義爲友。弟兄三人，一序齒，馬龍歲數大，居長，張爺行二，艾虎行三，燒香結義，立誓願，有官同作，有馬同乘，生死共之。燒完了香，挨次着磕頭。弟兄們整整的，就喫了一夜的酒。第二天，又留住了一日。艾虎掛念着尋找大人，不能久待，要奔娃娃谷。二爺約會馬龍三人，一同前往。馬龍推辭，又是買賣，又是家務，總得自己照應，不能同他門前去。張爺與艾虎一同的奔娃娃谷。馬爺囑咐：「千萬的不可闖禍，就此辭別了馬龍。張豹帶了銀兩，跟着艾虎，直奔娃娃谷。路過華容縣，即是古時三苗地面，遠看山峯疊翠，天氣已晚，道路不大分明，看見山坡上，來了個牧牛童子，作歌而來，怎見有讚爲證。

但見那晚煙垂照，更顯得山峯疊翠，晚景之中，牧童遙吹短笛，那有宮商無腔調，映着那新柳林，曲折徑，風送聲音，調兒高，山水清幽，成佳趣，變態風雲難畫描，宛轉轉，勝玉簫，方顯出清中妙片刻間，那笛音，牛背上，唱起山歌呀，好叫人心動神搖，他說道：「名也好，利也好，世人忙忙忘却老，奔忙路，人怎逃，苦苦被名韁利鎖，何時了，多少英雄，難棄難拋，一年一度，離離荒草，古往今來，亂亂蓬蒿，爭爭戰戰，血濺荒郊，勞勞碌碌，顏色枯焦，濃濃豔豔，鏡裏花，妖，難貪戀，粉骷髏，早作個計較，急尋個歡樂，百萬觴，三千套，隱隱逸逸，友漁樵，飲山泉，山歌好，食黃齏，淡中飽，居籬牆，茅屋小，又何須防賊盜，悶來看山兒，高月兒小，一陣陣清風，香馥繞，繞春遊，那柳與桃，橫牛背，踏芳草，夏時節，蓮舟好，更有耐寒菊，秋霜傲，向紅爐把枝木兒燒，一邊唱，手擎鞭兒不肯抽，愛他的牛空把鞭兒漫搖，二位爺往前行，施禮，向着那牧子跟前問個根苗。

並且不知牧子說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復盛店店東暗用計 綺春園園內看游人

且說艾虎合張豹聽見牧牛童兒唱着山歌，看看臨近，艾虎一抱拳說：「借光了，我們上娃娃谷走那裏，牧牛童兒用手

一指正東說那就是華容縣。可別進城。偏着荒奔南關。到關南直奔東南。南大東小。瞧見山進山口。再打聽罷。艾虎點頭道了個借光。二人直奔南關。天氣向晚。商量就在此處打店。路西有一個大店。叫復威店。店中夥計讓道。住了罷。天氣不早了。別越過了宿頭。我這房屋乾淨。喫食便宜。張豹罔有上房。壓沒上房。不住。夥計說。西跨院上房三間。艾虎說。二哥。咱們住了罷。瓦房千間。夜眠七尺。又不是自己的房屋。張爺點頭。便着夥計帶路。到了西跨院。來到屋中。中間也乾淨。打洗臉水。泡茶。二人淨了面。喫茶。夥計問道。二位客官貴姓。回說。姓艾。夥計說。那位客官呢。張豹說。我是二太爺。夥計說。我們是買賣生意。怎麼玩笑。哇。張豹說。你什麼東西。合你玩笑。你只管打聽打聽。岳州府張家莊。兒誰不稱我二太爺。夥計說。你安頓着點。在你們那裏。稱你二太爺。在我這裏。不能稱二太爺。我們是買賣生意。張豹氣往上冲。就罵起來了。艾虎勸解。就有本店中少掌櫃的。帶着五六個人。進了跨院。奔到屋中。說。二位客官。爲甚麼緣故。想來是夥計得罪着了。我替夥計前來陪禮。二位氣若是不出。今晚响散他。艾虎瞧了這人。黃漸漸臉皮。細條身材。青衣小帽。作買賣的人樣兒。說話有點尖酸的氣象。艾虎說。不可。千萬可別散他。情實是我二哥的不好。他一點不好。也沒有少掌櫃的說。若非這位客人。講情。我一定不用你了。好好伺候二位客官。我方纔聽見。是那位姓張。張豹說。我姓張。店東問。官印是張豹罷。張豹說。是你怎樣知道我呢。店東說。有老員外的時候。是專好行善。離着三五百地。誰不知道他老人家。我們上輩。還受過老員外的好處。以後正要報答他老人家。歸西去了。但不知道這位客官貴姓。小爺說。我姓艾。沒領教掌櫃的。貴姓。店東說。我姓賈。我叫賈和。字是文輝。小爺說。原是賈掌櫃的。彼此對施一禮。店東說。二位意欲何往。答道。上娃娃谷。店東說話。兩眼瞧不住的。瞧着張豹。艾虎遂說。我晚間可沒有工夫。不能奉陪。二位明天早起。暫屈二位尊駕。我有一杯薄酒奉敬。只求二位賞臉。千萬不可推辭。艾虎說。我這事可是要緊。實在不敢領賞。張豹說。人家是個美意。不可孤負於他。吃了酒。再走。也不算晚。店東出去。少刻人家就給預備過酒飯來了。掌上燈火。用畢。晚飯撤將下去。開發飯錢。店錢。人家一概不要。自可明天早起。再說。一夜無話。清晨起來。要到店。夥計攔住說。我們店東有話。說。二位喫了早飯。再走。二位也就無法。只得等着。直等到巳正的時候。艾虎也是想酒飯。張豹也是覺着餓了。店東方纔過來。分付一聲。備酒。頃刻間。擺列杯盤。飲酒之間。無非閒談。講論了些個買賣的事情。書中須要簡決。不可重絮。用完了這頓飯。已經就响午了。撤將下去。端上茶來。說。二位天氣不早了。明天再起身罷。我們這裏有個可觀的。所在。同着二位。咱們去逍散。逍散去。張豹問。叫甚麼所在。店東說。離此不遠。叫松蘿鎮。有人家一個大花園子。本家姓賈。叫賈

家花園。先前作官，後人窮了，花園子也敗落了，度日還艱難哪。那有錢收拾花園子。我們這南邊，有個地名，叫新立店。有個財主姓崔，叫崔龍，外號人稱鑽鐵塔。崔龍這個人，先前保鏢，掙得家成業就。又且此人鑽幹營謀，精明強幹。他通知道了寶家，把花園子典過來了。各處的點綴，煥然一新。各處內用人賣茶賣酒賣飯，包辦酒席，帶賣南北的碗菜，可有一樣。進門有一個攔櫃，有人先問：你是遊園哪？你是喫酒，若要用酒，先給銀子。後喝酒喫完了，就走。就起一個名兒，叫綺春園。每日遊園請客，攜妓帶娼，彈唱歌舞的，男女很多的。咱們今日，到那裏看看，吃些酒去，到也有趣。艾小爺不願意去。張二爺願往，說畢起身。艾爺將自己銀子，秤了二十兩，三人同行，走到綺春園不遠，遊園人甚多，將到門外，就見橫着一塊大匾，藍匾金字，綺春園三個字。也有茶酒的幌子，東邊牆上有塊豎匾，是包辦酒席，帶賣南北的碗菜。上等海味官席，三人將要進門，後面追來一人，說：掌櫃的有人找來了，立等着回去。少刻再來罷。買掌櫃的說：二位先在裏面等我。我少刻就來。依艾虎不進去了。張二爺一定要裏面看看去。艾虎無法，店東去了。張艾二位進大門，路西屏風門，將進屏風門，路南有個攔櫃，櫃後有一個大胖子，看着。每遇有人進去，就問：是遊園哪？是吃酒。艾爺告訴說：我們吃酒。胖子姓廖，叫廖廷貴。有人又着他叫廖貨。那店東掌櫃的，爲何事請二位遊園呢？有個原故。此處開花園的，這個姓崔的，是一個賊，現今不偷了，想作個這賣買。又有這個廖貨，他出的主意，先銀後酒。天秤是加一秤，若要交的錢多，吃不了，要找回去。銀子內中，準有一塊頂銀，出門不換。賣掌櫃的上回交的銀子，不夠了，苦苦的求，跟一個人去取。廖貨再三不行，非留下了一件衣服，方才叫走。回去要找人，出出氣。若說官面上辦的熟貫，沒姓崔的熟貫。論打他的人多，只口氣只好忍着。可巧遇上張艾二位，他又知道張豹有本領，還不知艾虎的能奈。這是個主意，邀來遊園，假如張爺動氣一打，他就出了氣了。早定好的，後面有人跟着他，爲的是他不露面，怕連累他。故此假告辭，去回了張艾二位。將到門內，廖貨要銀。艾爺就把秤的二十兩，拿出來。廖廷貴一秤秤完說：這是十八兩。艾爺說：二十兩，回答十八兩。張爺罵道：「胖子，那是二十兩。廖貨說：十八兩，二字還沒出口，哪，早被張二爺揪住，要把腦袋給擰下來。艾虎說：別動粗，魯我使了二兩，是十八兩。張豹說：別着他說。咱們哪？艾虎說：爲甚麼叫他說咱們呢？本是十八兩。張豹說：胖子，你便宜你。廖廷貴瞧着張豹，就害怕，整個像燒灶一樣。問二位貴姓，好給你們叫喝下去。艾虎說：我姓艾。廖貨說：艾爺，那位哪？張爺說：二太爺。廖貨說：就是這二位。艾爺說：對二位離了櫃檯，往北一看，只見人煙稠密，遊園的甚多。也有亭館樓榭，樹木叢雜。太湖山石，竹園茶藤架，月牙河，抱月小橋，蜂腰橋，四方亭，抄手式的遊廊，過廊過庭，平臺萬字亭。二人看了多時。

與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畫棟雕梁。別有洞天。正是桃柳爭春的時候。可惜二位也不懂得詩文。也不認識字兒。就奔了流風閣來了。就聽見管絃亂奏。彈唱歌舞。猜拳行令。亂亂鬧鬧。鬧熱非常。他們進了流風閣。就聽見那流風閣艾爺交銀十八兩。在流風閣請客。流風閣的過賣答應。知道了二位那位姓艾。艾虎說。我姓艾。又問那位哪。張說。我叫二太爺。過賣說。我不問了。二位用茶。用酒。艾爺說。要酒。過賣說。甚麼酒。小爺說。女貞陳紹上等酒。席一過。過賣叫喝過去。不多一時。擺列上酒席。二位斟酒。開懷暢飲。二人還等着買掌櫃的來。哪。忽然間。打屏風外。躡進一人。挽着髮髻。穿着藍汗衫。藍鈔包。藍中衣。薄底靴子。肋下夾着一件藍大氅。裏面裹着一口明晃晃的利刃。看不見臉面。皆因是他向正南櫃上的問。這位還是遊園哪。還是吃酒。那人說。我在這裏等人。行不行。櫃上說。等人。焉有不行之理。那人一直扑奔正西這轉臉來。見細眉長目。一臉的煞氣。扑奔賞雪亭。進得屋中。就把大氅往桌上一放。從外邊又躡進來了一個手中提着一個小黃口袋。拿着一口刀。把口袋往櫃上一放。拿着刀。直奔廖廷貴。若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賞雪亭喬賓奮勇 流風閣張豹助拳

讚曰。願為大義損生。不使名節敗壞。一時玉碎珠沈。留作千秋佳話。

綠珠者。晉石崇之妾也。綠珠姓梁。白州白博縣人。生雙角山下。容色美而豔。石崇為交趾採訪使。聞綠珠美。以珍珠三斛。換了回來。置之金谷園中。綠珠能吹笛。又善舞。石崇自制明君歌。以教之。寵愛無比。晉趙王倫作亂。奸黨孫秀正在驕橫之時。訪知綠珠為石崇愛妾。竟使人向石崇求之。石崇方宴樂。使者至。述其來意。石崇道。孫將軍不過欲得美人耳。何必綠珠。因盡出姬妾數百人。皆薰蘭麝。披羅綺。穠豔異常。聽使者看了。道。美俱美矣。但受命欲得綠珠。此非所欲得也。石崇聽了。因毅然作色道。此輩則可。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道。君侯博古通今。察遠見邇。豈不聞明哲保身。何惜一女子。而致家門之禍耶。石崇道。但知保身。獨不為保心計乎。可速去。使者既去。而又復返。道今日之事。毫釐千里。願公三思。石崇竟不許。使者復秀。秀大怒。乃譖崇於倫。倫命族之。崇正與綠珠在樓上作樂。賊兵忽至。崇因顧謂綠珠道。我今為汝獲罪矣。子將奈何。綠珠因大哭道。君既為妾獲罪。妾敢負君。請先効死於君前。石崇道。効死固快事。但吾不忍耳。綠珠道。忍不過一時耳。快在千古。遂湧身往樓外一跳。竟墜樓而死。石崇看見。含笑赴東市受誅矣。君子謂綠珠情近於義。崇死後。不十數日。趙王倫敗。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閣。言少敘。

書歸正傳

詩曰：此去三涇遠，今來萬里攜。西施因劍得，秦容被花迷。所在青鸚鵡，非關碧野雞。豹眉憐翠羽，刮目想金龜。且說隋見先蹤進來的，是一臉的煞氣，後又蹤進來的，這一個猛若瘟神，凶如大歲，喊一聲如巨雷，一般手中提著把刀，拿著個小黃布口袋，往櫃上一踮，廖廷貴問遊園，哪是吃酒？那人說：吃酒。廖廷貴說：先銀後酒。那人說：口袋裏就是銀子。廖貨說：打開贈贈成色。大漢說：不懂的廖貨說：也得秤一秤。大漢說：不懂的廖貨說：金銀不比別的物件，不教看，不教秤，怎們樣呢？大漢說：不教看，不教秤。廖貨說：到底多大分兩？大漢說：一百兩。廖貨說：你說一百兩就是一百兩嗎？難道說贈贈還不行嗎？大漢說：你要贈贈，我先給你一刀，然後再贈。廖貨說：不瞧了你老貴姓，我好給你泓喝下去。大漢說：祖宗，廖貨說：別玩笑，到底你姓甚。大漢說：告訴你了，你又問，我是祖宗，你若再問，就給你一刀。廖貨說：祖宗，宗罷，你找地方喝酒罷。艾虎一瞧這大漢一轉臉，好生的凶惡，藍生生一張臉面，兩道紅眉，一隻金眼，獅子鼻，火盆嘴，一嘴的牙，七顛八倒，生於膺外，連鬚落腮的紅鬚鬚鬚子，亂蓬腦，寬背厚肚，大腰圓，說話的聲音，太大，嚷聲如巨雷一般。一轉身，滿園子找人就聽先進來，那一位說：賢弟在這裏呢？張豹說：你看這小子，倒有個玩藝。艾虎說：教人聽見，那還了得？你還看不出來，這是拚命的樣子。張豹說：不要緊，口中嚷道：說小子，你合人家拚命麼？那虎站住不動身，瞧着張豹，艾虎就知道不好，是要鬧禍。那人說道：你問誰哪？小子，張豹說：我問你哪？藍大腦袋小子，那人說：好說呀。黑大腦袋小子，瞧着我們拚命罷。小子，張豹說：打不過人家，二太爺幫着你。那人說：祖宗，一生不用人助拳。張豹說：你這邊喝罷。小子，那人說：你那邊喝罷。小子，艾虎問：張爺，你認的人家嗎？張豹說：我不認的他。艾虎暗道：這可是有人有人言，獸有獸語。就見那邊櫃上，吆喝下來，祖宗交銀一百兩，是碎銅爛鐵。那人走後，廖貨打開一看，是碎銅爛鐵，就知道這人是成心找晦氣來了。派人疾速給東家送信，又派人給各屋送信，說：所有你們在這飲酒的，你們還瞧不出來嗎？西屋內那位是找着拚命來了。掌櫃的一來就打起來了，不定是多少人命呢？可有一條，今天全是我們掌櫃的候了，全不要錢，所有櫃上存的你們那銀子，明天再來取，各屋送信，你道這兩個人是誰？先進來的那個，就是華容縣魚行裏掌秤的經紀頭兒，此人姓胡，叫胡小記，外號叫鬧海雲龍，皆因上次同着賣魚的，上綺春園吃酒，交了十兩銀子，一秤就是九兩，當着些個賣魚的，他們又是粗人，飯量又大，他們這酒飯，又是吃的貴的，自己親身到櫃上，見廖貨寫賬，碰了你們常說買魚，你天天在魚市上，掌櫃難道說，還不認的我麼？廖貨說：不行，掌櫃的有話，不論是誰，一概不賒，教跟人取

去說櫃上無人要留東西，因為這個打起來了，連賣魚的全動手，把綺春園人全打跑了。東家掌櫃的鑽鐵塔帶着四個教師，是獨爪龍趙威、沒牙虎孫青、賴皮象薛崑、病麒麟李霸，四五十打手，衆人一到一場混打。胡小記等全輸了，甘拜下風，各各帶傷，並且還着人家留下衣服歸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沒起炕，夾氣傷寒，又重勞了，兩三回好容易纔好了。自己就想着寧教名在人，不在這心，一橫打算要找崔龍拚命先去打一頓廖廷貴，可巧今早來了個朋友，把臂爲交。生死弟兄，此人相陰縣的人，姓喬叫喬賓，外號人稱叫開路鬼。到這望着胡小記來了一問哥哥，因何這般形容憔悴？胡小記把自己事說了一遍。喬賓一聽，忿忿不平氣的轉身就走。胡小記攔住說：「你上那裏去？」喬賓說：「我去找他，們給哥哥報仇。」胡小記說：「不行，人家人多，有意替我報仇，咱們兩個人一同前往，你幫着我殺幾人，你就一走甚麼？你也別管，我出頭打官司。」喬賓說：「我打官司，我與他抵償我死了，家裏有兄弟，還有上墳燒紙的，哪胡小記說：「我惹的禍，怎們教你出去償命，助我一臂之力，就很是盡心了。」喬賓說：「咱們先去罷。」一見喬賓就不見了。胡爺拿大驚，裹上刀，望綺春園就趕，並未趕上。原來是喬爺走到街上，遇見一個老頭兒，地下擺着些銅片、鐵圈、鉛餅兒、釘子等物，旁邊擱着一個抽口小黃布口袋。喬爺說：「包元要多數銀子。」老頭兒看喬爺就害怕，聽問的又古怪，說：「你瞧着給罷。」喬爺就把那些個東西裝在口袋裏了。老頭說：「就是這們包元麼？」我一身一口，就指着這點東西，倒本度日。你這個包元，我就餓死了。喬爺說：「焉有那樣道理？」摸了一錠銀子，捺在地下，揚長就走。老頭拾起，不知真假，教換金鋪看去了。喬爺拿着碎銅爛鐵，到綺春園硬說百兩白金。焉知曉這是成心找事，將奔賞雪亭。瞧見張豹也打心中愛惜，對罵不急，少時見了胡小記，彼此坐下，將刀鏗的一聲，插在桌上，那裏吆喝下來了賞雪亭。祖宗交銀一百兩，他是各處，單有各處的過賣，誰也不管誰的事情，活該這過賣倒運。姓吳，他叫吳常道，他管這個地方，他看見這刀，桌上一插，真魂就嚇着了。聽見叫滾進來，就見那個過賣往地下一爬。喬賓說：「這是幹甚麼？」過賣說：「不是叫我滾進來嗎？」喬賓說：「你甚麼東西，走進來，四桌上等酒席，一塊擺過賣答應一聲，往外就跑。」祖宗擺不下呀。喬賓說：「把四張桌子，撞的一塊，答應使得一齊擺上。」頃刻之間，列擺杯盤。喬賓讓張豹說：「黑小子，這邊喝來呀。」張二爺說：「不用讓的，喝罷。」小子在着這園內的吃酒，喝茶，連遊園的，淨往外走，沒有人往裏走。各屋中一送信，這還不全走嗎？全是上這裏取樂來的，誰肯跟着付渾水，故此全走。惟有到張艾這裏一說，張二爺就罵我們，找着這個熱鬧，還找不着哪？你遠着點，不然我們先拿你樂樂手。過賣一聽，跑了，再聽外面一陣大亂，嚷打打打，艾爺就知道是不好，說：「二哥，咱們走罷。」張二爺說：「不行，我應下人家了的，他不行。」

我還幫忙哪。艾小爺說。咱們又不認得沒交情。管那些閒事。倘若有人命。如何是好。張爺說。沒交情。幫個忙兒。就有了交情了。艾爺說。插手就有禍。準有人命。依我說。別管的好。張爺不聽衆人。就進來了。頭一個就是鑽鐵塔。崔龍趙威孫青薛崑李霸帶着三十多人。都是短衣中靴子。人人拿着長短兵刃。崔龍問。在那裏哪。廖廷貴說。在賞雪亭。哪。胡喬二人早聽見來了。喬賓一手先把過賣抓來。舉起頭朝下。爬的一聲。頭碰柱。腦髓迸流。張二爺叫好兒。說。真好。擡的好。艾爺說。死了一個人。你老叫好兒。這是何苦。又見那亭中的二人出來。每人一口刀。往上一擡。喬爺罵道。好狗男女。今日祖宗要你們的命。崔龍說。醜漢有多大的本領。較量較量。原來崔龍與趙威孫青薛崑李霸。養着許多打手。也怕有人攪鬧花園。你道甚麼緣故。連加一秤。帶找頂銀。又不賒賬。東西又貴。也怕有人不答應。他不。然怎麼衙門中。上下全熟識。三節兩壽人情分往。永遠當先。今日在家中坐着。有人報信去。說不好了。東家掌櫃的。快上花園子去罷。有人攪鬧來了。得多帶人。哪人家來的。可不善。那崔龍五個人。連打手全來了。進門將一問人家。就摔死了。過賣二人提刀出來。交手。五人一團胡喬。又叫打手上。呀。衆打手一齊全上。張二爺罵好小子。你們有多少人。一脚把桌子翻了。碗盞全碎。拉刀出去。艾爺也出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到花園爲朋友捨命 在葦塘表兄弟相逢

且說崔龍五個人。就與胡小記喬賓動手。本來艾虎與張豹就議論。你看你與他玩笑的那個。是輸是贏。張爺說。準是他們兩個輸。他們人少。艾虎說。對呀。他們幾個人。是夜行人。故此這二位不行。不是黑門學的工夫。啞嚙更不行了。打手上了。張豹說。可了不得了。完了我這小子了。只聽嘩喇一聲。桌子就翻過來了。張豹拿刀出去。喊一聲。小子們閃開。二太爺到了。吡吡喀喀的亂砍。殺將進去。衝開一條道路。隨後大夥。仍然又裹上來。剛一團裏。就聽見颼的一聲。打半空中。飛下一個人來。大夥一瞧。一怔。身量不大。甚高。虎頭燕領。手中這口刀。上下翻飛。就是崔龍可以敵住。艾虎餘者的全不行。也不敢向前。你道艾虎爲何在半空中。下來。皆因是張二爺翻桌在外一跑。他就跟出來了。爲的是賣弄賣弄這手工夫。教他們瞧瞧。往上一聳。在大衆頭上。躡將進去。這手叫。旱地拔松。燕子飛雲。嗖的一聲。腳站實地。把刀亮將出來。直扑奔了崔龍。張豹看見老兄弟進來。心中十分歡喜。見人家有一個對一個的。有兩個對一個的。是胡小記敵住了。趙威孫青。喬賓敵住了。薛崑李霸。張豹與這些打手交手。常言一句。俗說。矮子裏選將軍。就屬他的能爲有限。與這些打手打起來。他的本領比打手勝強百倍。頃刻間。也有帶傷的。也有廢命的。也有逃跑的。把打手打的

不敢向前，直往後退。這廠子可就寬綽了。張豹只顧與打手交手，在他的背後，嗖的一聲，就是一刀。他如何躲閃的急，又不能招架，可見得是傻好好好，要是錯過心地忠厚，這也就死了。艾虎雖然動着手，明知道二哥的本勢有限，自己的心神念，一半在崔龍身上，一半在二哥身上。看這件事實在不平，心中暗暗的有氣，他看着喬賓動着手跑啦，薛崐一轉身，對着二哥身後就是一刀。早被艾虎一抬腿，就踩在薛崐肋下，噯啣一聲，撲咚躺倒在地。噹啷舒手，揮刀。張豹這纔看見，倒覺嚇了一跳。擺刀就刺，薛崐使了鯉魚打挺，閃開這一刀，分開打手，自己逃命去了。二爺要追，早教李霸截住。二人動手，原來喬賓不是跑了，殺開一條道路出去。他看出來了，有艾虎一人，這些羣賊，那個也不能逃命。他找仇人來了，直奔南邊的櫃，櫃裏頭夥計，瞧着事頭不好，就都跑了。淨剩了廖貨一個人了，也是造就了的。這小子惡貫滿盈，兩個眼睛直直的瞧着東家動手呢。旁邊喝彩，他舍不得走，知道櫃內有銀子，又知掌櫃的人多，不能發甘拜下風。大肚子往前裏一坦，正靠着櫃往那邊瞧。喬賓到他眼前，他會沒看見。喬賓用自己的刀，順着櫃面，對準了他的肚子，就聽見撲哧的一聲，就正中在肚腹之上。說我給你放了泡罷，撲哧死尸腔，躺倒。喬爺一扶櫃，就躡將進去，見一簋油，大開羞心花腸肺，流將出來，又刺了他幾刀，也是他出主意，用加一秤使頂銀種種的惡事，這算報應臨頭。喬爺給哥哥報了仇，一轉臉，把天秤桌的抽屜拉開，裏頭許多的銀子，看見自己小黃口袋，倒在地下，把口袋擡起，把裏頭的碎銅爛鐵，俱都倒將出來，把天秤桌裏頭一包一包的銀子，俱都裝在口袋裏頭。自己把鈔包解下來，把口袋裏頭，裏頭抽在鈔包之內，從新緊捆好，提了刀，躡出櫃外。正遇見打手，往兩傍一閃。胡大爺追殺趙威孫青，喬二爺擋住。正要截殺兩個人，一歪身，聽嗖的全都躡上房去。連胡小記帶喬二爺，全都不會躡房跳脊，乾着急，無法自可以轉身回來。復又動手，喬賓與張豹兩個人圍裹着李霸動手。胡小記幫着艾虎，拿崔龍，李霸一瞧事頭不好，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虛砍一刀，撒腿就跑。後邊追趕，見他一躲，脚賊人已然上房去了。二人也不能追趕。二人對叫小子，咱們拿那個去。二人回來，崔龍不容二人動手，早就跑了。也就躡上房去。除非艾虎一人，會高來高去。張豹說老兄弟，除非你會上房，別人都不會。你去追罷。艾虎本不願意追，想着又不是自己的事，何苦與他們作對。並且有了幾條人命，早走的為是。被張二爺一說，又不能不追。只得躡上房去。追了不多時，復反歸回躡下房來。大叫一聲住手，看你們這些打手，俱是安善良民，雇工人氏，如今惡人一跑，我們也不跟你們一般見識。你們捺了兵器，纔算安善良民，那一個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眾人俱都拋了兵器，跪了一片，苦苦的哀求說：我們俱是雇工人氏，誰敢違背他們的言語。艾

虎說既然這樣，饒恕爾等去逃命去罷。打手聽見此言，如同見了救星一般。大家一鬪而散，滿地上是有帶輕傷的，也有帶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橫躺豎臥，呻吟不止。胡小記過來說：「我們兩個不是他們的對手，看看落於下風，若非二位恩公前來助拳，我們二人就有性命之憂。」請問二位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意欲跑下磕頭。艾虎一把拉住說：「此地不是講話之處，有話隨我來說。」艾虎在前，三人在後，走夠多時，只見後邊有幾個跟下來了。你道是誰？原來是綺春園的夥計，瞧着事情不好，預先就出了綺春園，遠遠的望着見掌櫃的出來告訴說：「他們若是出來，暗地裏跟着，看他往那裏去，逃在何處，回頭好告訴我。」我上縣衙門裏去告你們，找找地方，故此艾虎出來，他們就跟着，又被艾虎看見，說你們前頭走着，我在後邊斷後，即把刀亮將出來，說：「你們這些人，打算不要命了，誰跟着我們，一個不留全殺。」大家回頭就跑，大家屢次回頭，看着艾虎仍在那裏看着，這個意思，難以跟着，看他下落，連地方也不敢跟着了。當個小差使，誰肯賣命？艾虎等看不見他們，這纔前來，追趕大眾，天色已晚，前面黑忽忽一片，葦塘、艾虎說：「瞧，瞧這是早葦呀，水葦。」胡小記說：「早葦。」艾虎說：「咱們裏邊講話，倒是個幽密的所在。」眾人分葦塘，到得裏面，大家用脚，踹平一片地。方胡小記過來，與艾虎、張豹行禮，喬賓也過來，與艾虎行禮，冲着張豹說：「小子，方纔難為你，爺爺給你行個禮罷。」張豹說起來，罷好小子，不用與爺爺磕頭了。方纔要不是二太爺，你早就沒了命了。艾虎瞪了二爺一眼，胡小記說：「未曾領教，二位恩公，尊姓大名，仙鄉何處？」艾虎說：「小可姓艾，單名一個虎字，外號人稱小義士，這是我盟兄，行二姓張名豹，外號人稱勇金剛。」胡小記說：「賢弟，你原籍莫非杭州？」艾虎說：「你怎們知道？我正是杭州霸王莊人氏，列公，你道艾虎就打開封府出首，六堂會審，認真假馬朝賢，發配大名府之後，無論誰問，總不愛說出他是杭州的人氏，來自打到了臥虎溝，見沙伯父之後，再有人問，就說：「臥虎溝人氏，不然怎們到了娃娃谷？」說是臥虎溝的艾虎，險些沒教甘媽媽要了性命。如今教人指實了杭州，也不能不說了。點頭說是，尊公怎們知道？小可胡小記說：「我說個人，你可認識？」艾虎說：「看是誰？」胡小記說：「賣茶糖的胡老艾虎說：「那是我舅舅。」胡小記說：「那是我天倫愛，喲，表兄弟呀，不覺大哭起來了。」艾虎說：「你就是小記哥哥麼？」原來艾虎四歲，父母相繼而亡，跟着舅舅度日，那時小記就在華容縣學買賣，到十三歲，在霸王莊當茶童，知道有小記哥哥，就是不識認。如今一見，彼此全都傷心，復又與表兄行禮，將要問他們緣由，就見外邊燈火，齊明人喊馬嘶，說：「在葦塘裏，哪這一進葦塘，搜尋幾位，畢竟不知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衆好漢分手岔路 小英雄自奔西東

繪圖小五義 卷上 第五十四回

且說胡小記與艾虎認着表親，悲喜交加，兩個渾人聽着發怔。張爺說：「我們也是親。」喬賓說：「算甚麼親戚。」張爺說：「你算我的小子。」答道：「你算我的小子。」胡艾二位一攔，說使不得了，都不是外人，別玩笑了。艾虎問：「與他們花園子裏，有甚麼仇？」胡小記將自己的事學說了一回，就將喬爺叫將過來，與艾虎張豹見禮，說了名姓住處。艾虎又將張豹叫將過來，也就將名姓住處說了，就聽外邊一陣大亂，俱都抄出傢伙，被艾虎攔住，等他們進來時節，再與他們動手，就聽外邊說：「準在裏頭哪？」進去找去，內中有人說：「不能六條人命，十二個帶傷的。」他們在此處不定，跑出多遠去了。那人說：「依我說，進去瞧瞧的爲是。」那人說：「你們要願意進去，你們就進去。」依我說，咱們往下趕趕罷。」大家竟自去了四位，又等了半天，外面沒有聲音。方纔說話，艾虎說：「你們意欲何往？」胡小記說：「我在此處，也住不了啦。」喬賓說：「上我們湘陰縣罷。」張豹說：「我哪說你回家，離着不遠，可有一件夜間走，白日住居，這本地面好幾條人命，必要派人四下裏拿凶手，白日走，倘若遇上，拿回來，就得與他們抵償。我若知道還好，我若不知道，與他們抵償了，實在太冤。」張豹點頭說：「我多加小心，可見一件，我捨不得咱們大家分手到何日纔得見面呢？」喬賓說：「我也是捨不得，不然咱們大家拜回把子，然後分手，日後見面，也多親近，可就他們又是親戚，也不好拜艾虎說：「這也無妨，就是親戚，再拜回把子，古人也是常有的。」胡小記說：「咱們就拜說畢，序齒。」胡小記是大爺，喬賓行二，張豹居三，艾虎是老兄弟，插了三根葦子當香，沖北磕了頭，又大家按着次序，磕了頭。胡大爺問：「老兄弟，你意欲何往？」艾虎說：「我上娃娃谷大爺說，甚麼事，艾虎就如此這般，這般如此，細說了一遍。」喬賓說：「要不然，咱們一路走，遇不見官人，便罷。倘若遇見，大家拒捕，艾虎說：「不好辦，若是一兩位還可，若是三四人同行，久講究辦案的，他就疑心，單走着留點神，就有了是公門應役，難道咱們看不出他的打扮來，出了他這個境界，就好辦了。」連我上娃娃谷還得遠路哪？」喬賓說：「既是單走，我給你們盤纏。」張豹說：「我的銀子在復盛店，也不好回去去取了。」喬賓說：「我這有的是銀子，就將鈔包解開口袋，拿出張豹說：「那個銀子我們不要，淨是碎銅爛鐵。」艾虎也笑說：「除非是二哥你要，我們不使那個。」喬賓說：「你當還是碎銅爛鐵，哪早換了，打開一瞧，果然是一包一包好銀，說起來，咱們開了廖廷貴的膛，怎們拿的銀子？」艾虎說：「既然是這樣，咱們大家帶點，說畢分手，作別之時，再三囑咐，喬賓道：「老兄弟，你上娃娃谷也得遠路，何妨先在一路走呢？」小爺點頭，再說：「張豹單走了，第二日天明，找店住下，吃用早飯，飲了個沈醉，東風晚間，又用了晚飯，給了店錢，起身就走，晚間走路，都得多加小心，在路上幸未遇見甚麼禍患，那日到家，先找的是馬龍，見着馬爺，就將綺春園的事細說一番，這馬爺一聽說，你看看，多門險，你先在家裏多。」

待幾日別出門，小心外邊有甚麼風聲。張爺也就依着他的主意，焉知曉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個風聲，就到了岳州府了。岳州府的知府是個貪官，姓沈名喚沈潔，人給他起外號，叫審不清。他有個妻弟，姓懷，叫懷忠，叫白了都管。他叫壞種，倚仗着他姊夫是個知府，如同他坐着一樣，在外邊養着許多閒漢，任意胡爲，搶擄人家，少婦長女，重利盤剝，折算人口，佔人家田地，奪人買賣，講文的打官司，不是他的對手，講武的打架，沒他人多打一千前。他上張家莊去，就看了這處宅上，前後瓦房，夠五六百間，後花園借進去外頭的活水，一言難盡。這個好法，當時就要託他，手下人告訴他，這家可不好辦，銀錢勢力，人情全有，可不是當玩的。這如今有一個壞鬼，與他出主意，說現時華容縣，綺春園六條命案，四個凶手逃走，內中有兩個有姓的，有兩個無姓的，一個黑臉，一個藍臉，明天大爺去拜他，先合他講好，借他的房子住住，教他搬家，這教明借暗要，他必不肯給，可就說綺春園黑臉的就是他，他必害怕，就算得了，他若不答應，就把他鎖來，就說是他房子內存賊，這房可唾手而得，壞種一聽大喜，說此計甚妙，明天去拜，可巧壞種家有個家人，姓張，叫張有益，家裏不寬，兩三輩子都受過張百萬家裏的好處，他聽見這件事，趕緊上張莊家，往張豹家中送信，張豹給了來人二兩銀子，囑咐千萬秘密，來人走了，派人與馬爺送信，立刻把馬爺請到，如此如彼，合馬爺說了一遍，馬爺說壞種來了，我見他說翻了，就給這一方除了害，就結了他的性命。張爺說，我見他，馬爺說，不用你見他，你太粗魯，主意定妥，淨等到了第三天，晌午的光景，壞種果然的帶許多人來，有人進來回話，馬爺說，請家人出去，不多一時，壞種進來，馬爺往外迎接，彼此兩人見面，馬爺細看此人的面目，實爲可惱，怎見得有讚爲證。

馬大爺到外邊兒，見惡霸至門前兒，勉強着身施一禮，長笑顏兒，有失遠迎。大爺海涵兒，這奸賊，便開言兒，我是特意前來問好，請安兒，看品貌，討人嫌兒，帶一頂軟梁巾兒，是藍倭緞兒，金綾卡蓮花瓣兒，鑲美玉，是豆腐塊兒，腦袋後飄繡帶兒，真是一團的奸詐，更有些個難纏兒，穿一件大領衫兒，看顏色，是天藍兒，袖兒寬，皂錦邊兒，上邊鑲繡牡丹兒，湛湛新顏色，鮮兒，又不長，又不短，正可身軀，別名叫雨過天晴，玉色藍兒，惹心綠，是靚衫兒，繫絲線，在腰間兒，蝴蝶扣風飄擺兒，足下鞋，是大紅緞兒，窄後跟，寬腦蓋兒，露着些白襪兒，一寸底青緞邊兒，正在那福字履的傍邊，有些個串枝蓮兒，瞧面上，骨撈臉兒，生就的黃鬻色兒，兩道眉，不大點兒，是一對迷縫眼兒，斷山根，鼻子尖兒，兒了人，就作八眼兒，極薄的鬻露牙尖兒，天生就黃牙板兒，一張口，就猶如放屁一般，臭氣烘烘，討人嫌兒，兩個耳，相鏈把兒，黃鬻子，八根半兒，細頸子，小腦袋兒，未從說話先就一滋牙，外帶拱拱肩兒，貫害理，貫傷天兒，搶婦女

至當是玩兒，甚麼叫王法，那又叫官兒，依勢欺人，就愛的是銀錢兒。

馬爺勉強着身打一躬，說懷大爺小可有禮，壞種說罷了，請到書房落坐獻茶。壞種問道：尊公貴姓？馬爺答道：小可乃是馬龍，壞種說：咱們兩個素不相識，你把姓張的給我叫出來。馬龍說：不敢相瞞，姓張的是我個拜弟，實沒在家。壞種說：不見我不行，見我倒好辦。馬爺說：有甚麼話，你只管留下，回來我對他學說。壞種說：簡直的告訴你說罷他的事犯了他要出來見我呀。俺兩個相好，我還可以給他撥弄撥弄，要是不出來見我呢，他禍至臨頭，悔之晚矣。還有一節，他住的這房子，是我的，我兩個人相好，從前也不好意思的說，他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了，我家裏房子窄狹，住不開，該教他還我房子了。馬爺說：他這房子，我準知道他是祖遺，依我相勸，你要打算生事，你可要把眼睛長住了，你要誣人，須也打聽打聽，你若欺負到我們這裏來了，壞種你打算出去了，壞種說：咱們說不着，往外就跑，跑到門外，叫打手上來，馬龍將他一把抓住，舉起來，頭往下一摔，若問生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空有銀錢難買命 尋找拜弟救殘生

且說壞種一瞧，馬龍神色不好，往外就跑。馬爺追出，叫打手上呀。馬爺抓住胸膛，兩手一舉將起來，頭顱沖下，只聽壞種殺豬的相似，苦苦的求饒。馬爺說：要打爾等們一齊上，那些打手，俱拿着些短棍鐵尺，冲着馬爺就打。馬爺也就舉着來迎接他們的兵器，急的壞種說：別打別打。馬大哥你饒了我罷，衆人誰敢向前一齊說道：你撒開我們，大爺罷。馬爺問：壞種你還要我們的房子，不要回答，不要了。綺春園的事，你還說我兄弟不訛，回答不訛了。馬爺說：空口無憑，寫給我一張字樣，惡賊說：我甘願意寫給你們一張字樣，永遠無事。馬爺說：既然如此，叫家人取紙筆墨硯來，你會寫字嗎？回答會寫。馬爺就把壞種碎的一聲，摔在地上，又碎的一聲，往他身上，一坐。那壞種朝朝暮暮，眠花宿柳，氣脈虛弱。馬爺往他身上，一坐，身子又沈，又用了點氣力，這小子如何禁受的住，就嗚呼哀哉了。馬爺還不知道哪，打手看見壞種辱如說葉，滋着牙翻着眼，一絲兒不動，就知是死了。大衆也就道之乎也了。馬爺等着，取紙筆墨硯來，叫道：壞種，你可寫的清清楚楚的。壞種說話呀，說話呀，你別是又要反舌罷。又一叫壞種，這纔低首一看，見他四肢直挺，渾身冰冷，用手一摸胸膛，一絲柔氣皆無。這纔知道他是死了，自己心中暗暗忖度：我結果人家的性命，待二弟出來，準是他不教我出首，我結果的性命，怎麼好叫他償命，有了我抗着尸首，去報官去，將壞種往肩背上一抗，直奔岳州府而來。這一路上，幼童老叟，全圍擁來看，說可好了，給我們除了害了，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百個傳千個，登時間，城裏城外。

全嚷遍了，將進城門離衙門不遠，就聽見後邊嚷道：「哥哥給我壞種，馬爺一聽不好了，說：張賢弟你回去罷，不必前來。張爺並不言語，身臨切近，伸手把壞種的腿往下一拉，撲咚摔倒在地。馬爺轉頭往肋一挾，說：這是我坐死的，你搶的甚麼？張爺把雙腿抱住，往肋下一挾，說：這是我坐死的，你搶甚麼呀？兩人彼此對爭論，也對着二位那個膂力也真大，也對着壞種也真糟，因他平日間把身子全空透啦，就聽見吱的一聲，把壞種折為兩段，肝花腸肚全流將出來。馬爺、張豹也全爬在地下，皆因用力太猛，移時二人爬起來，一人拉着牛，截就走，滿道跟着許多的狗，你道這真是甚麼緣故？是在學的時候，傷害了天理，死後這是報應循環，傍人替他們讚嘆，既然這樣，是一人出首，怎麼二人全來？這不是白饒上一個嗎？到了衙門口，認得他們二位的甚多，馬爺是個外面人，常給人了事，張豹是個大渾財主，故此二位衙門口全熟，就有兩個頭兒出來，說：二位把這個先捺下，請班房內坐下。二人捺屍在大堂之前，就進了班房。馬爺說：「二弟沒你的事，你回去罷。」張豹說：「馬大哥沒你的事，你回去罷。」有一位先生進來，說：原來是張員外，請在我屋裏坐下罷。快過來，快過來，焉知曉是他們的壞處，他們明知道，把官親要了命了，這兩個人前來出首，要教他們逃脫一個，老爺焉能干休，還比不得是民間事呢。故此怕的是，睡多了夢長，省悟過來，就不好辦了，纔將他們讓在屋中，一邊說着話，一邊代書先生，就將他們的供底，取了去了。其實老爺早已知道了，太太也知道了，太太對着老爺哭了半天，我娘家就是這一個兄弟，沈老爺說他真鬧的不像了，我在書房內，常常勸他說：你若事情鬧大了，哇，就有人恨上，合着給你拚命，你就許有殺身之禍，不然就把我這頂紗帽鬧丟了，他是老不聽話，如今果然是殺身之禍，中了我的話了，太太說：我娘家就這一個兄弟，縱然有點不是，也不當這樣，他們這不是反了罷？王子犯法，還得一例同罪，何況是你的子民，我聽見說是兩個人，哪求老爺作主，把兩個人，都給我問成死罪，就是兩個人，給我兄弟抵償，他們都不配，說罷，又哭將起來。這位老爺有種病，一者是耳聾，二則是懼內。今天這還算好，哪到是央求老爺，每回的官事，俱是由內分付出來，教怎麼辦理，就怎麼辦理，老爺不敢駁回，有人進來回話，把兩個人全看起來了，老爺吩咐升二堂，伺候整上官服，升了二堂，吩咐帶了件作驗勘尸身，沈知府直不忍親臨，件作回話，此人被用力摔於地上，絕氣身亡，並無別傷，死後兩個人一掙，掙為兩段，沈不清又是慘痛，又是氣憤，填了尸格，然後問了一聲，兩個人可在外邊看押，答應一聲，已在外面看押，房裏先生把兩個人的草供呈在堂上，老爺吩咐帶馬龍來，在堂口雙膝點地，說：馬龍好大胆子，無故要了懷忠的性命，快些招將上來，馬龍也並不推辭，說：要他的命是情真，就將他怎麼詛詐房子，怎麼帶多少打手，

有種種不法的情由我怎麼把他摔死的話訴說了一遍。小人情甘認罪。老爺說。分明是你們兩個人打死後又將他尸身扯爲兩段。我且問你。你願意兩個人與他抵償。馬龍說。小人自願意我一個人與他抵償。沒有我那個朋友的事。一人作的事。一人當知府說。要願意一人與他抵償。你就說路過將他摔死。素沒挾仇。就叫你一個人與他抵償。放了你的朋友。馬爺暗道。怎們也是死。不如怎們應了罷。到低把二弟放出去。說說挾仇路過。將他摔死。沒有我朋友的事。小人情甘願意與他抵償。上頭吩咐叫他畫供。馬爺隨即就畫了。誰知上了他的圈套。立刻釘錄收監。拿收監牌標了名字。叫押牢帶下去。又把張豹帶將上來。書不可重敘。也是照樣問。也是照樣招承。教認了這個死罪。擱了朋友之罪。張豹更渾了一個字也不認的。怎們說。怎們是。立刻叫他畫供。他畫了個十字。也是照樣。釘錄收監。立刻上司申文詳報。暫且不表。且說岳州府那些縉紳富戶。舉監生員。大小的買賣住戶人家。連庵觀寺院。有幾位出頭的。有幾位賣力氣的。壯漢。搭着二人相識的。及岳州府城裏關外。集廠鎮店。各處花銀子。花錢。要與張馬二位。打點官司。連賭博場。帶煙花院。聽其自己的心願。攬湊銀錢。除了他們眼中釘。肉中刺。從此沒人詭詐。願給多少。給多少。不上三兩日的工夫。銀錢湊了無數。可着岳州府衙門裏外。花銀錢。打點倉印。門號。廚連內裏頭了。鬻婆子。連監牢獄解記押牢院。長班頭官。察總領牢頭。獄卒。快壯。皂六房裏先生。俱用銀錢買通。然後託人見知府。許白銀五千。兩買二位不死。賊官有意應承此事。奈因夫人不許。老爺本來懼內。夫人不許。也是無法。所有管事的人。束手無策。可有一樣。二位雖收在死囚。是項上一條鐵線。別的都是出水的傢伙。一天兩頓酒飯。無論甚麼人。瞧着二位。在獄門上說句話。自然就有人帶將進去。指告明白。死囚牢的地方。官人還躲的遠遠的。列公就有說的。難道說。也不怕他們串供。此時是當差的。全都願意。有個明白人進來。串套口供。保住他們性命。兩個人不死。可着岳州府衙門裏頭外頭。除了太太。合老爺不願意。剩下都皆願意。早時就把懷忠的尸骸裝殮起來。請高僧高道超度。這都是太太的主意。可巧張豹有個本家。族弟叫張英。此人性烈粗莽。身倭。有個外號。人稱他叫矮脚虎。約會些朋友。想劫牢反獄。被馬爺攔住。叫上武昌府找艾虎送信。此人領了這句話。回到家中。拿了盤纏。直奔武昌府。送信的事情。且看下面分解。

第五十六回

徐良上襄陽獻鉄 艾虎奔賊店救人

雙調西江月

蓋世英雄。山西地面甚有名。行至烏龍崗。誤入賊店中。猜破就裏情。反把賊哄。李劉唐奚。枉把關弄。若不然。大環寶刀。得不成。

且說艾虎同着開海雲龍胡小記開路鬼喬賓。三個人整走了一夜。第二日早晨，找店住下，吃了飯，整睡了一日。如此三晝夜，出了岳州府的境界，艾虎着急說：「準誤了我的事情了，與店中人打聽，奔娃娃谷打那裏走？」店中人說：「問娃娃谷，岔着一百多里路，那裏有個烏龍崗，由烏龍崗直奔西北，再問上湘陰縣，往那裏奔。」人家指示的是由烏龍崗直奔正南，打店中吃了早飯，這白晝走，也就無妨了。給了店飯錢，起身直奔烏龍崗，正走間，過了一個村子，出了村口，看見村外一夥人，壓山探海，瞧着熱鬧。三位爺也就直奔前來，分開眾人，看看甚麼緣故。看裏邊有一個婦人，約有三十多歲，穿着藍布衫，青布裙，頭上有一個白紙的箍兒，那婦人眼含痛淚，在那裏跪着，有兩個年近七旬，手中拿着兩根繩兒，兩邊繩兒上穿着二三百錢，婦人面前地下鋪着一張白紙，上面書寫黑字：「艾虎喬賓，俱不認識，叫大爺念，念聽聽，胡大爺就念道：『告白四方親友得知，小婦人張門李氏，因婆婆身死，無錢制買衣衾棺槨，尸骸暴露，丈夫染病，在牀，病體沉重，命在旦夕，小婦人不顧拋頭露臉，恩求過往仁人君子，大衆爺台，以助資斧，一者制買衣衾棺槨，二者請醫調治，丈夫之病，永感再生之德，棄世的，永感於九泉之下。』念到此處，不由的幾位爺心中一動。這幾位本來都是生就俠肝義膽，仗義疏財，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那邊一個文生，秀士，叫聲童兒，打包袱取銀取出兩錠白金，交與二位老者說：「我有白金二錠，助於這位大嫂辦事，就是了。」二位老者接將過來，說：「大奶奶，都是你這一點孝心，感動天地，這才遇見這樣的好人，冲上磕頭罷。」請問請問相公，貴姓高名，仙鄉何處？這位相公說：「些須幾兩銀子，不必問了我，乃是無名氏老者說不能，我們回去好交代。」這位大奶奶的丈夫，到是小童兒說出我們不是此處人氏，我們是信陽州居住蘇家橋，我們相公姓蘇，叫蘇元慶，上岳州府尋親，打此經過，我們相公，這是路上盤纏不多，在家裏三頭五百兩，常常周濟人，永遠不說名姓。此人在此處說，出了續小五義上三盜魚腸劍，瞧破藏珍樓，請劉押司先生畫樓圖，周濟義俠，大保劉士杰的時節，再敘說。此是後話。總論好處，總有好處。艾虎等就暗暗的誇獎究竟，念書的書生，會知道大丈夫施恩不求報，此處原來靠着烏龍崗，那裏有座黑店，開黑店的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叫高解，是個大賊，結交着綠林中的五判官，第一是黑面判官，姓姚，叫姚郝文，花面判官，姚郝武，玉面判官，周凱，風火判官，周龍，病判官，周瑞，金頭活太歲，王剛，墨金剛，柳飛熊，急三槍，陳正，菜花蛇，秦葉，南陽府的伏地，君王，東方亮，紫面天王，東方清，汝甯府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陝西朝天嶺，王繼先，王繼祖，金弓小二，郎王新，玉金龍，金虎，黃面狼，朱英，神拳，大保，賽展，雄王，興，祖等，都是八拜爲交的弟兄，他在烏龍崗這裏，開着座黑店，手下躡盤子的小賊，有一百號人。

大家出去。東西南北分四路。往店中勾人，也無論仕宦行臺，來往客商，見了人就誇獎這店，房屋乾淨，吃食便宜，進了這店，就不用打算出去。那個小賊，勾了來的結果了性命，銀錢財物，有他一乘帳，尋常的時假，也沒工錢月錢，店中飯食現成，吃完了出去勾買賣去。這天可巧，四個人在一處，也是瞧這個張門李氏來着，正遇上蘇公子，給這婦人銀兩，蘇公子也是沒出過門的人，童兒又呆，他把包袱打開，又把銀袋子打開，這就算露了白了，並且銀袋子也沒包上，就說開了話了，內中就有一個小賊，看出便宜來了，那個就調坎兒說，把包袱子伸托，那個小賊就打書童襖底下，要捏銀子，早被旁邊一人看見，說你幹甚麼的，他是個賊，找地方把他鎖上，小賊撒腿就跑，那人就追被小賊的夥計攔住，老者說，大奶奶咱們走罷，拿着銀子，笑嘻嘻的去了，旁邊有人說，把銀包起來罷，胡小記就問艾虎說，他們所說的是甚麼言語，我怎麼一概不懂，艾虎說，你自然是不知道，那是賊坎兒，你能知道，他說把合是瞧一瞧，抱迷子是銀子，伸托是伸手，胡小記說，哦，就是了，他們是賊，不好了，相公要吃苦，咱們跟下去罷，猛然間就聽見吱吱咩咩，河南的小車響，一轉身看見一宗岔事，小車上兩邊有兩個箱子，是黑油漆漆的，銅什件，也用黑油漆漆了，銅鎖頭，也用黑油漆漆了，小車連轆轤，全是黑油漆漆的，前頭有人拉着個牽繩，也是黑的，後頭有人推着，小車也是黑的，後頭跟個人，身高七尺，青緞肚帽，青緞帕，攢頭，正當中面門上，映出來一個茨菇葉兒，穿一件皂青緞的箭袖袍，青絲鸞帶，灰墨色的襯衫，青緞窄腰快靴，往臉上看，黑紫的臉膛，兩道白眉毛，一雙虎目，垂大準頭，四字口，見稜見角，大片牙，烏牙根，大耳垂輪，未長鬚鬚，正在年少，細腰窄臂，雙肩抱攏，一團身上，披青緞英雄氈，腰間跨刀，綠沙魚皮靴，金什件，皂色挽手，絨繩搭用，明顯着威風，暗隱着煞氣，一看此人，好生古怪，原來此人是山西祁縣的人氏，徐慶之子，名叫徐良，字世常，外號人稱山西雁，又叫多臂熊，雲中鶴，魏真的徒弟，天然生就俠肝義胆，好管不平之事，文武全才，十八般兵刃，什件皆能，高來高去，躡房躍脊，夜行術的工夫，來無蹤跡，去無影響，會打暗器，雙手會打，雙手會打，標，雙手會打，袖箭，會打飛蝗石，會打緊臂，低頭花裝弩，百發百中，百無一失，故此人稱為多臂熊，山西雁的外號，可不是山西的大雁，是當初列國時，跟隨晉重耳走國的那些文臣武將，有稱為叫山西雁，故此他這個山西雁，比的當初古人，此人雖是徐慶之子，父子的性情大別，天淵，徐三爺，熬了一輩子，生了這們一個精明強幹的後人，徐良，性情出世以來，無論行甚麼樣的事情，務要在心中盤算十幾回，才辦，聖人云，三思而後行，他夠十思而後行，他出世以來，不懂的吃虧，甚麼叫上當，擡頭一個見識，低頭一個見識，臨機作變，指東而說西，指南而說北，遇見正人，絕無半字虛言，先

前徐三爺在家開着一座鐵鋪，因為打傷人命，逃出在外。如今蔭出十座鐵鋪，得了點廝孩兒鐵，打了些刀槍的胚子。有徐三爺信到家，三太太叫徐良上襄陽，一者跟隨大人當當差，也有出頭之日；二者見他的天倫，徐良活二十多歲，沒見過天倫，徐慶走後才生的，徐良他是奉母命，離了山西地面，一路上推着刀槍的胚子，所過津關渡口，一句實話也沒有，可巧走在此處，被艾虎看見，三個人對說，這個人古怪，胡大爺問艾虎你瞧他們，又說甚麼呢？就聽見小賊說道：「噫，噫剛兒，肘托挑窰，艾虎說，噫，噫剛兒，是過去與那個相公說話，托挑窰是讓在他們店裏住去，此處必有賊店，我們出主意，咱們一邊戲耍戲耍他們，一邊保護着這位相公，毀壞了他們這個賊店，也就給這一方除了害了。」胡爺問：「你們戲耍呢？」艾虎說：「如此這般，畢竟不知說出些甚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小義士戲耍高家店 山西雁藥酒灌賊人

且說艾虎他們定好了主意，原來那四個小賊，貼上蘇相公了，答訕着蘇相公說話。今天宿在那裏，蘇相公說：「走路看天氣，說話小賊說天也不早了，就宿在頭裏罷，這裏有個高家店，房屋乾淨，吃食便當，按你又是個念書的人，走也走不了幾里地，又沒腳力。」蘇相公說：「承你們幾位指教，那兒是個高家店？」小賊說：「撈過灣就看見，就是這一座店，就聽見那邊河南小車，吱吱咩咩響，跟車的說話，按說徐良說話，可是山西的口音，這要寫在書上，就不能按山西口音了。要論山西的口音，盆朋不分，敦東不分，不信諸位往山西人說話，就說糊底下有一個大盆，到東邊敦一敦，要教山西人說，盆底阿有一懷大棚，到敦邊東一東，要是打油，他告誦要惱，要是買蠟，他就說買油，再說前套七俠五義，有段男女錯還魂的節目，屈良屈申兩個人說話，下面都要綴上山西的字音，這可不能，是何緣故？正續的小五義，二百餘回，盡是徐良的事，若要徐良說話，字字綴上山西的口音，看的反覺不明白，聽的也覺發亂，到不如還是洪武正韻，到覺爽快，閉話少敘，單提徐良，囑道：「你們兩個人，實為可惱，還漫騰騰走，天氣不早了，若要是趕不上道路，這還了得，比不得不要緊的東西，這個東西，若不留神，要有些失閃，甚麼人擔架的住，自然沒你們的事，我要賣個家產，盡絕，連我的命饒上，也不值人家這一箱子東西，打算不是鬧着玩的，還不快走呢？」可巧又被小賊聽見，又調坎兒說：「合字招老兒，把合念，念夾悶字，直咳拘迷子，說的是影計，用眼睛瞧一瞧，念奚是山西人，直咳拘迷子，是值好些個銀子，小賊就顧不得跟着蘇相公，一轉身就奔了，小車來了，答訕着徐良說話，掌櫃的你這是上那裏去？」徐良說：「你瞧我頭上戴的像掌櫃的呀，身上穿的像櫃掌的小賊，說聽你說話是山西人，山西爺們做買賣的多，你那行發財，徐良說：小買賣教

咚的一聲，把刀往桌子上插。一瞪眼睛說：老西將酒待人，並無歹意。若不喝，今日有死有活。要是序齒，你比我大。老兄弟，我絕不讓他喝。姓奚說：哥哥，你喝了罷。唐姓一飲而乾，也就輪倒了。姓奚的說：我可不給你斟了。你自斟自飲。山西雁說：我自飲自飲，把酒斟上一看，此酒發渾。酒鐘兒裏頭亂轉，明知喝將下去，準是人事。不省說：奚大哥，你替我喝了罷。姓奚的說：殺了我也不喝。山西雁說：你瞧我喝，往前湊了一湊，一伸手，把姓奚的腮幫子捏住，拿起酒來，往嘴裏硬灌。硬的一聲，還晃搖了一晃，一撒手，翻身便倒。把刀起下來，要殺就聽見外面咳嗽。徐良從窗櫺紙破損的地方，往外一看，見外面來了個病人，就是胡小記。教喬賓攙著裝病，全是艾虎的主意。艾虎教大爺二爺遠遠等著，他跟著蘇相公，見他們進店，夥計問他，就是二位，回說不錯。可有上房，夥計樂了，沒有小賊跟著，他們多分一成賬，跟到上房，打洗臉水，煮茶。少時，問了問來歷，問要甚麼酒飯。童兒說：我們相公爺吃素，我的飯量小，我們吃這飯，就是點菜而已。夥計說是進我們店裏來，都是財神爺，相公吃素也容易，烙炸豆腐麵筋，童兒說：我們一概不要。夥計說：吃甚麼呢？童兒說：有豆腐湯麼？夥計說：不好吃，就是老湯會豆腐。童兒說：就是我吃兩口，就得了。峯饅首有點好鹹菜，就行了。你可別看我們吃得少，先說明白了兩吊錢酒錢。夥計說：照顧一個人，我們也不敢怠慢。不喝酒麼？童兒說：不喝。先取饅首出來，到了灶上，嚷道：要碗豆腐湯，咳咳的，迷字先檢兩碟饅首，早被艾虎聽見，回去教給了兩個人。胡小記躬著腰，喬賓攙著，咬嚙咬嚙的就進來。兩邊夥計問：作甚麼？回說：這是我哥哥，有病才好了，見了我一喜歡，要出來走走，走了一里多路，我教他回去，他說還要走走，又走了一里多地，他還要走走，把個病也重勞了。我先向著他到店裏，歇歇能走就走，不能走，就借你個地方坐坐。大影壁前頭有一張桌子，兩條板櫈，胡小記在東邊，寧不斷聲。喬賓在西邊，看在上房，就問我們的菜，得了沒有？答應就得。夥計催著快作，不多一時，炒的一響，夥計擎著個托盤，把一大碗豆腐湯，放在盤內，夥計單手一托，胳膊上搭著塊代手，出了廚房，正走，胡大爺眼前，大爺嚙約嚙約，一歪身往地下一倒，絆在過寶夥計腿上，爬以嘩喇盤也扔了，碗也碎了。徐良看得明白，說話之間，嗖的一聲，打房上躡下一人，若問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高家店胡喬妝病 烏龍崗徐艾追賊

且說胡小記往下一倒，把店小兒腿一絆，往前一倒，撒手將盤子碗全捺了。一怔說：這是怎麼了？喬賓過來說：得了，瞧我，這個哥哥，淨給我惹事，該多少錢，連碗帶菜，我給夥計說，有你就給就行，可誤了人家吃飯了。喬賓說：好歹陪個禮，人

們店裏有人沒有。走過一個來。這個夥計報怨那個夥計。你們是幹甚麼事的。進來人也瞧不見。門上人說沒有人。那個又說沒有人。後院喊叫。門上說沒有人。怎麼後院喊叫。我進去瞧瞧。去這個何三撈過影壁來聽後院。耳房裏頭喊。哪。到耳房一看。見一個壯士。歲數不大。穿一身青緞衣。巾壯士打扮。拿著皮酒葫蘆。蹲著喝酒。哪。何三問你打那來。艾爺說。打我們那裏來。又問。上那去。回答沒準。又問。你怎麼進來的。告訴走進來的。說。我們怎麼沒瞧見。回說。你們眼神有限。喝茶呀。不渴。洗臉哪。永遠不洗臉。吃飯哪。前途用過了。酒。你是不喝呀。不喝。來這幹甚麼。哪。你是作甚麼來了。艾爺說。上你們店內睡覺來了。我真沒有過。你這和氣人。何三說。你是少見多怪。叫我們幹甚麼。艾爺說。我這有酒無菜。你給我預備點菜。夥計暗樂。只要你吃東西。就行。何三問。你要甚麼菜蔬。艾爺說。要豆腐湯。夥計說。可以。出去喊豆腐湯。咳嗽的。迷子。艾爺叫。走回來。夥計回來。問。甚麼事。艾爺說。要個豆腐湯。咳嗽的。迷子。夥計就知道是黑道的人。說。你是個河字。說。我是海字。又問。甚麼海字。回說。比河大。我說。你線上的。回說。是繩上的。又問。甚麼繩上。回說。比線。夥計就知道他不懂。說。你方才說甚麼。叫咳嗽的。繩子。艾爺說。你講禮不講禮。回答怎麼會不講禮。你不講禮。到是有之。艾爺說。誰不講禮。是個畜類。咳嗽的。迷子。是你說的。你說完了。我跟着你學的。我還要問問你。甚麼叫咳嗽的。迷子。夥計一想。兒呀。是我說得。倒教他問住了。告訴你罷。迷子。就是多招胡椒粉。艾虎說。巧了。我就是好吃胡椒粉。廚房裏勺上一響。說。得了。我給你取去了。不多時。拿來。交與艾虎。夥計出去。走了五六步。就知道他準得躺下。又聽屋裏叫。轉頭回來。看他手拿空碗。嘴還動。哪。像是將吃完了似的。夥計以為是。灶上忘了。擱蒙汗藥了。艾爺說。好迷子。好迷子。給我再要一碗。多攔迷子。越辣越好。夥計報怨。灶上一頓。灶上說。我擱的不少。這回你瞧着他吃。他若不當着你吃。他必是潑了。夥計也會領了。這個主意。就把豆腐送來。艾虎說。這回可咳呀。夥計說。咳嗽的。狠了。艾虎故裝着。拿起來。就吃。夥計就在對面站着。又裝作害怕。燙問。你幹甚麼。呢。夥計回答。沒事。伺候你哪。艾爺說。你瞧着我吃。不下去。夥計說。是。我走了。把簾子一擡。走的沒兩步。一翻身回來。往裏一探頭。說。哈哈。你真真鬼呀。原來是一掀簾了。往坑洞裏倒。哪。夥計說。你到是甚麼事。艾虎撲嗤一笑。說。實對你說了罷。是個河字。我是好鬧着玩。夥計倒不得主意了。盤問。盤問他罷。說。真是河字。艾虎說。可不是河字。河字線上的朋友。覓你們。飄把子來了。景子外。有號買賣。阻倒黏值。咳。拘迷子。留了留兒。勢孤。先撒點山。然後兌盤兒。這是賊坎兒。說。夥計我們是一個道上的朋友。尋你們頭來了。這號買賣。銀子多咧。在城外頭。東南上。我一個。人勢孤。我喝點酒兒。再見你們頭兒。夥計說。我就知道你是個。行中人。你算冤苦了。我。你給

言語聲兒去罷。艾虎說不用，我還有句話，你先給我帶了去。你們寨主是甚麼萬兒萬兒，可就是問姓，夥計說你不認得呀。艾虎說聞名，回答外號人稱飛毛腿，高解你要是初會呀，給拉號買賣，我們掌櫃的有手段，準能做成。那人有多少買賣呢？艾虎說附耳上來。這小子把脖子一伸，艾虎的刀就出來往上一翻手，撲哧的一聲，就結果了性命。艾虎又叫店裏頭有人嗎？前面又來一人，進門就殺，又叫到是來個人哪？一連三個全殺了。第四個跑了，喊耳房裏殺了好幾個人了。艾虎追出西院，一看前頭十五六個人，拿着傢伙一團上艾虎就打。徐良在房中往外一看，就知到艾虎是給一方除害的，自己就挺身也出來了。艾虎一轉身就倒了三四個，衆人往後跑，叫寨主快出來罷。買賣扎手，艾虎徐良跟着追殺，迎面高解帶羣賊擋住，動手的節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徐良得刀精神倍長 高解丟店喪氣垂頭

且說艾虎出來一動手，手所有的事情，徐良全都看見，就打著主意助拳，倒不管李劉唐奚了，自己躡出屋外，也就幫助艾虎。往後就追病人也好了，也就拉刀，住後就追到了後面，飛毛腿高解正在後邊同着小賊們排練，哪前頭有人，喊寨主快快出來罷，他就提大環刀，把刀鞘放下說，爾等們跟着我動手，往上一撞，就看見艾虎徐良兩個壯士，打扮單看徐良，難看黑紫臉，兩道白眉，喝道：你們兩個人，好大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二位一瞧，高解七尺多高，鬍鬚髮髻，藍小襖，藍棍褲，青縐紗包，薄底靴，面似瓦灰，兩道直眉，一雙小三角眼，高鼻梁，紫嘴唇，燕尾髭鬚，大耳垂輪，細條身材，手中這口刀古怪，軋把峭尖，雁翎式，冷颼颼奪人的耳目。刀後頭有一個銅環子，嘩啷啷亂響。這口刀瞧着就透各別，乃是一口寶物，出於大晉赫連波老丞相所造三口刀，一口叫大環，一口叫龍殼，一口叫龍鱗，專能切金斷玉，能削金銀銅鐵。這樣的寶物，總得有德者受之，德薄者失之。那日有一位武進士公，騎着一匹馬，跨着這口刀，住在高家店，被蒙汗藥酒藥倒，結果了性命。高解得了這口刀，有個老躑盤子的，姓毛，叫毛順，外號兒叫百事通，有能爲無運氣，老看不起人，他告訴高解刀的出處，怎麼樣的好法，爲的這寶刀，高解立了回大會，聘請天下水旱的綠林山林盜寇，海島的水賊，定的是四月初八，是日來了五六十號人，高解很掃興，憑高解的聲氣，請不動天下綠林毛二出的主意，教他那省爺台，就把那省大頭目名字寫上，自己名字列於下首，人家關係兩下的情面，不能不來，那曉得這個主意不行，抓了個錯處，他把毛二辭了，怕的是毛二在外邊賣弄寶刀，故此把他辭了，這就是喪盡天良，他這口刀如何保守的住，刀一露面就被徐良看中，意了前面，胡小記喬賓趕來，艾虎說好賊人，大概你各處有案，不定害死過多少。

人了。今天是你惡貫滿盈，快些過來受死。言還未盡，喬賓說道：你還同他敘話哪？擺刀就砍。高解眼瞧刀到，把大環刀往上一迎，就聽見嗵嗵嗵，把刀削為兩段。跟着就是一個順水推舟的架式，就奔了喬賓的脖頸。喬爺縮頭藏頭，一躬腰躲過了。沒躲過帽子，把艾虎嚇了一跳。擺刀就刺高解一翻手，沖着艾虎刀迎來。要削艾虎的利刃，艾虎可不受這手。他遇著好幾位使寶刀寶劍的，他專能逢避躲閃，總不教寶刀碰在他的刀上。不求有功，先求無過。自己這口刀，上下翻舞，神出鬼入。徐良暗暗誇獎，好俊身法。真受過名人的指教。工夫實在到家，把自己緊臂花妝，拾奪好了。淨等他便好打。高解分付手下動手。衆人往上一裹。胡小記亦就躡將上來。艾虎說：大哥合羣賊交手罷。這個交給我了。喬賓遇一個小賊，擎著一根大棍，迎面打將下來。喬賓用單臂膀一擋，砌的一聲。雖然打上喬二爺生來的骨壯筋足，竟不覺著疼痛。往外一挽手，就把棍夾在脅下。往懷中一帶。那個小賊，撲咚栽倒在地。三爺奪過棍來，沖著小賊腦袋一觸，爬呿一聲。腦漿迸裂。他就拾起這根棍來，望著衆賊亂打。越打地方越寬。高解始終削不了艾虎的刀。心中一發急躁，眼瞧著他手下這幾個人，東倒西歪，橫躺豎臥，也有帶重傷的，也有死於非命的。瞧着艾虎這一刀砍空，他把刀往上一舉，蓋着艾虎的刀，往下就刺。只聽見嘩嘩的一聲，一枝暗器，正中在高解右手上。一疼一撒手，嘴唧一聲。寶刀墜地。艾虎要過來檢刀。喬賓也看出便宜來了。也要過來檢刀。那知道，打半懸空中飛下一人來，不偏不歪，正端在他的腳底下。螞蟥點水，彎腰檢將起來。就追高解。艾虎納悶，方才在前院裏幫着自己動手。到了後院裏，就不見了。如今又來了打頭好認，他就是這兩道白眉毛。可不知是誰原來是徐良。看見他這口寶刀，心中就愛上了。他站在高聲聲一塊石頭上，把緊臂低頭花妝，拾奪好了。淨等打他手背，比了又比。老沒打出去，因是來回的躡來，恐怕打了別人。這回對準了吧。一聲，正打在高解右手背上。自己施展燕子飛雲的工夫，類若打半懸空中飛下來，相似高解就跑。徐良得了寶刀，心內不勝喜歡。艾虎也追下來了。叫大哥你開發了他們這羣人罷。胡小記說：爾等們聽真。方才這位是跟隨按院大人辦差的委員。我們都是奉大人諭出來拿賊。如今你們的頭目，教委員老爺追下去。你們要知時務，把手中兵器一扔，你們就是安善的良民。那一個仍然不服來來，較量較量。衆小賊答道：我們都是好人家。跪下苦苦一齊哀告。胡小記說：你們可別走哪。等艾老爺回來，再聽他分付。也有暗暗的溜了的，也有假裝着受傷的一蹶一拐出門去了。單提艾虎徐良直趕飛毛腿高解手背上，釘着大棗核釘子，咬着牙，拔將下來。仍然是跑論腿底下真快。徐艾二人絕趕不上。趕來趕去，瞧着頭裏有個大土崗子，就是烏龍崗。指着這個地方起的名字。追的過了。

這烏龍崗頭裏還有一道小土崗直奔土崗艾虎在徐良後。徐良說：「這位大哥，我們不要這樣追，這是我追他，你追我，追一天也追不上，你打那邊邊，我打這邊抄進，或是你打這邊抄我打那邊追，可就追上。」艾虎一聽，好個主意，果然艾虎由北邊一抄，徐良打這邊一跟，繞過這一段小土崗兒，去一碰頭。艾虎一瞧是徐良，徐良一瞧是艾虎，高解蹤跡不見，二人納悶，這是甚麼緣故。艾虎說：「這位大哥，你追的人哪？」徐良說：「真個是甕裏走了鷄了，怎麼把他追去了？」說這話，大哥隨我來，到要細細找找。艾虎跟着也是目不轉睛的，四下張望，就見徐良手中刀，往土坡上撲咚一扎，往上一擦，裏頭是個黑忽忽的一個大洞，原來是賊洞呀。各人都有個便道，在烏龍崗的頭裏，他這個小土崗是擊磚砌的，留出一個洞門來，橫擔上一根過木，過木上釘上一領蓆子，洞門多大，蓆子多大，熬一鍋小米粥，倒在蓆子上，爲是趁着黏糊，把黃土撒上去，這個土崗也是用黃土堆起來的，是人打外邊一看，一點痕迹不露。高解自來，他有他的暗記，兩邊可是相通，釣教他們追的無法，鑽在洞裏，反由西邊出來，逃竄性命。徐良看出一點破綻，就是扎蓆子，看見這黑洞說：「這小子鑽了狗洞了。」艾虎說：「待我進去捉拿。」徐良一把抓住，說：「這位大哥，你好粗魯，他在暗處，我們在明處，他要打那邊走了還好，倘若還在裏邊，我們是甘受其苦。」艾虎點頭說：「大哥言之有理。」二人復從西邊一看，也是一個大洞，方才知道高解已逃命去了。這才彼此對問。艾虎說：「這位大哥，貴姓高名？」仙鄉何處？書不可重絮。徐良說：「自己名姓籍貫，艾虎趕緊過來磕頭說：「原來是徐良，又問艾虎，艾虎也把自己姓名事情說了一遍。彼此說起，可不是外人。艾虎又問徐良的來意，徐良就把推鐵找天倫事細說一番，又問了天倫近來的事情，艾良也就告訴了一遍。二人就回來了。到了店中，與胡喬彼此都見了，叫開了上房門，見蘇相公，言講暗地保護他的話，說了一遍。蘇相公致謝衆位，徐良找了刀鞘兒，此時店中小賊全都跑的乾乾淨淨，隨即找了地方，就提他們幾個，俱是跟隨大人當差的，奉諭拿賊，所有活着的，死的，着他交地方官辦理。連李劉唐奚一並交官。幾位議論一路走問地方，由此處奔武昌府上湘陰縣，打那裏分手，回答前邊有個黃花鎮，東南是武昌，正南是湘陰，艾虎說：「徐大哥，你在黃花鎮等我，我到娃娃谷得信回頭找你，倘遇不見那位老人家，我們一同上武昌，徐良說：「好次日，艾虎起身找大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

且說小爺大衆，把烏龍崗事辦完，蘇相公與衆位道勞，艾虎上娃娃谷，胡喬徐推着小車，上黃花鎮，本地面官審事，驗尸抬埋，將店抄產入官，暫且不表，且說未定君山之先，跟大人的衆位俠義，俱有書信回家，盧爺的信到陷空島，丁二

爺的信到茉花村，陷空島盧珍接着天倫的信，回明了母親。老太太將盧珍叫過去，問話說：「你天倫的信到，沒提你五叔的生死麼？怎麼家人們都說五叔死了？哪你天倫如今年邁，你五叔要是一死，你天倫必要相念你五叔這破銅網陣，你天倫要有些差池，那還了得？意欲差派吾兒速奔襄陽，為娘放心不下。盧珍說：「差派孩兒去上襄陽，娘親放心不下，我到茉花村，找找我大叔，問問我大叔去不去。我大叔要去，我們爺兩個一同前往，娘親意下如何？」老太太說：「好！我兒急速前去，為娘在家聽信，隨即辭了娘親，到了茉花村，見了丁大爺，原來丁大爺也見着二爺的書信，正欲前往，盧珍提了自己的事情，大爺很愿意，就教他回到家中，對老太太說明，拿着自己應用的東西，辭別了娘親，到茉花村，與大爺一路起身。大爺把自己的東西帶上，由此起身，爺兩個上路走了八里，忽然看見前面有個鎖店，進了鎖店，一看路北有許多人都圍着，瞧着熱鬧。這爺兩個也分着衆人，到裏邊看看，內中有人說：「這可好了，茉花村大爺到了，別打了了事的人來了一看，原來是一個飯鋪，却也新開張，掛着大紅的彩綢，有許多人拿着木棍，在那裏打人，看這個挨打的，是個窮漢，穿着條破褲子，連打帶撕，扯成粉碎，瞧這個大漢，站起來足有一丈一二頭，髮長的挽起來一個，髻揪兒短的扎扎蓬蓬，兩道濃眉，一雙怪眼，可是閉着，哪獅子鼻，翻鼻孔，火盆口，栗子腮，一嘴的歪牙，七顛八倒，生於唇外，通身到下，就合地皮一樣黑，而且暗。盧珍一看，就知道是個落難的英雄，你道是誰？這就是徹地鼠韓彰的螟蛉義子，姓韓，叫天錦，外號人稱霹靂鬼，他乃是黃州府黃安縣的人，皆因是韓二爺書信到家，此人天生的漫爛，忠厚樸實，生就膂力過人，食量太大，他原本是萬泉山的人，打柴的韓老跟前的，皆因父母一死，有幾畝地，也教他吃完了，瞧見誰家烟囪一冒烟，進去就吃人家飯去，不怕人家要打他，他吃他的，後來合村人冤他，教他出去打杠子去，遇見官人，把他辦住，發邊軍有人說合就完了，這天又出去打杠子，打着公孫先生，先生瞧他是好漢子，給他一條明路，教他上白鶴寺，到了白鶴寺，遇見韓彰，蔣平打了無數的僧人，蔣平出主意，教韓彰認爲義子，韓彰作了官，打發他回家，到家也無人緣，頭一樣說話，就得罪人，二則飯量太大，又打發他上襄陽，帶了許多銀子，始終沒找到襄陽府去，忽然想起問路來了，見一人說：「小子，住人家一瞧，他這個樣子，夜叉相似，說你要攔路打搶，他說：「老子上襄陽，往那裏走，人家說往西，他一撒手，把人摔倒，他也不認的，那是西走着走着，他想起來了，又問見着人，抓住小子，站住，把那人嚇一跳，說：「我不該你的，他說：「老子上襄陽，往那裏走，那人說：「往北，一撒手，又把那人摔倒，爬起来就跑，照這樣問路，走一輩子，也到不了襄陽，銀子花完了，帽子賣了，靴子換了，鞋襪衫帶子，全完了，直落的剩下一條褲子，三四天沒有飽。」

飯吃，大丈夫萬死敢當一餓，難挨兩眼一發，這子裏亂叫，舉目無親，一想還是打打去罷。又怕壞了爹爹的名姓，噯，噯，有了這個頂新的門面，我進去吃一頓飯，吃的飽飽的，沒有錢他必打我，合着教他打我一頓，我不說名姓，也壞不了爹爹的名氣，主意已定，進了飯鋪，新開張的買賣人，衆擁擠出入人太多，韓爺就坐在板凳上，了過賣說：咳，你是幹甚麼的？他說：你們這是幹甚麼的？過賣說：我們是賣飯的。韓爺說：我是吃飯的。過賣一瞧他這個模樣，那有錢哪？說你吃飯有錢哪？韓爺說：錢多着的。哪過賣問在那裏回說：我們爹爹那裏有銀子，過賣不敢担這個沈重，過去問了問櫃上，櫃上說：自管教他吃飯，東家有話，每過沒錢的強要寫賬，打他兩三下子就好了。這就叫敲山鎮虎，過賣得了這句話，回來問他吃甚麼呀？回說：吃餅。過賣說：喝酒回說：不喝。又問：要甚麼菜？回說：燉肉。又問：要多少餅？回說：十五斤。過賣說：幾個人吃？韓爺說：一個人，不夠，再要。過賣說：有餓眼，沒餓心，你幾天沒吃飯了？韓爺說：三天了。過賣說：要多少燉肉？回說：十五斤。過賣說：這燉肉，不論斤論碗，你要十五斤，麼？我給你一碗一碗的，往上端，那時夠了。算完，韓爺說：可要十五斤，烙一個餅。過賣說：我們這不行，沒那們大餅鏗，又問多大一張？過賣說：半斤一張。說我們烙他三十張罷，還是十五斤，你怎麼算來呀？過賣說：我給你往上端罷。幾時餓了，幾時算賬，往上一端餅，合燉肉，各飯客不顧吃飯了，連樓上都下來了，瞧着韓爺吃餅，見他把四張餅一捲，嘴又大，吃四五口，剩一塊，往裏一填，一瞪眼，一咬牙，二斤餅就入了肚，一大碗燉肉，拿了箸一合弄，也不管肥瘦，一爬拉就完了。雖說來了，沒十五斤餅，沒十五斤肉，也差不許多。了過賣說：你飽哩？韓爺說：將就了罷。過賣說：給你算算賬。韓爺說：不用算，給你十兩銀子罷。過賣暗說：別瞧窮，真開道，你把銀子拿來罷。韓爺說：這會沒有，你看我身上，那有銀子？過賣說：你打算怎麼樣？韓爺回說：我們爹爹那裏有銀子，去取去呀？過賣說：那裏取去？韓爺說：上襄陽，過賣說：我們不能上那麼遠去。韓爺說：不能上那麼遠去，可沒法子，了沒有怎麼辦？哪過賣說：你說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橫是你沒錢，不行，韓爺說：非跟了去取去，再不，然你們就打幾下罷。過賣說：你成心賣打來了？早有掌櫃的過來，說買賣沖你不作了，上門打他，韓爺往外就走，嘆，嘆，躺在門的外頭，夥計說：他沒走，躺在外頭了。掌櫃的分付打他，淨是木棍，沒有鐵器，早就分付好了，得了淨打下身，打的是一語不發，打着教他央求，瞧熱鬧的人，如山似海圍着看打，這個時刻，正南上一亂，大官人盧珍打外面進來，盧珍去去瞧，韓天錦，大官人問：掌櫃的來歷？韓天錦把眼一瞧，公子盧珍，品貌不凡，粉融融的臉面，一身銀紅色的衣巾，簷下佩刀，武生相公的樣子，笑嘻嘻問道：這位大哥爲甚麼在此挨打？韓天錦說：我吃完飯沒錢，他們就打我，他們說：打完了，就不要錢了。

盧爺說大哥你姓甚麼那裏住韓天錦說我住在黃州黃安縣姓韓叫猛兒盧爺問我提個人你認的不認的姓韓單名一個彰字人稱徹地鼠韓爺說噯啣那是我們爹爹盧珍說我再提個人你認的不認的陷空島盧大爺韓爺說那是我大大爺盧珍說原來是大大哥轉上受我一拜你怎麼落到這般光景韓爺說一言難盡你是誰呀盧爺說方才提的你聽見過沒有韓爺說我的丁大叔我的丁二叔盧爺說這就好辦了過來你見見這就是菜花村丁大爺丁大爺一瞧真好樣子怪不得他們說長得凶猛今日一見果然是威風這還沒有衣服呢要有了衣服更是英雄的氣象了瞧著了大爺磕了幾個頭丁大爺把他攙起來盧爺說這就是我韓二叔跟前的我韓大哥大官人拿出銀子來給了櫃上錢櫃上再三不要就給了夥計們酒錢了帶著韓天錦回家更換衣服一同上襄陽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因打虎巧遇展國棟 爲喫肉染病猛烈人

且說韓天錦到了菜花村丁大官人家中在外面等著給他拿出衣服來換上雖然不合身體且暫將就穿上便差人出去買辦買了合身體的衣服頭巾靴子帶子帶子洗了臉穿戴起來更是英雄的樣子了帶著到裏邊見了見女眷擇日起身書不可重絮起身的時節多帶銀兩道路之上不爲難了韓天錦睡覺不起來叫不醒怎樣打他也不醒故此就耽延了日期這日正走著忽然間進了山口到了山裏頭一看怪石嵯峨山連山山套山不知套出多遠去在山裏頭走路到也沒甚坑坎一路平坦大官人說此山我看著眼熟好像百花嶺要是百花嶺我們這塊兒還有一們親戚呢盧珍問道大叔甚麼親戚丁大爺說就是你展三叔的兩個哥哥一位叫展輝一位叫展耀二位皆作過官只因奸臣當道如今退歸林下守著祖塋他們祖塋就在百花嶺此處可不定是與不是正說話間忽然一陣風起這風來的真怪冷颼颼的透體並且裏頭帶著些毛腥氣盧珍說大叔別是有甚麼猛獸罷丁大爺說我正要說呢大家留神各處仔細瞧看韓天錦說哈你們瞧好大貓大貓大貓你們這裏瞧來罷好大貓盧珍說大哥哥哥那不是貓是個老虎盧珍丁大爺都看見在山峯缺處一隻斑斕猛獸每遇要行走之時把身子往後一坐將尾把亂攪尾把一動自來的就有風起不然怎麼虎行有風呢久入山的人或採樵或打獵都會看風勢不然盧珍丁大爺見風起的怪又有毛腥氣就疑有猛獸真是風過處有聲鳴轉山灣現身形他若到百獸驚拷山王威名勝躡深澗越山峯八面威張巨口將身縱吐舌尖眼如燈磁剛牙烈而猛真個是雲從龍來虎從風去盧珍說哥哥會上樹不會天錦說小時打柴甚麼樹

不會上。盧珍說，急速快些找樹，不然山王一到就沒處躲。避了天錦說，我爲甚麼躲避，還要把他抱住呢。抱回家去，教他們瞧大貓去。正說話間，就見那隻猛獸走動，躡山跳澗，直奔前來了。大爺盧珍早就藏於樹後，隱避身軀，帶出兵刃。總怕猛獸前來，就顧不得韓天錦了。焉知韓天錦迎著猛獸前來，乍扎著兩臂，笑哈哈的喊說：大貓這來，大貓這來，頭裏有段山溝隔住，天錦躡不過去，只可在東邊等著。這隻老虎那知道這虎縱身就躡過山溝，又躡起一丈多高，對著韓天錦往下一撲。盧珍就知道大哥這個禍患不小。焉知天錦也算粗中有細，見虎沖著他往前一撲，自己一彎腰，也就沖著他往前一撲。老虎撲空了，老虎的前爪一空，天錦就把老虎的後爪攢住，用平生之力，掄起這隻虎來，望山石一摔，只聽見爬吶一聲響亮。那虎鳴的一聲吼叫，再瞧韓天錦把虎腦袋上皮毛抓住，一手把尾巴揪住，連踢帶打，那虎鳴的亂叫，踢了半天。所幸他把虎騎上一隻手，抓住了腦門，一隻手把老虎眼，撲味的一聲，打瞎了一隻。一換手，又把那隻虎眼也打瞎了。那虎鳴的一聲，就成了一隻瞎虎。又打了半天，竟把那隻猛虎打的絕氣身亡。這虎可也不大，並且自然是帶過傷咧，也是天錦的神力，這才將他打死。可把大官人與盧珍瞧了半天，連話都說不出了。暗道：天錦有多大的膂力，霹靂鬼見虎不動，說這個大貓不動了，我該抱去教他們瞧去了。盧珍說：不要，誰也不瞧。那個正說話間，就見西邊山坡上有一人喊道：那是我們的貓。盧珍說：我打著就是這韓大哥管他，那叫貓哇，不想還有叫貓的哪。瞧這個人，身量不甚高，頭上高挽髮髻，身穿青緞短襖，腰繫鈔包，青緞短褲，薄底靴子，黑挖挖的臉面，四方身軀，粗眉大眼，聲音宏亮。他說是他的大貓，隨即跑下山來，走山路如踏平地一般。看看走到這段山溝，喊道：那個大小子，還我貓。盧珍說：哥哥給他罷。韓天錦說：便宜他黑小子過來取來。那人說：大小子，你給扔過來。天錦就把這隻虎抓起來。盧珍說：哥哥扔不過去。山溝太寬，教他過來取罷。韓爺偏不聽，一定要扔將過去。盧珍怕的是扔不過去，吊在山溝裏頭，不好去檢。又教他人取笑。韓爺那裏肯聽，離山溝不遠，提著這隻虎，悠了幾悠，往前一跑，嗖的一聲，竟自扔過去。了。盧珍與大官人更覺著喫驚。那人說：味我，我那是個活貓。這是個死貓，我不要。要我的活貓。天錦說：就是死貓，沒有活貓。那個說：我定要了活的了。天錦說：要活的，你扔過來。那人說：使得，爬吶一聲，照樣又過捺來了。天錦提起來說：就是這個愛要不要，嗖的一聲，又扔過去。那人復又扔過來，說：沒有活貓，你就別走了。韓天錦隨說：你過來，黑小子，那人說：使得，你那裏等著罷。大小子，就見他順著山溝，往南就跑。不多一時，就在溝的東邊，由南跑來，大爺看見，兩個人攢在一處，伸手要打，就見西北上有人喊道：少大爺，又合人打架。哪員外爺來了，那人說：別打了，別打了，咱們爹爹來了。

一夥人看看臨近，內中有一個員外的打扮，高聲喊道：「原來是丁大弟到了。」大官人一告訴盧珍說：「這是百花嶺我們親戚來了，看看山溝說。」大弟從何而至，你在那邊略等，待我過去，往南原有石橋兒不多時，來到面前，大官人過去行禮，早被展員外攔住，說：「怎麼過門不入，甚麼緣故？」大爺說：「我們連一人沒遇見，我看著像百花嶺，正同我姪子這裏說哪？」給大哥見見，這就是盧大哥之子，他叫盧珍，這是你二叔。盧珍說：「二叔父在上，姪男有禮，展員外說賢姪請起，怪不得說將門之後，名不虛傳。」大官人說：「呔，你也過來見見。」天錦說：「見誰呀？」大官人說：「這是你二伯父，這就是韓二哥的義子，他叫韓天錦，韓爺就跪下磕頭。」展二爺說：「這真是英雄的氣象，我空有兒子，直不好給見。」國棟過來見見，這是你丁大舅，過去磕頭，國棟給丁大爺磕頭，展爺又說：「再給你盧大哥，韓大哥見見，彼此對施一禮。」展二爺往家中一讓，大家一同前往，撈了一個山灣，就到了一所莊院，進了大門二門，到庭屋落座，獻茶，員外問你們爺幾個意欲何往，大官人就始末根由，細說一遍，又問盧珍文才武技，皆都是應答如流，展二老爺嘆息了一聲，說：「大弟，你看人家兒子，甚麼氣象，看你那個外甥，方才你也見過，連一句人話，都不會說。」大官人更覺嘆息，說：「我倒想要那麼一個，還沒有哪？」哥哥別不知足了，有子萬事足，員外分付擺酒，雖在山中居住，到也是便當，把酒擺好，分付請韓公子，那裏去了？家人說：「同著少大爺，在西花園裏喫烤虎肉，哪？」展員外說：「快把韓公子請來，人家比不得我們家裏，大爺喫那個東西，剋化不動，請他這裏喝酒來，去不多時，回來說：「韓公子合少大爺喫烤虎肉，喫的對味，商量就要拜把子，哪？」我們一定要請，要把我們的腦袋擰下來。」大官人說：「既然那樣，也就不叫他來了。」他們二人對味到很好，然後大家用酒書要剪斷，直喫到二鼓方散，在西書房安歇，預備的衾枕，是齊齊整整，霹靂鬼與打虎將，他們是一見如故，原來回來的時候，他們就差了路了，把虎抗回來，他們就喫了烤虎肉了，天錦本沒吃過，起先吃著不得滋味，嗣後來是越吃越香，吃了個十分飽，人家與他預備茶，他都不喝，非喝涼水不可，把涼水喝了無數，大官人叫本家人把他找到書房，進門就睡，展員外也陪著在書房安歇，天到三鼓後，大家安歇，天到五鼓，霹靂鬼大吼了一聲，眾人驚醒，一看，天錦把眼睛一翻，四肢直僵，若問甚麼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打虎將有心結拜 盧公子無意聯姻

且說人看不得怎麼堅壯，都架不住生病。天錦天然生就了的皮糙肉厚，天然神力，雖生貧苦人家，究竟日後造化不小，烤虎肉喝涼水，焉有不病之理。睡夢中就覺著內裏頭著火的一般，大吼了一聲，眼前一發黑，頭顱一暈，復反輪於

牀上把大家驚醒燈燭未息大家一看見天錦眼睛往上一翻四肢直挺呼喚了半天一語不發衆人一怔展二老爺叫家人趕緊去請大夫不多時請來進書房與天錦診脈大夫說就是停食開了個方兒大夫去後天光已亮抓了藥來煎好教他吃將下去拿被窩一蓋見了身透汗立刻全愈就是一件好的快重發的快甚麼緣故一病將好還是大吃大嚼是人攔擋不住一頓就重發又請大夫又是一劑藥就好一連重發了六七次可急壞了打虎將了每天進來瞧看盧珍也是着急惦念著襄陽天倫的事情心中煩悶天錦哥哥病勢老不能愈又不能將他扔下走了可巧國棟說我大哥哥還沒好哪盧珍說沒有呢國棟說好容易交了個朋友又要死盧哥哥你會本事不會盧珍說不會國棟說你怎麼不教我丁大舅教教你盧珍說我笨嗎國棟說你要愛學我教教你盧珍說可以等等著有工夫的時候跟你學學國棟說我們這就走上花園子我教教你去盧珍雖不願意也是無法教國棟揪著就走無奈之何到了花園子盧珍一想也是閒暇無事一半拿著他開開心那個國棟本是個愚人就把兩根木棍拿來說我先教給你潑風十八打盧珍接過棍來說我可不會我們混搶一回誰打著可不許急國棟說那是我淨打你盧珍說打死我都白打你要打著我我才跟你學你打不著我我就不跟你學國棟說那們就打盧珍拿起棍來見他也不甚麼叫行門過步劈山棍打將下來盧珍用棍一支國棟換手一點盧珍斜行幾步往外一磕撒左手反右臂一個鳳凰單展翅又叫反臂倒劈絲聽見爬的一聲正中在國棟的後脊背上爬爬爬退出好幾步去幾乎沒我臉說說呀你別是會麼盧珍說我不會先就說明白了我不會國棟說再來盧珍說我們就再來又是照樣兩三個照樣受了一個掃帚棍噼噼一聲國棟又摔倒在地盧珍微微的一笑說兄弟起來國棟說我不用起來了我結個頭你教教我罷盧珍說不會我教給你甚麼國棟跪下不動說非教不行他鬧得盧珍無法說是了等著有工夫你國棟說我們兩個人拜把子你愿意不愿意盧珍本不愿意又一思想倘若鬧的到展二叔耳朵裏去憑人家個待承要不與人結義爲友也對不住人家再說國棟也是個好人這個把子也可以拜的隨即點頭國棟說就在這折了三個樹枝插在土上兩個人沖北磕頭盧珍先就跪倒太湖石前盧珍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盧珍與展國棟結義爲友從此往後有官同作有馬同乘福禍共之始終如一倘有三心二意天厭之天厭之磕了頭國棟跪下說過往神祇在上弟子展國棟與盧珍結義爲友有官同作有打同挨盧珍說不對有馬同乘國棟說有官同作有馬同乘這才是有打同挨呢盧珍說不對沒有個有打同挨該當是禍福共之國棟說這才是有打同挨盧珍說沒有這

一句話，國棟磕了幾個頭，轉過來又與盧珍磕頭。國棟說：「我們這可就是把兄弟了，有官同作呀，就是你作官我也作官，你騎馬我也騎馬，你吃好的穿好的，我也吃好的穿好的。」盧珍說：「對了，就是這樣個講兒。」國棟說：「倘若是我有人見面就打我罵我，你當怎麼樣？」盧珍說：「我生死之交，我的命不要了，必然要與你出氣。」國棟說：「此話當真嗎？」盧珍說：「要是假的，你別叫我哥哥了，你果有這樣人欺負我，我不與你出氣，我是畜生，甚麼人欺負你，說罷。」國棟說：「這個人就在我們院裏住。」盧珍說：「必是惡霸，你帶我找去要死的，要活的，就聽你一句話。」若要將他要了命，還是我出去償命，與你無干，道是姓甚麼呀？」國棟說：「就是我姊姊，盧爺一聽說，唾我胡說，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姊姊，虧了你是與我說，要與別人說，教人家把牙都笑掉了。」你邀人打你姊姊，你還算了人嗎？趁早別往下說了，你再往下說，我就不認得你了。你我斷義絕交。」國棟說：「你打算我這個姊姊，相別人家的姊姊，他與別人不同，力氣大，棍法精，拳腳快，刀法熟，我就動手，我總得跑，不跑就得受他的打，並且不放走，給他跪著，叫姊姊親姊姊，饒了我罷，再也不敢了。」這就叫走哪兒頭打頭，見尾打尾，我實無法了，各處找人幫著我打他，總沒有能人，我看著我不錦哥哥，可以他又病了，想不道哥哥你準能打他，有言在先，有人欺負我，你管，這你又不管我了，也罷，你愛管不管罷，你不管我一輩子，也逃不出來了，不如我死了，到比那活的強。」盧珍知道他是渾人，倘若真行了短見，更不對了，無奈勸勸他罷，說：「兄弟，你想姊姊是外姓人，在家還能有多少日子，你再忍幾年，就着了。」國棟說：「你別管我了，我這就碰死你去，你的罷，說畢，索性哭起來了。」盧珍為難，心中想有了，我冤他，一回到行了，我應著幫打，叫他把他詎來，我在山石後面蹲著，他叫我不出去，等他姊姊走了，我再見他，我說我睡著了，自然哄他過了一半日，我們一走就完了，想妥了，這個主意，說兄弟別哭了，我應了幫著你打，還不行嗎？」國棟聽說，道：「你管了。」盧公子說：「我管了。」國棟說：「我也不哭了，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詎他，去你在山石後等著，我將他詎到此處，我叫救兵何在？」你在山石後面出來，說：「好大胆，欺負我的拜弟，我打你這個東西，你打他，叫他叫，不叫，還打我也，叫他叫，不叫，再打，就給我出了氣了。」盧珍說：「你快去呀。」國棟說：「你可得死在他手，你要走了，我是個王走了，你跑了，我救兵不在，那可害苦了我了，那可是他打的，到明天，他還打哪，我可得死在他手，你要走了，我是個王。」我可不，不敢罵你，盧珍無法，只說等著。」國棟的姊姊，乳名教小俠，本是展輝之女，展輝就有一子，是國棟，太太先死的大員外，後死的，病到十分，叫姑娘過來，與叔父，嬌母，叩頭，說：「從今後，不許叫叔父，嬌母，就叫爺爺，娘親，你們夫妻，可要另眼看待，這苦命的孩兒，二員外夫妻說，哥哥放心，我們待他，要與國棟兩樣心腸，我們不得善終，問大爺，姑娘給。」

甚麼人家。大員外說一耍世代簪纓之後。二要人家善靜。三要文有文才。四要武有武工夫。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職。二員外一聽就知道太難了。說大哥若有一件不全。絕不給大員外。噉的一聲。嚙了氣了。大家慟哭。發喪。辦事將完。二太太又死了。也把事辦完。姑娘帶著兩個小丫環。習學針指。描鸞刺繡。早晚的舞劍打袖箭。全是展家傳。國棟可不會。每遇姊弟交手的時節。國棟必敗。姑娘比他強的多。多力氣。可沒他大用的。巧妙。國棟輸了。姑娘叫他求饒。每遇動手。回回如此。國棟忌上了小姐。本要邀天錦。天錦又病了。如今見盧珍又強多了。定好了計。自己到姑娘的院內。叫陣。姑娘出來。短衣襟。手拿木棍。說你這幾天沒受着打過罷。又來了。國棟說我拜了老師了。你不行了。快給我磕個頭罷。我就饒了你。姑娘大怒。二人交手不到十個回合。小爺就跑。奔西花園子。而來。姑娘在後。進了花園。與盧珍見面。且看下面分解。

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內 公子助拳太湖石前

詩曰：城頭疊鼓聲。城下暮江清。欲向漁陽操。時無禰正平。

且說展國棟去。到姑娘香閣。綉戶。以比楸爲名。把小姐誑將出來。先比試了幾下。敗走西花園內。進月洞門。直奔太湖山石。姑娘在後面追趕。冲著大湖石。喊喝說。臥。救兵何在。救兵何在。姑娘一聽。不敢前去。心中暗道。這孩子。不是外邊勾了人來。倘若外邊勾了人來。自己拋頭露臉。沒穿著長大衣。就是這樣。打扮。漫說見男子。連婦女們都不見。倘若教叔叔知道。數說自己幾句。那時怎了。國棟本是一個渾孩子。他真許外頭勾進人來。不如早早迴避。爲是國棟連叫救兵。回頭又叫姊姊。我這有救兵。你敢來麼。要不敢從此。你就不用誇嘴了。姑娘聽他這一套話。不覺的氣往上一冲。又見國棟冲著太湖石。叫了半天。並沒人答應。自己忖度。別教這個傻小子。誑我一句話。就把找嚇跑了。國棟是個傻人。他在外面一嘲笑。我豈不被外人恥笑。這是姑娘們驕傲的性情。何況這姑娘。是一身的工夫。那性情。未免的更顯著驕傲了。自己一反身。又追下國棟來了。說你這孩子。這個打今天。是定挨勾哪。你叫甚麼救兵。你若不叫救兵。我倒饒了你。今天冲著你。這個救兵。連你帶你。這個救兵。給我跪下。我都不饒。隨說隨追。國棟就冲著太湖山石。又喊救兵。何在。救兵快些出來。不然我要不好。噉。救兵跑了。你可害苦了我了。姑娘聽著喊救兵。喊的緊。又收住步了。姑娘看太湖山石。後。並無一人。又追。追到身臨切近。國棟真急了。說救兵再不出來。我可要糊罵你了。姑娘說。今天你到不要緊。我到看看你這救兵。是頸長三頭。肩生六臂。國棟又說。他不出來。連我姊姊都要罵你咧。盧珍實忍不住了。本是

裝睡。一聽要罵，可就忍不住了。再聽姑娘說話又太大了點。連救兵帶國棟，他跪著，他都不饒。本來無心與姑娘交手，被這兩句話一擠，對把盧公子的火擠對的就發燥起來了。單手提那根齊眉棍，往上一擡，身軀往對面一看，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追趕國棟，短打扮頭上烏雲有一塊鵝黃綉帕罩住，並沒戴著花朵，也沒有釵環，鐲，穿一件玫瑰紫的小襖，惹心綠的汗巾，腰繫雙桃紅的中衣，三寸窄小的金蓮，一點紅，狸相似粘面桃腮，十分的俊麗。手中提一根齊眉木棍，盧公子故意斷喝一聲說：「甚麼人大胆，敢欺負我的拜弟來來來，與公子爺較量三合。」姑娘猛然間見太湖山石後顯露出一人，小姐立住脚步，但見這位相公頭戴銀紅色武生巾，銀紅色箭袖，香色的絲帶，靴子靚衫，俱被太湖山石擋住，往臉上看，粉融融一張臉，兩道細眉，一雙長目，皂白分明，鼻如懸胆，口裏塗朱，牙排碎玉，大耳垂輪，細腰乍臂，雙肩抱擁，姑娘一瞧，羞了個面紅過耳，拉棍回頭就走。國棟在傍邊說救兵打打打，別教他跑了。姊姊，你可栽了筋斗了，就會欺負我。今天可教人家嚇跑了。明日再別合我說嘴了。姑娘出了花園，回自己香閣，綉戶，國棟仍是後面追來說：「你敢上後花園裏去嗎？」姑娘回頭叫兄弟到我屋裏來，我與你講話。國棟不敢進去，就在院裏站著，拿根棍子說：「我就在這裏等著你。你幾時也給我跪下。我才饒你。早有了頭接了小姐棍，進去問小姐，怎麼今天大爺得人勝了。姑娘說：你少說話，請大爺進屋裏來，你告他，只管進來，不是誑著打他。有話合他說。國棟方敢進來，說：姊姊，你不是誑到屋裏打我去。姑娘說：你只管進來，我有話合你說。國棟到了裏面，說：姊姊，甚麼事。姑娘說：兄弟那裏坐下。國棟說：甚麼事。姊姊你說罷。姑娘說：你只說你屢次三番打的我，實在難受，我老不能贏你，故此我才找了一個助拳的，他為甚叫了外人打姊姊來。國棟說：就為你屢次三番打的我，實在難受，我老不能贏你，故此我才找了一個助拳的，他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盟兄。姑娘說：你姊姊是親姊妹，你打了我，也不要緊，我打你，也不要緊，誰道你竟把姊姊恨上了。好兄弟，你真不錯，我真疼著你了。我就去告訴爹爹，你打了我，也不要緊，我打你，也不要緊，誰道你竟把姊姊恨上了。也打不了你，說罷就哭。把國棟嚇了個胆裂魂飛，就與姑娘跪下說：好姊姊，千萬可別教爹爹知道，我再也不敢了。他明知要教他天倫知道，必把他打個死去活來，故此苦苦央求姊姊，其實姑娘是怕他告訴，故此拿利害話，把他威嚇住。就省的爹爹知道了，倘著員外知道，數說自己一頓是死，是活，叔叔比不得，嬌母，嬌母數說一頓，倒不要緊，想著把優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不想外頭還有人洩漏，那盧珍雖然見著姑娘，見姑娘臉一發赤，回頭就跪。國棟就追盧珍那裏，肯追見他們姊弟跑了。把棍子一扔，奔東院來了。回到屋中，看韓天錦病勢已然好到八九成，重發了好幾次。

都由食上重尋

裏頭講話少刻大官人出來進了書房

一六六

珍站起身來說大叔那裏去來大官人說上裏邊合你展二叔談了會子話看了會子閒書要合我著棋我那裏有閒心與他對弈不然你上裏邊去與你展二叔著兩盤棋到也罷了盧珍說叔父既無閒心著棋難道說姪男就有那樣閒心姪男恨不得這時就到裏邊見著我天倫才好丁大爺又過來看了看天錦就見盧珍在那裏坐著忽然嗤的一聲笑了大官人問盧珍說你方才笑甚麼來著盧珍回答姪男並沒笑丁大爺說莫非你有甚麼心事嗎怎麼連笑你都不知知道哪盧珍說姪男情實的沒笑必是叔父聽錯了大官人隨即也就說大概是聽聽錯了慢慢的察言觀色淨看著盧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樣子待了半天又嗤的一聲笑大官人說這你可就不必隱瞞了有甚麼心事快講上來盧珍情知隱瞞不住了就將拜把子見著人家姑娘一字不會隱瞞就細述了一遍丁大爺一聽一笑問你看見這個姑娘品貌如何就把盧珍差的是雙頰帶赤一語不發就是低著頭害羞究竟總是古時年間的人這要到了如今用叔伯父問自己就要講論講論再說大官人忽然心想這倒是門當戶對頂好的一門親事我何不與他們兩下裏作個媒人想罷復又到裏邊面見展二員外仍是落坐獻茶大官人說我自從到了你家中這些日子未曾見著到是把你甥女請過來見見二員外點頭立刻把姑娘請到啓簾而入一看姑娘怎見得有讚為證

大爺親對面但只見一啓簾進來了一位姑娘貌似天仙豔麗無雙多俊俏圍圍的女子隱重端然透出了正綠鬢垂珠翠鮮麻姑髻烏雲挽秘著個碧玉簪趁著那珠兒又圓圓翠兒又鮮鮮花朵兒顛顛穿一件對領衫衫上繡牡丹百摺裙遮蓋嚴準定那裙兒之下是對秀的小小金蓮梨花貌芙蓉面桃蕊的腮似把笑含土形正顯

慈胆配著身耳上環櫻桃口真是一點不點胭脂紅裏透鮮兩道眉似春山皂白分星眸顯見了那丁大爺道了一個萬福欲前不前丁大爺似見了甥女小霞方與展二員外說道姑娘幾載不見長成人了二員外道姑娘你也不認的你大舅了罷姑娘回答不識認了深深道了一個萬福歸後去了大官人復又問姑娘可曾許配人家展二員外說我哥哥的遺言六件事方許配差一件事不給故此就誤了大爺問那六件事回答一娶世代簪纓之後二娶人口單淨三要文才四要武技五要品貌端方六要本人有官了大爺說我作個媒人就是盧珍可稱世代簪纓家裏就是三口人文才武技你是問過的品貌你是瞧見了這一到裏邊跟著大人拿王爺回來何無有官作展二老爺一聽喜之不盡說大弟我見面就有意可不知定過姻親沒有今天大弟一提焉有不愿意之理

就此定妥了大爹。這是一塊玉珮，作爲定禮。二員外收將起來。丁大爺對盧珍說明，就把盧珍帶將進來，與二員外行了禮，就以岳父呼之。合家人皆知此事，都與員外爺道喜。萬事皆是個定數，非人力所爲。此事若非天錦染病，斷不成不了此事。親事定妥，韓天錦的病體全愈，告辭起身，直奔襄陽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黃花鎮小五義聚會 全珍官成英雄相逢

且說盧珍定了親事，韓天錦病體全愈，這三員外起身，直撲奔襄陽，暫且不表。且說的是山西雁徐良，同着關海雲、龍胡小記、開路鬼喬賓與艾虎分手，定下在黃花鎮相會。徐良叫人推着小車，直奔黃花鎮而來。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了黃花鎮，進了東邊鎮口，見有座飯鋪，字號是全珍館。門口有長條桌子，長條板櫈，開路鬼叫道：「哥哥兄弟，我們在此吃會子酒罷。」肚內覺着餓了，徐良點頭，將小車放在門外，教他們就在這桌子上要吃食物，迎着門擺着三角架，上頭搭着塊木板，板上搭着個簾子，簾子上擺着饅首、麵糰兒，包了花卷，爲的是賣力氣的苦人擔挑推車。到了就有塊成吃食物，並且那邊靠着門，傍有個磁缸，缸子上頭搭塊木板，板上有幾個粗碗，缸內是茶，裏面用給錢。三人進了全珍館，直往後走，到了儘後面，後堂迎面一張桌子，三位謙讓了半天，胡小記迎面坐了，過賣過來，問要甚麼酒菜，要了一盆子醋，然後胡小記喬賓要酒，要上等的酒席一桌，不多一時，羅列杯盤，酒已擺齊。三位暢飲，正在吃酒之間，忽然有一騎馬的來到，見那人下了坐騎，有鋪中人將馬匹拉將過去。此人下馬，直奔裏邊來，問櫃中人可有雅座，掌鋪的們說：「沒有雅座。」又問可有後堂，回答有後堂，教人家佔了說：「可能夠教他們膳。」一膳鋪中人說：「那可不行，全都有個先來後到，又問就是一個後堂嗎？回道：「有個腰門。」那人說：「待我看看。」隔着一層欄杆，那人說：「這也可以出去，從馬上取出一個綠布口袋來，叫他們爛了一把茶壺，抓上茶葉，把開水倒上，拿了四個小茶缸兒，就在腰門靠着西邊那張八仙桌上，叫過賣淨了桌面，西面放了一張椅子，不多一時，聽外面一陣大亂，一個個撒蹬離鞍，有鋪中人把馬匹接將過去，就有鋪面前來回的適馬，有一位相公許多從人，伴當真是衆星捧月的一般。但見這一位相公戴一頂白緞子，一字臥雲武生公字中，走金邊，下金線，繡的是串枝蓮兩顆珍珠，穿着鵝黃燈籠穗，在兩肩兩頭上亂擺，白緞箭袖袍，繡的三藍色的大朵團花，五彩絲縷帶束腰，套玉環，佩玉珮，慈心綠襯衫，青緞靴子，肋下佩刀，金什件，金吞口，靴把峭尖，雁翅勢，剛刀懸在左肋，細條身材，面如美玉，白中透亮，亮中透潤，彷彿是出水的桃花一般。兩

八擁護着來到後邊問道在那裏煮茶哪先進來的？那從人說茶已煮好。現在此處那位武生相公也往後看。他在西邊八仙桌上落坐分付快些拿茶來。好生燻渴。那人趕緊的答言是就斟出四半缸兒茶來。由靴桶兒把扇子來就把這茶用扇亂灑。把茶灑的可口說請相公爺吃茶。徐良與胡小記說大概此人家中不俗。這還有這們大的款式呢。胡小記說看看這樣定然不俗。將茶壺要往上一端聽着外邊大吼子一聲進來。聲喊半懸空中打了雷相似。再看那人身高一丈開外。一身皂青緞的衣服。面如地皮。進門來撲奔後面說。那冲着山西雁而來。徐良告訴過賣說。你先張羅。這一個料半的身量去過賣出迎去說。你是幹甚麼的。你原來就是霹靂鬼韓天錦。同着大官人盧珍。正走黃花鎮東鎮口外說。我渴了。盧珍說這是個鋪店裏面。我們到裏邊去找茶鋪。韓天錦一人先就進來。公子就怕他闖禍。誰想還是闖禍。將進鎮店。他就看見全裏走喊渴過賣迎住問他。他說渴了。我要飲水。過賣說。門口外頭有現成兒的。你要事忙。拏起來就飲也。天錦聽見一扭頭他就看見那個武生相公。人家那裏的茶了。他只當那個茶拏起來就飲。哪過賣說。是天錦聽錯。也是過賣沒說明白。事從兩來莫怪一人。韓天錦拏起人家的茶來就飲。一連四

不知怎樣鬧法。且看下回分解。



82

77229

7